

序

昔仲瑗風俗通子政五行論文  
潔說已東觀希馮載詞輿志莫  
不褒議一時景行千古盱覽

聖時方弘弭略非平叔清風之塵

島仙明月之時也。猶且穎腐蕪  
籓現。壑耦。詒至咨。以洗夷羶。而  
振

國步則膜空小范之甲兵。瞳遠花  
潘之江海。以至五鹿之席理勝

於辭

六龍之墀。訊承以默。司馬金牛。猶  
禰蒼姬。而誣玄璧。此西雛張子  
有議論廣叅之編也。余謂古今  
治亂定於是非。而章之利害如

十三經廿一史經緯其是非利害於簡策中而讀者皆能有以見義之遠後世制舉摛文稍漓然七藝五策猶將與經史並權其是非利害根本枝葉相轉故

亦爲有用之書乃陳利害者有不顧是非持說客短長之論定是非者或不切利害守諸儒理欲之譚二家之爭每沸如蜩蟬一人之聽亦閃於雷電則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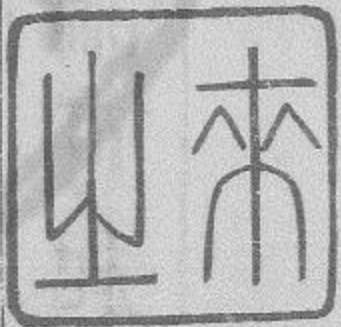
兼聽而博叅之以避利趨害揆  
之理程是度非審之事事宜於  
今而理已無惑於古兩端一是  
議論之途廣而絲麻菅蒯皆可  
不遺芳蘭發風良苗藉雨矣西  
雖性量雲深才力颺舉譯刺霄  
石繙刺棟書汰厥冗繁採所未  
備銷鑛爲金繫石爲陣百雞取  
蹠千狐製裘上自周秦下迄

明盛出入變化自成一家貢之

御覽可以得治法上之閣省可以  
得諫法米聚山川管窺星緯金  
鑄少伯絲繡平原併可得讀書  
法前繇能始之品題後得臥子  
之點定汾儒陶子又衡斷而綜  
覈焉朝蜚朱鷺之霞夕嘯玉龍  
之儵余蠹遊其中曠日忘返急  
語西雛毋坐滋議論可起而行  
之矣

壬午七夕前三日年家眷

第吳昌時拜題



序

上下古今義趣必歸六經  
治畧必歸六官非六經六  
官之言學士大夫置勿道  
制舉功令必首厲經生家

無誦讀及之至里塾父兄  
之教子弟之率居恒閑習  
惟謹無或妄寓目焉此人  
文化成之常儀的也學者  
昂自命極博浸淫于稗官

塾乘梵冊雲笈瑣綴蕩流  
多方汗漫以哆吁于六經  
六官之外究無能擁挾于  
六經六官之中者此甚無  
謂漢唐大儒畢生編摩肆

其攷索僅得卒業一經而  
名碩循卓輩出小展百里  
大至軍國平章亦惟智効  
一官德著一職則已矣毛  
伏畫業而肄臯夔分土而  
亮未聞以兼長并攝跂踣  
曩茲也賈貧于多端匠拙  
於多技漢獵之不足以侈  
博也徵矣茲張子西讎俛  
仰數千載從衡數千里矧



矻鉛槧緝摭間緝諸端人  
杰士疇昔所論著而次第  
叅之似非有恠意渺指標  
異乎未曾而其嚙緊在根  
極理道馮依典則且也天  
官五行方輿水利筌宰得  
失貞衰消長以至載籍異  
同職掌條委兵農規置戎  
索機宜靡不彰切較著直  
以六經六官當布帛菽粟

謂序四  
俾挈領便于振衣綆深不  
煩寄汲亦庶幾元元本本  
殫見洽聞矣方今帖括支  
離胡盧孔孟遜于狐鬼覆  
其固陋得茲編而存之汰

其澤以精于股比之學集  
其葩以肆于駢偶之章抒  
其擘畫顛末以究竟于天  
人典引之對膏馥之餼走  
千夫游刃且恢恢餘地矣

至若忠謨讜議勁節幽光  
足一自千古者具在典章  
文物中此野史徵信之一  
班西雖蓋有尚論之奇志  
焉又非區區經生家章句  
事已也

崇禎壬午夏六月同里年  
家世友譚貞默拜書于  
謀塾軒



小引

吾輩讀書何事思功名見於天下而出其  
議論模古範今動稱遠猷蓋士有三不朽  
而言其先資也余掩關揣摩羅古今名賢  
偉士所論著凡有裨經濟者勒成一書晨  
雞暮膏不敢輒廢茲將告竣事矣適伯元

小引

閩還携籍見示啓篋見林采公所集彷彿  
余意壯懷欲吐千里同心夫議論者成事  
之機楨而理道之根抵也雕績雖工罔奏  
實効猶明珠美玉非所以周饑寒布帛菽  
粟乃以利天下其尊尚倫誼文兼乎人區  
區之懷高明所鑒

廷鷺自識

凡例八則

一 鞏悅雖工。無補觀察。英華足尚。何當經  
猷。故任重者。議定事前。建茂者。論明立  
勳。自非根據之言。不與蒐羅之列。  
一 夏蟲難以語寒。控榆莫能測鳳。智規于  
量。識囿于時。陋矣。茲乃索雅徵馴。湯云

一○代○模○楷○存○疑○考○信○庶○幾○治○世○鴻○書○  
一○記○載○不○齊○曲○詰○並○懸○日○月○淵○源○可○溯○丘○  
墳○合○表○風○聲○發○明○總○屬○同○心○手○筆○何○嫌○  
異○尚○

一○放○言○悖○道○怪○高○辨○之○悞○人○騁○臆○挾○私○恐○  
是○非○之○淆○正○刪○莊○列○荒○唐○之○類○用○端○士○

心○黜○堯○頑○桀○聖○之○篇○以○植○倫○紀○

一○聞○毅○可○感○伊○人○托○秋○水○之○天○望○斗○相○欽○  
九○畹○紉○芳○蘭○之○佩○是○必○人○如○松○栢○而○後○  
音○如○鼓○鐘○茲○集○多○收○忠○孝○節○廉○端○誠○偉○  
懿○蓋○寓○表○揚○之○意○於○論○著○匪○藉○羔○雁○之○  
執○於○梨○棗○

一操郢斤者入豫章探炤乘者涉龍關蓋  
非躬親其地安得物傾我懷當今碩畫  
充朝壯謨累篋恨生下里快覲無繇  
幸冀時賢慨貽靈秘用充盛事不啻百  
朋  
一丹鉛在繫妄矜月旦之隆瑜瑾盈車敢

惜鋪張之力此集點染一從其質闡揚  
不入於夸畧已炳之名篇衆評久著詳  
近播之杰作素志云疇  
一目極萬編心營十載汰滓存精功深志  
苦剗剗初定先質高明尚餘匣底之  
藏漸益四方之墨另成部帙隨竣厥工

廣古今議論叅總目

第一卷

天官

儀象

第二卷

天官

曆日

第三卷

天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災異

第四卷

輿地

形勢

第五卷

輿地

京省

邊夷

第六卷

國本

玉躬

后妃

太子

第七卷

國勢

強弱

第八卷

國勢

宗封

兵柄

第九卷

國勢

大臣

外戚

奸雄

佞倖

第十卷

國勢

宦官

十一卷

國勢

夷狄

盜賊

十二卷

經籍

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十三卷

經籍

詩

春秋

十四卷

經籍

禮

樂

十五卷

經籍

子

史

諸家

十六卷

職官

內曹

十七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官

外官

十八卷

吏部

選舉

十九卷

吏部

銓課

二十卷

部

賦役

戶口

農務

國用

二十一卷

戶部

市糶

荒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二卷

戶部

鹽鐵

二十三卷

禮部

郊禘

祀典

廟統

二十四卷

禮部

追崇

巡狩

封禪

學宮

二十五卷

禮部

旌卹

謚法

禮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六卷

禮部

宗法

服制

二十七卷

兵部

兵制

將畧

二十八卷

兵部

邊防

海防

儲餉

屯田

舟艦

車騎

器械

茶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十一言詩卷

馬政

貢市

二十九卷

刑部

欽恤

鞫斷

三十卷

工部

河渠

溝洫

河漕

海運

宮殿

苑囿

陵寢

服物

廣文彙編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卷之一目錄

天官

儀象

論天地之形

元史伯璿

論日月

宋沈括

論日月行道

明唐順之

月受日光

宋朱熹

月星不受日光

元史伯璿

北辰辯

宋朱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辰辯

宋朱熹

撫五辰論

明陳偕

七政左旋論

元吳澄

辯七政違天右轉論

元史伯璿

中星論

宋鄭樵

天皇會通論

宋王應電

星官論

明瞿景淳

彊度總論

明劉基

論風雨雷霆霜雪冰雹

諸子

天文雜辯

明瞿景淳

五行論

漢班固

論五行體象生剋之性

儲泳

四時論

齊管仲

二十四氣論

宋吳萊

論一歲寒暑之候

明黃道周

論昏旦

明張鼎思

廣古今論叢 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一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稿李

吳中龍雲津父

張廷鷺西離父

參評

天官儀象

論天地之形

元史伯璿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又按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至矣盡矣已無可疑。既未曉者氣運水動地若無可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於心終有未達者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著則其勢當在下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則○當○天○之○南○樞○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面○言○之○爾○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多○為○容○水○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矣○况○在○水○面○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形○勢○亦○北○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統○地○左○旋○無○停○息○時○地○若○有○所○根○著○宜○在○南○樞○不○動○之○處○非○地○之○質○根○著○乎○天○也○天○若○果○有○非○虛○非○實○之○體○運○乎○地○外○則○南○樞

所○在○亦○必○當○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如○此○則○地○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維○大○氣○有○以○舉○之○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相○連○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按○書○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其○術○以○為○天○半○寢○地○上○半○載○地○下○其○天○居○地○上○可○見○者○一○百○八○十○度○半○入○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

大氣舉之一語省却許多聚訟

論日月

宋沈括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為物陰陽業見之尤盛者也蓋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銀丸彈丸取譬甚巧

日月行道

明唐順之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此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一曰

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踈、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

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設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兩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

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交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引據經傳不為談天者說謀

月受日光

宋朱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天問夜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翳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兔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當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兔于西，既望終兔于東，而適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



而光稍滿。大拉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空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矣。以此觀之。則知月光當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又曰。月體常圓。無關。但晦日則月與日相疊。故全暗。至初三四漸漸離

開。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上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從地下四邊射出。月被其光而圓。古今人皆言月有關。惟沈存中以為無關。

按或問上弦下弦之義。邵康節先生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及一半如弓之下弦。張睿父先生言中國以月晦為一月。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言月生至滿。謂之白月。虧至晦謂之黑月。

月星不受日光

元史伯璿

按沈括之論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着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為物所遮、隔照不着月、則月乃無以為光乎、或者又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如此則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為地體所障、月體為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為光乎、愚終是不慙於心、何者、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于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耳、間極遠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



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為無影，則可。若不免有影，政恐月為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二時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嘗言月與星有光，皆是受日之光，以為光。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曰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在朔之第三日，是時月已去日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漸增以至于半，而弦漸增至于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于晦，亦然。無明生頓滿之理。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

滿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又不知此何說也。愚竊以意度之，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自有光也乎？若月之所以有光者，蓋日月與星雖總會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為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為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

晦乃其背。即所云兔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全陰半之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嘗言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猶四象之少陰少陽。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為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滿。自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何以知其然耶。曰以九

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知之。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日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交行。月于行之常。交皆不違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恠乎。要之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亦可釋矣。

張西巖曰。日耀之乃光。將日月看作板樣。埋沒却進退交動之妙。此言月生明之後。無久不光。月自有光。體不相借。其說最優。非為朱池諸先生翻案也。

義象

北辰

宋朱熹

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統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為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猶輪之輻。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

按天文圖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為天皇帝其神曰耀鬼寶  
初一日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

北辰辨

宋朱熹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  
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  
齋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  
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  
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  
有度數仰而視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  
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齋也分  
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

張大玉曰復為辨說辰極樞理愈明。

撫五辰論

明陳 偕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所繇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故當惟時撫于五辰春感德在木迎春于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母禁止伐木安萌芽毋作大衆以妨農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無焚山林田獵置罟羅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之類以撫木之辰夏感德在大迎夏于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毋大田獵出輕繫挺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

行之序。秋。感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歛。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感德在水。迎冬于此郊。賞死事。恤孤寡。謹蓋歲。坏城郭。戒門閭。固封疆。塞蹊徑。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隍。秋。為徒。杠。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施爾奮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

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為五常五事。五常或虧。五事或失。或逆其時令。傷其行氣。則罰見于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為主。歷著所在。關合以占。變應與天官書互為詳略。至曰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問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電。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于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何哉。班氏曰。熒惑天子理



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熒惑為甚今叅以一行之說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周史既任漢主占為切于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五星失行不可歸罪于曆糾其留逆伏見凌厯闕食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以陰隲下民驚悟人主哉

七政左旋論

元吳澄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

三十度。營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九土火，其行之速過于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天之左旋既帶動日月，一日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旋矣。豈自西而東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其退處，即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為右旋也。蓋亦因天而右之也。殺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暮。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即是遇字。月是遇日，非遇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

辨七政違天右轉論

元史伯璿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或疑儒者言日

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愚謂不然二說雖反戾其實只一歟蓋天體非但高圓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即天亦是運動物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曰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于天然其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即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也此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人並肩即月也是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即曆家所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

張西雖曰儒或膠執曆或渺茫此論豁然闢破矣

中星論

宋鄭樵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位也。有中于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也。堯典曰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

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惟其未為中。故月令季夏昏火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果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林采公曰中星正于午而中于未。正如旦兆于子而起于寅。

### 天皇會通論

宋王應電

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天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所謂壯極天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有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鳥獸生角草木甲折主化生萬物者也。亢曰䟽廟主章奏明目達聰也。氏為天根天行始

于東故此為根。太子為天下根本，是以取象焉。騎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斧鉞，得以專征。然則天將總兵於外，毋乃非國家之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太子。惟所用之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法；太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原。房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滯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也。尾，主后妃釵御于王所，箕成帚，又揚穀之。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也。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宗廟酌

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又有器量以斟酌之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所獻工，離瑜女服飾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鷄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洗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室十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矣。璧圖書之秘府，奎天子之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共祀事。自室至婁，天子之宮室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列象西方。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二肩為左右將

軍。二足為前後將軍。紫行軍之藏府。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也。鬼主鬼神祀事。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養莫大于祭祀。追養繼孝之事也。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燕饗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翼珍器府。土司空係馬。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于辰巳歟。

林采公曰。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張西鵠曰。序次三垣二十八宿。摹畫曲折。妙極形容。絕似韓文公

畫記。米南宮西園集雅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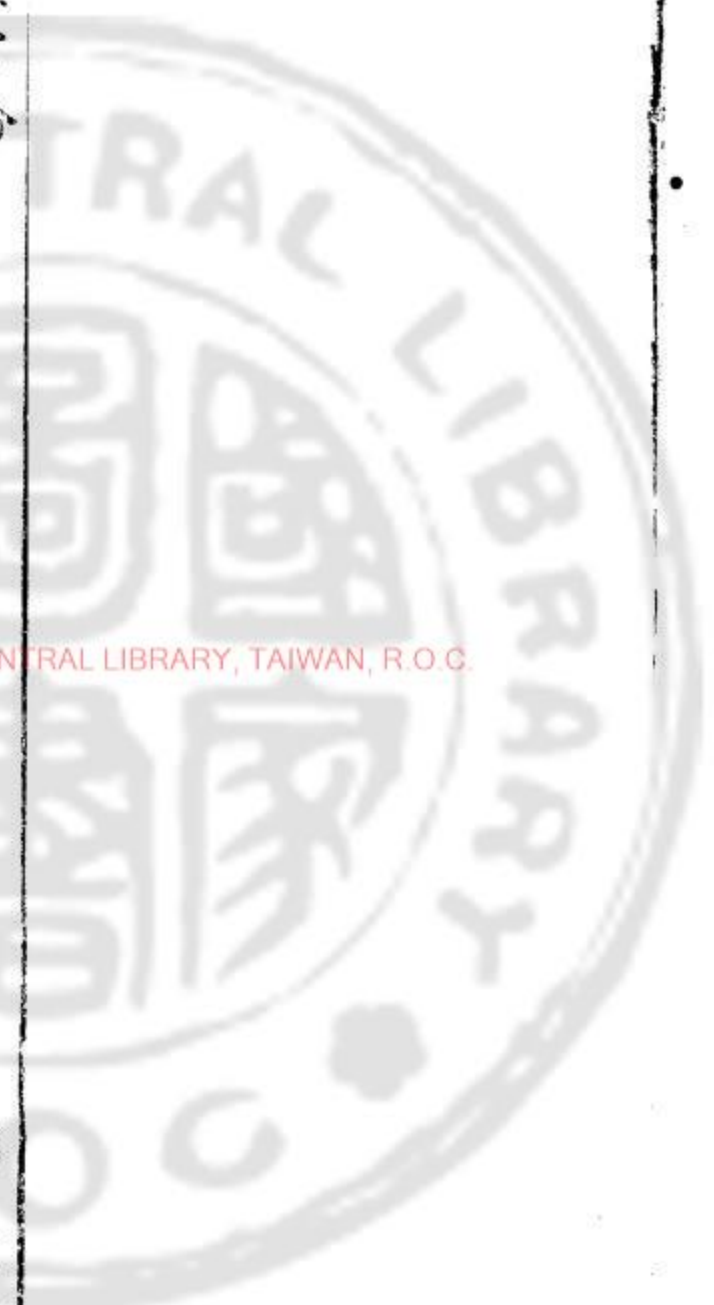
星官論

明瞿景淳

在昔黃帝命容成總六術時代古遠莫可紀訓而南北正以降法不  
 經見人無所紀述宣夜周髀崇亂餘恠使天下神其事莫敢以疑聖  
 人之情隱矣昆吾梓慎子韋史佚裨竈尹臯諸家述稱則又不若巫  
 咸甘德石申雅善名數不可得易也故三家書世為星經之祖馬漢  
 唐諸太史令皆北面而神明之王若應曆興起禁閱其書經生博士  
 鮮有聞者賴國有掌故籍其書馮相保章氏世其業故猶有明焉咸  
 商人以黃紀星百四十有四德齊人以玄紀星五百十有一申魏人  
 以赤紀星八百有十紫宮以下為垣三玄枵以下為辰十有二角以

廣古今詩話卷之一 儀錄

三



下為宿二十有八垣峙內主令宿園外主應辰野之辯森乎備矣其在法于中外官不變則不占經故無變也是故占者惟五緯焉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謹變也緯曰歲曰熒惑曰太白曰辰曰填其在朝出為羸羸為客夕出為縮縮為主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故法於主客乎占焉五緯之行或入黃道或出黃道表出入無常非可數致故法于表裏乎占焉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遲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故法於留行遲疾之類占焉夫歲也熒惑也填也其行遲夜半經天其初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則晨見東方行近中則

留留經旦過中則逆逆則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焉太白也辰也行速而不經天其初與日合之後疾行而先日夕見西方行近南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遠則疾行以追日晨伏東方乃更與日合焉此五緯之大經也其在法也填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辰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逆則占是皆變而後占故曰謹變也古曆五緯皆順行秦曆始注金火行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法至詳矣宋術承傳鮮相密察至後張子信者隱居海上測用渾儀積三十餘年乃得緯差法其言五星好惡之異辰星見

伏之變。又前古人未得者。近代吳澂雅意論著。敦叙七政。取逸志絕。譜更新之儼。于張李僧王諸家。貴自表見。轉相異同。吾何以稱焉。古有之。天道不誦。不貳其命。喜則含譽。射怒則格澤。生幽玄之載。何嘗倚也。故五星掩孛。凌犯。凶角變色。皆徵以五德。承以五官。配以五事。是故精祲之交。明君慎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滋儆。思其答謝。其過不敢荒寧。君人者之道。當然爾。太史公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讓。惟知道者擇焉。蓋嘗聞之。歲星之精為天棊。為天槍。為天猾。為天衝。為國皇。熒惑之精為昭旦。為虫尤。旗為昭明。為司危。為天燒。填星之精為五殘。為大貴。為昭星。為絀流。太白之精為天杵。為天柎。為伏靈。辰星之精為枉矢。為拂樞。為繞綏。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皆星變之可警者也。若夫天柱。于則改教得。朔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徵平。柳明則國安。無為之德。蘊于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俾矣。相說之情。律呂交和。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鑒。玉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徵。鶴書招訪。駕侶翱翔。視夫少微。而可見。皇猷玉潤。則東壁聯輝矣。帝典金清。則左角旁應矣。

吳彥深曰。變而後占。不變則不占。明主當謹變于占前耳。

纏度總論

明劉基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上。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紆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日至與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

遠而冬至焉。日道歛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鍾而為星。中元為北極。上元為太微。下元為天市。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羸。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留。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即位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

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競。則求端于天而奉若其道。不責之以甘石巫咸之術而已。

求端於天奉若其道不襲甘石二家餘語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冰雹之屬

諸子

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雲不封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敞問曰雨既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舒陽用事惟夏至一日是敞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效也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激而為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電皆

為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而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于石。電生于火。有雷則有電。火出于石也。陽倡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倡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剛柔。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電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惟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雷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墜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墜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地。曰。先儒以為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張橫渠曰。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不得出。則震擊為雷。霆蓋雷是天地間義氣。人為不善。遭與之會。則震擊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為石。猶乎星之墜也。或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

兩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又曰如飯甑有益。其蓋蒸鬱而下汗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程伊川曰。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雨。朱子曰。霜只是氣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止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亦無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又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而生。

萬物也。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亦多北風。蓋亦可見。天地間物有氣。便有形。如蟪蛄。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程伊川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沙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今電下時。兩頭皆尖。有稜。疑是初間。自圓為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電也。

廣古今詩論卷一

二九



天文雜辯

明瞿景淳

太極者動靜之源也。陰陽者法象之本也。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陰以溫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論造化者，權衡于此而已矣。今夫輕清上浮曰天，乃陰陽法象之最大者也。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于上，蓋惑于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謂斷鰲鍊石尤為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耶。懸象著明曰日，乃陰陽法象之尤甚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銜火以照。此蓋惑于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為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

揮杖而逐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之論天河也。蓋折木形如匹練，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之謂得支石，博物志之謂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記之論月也。蓋月形如冰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影，若酉陽書之謂得玉斧，五經通義之謂化蟾蜍，齊東野人之語也。星以五錯落，太白熒惑鎮辰，歲星與天，日謂之七政。吳澄謂有疾徐，則謂金水附日，鎮星寂疾，辰星寂遲，理或然也。若夫妖星曰孛，絕跡而去曰飛，跡相連曰流，其詳見于漢書。至于足萬二千五百二十之名數者，與物數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為定數耶。風以八扶搖，若明庶清明

條景閭闔涼與廣，莫不周謂之八風。陸機謂有離合，謂列子御風來而草生去而木落，理所無也。若夫上下曰頽，日出曰暴，陰風曰曠，其詳見于爾雅。至于換七十二番花信者，與七十二候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為實信耶。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簞于西，崇朝其雨，而豕涉波，月離畢，皆以為雨之兆，是可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甑，極為著明。若仲舒之用桐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為未真。彼石牛黑候之說，好事者為之者也。何足辯乎。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如爆杖，最為親切。若宋史之謝仙火，輿地記之徃金門，吾尚以為未確。彼石室仙車之說，好辯者為之也。何足

難乎。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稜辨吉凶，則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于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之謂堯壁漢鼎謬矣。若夫金枝玉葉，見于崔豹。古今註皆道聽塗說者也。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周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于理有之。若毛詩之咏蜉蝣，謝道蘊之咏柳絮，近矣。若夫銅駝玉馬，見于真定記，皆喪心病狂者也。嘗合而論之，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天之半明半晦，日之半贏半縮，月之半盈半虧，星之半動半靜，皆陰陽之相兼相制。

欲一之不能也。若雪隨雨而凝，雨隨雲而降，雲隨風而飛，風隨雷而烈，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雨之作止，雲之升降，雪之消息，何莫非陰陽之注來哉。然則學者果何以折羣疑乎。本之繫辭以窮其原，合之太極圖以盡其蘊，參之經世以極其變，考之正蒙以知其化，終之晦翁語以會其全，則造化之意，言象數皆在我矣。而奚必旁搜博採以耽物喪志哉。

辨駁甚確。

五行論

漢班固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滙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可曲可直。從革土者，寔大苞含，物得生者出，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

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湏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詬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咸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絜始復，故其臭腥。中央者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

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于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僂僂者，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也。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太起萬物擾也。姜神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于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盛于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于未，未味也。倅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

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績，其精為鳥，離為鸞，故少陰見于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于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凶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于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于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于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

泉龜蛟珠蛤土為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于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拒者。旅抑而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解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解。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

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焦。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禦。五行所以相害。

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兩感。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

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為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畜養。故不可食。水火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



者威陽。水者威陰氣也。氣威不變，故不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人君之象。象尊常歲，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

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玉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肖，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弟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十三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

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庶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益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取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出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始終。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自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殺也。

林采公曰。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根宗悉備。諸此箕子。洪範陳休咎。仲尼春秋紀災異。凡以著明天教。昭彰烜赫。使為之子者。知所嚴憚。畏懼焉。爾漢班固分天文五行為二志。所謂補史遷之闕。誠然而歐陽脩言占驗之事。官司之守。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陸九淵亦言。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其指陳事應。非一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罔所畏忌。知春秋不言事應之為正也。故班史五行事應類。弗載。但載白虎通五行論。傳儀象云。

五行體象生剋之性

儲泳

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歛也。歛則清而明。雲滃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雜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熾。減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盛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闔闢。聚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水剋火。火剋金。置金于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剋土。土剋水。植木于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為乎天造也。油水類也。不剋火而資。

火油出于木。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尅土而滋土。灰化于火而火生土也。火生于木而焚木。金生于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尅土而土養木。土尅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

張大玉曰。五行生剋之理如此。不可不知。

四時

齊管仲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奠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耘樹藝。正津梁。修溝瀆。髡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而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為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解凍。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

千伯五政曰無殺魔天母塞華絕羊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  
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  
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  
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出入以風雨節土  
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  
長秋聚收冬閉歲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日掌賞  
賞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  
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  
政曰開九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

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  
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  
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使民毋  
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蓄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  
無急所惡必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為陰秋行  
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辨鬪譯蹠二政曰毋見五兵之亦三政曰慎  
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折五政曰修墻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  
穀皆入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

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兵甲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為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道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至則國多災殃賊氣邀至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誅也

施爾奮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時故沒有與平桓仲

二十四氣論

宋胡萊

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義存焉穀  
 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  
 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于此時止  
 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  
 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  
 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  
 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  
 陰極故曰至子陽于此生亦曰至夏巳陽極故曰至午陰于此生亦



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  
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  
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水  
氣○凝○結○以○至○于○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况○天○一○生  
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  
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  
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  
為○三○月○節○此○風○屬○巽○蓋○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萬○物  
齊○乎○巽○巽○為○風○也○巽○曰○潔○齊○故○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

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周  
禮○稱○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  
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逢○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  
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  
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生  
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羸○豕○躅○坤○初○履○雪○堅○冰○羸○喻  
其○小○躅○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  
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  
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枯○穀○麥○言



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木之氣。成于秋。金尅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尅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若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于大也。露小而馴至于大也。六

月中暑之極。故為大。未至于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寂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飆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飆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霜之前為露。露絲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絲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飆風。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盛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此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

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風。曰雷。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不言農事。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觀二十四氣而參贊變理之事。豈無小補耶。

奇確勝讀月令

一歲寒暑之候

明黃道周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修短。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徵于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論議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修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盈。而日促。修短既分。寒暑以定。黃道即曰。晝夜修短。胥天體之高位。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大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律家考晷。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涼燠。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畫而二氣之確筭也。然而渾儀斜倚。

則日道多南。踰中道于地中。移東行于南岸。則北土鮮有晞陽。高陰永無日道。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于東。岷鐵勒之爛脾更炎于南。土是則九十一變。未嘗負顛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懸則影收。平睨則晷縱。繇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卑。故地下之深埒於天上。而表正之維均于地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窳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去地。窳卑則地中之度倍浚。折而勾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經道于圍三。寒極于辰申。非衰殺而割一。此夫去極度。晷之不足以定序也。然升降之說。程于修短。耳目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繇斯而談。

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始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地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升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為修。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為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隸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于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于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為寒暑之父。地以不動

為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于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為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蓋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較轉。故大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星。過北極之外。較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為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燠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回候。水之乘氣。而以測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

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叙。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顯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照。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涼燠。而形見也。晷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覓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于日月。八交之臨。潮平於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溫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為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于

喘○息○此○于○寒○暑○之○義○豈○有○鍼○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為○寒○暑○而○地○  
 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為○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  
 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  
 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于○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  
 月○皆○陰○故○恒○虛○日○星○氣○衰○以○為○寒○水○月○氣○盛○以○為○盈○水○之○盛○衰○在○一○  
 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于○辰○一○岁○之○盛○衰○見○于○日○日○有○  
 升○降○陰○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  
 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  
 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于○地○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月○盧○氏○知○

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日○也○不○疑○于○潮○汐○而○後○可○以○論○  
 升○降○不○疑○于○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修○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修○短○  
 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  
 盈○此○攸○于○離○坎○之○象○而○昧○于○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  
 盈○虛○時○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  
 其○後○渾○儀○著○高○斤○蓋○天○考○極○呈○而○陋○測○地○肇○論○升○而○舟○喻○絕○海○圖○作○  
 而○肇○論○息○雖○有○取○于○一○得○皆○無○當○于○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為○象○顯○  
 在○耳○目○而○曹○議○闕○然○况○于○測○分○累○黍○吹○候○續○息○聽○出○地○之○微○灰○稽○在○  
 天○之○積○窟○而○能○視○于○昭○昭○辨○于○察○察○者○哉○

此石齋先生試草也。明天地之秘。抽陰陽之奧。此篇已見其大端矣。

昏旦

明張鼎思

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為正月。然必以初昏為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二刻屬今日。後二刻屬明日。則于理未盡。必于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于歲月又相照。合今之言命者。于子月則作今年。于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准也。按史記曆書曰。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

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則以  
平旦為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証余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  
寅時為一日之初日出寅郊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  
時為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林采公曰分前後一刻只曰半字誤耳不知子乃夜之半非旦之  
半也子仍是夜寅乃是旦以子為旦是以冬至為春也可乎。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二目錄

天官

曆日

論渾天儀象

明瞿景淳

論曆元

元樂子奇

論曆法

宋朱熹

論曆法

宋程頤

論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總論諸曆

明章潢



論大衍曆

明唐順之

國朝曆法總論

明章潢

造曆議

明江以達

閏且定時成歲

宋蔡沈

與馬水卿論閏法

宋劉安世

歲差考

明董其昌

閏法考

史管窺

廣古今議論叢卷之二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樵李

吳天泰謚生父

參評

天官曆日

張廷鷺西離父

渾天儀象

明瞿景淳

古有馮相氏黨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司天文之常所以敬授人時者也有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機祥辨天下之吉凶所以證天戒也蓋天之說以天圓如倚蓋旁轉而日月迭上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橫絡曰下規此



有其術而無其驗者也。宣夜之說則以天無形象望之蒼然。日月衆星無所根繫。此有名而無其傳者也。獨渾天之說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周旋無極。其象渾然。此其說為得其實者也。黃帝得之曆

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渾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天不可也。中外宮星常明者百二十。可明者三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錢樂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攷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為大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為析木。以攷纏度。非渾天不可也。朱子言天左旋。日月皆右行。主曆象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彙天亦左旋。主曆象進數而言也。彼有所謂安天

之論有所謂窮天之論又有所謂昕天之論此皆好奇徇異之談非極數知天之學也噫渾天之制其來久矣厥後洛下閎耿壽昌行於西漢張衡賈逵行於東都陸續行於晉王蕃行於吳李淳風僧一行行於唐張思訓沈括行於宋皆其精於制作者也迨夫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罷用金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時邵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涯北盡鐵勒皆千載所未及為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者矣惟我聖祖

之興承天應曆變夷以為華蓋天欲起文明之治必預生哲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為一代觀天之器故邵守敬之儀表至今遵用之未能變也

曆元

元葉子奇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日。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  
至朔復同于癸亥日知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 曆法

宋朱熹

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自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疎濶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破地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于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總之推步者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將曆去合

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術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

將差數算入正數天如何會差自是運行合如此俱是絕頂識議

曆法

宋程頤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了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莫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然絲古迄今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于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迄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熒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不為一然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歷羣言不厭其紛諸家不嫌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于革哉嘗因是而為之說曰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歟

總論諸曆

明章 漢

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訛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太衍曆為瞿曇撰南宮所非靈臺較薄而當否始決東漢曆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較議得失遂分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訛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疎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迭相訛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迭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



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  
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  
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難行之  
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于毫毛。積而弦望  
晦朔。不得不改。書欽天象。易治曆明。昔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  
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  
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其久  
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踈  
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

以未嘗同也。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一 曆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大衍曆

明唐順之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  
 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依據亦猶  
 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行舉以為議曆之本  
 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  
 而不合也一衍之言曰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為二始此即易係  
 天一地二之說也所謂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  
 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為二終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班志十九年為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揚子雲聲生于日。律生于辰之說也。自一而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數約中積。皆十五。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也。此一行取以為起曆之法也。為卦候則本乎月令。日卦則本乎孟氏章句。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傳。仁均歲差。則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實。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倣而已。

國朝曆法總論

明章 潢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受圖數孫天悟理本心乎二統相  
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離必協於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麗存造  
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  
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啓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  
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  
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  
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十九萬

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  
秒卒已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我太祖是其言矣開  
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善夫  
日官周廉請驗交食以更日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  
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  
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嘗以  
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  
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  
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

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年差一度今合  
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歲之統者不  
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曆元二曰測候三曰察  
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為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  
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  
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測知天之度  
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  
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

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其為最精者是為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齋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為筭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閔之徒出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絕冠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閔鄧平專門

之齋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造曆

明江以達

杜預曰造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知乎此可與言曆矣  
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  
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改也即隨  
時以更改之意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  
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  
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今以其法推  
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即來歲之閏餘

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倍之而又不及劉焯所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

退一度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地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望朔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只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在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



允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矣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故虞劇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然非明達理數者鮮克于此班固曰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齋明經之儒精筭之士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

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

鄭繼之先生請改曆元疏其言歲差交食諸篇叠見中有北方食既而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而北方纔半虧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有准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竊度分秒無有不同畢竟曆官所報者為的閩廣食既恐是地勢高低所見相差如沈存中如鈎如鏡之說耳先生所云據地定表者此也

閏月定時成歲書疏

宋蔡沈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遠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遠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計得日三百五十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  
歲閏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分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  
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  
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  
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  
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  
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與馬永卿論閏法

宋劉安世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于終之意至於漢初日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為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置閏之法歷代揆月贏秦結歲劉元城以馬說非是後人又廢秦法不用愚竊謂兩家總是一理譬如打算一般除千百兩錢外零碎分厘或隨大項同算即便收除此揆月法也或先算大件零星

古今說部卷之二

十九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  
到尾末總結此結歲法也總期圓滿分明了無差別。

歲差考

明董其昌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撓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斥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璧中。且軫中。自漢元和。祇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

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同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以七十五年。隋劉焯。或以八十二年。大衍曆。或以六十七年。宋統天曆。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為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為精密。而於

中十事。猶為未合。太史以為日行失度之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略其十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算。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算。而不知元會運世。皆有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古。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其小者。易忽。

古今論叅廣 卷之二  
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  
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為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之修曆者  
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閏法

史管窺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傳云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也今世儒者有纂說云其言曰一閏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強三歲  
一閏于三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二閏五十九日六刻強五歲再閏于  
五歲閏率之數而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閏之說謂五歲餘分而以  
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有奇不可置兩閏殊不知閏之法非必置  
一閏月即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則留  
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直至

下面再  
詳者為  
是

古今義論叅

卷之二 曆

二三

取曆書  
閏月看  
之便見

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愚按纂說之說其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此說以年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于此年置閏也。曆家必于三十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所可移前移後置之於所不當置之月也。春秋于是閏三月之譏正是為不當置而強置者發推彼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

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于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置之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下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

閏次

愚按本  
朝閏次  
亦是如  
此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七月或退在九月者亦有之  
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置或進在四月或退在六月者間亦有之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



者閏亦有之

已上三閏皆  
是三年一閏

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置或進在九月或退在十一月  
者閏亦有之

此是五  
年再閏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置或進在五月或退  
在七月者閏亦有之

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置或進在二月或退  
在四月者閏亦有之

已上二閏皆  
是三年一閏

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十一月退在明  
年正月者有之

此是五  
年再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數次大約如此蓋曰授時曆紀年斟酌其事則然  
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氣朔盈虛積實細數則自如旁通纂圖  
所推但旁通纂圖皆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  
閏年非閏月也愚不知其若然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謂借下年日  
數湊作閏者當于此年何月置耶

終



古今議論名賢 卷之三十一

三五

廣

儀

論

卷

第二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卷之三目錄

天官

災異

孔子論災異

家語

論日月食

通考

論日月九行薄食

宋邵雍

論日月食限

明張鼎思

日食議

宋司馬光

日月食對

漢李尋

星變論

宋馬端臨

五星變論

宋王應麟

論恒雨恒暘恒風恒寒恒燠恒陰霜雹木花冰花

宋馬端臨

災異論

明張溥

災異論

明顏茂猷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三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攜李

吳澂栢虬父

參評

張廷鷺西鵠父

天官 災異

孔子論災異

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身○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之○恭○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厄○為○禍○至○殷○上○武○丁○之○時○先○王○道○明○刑○法○弛○桑○殺○俱○生○於○朝○七○日○而

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日月食

通考

中興天文志拱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復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絲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又按隋書月陰精月光照之則見日見所不照則曰魄。故

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故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繇是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

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月須讓日，則無食。張衡亦謂月當對日，若退避，其暗虛則不相敵，而不食。其說皆以尊日於義，甚精。

天變莫大於日月食。春秋記日，不記月者，尊陽象也。在夏書，士文伯梓慎昭子之論，備矣。胡氏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凡食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忘天象也。焦氏筆乘引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曰：太廟火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而日食與焉。則是日食之不可先定，猶之火也。雨也。喪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人君遂視為常數，而莫之畏矣。代醉編謂焦氏此說甚善。但日食必無不可預知之數。特古人重禮，不敢先廢，俟其果食而後廢耳。孔子有言：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按此則日食固有定數。其在聖人，豈復以數為言哉。抑春秋紀災異百二十

有二九變具在其中而於災異獨舉天象者竊春秋尊日之旨以尊天也九君惟畏一天克畏天戒其視地與人物之變莫非天矣故於星變後錯舉數端以見例云

曹能始曰或問日食為災月食陰虧正與先王抑陰之義合似可以不救者曰譬如主威至重臣子巽避而不敢與抗則主上常尊而臣下亦得保全無恙今月之見蝕于日也亦其與日抗行而無遜避之意也問日月行有常度是必何道而避之曰但陽光威則陰光自然蓄縮而不至于日之明以取損傷故雖救月亦所以扶陽也

日月九行薄食

宋邵雍

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體也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介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融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即取此義



日月食

明張鼎思

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言何物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月  
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為羅計所掩羅計之說甚無據而抗日之  
說余亦疑之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為光對  
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近在南中訪熟知天文者云非  
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  
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  
矣此說甚有理為之一快又按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  
一百五十四日食惟三十六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

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余聞之疇人太陽交會時常有虧但分數不多下土不見則不言食言食大抵以三分為率是說亦甚有理

日食議

宋司馬光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禍在外也臣愚以為谷永之言似為恊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為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主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相蒙誣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食月食對

漢李尋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  
 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威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  
 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掩昧亡光各有云為其于東方作日初出  
 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  
 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

古今言類卷六 災異

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品同也言千○里○立○表○萬○里○連○紀○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  
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  
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  
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窈○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  
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星變

宋馬端臨

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闕有贏有縮有食同  
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韋昭謂自下而往觸  
之為犯也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韋昭謂突掩為陵也經之曰  
歷相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為闕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又失次  
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  
不可誣也然有或不盡如所占何也曰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  
侵犯也惟迫近則殃大遠則無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應漢  
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猥見其差近遂譴

古今詩言彙編 卷之三  
張○以○為○變○此○所○以○繁○襲○不○驗○

五星變

宋王應麟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之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破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註孫子云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西山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漢○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曰○庶○民○為○星○星○搖○者○民○勞○之○  
應○又○昌○邑○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犬○白○頭○以○上○似○人○寇○方○山○寇○以○問○  
即○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寇○狗○也○復○見○大○熊○左○右○莫○  
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將○空○其○危○亡○之○象○乎○唐○天○后○朝○  
來○俊○臣○為○苛○酷○其○家○井○水○忽○出○如○血○井○中○夜○有○呼○號○聲○俊○臣○以○木○  
室○之○木○忽○自○拔○去○明○皇○時○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蓋○箕○尾○為○  
女○星○亂○自○色○荒○也○先○是○武○德○初○有○星○孛○於○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  
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應○云○雜○記○

恒雨

通考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  
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也當雨  
而不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雷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  
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  
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  
卦曰豫言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  
入地則孕毓根莖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  
伏宣威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

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  
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  
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  
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禍將成也公不悟後二年而殺

恒陽

通考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  
僖尤得楚心外倚強楚炕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  
略皆同說

恒燠

通考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襄公二十八年春  
 無冰說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  
 殺兄弑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叛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賀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  
 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  
 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古今詩言卷之三 災異



恒陰

通考

漢昭帝元年四月崩無嗣立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文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於廢賀此常陰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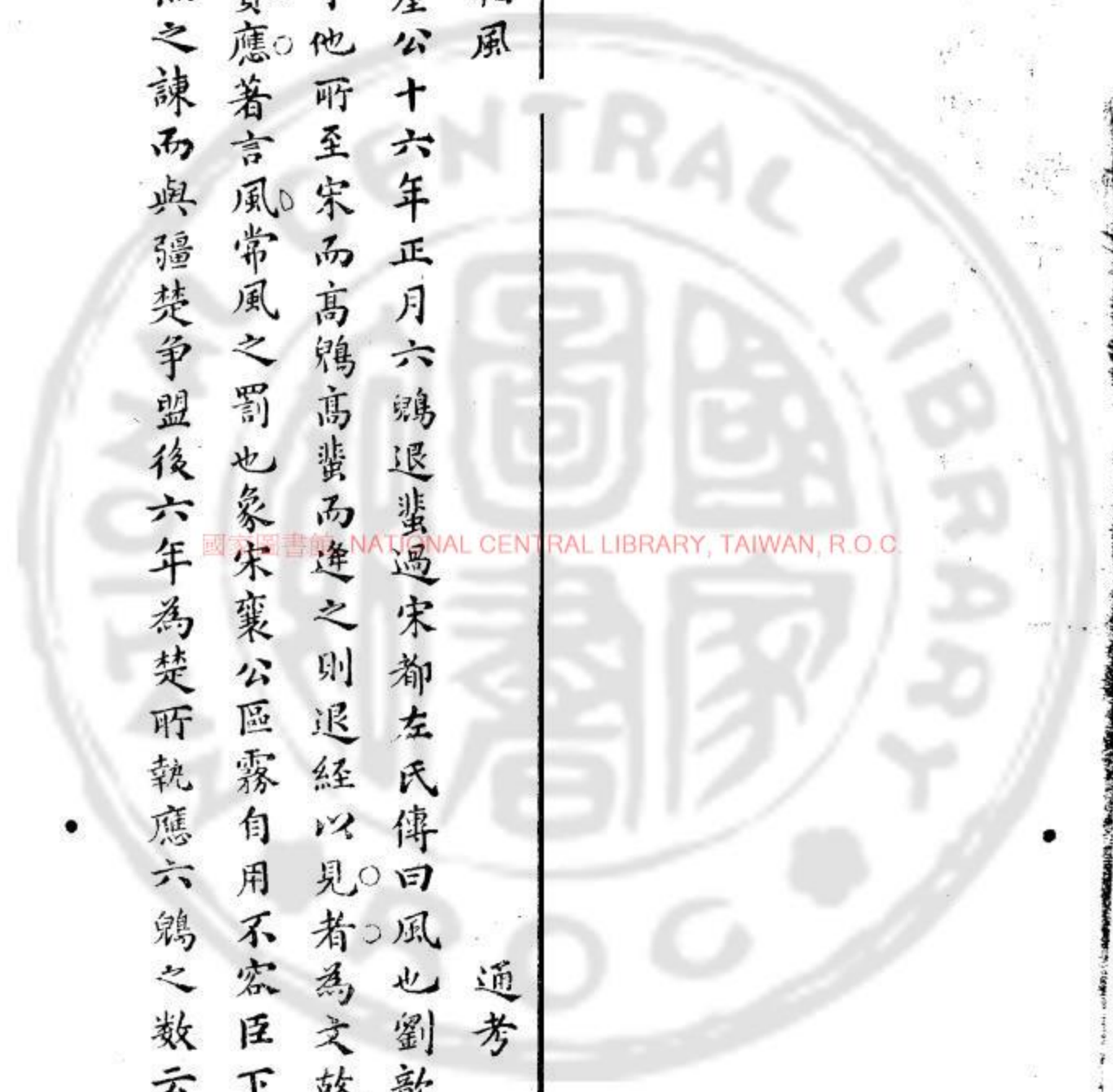
恒風

通考

春秋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鵠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進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

古今詩話卷之三

十三



恒寒

通考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悟。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允兩陰也。雪又兩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繇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立。故天見災。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

古今論衡 卷之三 十四



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疆者。天戒若曰加誅于疆。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電

木冰

冰花

通考

劉向以木冰為木不曲直。唐志以冰花為華孽。愚按木不曲直與華孽者皆木華失其常性而為妖者也。若木冰乃寒脅木而為水。則妖不在木也。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故以與電同類而附之。

春秋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零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氏。

行父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為敗屬常雨也釐公二十九秋大雨  
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  
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  
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  
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  
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也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  
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  
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按春秋所書災異雖不言事應事應具存後世治之者數家其所  
為書牽合不足信儒者因盡廢之孟堅述五行志以傳春秋雜載  
其說蓋亦病其牽合宜無不用夫畏戒也五行志言災異者詳矣  
通考特錄恒雨數條天變為大而事惟約採春秋一二見大凡焉  
若恒陰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則取漢事皆班之本文也春秋中  
日食星變既見天文書雨暘寒燠風又見五行志所云傳春秋于  
以補子長之闕豈虛哉

災異論

明張溥

衰世之主能明於禍福而不諱災稱祥者於魏之高貴鄉公唐之文宗見之矣魏甘露時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而主鬣獨賦潛龍詩以自傷文宗之世河中奏駟虞見反太息而詔諸道祥瑞勿聞夫兩者皆希世之瑞夸大之朝冀望而不得而其君遇之反憂思悲傷卻而遠焉比於劉聰之黃龍季龍之麟鹿非五行庶徵之事二君之獨明也此二君者生于患難之中而習見人臣之擅自以為衰微之甚不足以致福應之物故當之重自抑而思咎也是故失意之君易典言理而窮大之主難與論道宋李沆之為相也日取四方

水旱盜賊奏御同列疑其細事而沆獨言人主冲年當知四方災異  
 民所疾苦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  
 之事必作當時之人不察焉而其後真宗果封泰山禪社首以從事  
 于繁役則人主之謹小慎微而稽天若可不亟乎雖然其所以防乎  
 臣者亦在乎豫之也唐之武后稱帝革命災變盛見其臣來俊臣逢  
 意嚴酷而其家忽井水如血夜聞號咷韋后既誅太平公主干政而  
 主家井溢即近者后亨為禍于天順之初構李賢徐有貞耿九疇張  
 鵬諸人之獄是夕雷風拔木水溢亨宅天之惡人臣也即殛于其臣  
 之家以暴其罪於朝而人君不敢復私行其愛亦事之顯切可畏者

也。而歷攷前代以經術誣世而敢于欺天者張禹王安石為甚此尤  
 人臣之難察者也。禹身為帝師內附王氏務貶諸儒之論以為天意  
 不必言使天子不疑而權歸外戚安石知神宗有堯舜之志而其學  
 不逮則言天數無與于人事思以固寵而專國蓋大君之所畏者惟  
 天而為奸臣之大者欲遠得其志則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奪其可畏  
 之勢是故春秋論語莫大乎敬天而張禹文之則謂浚遠者聖賢所  
 不得聞國僑不聽禪竈之禳火意主于在道而王安石引之則謂官  
 占必不足信兩人豈真知天之不足畏哉張禹之視天也遠以為不  
 若王氏威福之近安石之視天也疎以為不若已遠柄人國之可以

有為故既恐為君勝於天之說以蕩上心又敢為天不可畏之言以自尊其學此兩人之罪殆未可與唐懿宗時之大臣同律而議也懿宗之朝羣長三夫而宰相以含譽星賀飛蝗救天而京兆尹秦抱荆棘死雖其詐罔之言猶知天變之足諱而文以為說天固未嘗廢也獨兩人者曉辨經義明著天之不足恃而人之無求於天則人君之上更不見有所謂天者而後世之主苟其聽之不詳慢神虐民覆亡之禍日見於天下矣故深慮之士急望有道之君講洪範之義而災祥之奏明責于所司之人漢之太史令今之欽天監皆其職也王振之主親征彭清斥其軍不可前劉瑾之為亂楊源跋為衆和冒陽彼

皆位不上於大夫而各言其職忠義炳白雖西京之向尋東都之顛邕未或過焉豈踰百年而典官之人無明福極達順逆者乎要在思天順之湯序鐫秩嘉靖之樂護進言而大示賞罰焉則人君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繇此而舉也

王弼州有云呂氏以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有效以二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曆于三百安在太白之為天下兵也直探到陰陽剝復大交界處心眼俱絕



諸儒五行事應間即有牽合所謂神道設教者其苦心難以告人未可盡排。

災異

明顏茂猷

天之於人一身也如其耳目手足然斗一南而萬物生則無不添綠吹灰噓腸谷於當日日一南而萬物死重茵密室亦有凍瘕而起粟者矣故瓶水凝而知冬寸草綠而知春人之不能不造化也猶造化之不能不人身不物類也而人不知相與天之地之是猶指我一身而相與手之足之也洪範書事應如晬盤示兒以恭容手以靜容聲以直容頭各指其所之而春秋渾之說者曰欲使人君無所不謹則魯蓬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叩之而二十五弦皆動皆應之說也恭推

高皇帝敬天而存省有錄 章皇帝敬天而皇極有解 烈聖代光  
 而稽一轍即我 皇上冲齡踐祚問夜求衣晷日忘食起在 帝左  
 右而聽之寧不為奕世之黔黎動色然而星告天震亘地若有不釋  
 然於聖世者何哉此固天心之仁愛董我無斃則亦安得不深惟其  
 所以致此者乎夫董之而不應雖慈父變色馬而况於冥漠顯赫竊  
 嘗思之君者辰也 蕤微者寢也 太微朝也 天市則其用堂之左个而  
 右个也 亢也者疏廟也 魁也者司福也 參也者司威也 井也者司鉞  
 也 占皇極者大辰也 大辰心也 惟幾惟康酌天之宜則者權衡也 有  
 所軌操縱則列宿干其處矣 南斗者天關也 亦曰閑也 日月逆入其

處者沸湯也 入陽陸者旱也 熒惑者奸也 犯斗者奸尤也 聚得其處  
 能以禮致天下不得其所者禮虧也 坤也者地也 其禍水者陰沴也  
 震者陽動也 析木者寅燕也 星紀者吳及閩海與百粵也 京師者首  
 脊也 吳心腹也 閩粵者尾區也 交動者神氣顛也 是故天子理陽道  
 所以為之天也 后治陰德所以為之地也 問未央儆脫簪所以防之  
 始也 遠衽戈收影弩所以去其戰也 又曰簾之遠其如天也 陛之卑  
 其如地也 天地泰焉所以兩物也不交所以震也 勸長星以一極者  
 暴也 眊足者兇戲也 沙鹿崩而棄德競力者玩也 雖雉升鵠興殺也  
 雷啓金滕者綿姬錄之八百也 弘者所以直狼也 則願以驅叢社也

壁者所以觀文也。則願以親善史也。昂髦頭奎武庫。則願與駢咏乎  
昆夷而輯我寧宇也。厚言其載也。致役言其劬也。安土敦其仁也。則  
願我皇之肇造我華夏。而薄言震之及河喬嶽也。

每讀先生文。無不精核深遠。如此篇一幅中。表象災祥具悉。朱晦  
翁謂周子西銘一句。皆存兩義。先生此文。正如此。昔王介甫言天  
變不足畏。并廢春秋異哉。斯人直欲與雷霆鬪。憾不起介甫為之  
莊誦斯文。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四目錄

地理

形勢

論輿地

宋馬端臨

論分野

明瞿景淳

論九州山水支脈

宋朱熹

論周公善地脈

明陳繼儒

地理說

明魏較

禹治水次第

宋洪邁

河源攷

諸家

論潮汐

明瞿景淳

南北強弱總論

明章潢

論三都

考索

論建都形勢

明瞿景淳

兩直論

明張漣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四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稿李

李 馥 茹 公 父

叅許

輿地 形勢

輿地

宋馬端臨

普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三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康唐



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迹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迹為豫州，而晉則屬兖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迹之九州，不可復攷矣。夾滌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施爾奮曰：子夏聞諸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

川為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言何解也？愚謂劉柔細大變於地，經緯德刑存於人，故或長保蟲，或資天地，東夷西夷，帝王合若符節，南方北方，君子矯以中和也。禹貢分疆界，以山川即此可想。經緯作用，揚用修亦言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歸乎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歸乎下之化也。是可以論輿地矣。

分野

明瞿景淳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是其為說之來遠矣。雖古之星經散亡無考。鄭康成以為十二土分楚十二邦。係十二次各有所宜。是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有可証者。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楊州之星土也。鄭子產曰。成王成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椒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天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則主分星之說者。是矣。然而辨分野之非者。又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椒訾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冀而屬於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非

分星之說。為可疑者哉。故畧分星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星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裁。何闕于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預于彘韋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為不足信者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苻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然則分野之說。何所主乎。鄭氏



言十二邦係十二次。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城皆有分星。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城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其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自是而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紛紛異論。可否不一。惟唐僧一行。認山河脈。終于兩界。識雲漢升沈。于四維。參以古漢郡國。其區處分野之所在。此其最善者乎。其言以為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上。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主于州國。

此其所以獨異于諸家也。大抵周官之所辨者。曰其星以辨其州之地。曰其分以觀其國之妖祥。如是而已。夫天子所觀者九州也。諸侯所觀者一國也。諸侯觀一國之妖祥。為一國之簡可也。天子可護于一國之分星。而不為之救政序事乎。

引據諸家言。獨出裁斷。不作甘石緒語。

論九州山水支脉

宋朱熹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重案、天下之山、西北最高、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浙、閩、廣、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

兩岬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此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關。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浙江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惟多讀書人。纔可與言風水。

論周公善地脉

明陳繼儒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終之陰。為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界負終南地。終之陽。為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為豐鎬。即古雍州也。其地山川寂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勝。以為根本。自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為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為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

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乃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為首。洛邑為腹。青齊為尾。而周公曉暢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聖人如大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悠遠。然既生孔

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聖賢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關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擘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矣。

如此打算。王氣所鍾。真億萬斯年。王侯大地。聖賢道場。自有脗合處。不在區區形勝也。

地理說

明魏較

較。莫。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間。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因。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吁。玄。矣。哉。大。地。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策。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于。

廣古今談苑 卷之四 形勢



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廣莫萬里。龍氣麤頑。其性殺伐。陰山東亘千餘里。固天以限華夷也。控御北垂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截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象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繇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交夾河山。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世入主垂拱。無為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後廢而

莫都。冀北邊狄。堯舜威德遠覆。北垂皆為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終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為其下。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里。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南終發于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蔥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脉。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終。其北別為中終。與大河分為兩界。中終蓋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為五嶺。乃折而北大。盡于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為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閭。則不能運

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長。惟宜填以息，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同。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偏于四夷。凡夫尊之，甚于孔子。要之不可為常經。終係于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

葉子奇亦有言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禹治水次第

宋洪邁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願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餘之汭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

以五行方向為治水先後，非穿鑿之談。

卷之八 言言 吳 四 十一

河源攷

宋洪邁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闐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于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于岷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初起之處。國朝王鏊亦謂山與水同原山發于崑崙則水發于崑崙無疑也。山與水同原不易之論。

續古今義命錄 卷之八 言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潮汐

明瞿景淳

案禮曰曰潮月曰汐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陰陽消息晦朔  
 弦望潮汐應焉其潮也有時其次也有節一日皆再見一夜皆再溢  
 或潮于東西或平于南北或極大于朔望之後或極漲乎春秋之中  
 有緩焉有急焉可怪也亦可駭也是必有其故而未易言者吾求之  
 山海經以為海鱗之出入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蓋以鱗出而水  
 潮鱗入而海汐也龍嘘而潮溢龍吸而汐湧也然不知晝何為而再  
 潮夜何為而再汐潮何為而或長汐何為而或緩豈皆鱗龍之所為  
 哉海潮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激而成蓋以日陽而水陰陽搏而陰激

廣古今談錄卷之四十一

故或升而為潮或沈而為汐也。然不知晝夜何為皆潮。潮汐何為而皆昇。豈皆日之所激哉。至若海喬志以為隨月之盈虧。王充論以為隨氣之進退。則皆以月盈而長。月虧而消。氣盈而升。氣退而降也。然徒知水係于月。而不得其應候之常。水係于氣。而未詳其伸縮之機。亦豈足以盡潮汐之說哉。嗚呼。窮潮汐之源。考之諸儒言。是必究張子潮汐之論。而載稽瑞節之說。觀余靖海圖之序。而載徵考亭之言。乎。是故天色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流行于太虛之間。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為汐。朔望之後。二氣之變也。氣以變而盈。故大于餘日。如酉之中。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大于餘

月。此則王瑞節之算。疏乎張子者。其槩也。若乃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此則朱考亭之有取于余襄公者。亦其槩也。噫。合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海喬志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瑞節。真知而未悉。論潮汐之是。合襄公考亭。其誰與歸。雖然。潮汐之期。原于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溺者九千餘人。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甚衆。潮汐

之患可勝言哉。昔張夏命作石隄以防江潮水。始免怒濤之衝。蘇軾命浚茅山以受江河水。始免市濤之患。此固醫國者所當留意也。然又聞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權奸當上國則杭潮三日。是則位育之神功。又不在隄防之末務也。

盧肇海賦潮之生因乎日。其盈其虛繫乎月。此理甚勝。

南北強弱總論

明章 潢

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倔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起。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惡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一也。蕭衍苻

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皆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此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于桀紂矣使奄有南國懷凶不暇何待于東南哉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便于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東南之兵利于亟戰而不利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眾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

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識時達變之言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繇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和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基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舍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整徭薄

唐書今言諸象 卷之四 形勢



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威古之隆。惟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先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先武而下，惟元魏孝文留意稽古，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律威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乃若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訐，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守戰兩備，宿重兵于京師，疆翰弱枝以鎮服。夷夏指縱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已。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藝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衆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

之○山○東○戰○國○不○能○止○秦○而○趙○高○實○止○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躁○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所○紊○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則○洛○邑○之○不○利○也○董○卓○奮○而○東○漢○止○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履○門○關○以○至○興○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玉○城○不○營○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于○無○虞○弊○蠹○生○于○悠○久○故○戰○戰○載○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瘁○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疆○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止○兵

叛于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和，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之地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從古以來，洛陽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此之謂矣。

引據典確，可為鑒戒。三都賦添續耳。

論建都形勢

明瞿景淳

欲興王者，務廣其德，圖進取者，務識其勢。故得天下之會，可以運衡京師，宰制六合；據都會之勝，可以回險出奇。定計攻守，觀宋太祖欲守漢唐之故事，都閔中以安天下；以晉王之諫而止，其卒至于兵冗財匱，民困國危，則都會之據，夫豈獨以形勢鎮天下，亦所以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謀也。嘗覽圖經之紀，觀古今之蹟，察山川之分會，窮險夷之與區，則天下之大勢可觀已。是故大江以北，吾得閔中馬潼關，東蔽隴山，西擁終南，雄前河渭，帶後西北之形，勝莫右焉。而巴蜀非其匹也。蓋巴蜀利于自守，而不利於攻取，重山複嶺，鳥道龍

淮水行則剽疾而不平。陸行則隘狹而難執。故古之論都西北者。取諸關中大江以南。吾得金陵。馬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東南之形勝。莫右焉。而浙楚非其匹也。蓋浙僻于一隅。楚交于兵道。進則不足以控引。退則不能以安定。百戰所爭。偏安所守。故古之論都東南者。取諸金陵。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敵函以攻韓。則韓破。回韓而城垓津。以臨河內。決滎澤水。灌太梁。則魏亡。回魏而絕上黨。則趙定。回趙渡雲中。易水以攻燕薊。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鄢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絲江。絲淮。絲汶。絲沁。入于河。達于渭。此守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洞庭彭蠡。則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開渡河以北。汴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浮海以東。而南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絲江而下。絲淮河。沂泗而下。絲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故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恨。得巴蜀而不得關中。則失計之甚也。故秦未得巴蜀。猶有朝九州之氣。若漢高之以南鄭弘帝業。則項羽之計謬也。蓋自都彭城。而以秦王三將。故漢高曰。而入之。此則勢在人而不在地。晉據金陵。足以延典午之業。若苻堅之以全秦受制于人。則攻取之謀。疎也。蓋不定根本。而傾國以試危。于一取。故晉



胡○目○而○墮○之○此○則○失○在○人○而○不○在○勢○則○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  
恨○也○孔○明○見○先○主○于○草○廬○與○之○論○天○下○之○勢○意○在○跨○有○荆○益○可○以○上○  
通○關○陝○下○向○許○洛○及○其○出○師○祁○山○徘徊○不○進○雖○以○曠○古○之○才○畧○而○無○  
取○于○三○分○之○地○則○荆○襄○之○失○非○草○廬○之○本○謀○也○若○漢○武○洞○開○三○巴○則○  
關○中○之○饒○故○能○使○蜀○下○廣○出○奇○制○粵○封○疆○之○廣○際○海○所○極○則○得○巴○  
蜀○而○不○得○關○中○是○失○計○之○甚○者○也○此○則○往○事○然○矣○我○

皇○祖○起○自○江○右○取○太○平○定○鼎○金○陵○雖○與○漢○高○不○同○然○漢○高○起○西○北○則○  
當○據○西○北○之○都○會○  
皇○祖○起○東○南○則○當○據○東○南○之○都○會○此○異○地○而○同○勢○也○漢○高○先○計○入○關○

皇○祖○不○指○師○燕○薊○若○與○漢○高○不○同○然○漢○高○以○關○中○為○根○本○故○出○師○以○  
攻○項○

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出○師○以○攻○伐○此○異○形○而○同○謀○也○漢○高○經○營○四○  
方○而○害○之○者○在○項○氏○吳○楚○則○項○氏○之○屬○耳○故○漢○高○之○時○西○北○先○而○東○  
南○後○

皇○祖○廓○清○天○下○而○害○之○者○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氏○則○自○救○不○暇○耳○故○  
皇○祖○之○時○東○南○先○而○西○北○後○此○異○事○而○同○情○也○漢○高○以○關○中○為○根○本○  
而○屬○之○于○蕭○何○故○雖○敗○彭○城○困○滎○陽○絀○京○索○而○漢○以○受○命○  
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屬○之○于○李○善○長○故○雖○有○太○平○之○陷○龍○江○之○侵○

海門之伐而德以應天。此勢同謀同情同而成同也。昔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嶷觀楚漢之戰場。歷齊魯之都會。然後能洞察天下之勢。而有史記之作。况權度事變。疇咨圖畫。而決斷成敗者乎。

皇祖嘗指漢高謂於我相似。此篇極論形勢。而以漢高為擬。語有確據。

兩直論

明張溥

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地理家所謂南龍也。然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脉之變。主于奸相擅權。武臣多外。傅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為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皇所見天子之氣。諸葛稱為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時之臣劉基謂之險固。蘇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為成臯。長淮為伊洛。鍾山為曲阜。大河為黃河。東南之形勝。孰有先之者乎。然而文皇遷之北平者。何也。則以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北拒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拒紫荆關。去匈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京師無外之規。而明

示以自將待邊之義。祖宗之為萬世慮至深也。是故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腴，因之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即于逸樂而忘其外患，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願漁陽上谷之間，而懷寇讐之邇，則修德行仁，設險守國，可以世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侈言其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巨南，居庸控北，有崢嶸崩劣之勢，而不講于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倘北者倘之於邊，徭南者徭之於江，固也。而不知修近輔之城，扼長淮之險，尤所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構禍，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則令大同易州及永平臨清之

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全淮之左右，僻可恃天塹，弛扞圍乎。且也從虞集之議，開京東瀕海，崔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耕，而無事籍漕輓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輔郡，倣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且隸河南山東之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十二衛，始漕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苟行

二議而無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政既舉而蘇松之賦役豐沛之濁河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官司之事責之其人。

金城湯池之業鬱然巍煥于目前。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五目錄

地理

京省邊夷

國朝京省攷

明周鍾

九邊考

明周鍾

皇明土官志論

明鄭曉

安南考

明丘濬

北虜紀畧

明汪道昆

日本考

明周鍾

皇明四夷攷論

明鄭曉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五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馮李

吳藻魚在父

叅評

輿地 京省

國朝京省考序

明周鍾

天以雲漢為界地以崑崙為經故黃河遷徙不恒即天地氣之向背也地絡必以中條為地豈常運不移乎古都會俱有條短不以一姓之永遂世世奉以為宅惟山川險隘有所必守亦以敵之迎背為候漢地最廣而武戾畫三分以處一先天下而知變者應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云

北京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窠之利順天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綦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殺真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為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決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為虜嚮導門庭肘腋秦此虺蛇兵餉歲額百五十萬度支苦不給省費當去冗官而戒師藉口康成往事

夫康成後官額可窺案也自戚繼光門多食客欲盡官之員少不能偏漸次添設或一路而中析或數官而一屯十年九牧膏脂耗盡况一官親隨必占數伍汰此爛羊費省不費矣市賞重冒弁宜嚴核勿示虜輕軍營因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於役占客兵疲於往來民兵溺於偷媮班兵狃於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賣其然乎宣鎮衛京師有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董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荊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速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靡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皇莊日多民乏耕地涑易漚夷皆名浸也而談

水利者類画餅。潮河要衝急水。沙城壑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動掣肘。未雨綢繆。是在秉國成者。

南京

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為門。南俯具區為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為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儁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珍。假靈颯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馬。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俗饒賈。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比遭洪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廬渚而沃為淮南。最揚州衝而饒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



募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輓。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湯。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盡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腴。竭非大休息。生理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嚙濠泗尤急。錦樣日新。歲供彌厲。保釐者興。百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

古青兗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畝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南風稔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耒耜失其業矣。西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為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馬東充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為水陸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圯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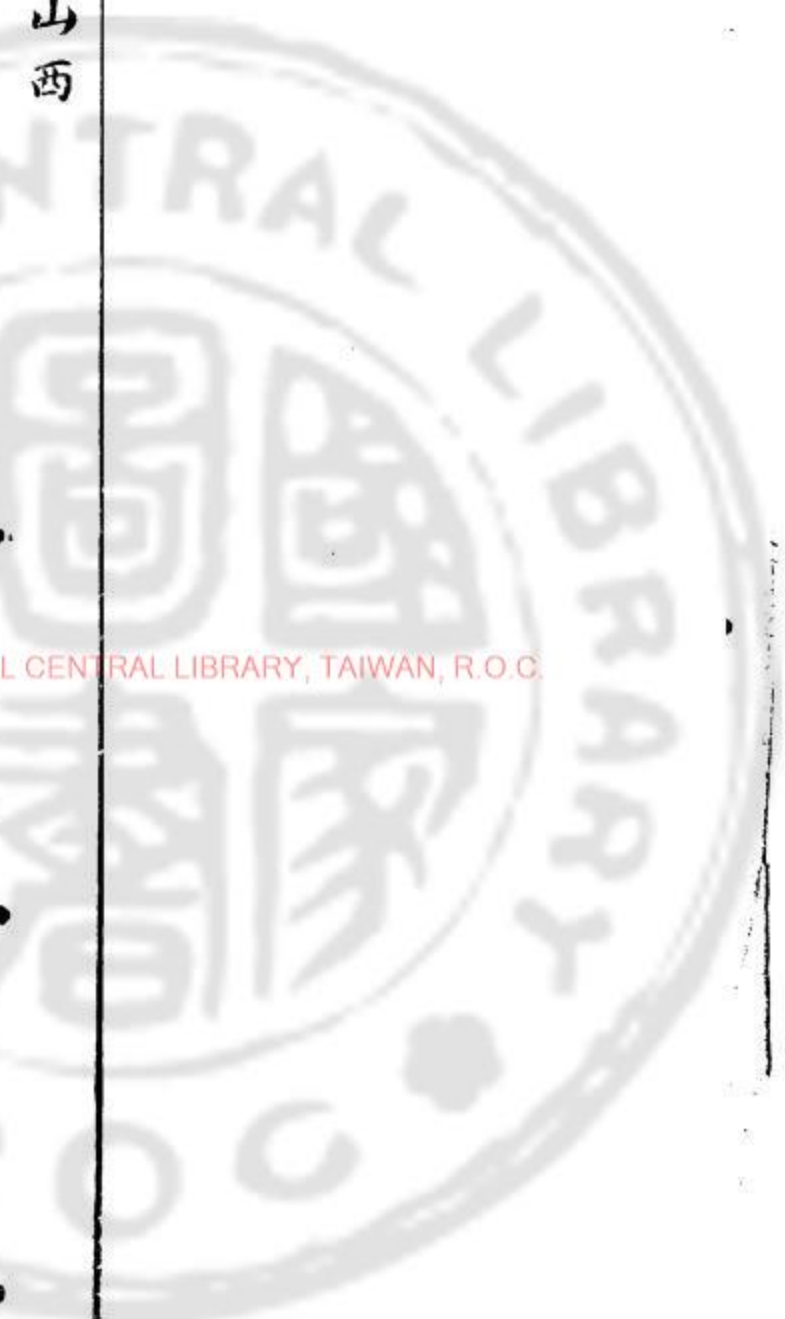
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為咽喉以鎮夷關為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分河委以與虜窠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我師牧民猶狼牧羊也故戶口日減阡陌日蕪地無寸樹山盡濯濯金海沃饒且多棄壤襄平遼陽安望富庶加以朝鮮調兵之役建酋奴兒之叛不亟撫綏雖有虎豹十萬且皮盡而毛不傳矣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餘鯨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殲之易耳故談海防于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挽疲敝宗嵩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

青倚山多礦盜登萊頻海多監徒保疆者其剽寬猛而施乎

山西

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  
 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監利若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  
 窟議者以大同為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  
 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隣套虜冰堅飛渡軍士鑿冰限虜  
 每斷指裂膚三閔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土著繕城堡為第一義而扼  
 險制敵則陽方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行無名山大川之障魏  
 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一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  
 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

古今諸論卷之五 京省



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廬，風雨不蔽，槽櫪難設，諸軍請稍需濡，不得，請留其孳，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我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嘯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朴，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稔，吏能茹冰，藜可鳴琴而治也。

### 河南

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吟趙魏，西有成臯，維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熾，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雒，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昔建懷慶，逼近河雒，民俗殼弩鑄劍，割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太行，益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為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遷移，風

俗不侈財用。甚誦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

### 陝西

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  
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  
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書  
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  
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穀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  
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  
隣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  
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狼心。而為市賞。所啗羈縻。

不絕。監收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援故陝西稱塞土馬。然河套失守  
 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  
 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必坐困。故議  
 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川徑抵木瓜孤山。路  
 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窮邊者可  
 稍裁否。寧夏遭倭賊之亂生齒耗減。其地負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  
 田。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  
 及。倘故修復舊墩。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  
 古河西四郡左右虜番控扼三而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然虜一

羌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肘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  
 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  
 廣長。民相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衆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虜。  
 沙地之水。民苦遠汲。相泉脉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寶花  
 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

四川

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塘滄瀾  
 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莪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數千  
 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番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裸而看腥羶恃茶  
 以解其熱滌其膩中國馭彼猶嗷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  
 屬不敢二故蜀民不苦外寇惟採辦大木楛骨于生叢魚鳧之郊者  
 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迨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  
 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  
 玉纍金纏枝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

古今詩話卷之五

上

奇峰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夫耕稼者少重慶前  
 夜郎而後巴梁亦勝區也叙為南滇之喉夔為荆楚之吭馬湖夷僚  
 雜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椎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  
 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徧師旅飢饉樂土  
 為墟採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  
 子焉

湖廣

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為池衡隣嶺左永接桂林  
 鄖陽縮輿亢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雒  
 柳走閩粵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  
 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  
 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此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  
 南十楚猶唐人于河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  
 俗尚劉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确民率些窳而鮮蓄積古齊淮向上游  
 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省會相埒承天古鄂郢世



廟豐沛。故居傲鳳陽。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檣萃焉。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與壤。家給足而少兼并。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為棄壤。民多遺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祭。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為蠻窟。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森范。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截元凶為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虐。城不浸者數板。長沙荆岳被禍尤烈。採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省冠蓋絡繹。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江西

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奇峰鬱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窄。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幢清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鶩集。廣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饒。建昌事簡。民殷為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并。巨族患山寇。瑞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訟。綏馴維艱。贛越在南服。

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寨輔車倚結。撫巨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給者。獨此與鄖矣。此非土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距湖湘。南徼喉咽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象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冰蘖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庶公明允者。可吏其土。

浙江

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閩。湖水通震江。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改價高。人亦緣為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發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為厲。紹興古越都。其俗織。畜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士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

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做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門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為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為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疑思故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籌也。

### 福建

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壞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為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周七閩，君子尚文而小人畏法，與泉比屋，絃誦人之為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猴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岡，俯急湍，風俗儉朴，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獷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犖勢聯絡，時苦山寇，漳州距海，苦海寇焉。閩既饒富，為寇垂涎，兵又脆弱，故社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即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

夏東南風汎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之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眼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

廣東

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上饒沃黎夷錯居檀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閩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桑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幃山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銅鼓而顧頂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潮界閩粵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患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

窠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在。黎不為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交通，斷艤汲，尤制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

廣西

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往荆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貪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人少，招徕墾藝，歲久蔓延，眾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海，柳州架馱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盜，坐躡交趾保障，管桂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洞，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徭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蠻賊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

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徭獞參倍苗夷附據肆為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窠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苦田諸縣福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徭獞可化編戶也

雲南

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縈澗金碧所產氣候無劇寒酷暑田野廣沃南徼樂土也省城據滇池茂種數十頗囂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崔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八鎮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彊隣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遊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徂急則互突阿克小酋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為殷監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交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宦崎嶇艱難又率勞

原古今論語卷之五  
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  
舉

貴州

古羅施鬼國地界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削奪其地  
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成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  
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壤僻而陋  
枕塊搏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而水背山險扼足恃州  
石阡孤懸一隅可為寒心思南故漢武陵郡舟楫商賈行旅差為阜  
樂黎平銅仁荆楚南喬山谷森饒安順新造宜加綏大抵貴州為雲  
南喉吭一錢山踰無貴是無南詔也土酋性雖佳兵然後倭虜比如  
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

哉。

京省邊荒。要領具見篇中。采之資。守土攷風者。備經理。烏非徒為觀覽而已。

九邊考

明周鍾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區域。東至遼海。西盡酒泉。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此地靈武。隼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薊州寧夏甘肅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

遼東鎮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



順海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歷代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咸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遼人每憤憤焉。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無亦為落梁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賂。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鎮 即大寧鎮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延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文皇帝靖難後元良哈部落內附延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柔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克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

經略之。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威。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協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赫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墊則漲水易淤。雖曾談有。閉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爭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增墩軍。蓋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閉起西至。累谷。閉止。邊城。釐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西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為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真自然之險。若修策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內邊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板綠。易上山。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過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整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

此者與  
于劉十  
六州矣

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國初設六邊備胡自開  
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  
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  
之役兀良哈數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  
紅螺白雲之北因兩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以  
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偃倭遼之襟吭傾梗。諸陵  
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  
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  
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 宣府鎮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為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  
餘年哉。太祖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為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  
東吐據獨石南距紫荆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  
川北據西高山西北距野狐嶺。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  
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  
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  
守開元興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

廣古今職論卷一 卷之五 邊境

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信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經虜衝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兩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薙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也乎

### 大同鎮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無山設險故多天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終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為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為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三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三堡蓋

原古今諸書卷之五  
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壯虜哈刺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三關鎮 即山西鎮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連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效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壯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連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

住套中地勢平湯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一關之險擇將帥覓勇壯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鎮 卽延綏鎮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整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後邊禁漸嚴戍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

珠草桂之謠。愚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糴買儲積。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我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定遠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塙設險。事有不容已者。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胷。虜呼為駱駝城。

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馬。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喊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為營者十。舊屬大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為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刺。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為營者四。滿官嗔部下為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俺答阿不孩領之為營者六。三



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  
要置烽候千八百所。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  
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蚕  
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元末為王保保所據  
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  
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為巡河。  
易巡河之役為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

而各自為守。然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  
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塹寧夏修築河東邊。塹遂棄  
河守。塹加以清屯田。羊蕪并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  
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  
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拔魏皆都於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曠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成化以前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日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略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 固原鎮

自寧夏鎮起西至甘肅邊界二百餘里，境外係虜酋賓兔等部。戎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稍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爾。自弘治中火篩入掠，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為鎮城，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與寧夏稱唇齒，亦屹然一巨鎮。

甘肅鎮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坂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坂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線之

路孤懸我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今之議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饋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夷視之也。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恩羈縻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關隘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威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倣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將見瓦

刺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略。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為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為哈密患矣。

建夷考

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金以前往牒載之備矣滅金以其地置軍民  
萬戶府五 國朝分為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  
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  
後置建州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于以  
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  
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入貢仍設為重關原城當是時建州衛指  
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  
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於時此建州之

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第兀察子董蒼遜之，朝鮮併失。其鄉則稍衰焉。時董蒼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兀察董蒼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兀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今董山領左兀察領右，而夷性故驚，嗾謂中國戎驕也。輒煽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閉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太減，更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董山，羈廣寧，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督

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綏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創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兀察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飛一官。諸夷復貢，頌時時以報。董山讐為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瑞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既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歎心，宜大發兵創之。延以東寧侯朱永為師，儲值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怨浚入焚掠，慘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首完者禿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八寇，巡撫孫繪御之，失亡多亡。

何撫臣于敖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繇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西幾困已復稍戢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字羅其勢始悍猛骨字羅者與那林字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席將軍猛骨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為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骨與那酋相讐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障杆一圍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為名襲執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廼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于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

說邊吏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邊吏貪功執殺于是撫鎮以計非是匿不報聞廼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連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據塘數年前料騎一萬今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為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關原邊止禁悖莫可誰何撫鎮相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改扈之勢已成于讓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審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為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拒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止止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



傳其飾名姝捐重賞以購于虜志豈小哉。

愚又考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壯虜至傑虓矣。過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為限。蕪建夷則不然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繇此言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益未艾也。

皇明土官志論

明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關或獻馬方物請命。宸謹天順八年三月上。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政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隸武

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皆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  
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  
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戍中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  
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  
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益良  
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時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  
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益養曲徇奸夷正  
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宦非人利法好貨湖南鎮北將有梗隔之憂

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遠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

國初霽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  
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頌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  
霄掣肘自四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  
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  
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  
洞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  
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于劇盜官司莫敢誰何  
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濬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

廣古今議論卷之五  
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上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統其間右黔左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劫田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廬再叛思田更强姚鏌剿則贛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峇爾四川山色鉅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簇欲其馴順是在調撥龍州為松潘咽喉每應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

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朔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咸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遼蠻獠徭犛之地西起巴東梓柯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惟圖自窘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箠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

國陋于綏人。曲防寤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摠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開。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于節帥。修文德于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指畫形勢備控制之法

安南

明丘濬

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于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藍縷之俗。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與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鋒所戕。太宗皇帝體高皇

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犇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長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辭。宣皇帝體文皇之心。俾渡繼陳氏之祀。不逆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章皇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此嶺外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施爾奮曰。按諸臣論交趾事。非但一方之民重不幸也。而又益之以文武諸司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數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矣。間有幸者。變未作。數日前。以召得歸。餘仕者俱不得歸。又烏覩所謂姜公輔者哉。史臣謂必欲棄之。宜責令盡歸華人。然後從其請。為之重有感于斯焉。嗚呼。自石晉以來。山前山後十六州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幸太祖起而復之。成祖遂於是而建都焉。何安南之既得而復失也。

北虜紀略

明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為天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醜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蕃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

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  
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  
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  
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萬  
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萬思全部  
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  
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  
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囊台吉等各奉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  
黃河東仍虜俗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

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納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  
肆志中國益桀驁然匹夫吉囊手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  
年戰伐而驕後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  
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  
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于此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  
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荊關東至永寧四海冶  
陰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  
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繇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  
通路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

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嚙子嶺曰羅紋塔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遁逃者曰陳撻頰色稱兒何耨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如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自此以東置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為患者以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

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錢治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虜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鞅夷得千人自為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為盜晨起必斬二人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于哈舟夷陳通事等也虜中大較如此

北虜能強中國未有以制之此二語包括古今禦夷諸策矣



日本

明周鍾

夷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海東北  
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  
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  
里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  
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  
遠絲綢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緹其艘傳驛至京師按倭人自後  
漢通中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  
子卑彌呼為王魏景初二年來朝獻自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

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即位始有年號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宋往覘既發水犀數千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朝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回命僧九人隨秩稱臣入貢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始于閩海設備倭官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遭寇掠永樂二年來貢并擒獻犯邊賊回給與勘合百道定為十年一貢正統中倭奴入鄞大肆焚劫宣治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鄞民宋素紳聚附英人交通番偵閩浙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

稱貢至鄞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及驗辦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上令造船賜放還國自後未聞大為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思盼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海上許為中丞朱純敗之乃懼匿去不知所終其幕下司櫃鄉僮王直號五峰多機略人推服之移駐冽港以毛海峰為子分領黨眾壬子夏五峰與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寇黃岩掠金帛器物數十萬餘獨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柱史懼復奏設巡視中丞王杼馬癸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誅之始稍休息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

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所。而禁人耕種。說者徒藉口。國初禁厲不知國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徃徃結倭以掠中國。故湯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沐厚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為良畝。築堡戍守。倭至即以材官羽林蹂踐之。蔑不勝矣。此虜之外莫患南倭。即兵門邊海之意。

皇明四夷考論

明鄭 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  
鞏。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鞏非也。大寧之  
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  
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我。咄華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  
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  
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  
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  
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

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艱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

雲中關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莫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廬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裁子弟武衛裁干城烏可得乎。

叙次四夷語皆典要篇法特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

議

論

卷

第三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六目錄

國本

王躬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宋歐陽脩

論漢唐君德剝柔

宋李綱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宋歐陽修

戒聖性傷急疏

宋彭龜年

論詔令數改易

宋包拯

直言疏

明海瑞

謹好尚疏

明張應治

論本朝勝前代十事

明陳繼儒

后妃

內外論

宋王應電

周禮詩序王后辯

明章潢

論歷代女禍

宋馬廷鸞

論西漢女禍

宋胡寅

東漢皇后論

宋范曄

唐后妃論贊

宋歐陽修

諫高宗立武昭儀

唐史

論玄宗亂本

明丘濬

馬太后傳贊

明陳建

言萬貴妃封事

明彭元時

太子

治安策論儲教

漢賈誼

毀人立弟辯

元金履祥

論申生

宋真德秀

論廢太子

宋真德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愍懷太子

宋真德秀

論太子勇

宋胡寅

論儲嗣奸萌

明丘濬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唐蘓安恒

論光義光美德昭

明唐順之

請福王之國疏

明葉向高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六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馮李

王起隆季延父

參評

國本 王躬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宋歐陽修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迹昆陽破  
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  
屬。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  
肩。偃武事。修文教。非倣急朱。當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臧宮馬武之後請擊匈奴則報以不知息兵。每旦視朝日晏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饗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為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為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後。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關。不閉行旅。不齋糶。取給於道。幾致刑措。饗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

置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才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踰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光武最知治本處。在首建太學。褒封節義。至其詔上書。勿得稱聖。與禹湯罪已同心。太宗使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尤可為千古鑒法。

論漢唐君德剛柔

宋李綱

人君不患太剛而患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為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若玄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於恭儉，歸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蕭望之奉信諛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殆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宦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象於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於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矣。雖欲建功立事，退縱古人惡，可得哉？

漢唐過失，洵可作鑑。惜宋不自綿其祚耳。

宋仁宗勤儉致治

宋歐陽修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熙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享親，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饗於明堂者皆再，耕於藉田，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苦，而所為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田於近郊，曲晏於更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饗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高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夢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

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源訓  
師兵之武畧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晏息之餘者  
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  
於已則天下饗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  
也澤被生民威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才措民逸  
於治安儕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  
者繇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

孫天卿曰仁宗以四十二年恩澤培植三百餘年國祚勤儉至  
德不讓於禹歐陽信史也豈為之過誦哉

戒聖性傷急疏

宋嘉祐年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可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  
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  
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進而逢迎之故欲  
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  
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偽此  
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惟是傷於太急

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總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才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搯繼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積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

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始見情偽則知近日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茅鹿門曰君子小人心事邪正如此人主所當亟知

論詔令不可數易

宋色 極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勅繞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今後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經久之制。方許頒行。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詔令非治之本。而所以為治。詔令數易。輒謂主上無信。其害匪

廣古今諫論卷之六  
小當斷其初志耳。

直言疏

明海瑞

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来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子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夫柅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切直之語想見強項



謹好尚疏

明張應治

人主一念好尚雖微而左右近侍窺伺實大或以土木或以神仙或以蔽色或以貨利或以宴遊或以兵革數者試而一中焉則其術得行而其志遂肆權日移而亂日作矣今聖政方新萬非群小所能窺測然其情狀不可不知臣請於前數端畧舉一二為喻如有以宴遊試者必將曰遊觀馳騁動盪無傷也不知君臣同遊古今稱盛誠得一二大臣及文學侍從之臣追陪法從或講政事得失或訪民間風俗即此對時咏物亦足暢豫聖懷矣舍此復何遊哉又有以兵革試者必將曰夷虜詭梁戢我武備無害也不知帝王神武

皆出萬全。群策畢收。乃克有濟。如晉神邊務。求得頗收之佐。日彰捷  
伐。若乃擊劍騎射。小勇何足好焉。類皆以此折之。彼計自將消沮矣。  
更願深宮暇豫之際。平旦清明之時。涵養本源。省察念慮。凡平日  
朝講所聞之大義理。章疏所陳之大議論。有關學問。兼切身心。惕然  
深思。隨事體驗。則言動所施。悉中矩度。愉邪無從窺伺。而 聖德日  
益光大矣。

吳彦深曰。小人蠱惑主上。務為寬辟之言。又或假正經議論。夾  
雜邪說。輒為嘗試。造造墮其術中。故須於進說之初。嚴為拒絕。  
稍一含容。則小人計得矣。此篇極得大臣告君之體。

本朝勝前代十事

明陳繼儒

謝鐸云。成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  
諸夏。二。肇基南服。而一統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  
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  
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  
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  
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  
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父廟。聖  
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

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木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得用官妓。今挾妓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余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負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邵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全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宮坊察察。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徇葬七也。不用黥刺剕閹割之刑八也。京師有熱審直省有減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八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

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纔得蔭子入監。統袴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尚可量哉。

守而勿失逾萬斯年

國本后妃

內外論

宋王應電

按后立六宮擬於天子之六官故曰以陰禮教六宮舊說以為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為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

廣古今議論卷之六 后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傳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龜數祝史之類。夏掌政令及拜爵。救日月之類。秋掌典刑及刑女之類。冬掌功事若絲枲宮室苑喪之類。蓋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於是有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於卿。世婦取於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於大夫。女御亦取於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為名。秩比於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

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為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宮惟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以於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於三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隔限。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

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益錯舉之也。女府掌  
每宮女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凡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  
賢能者。夫惟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効用於后  
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為式。於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  
治之法於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  
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於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  
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此  
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於王之北宮。於理得無妨  
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外命

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

張大王曰。羽翼名教之文。

周禮詩序王后辨

明章 漢

○歷○觀○聖○經○垂○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誠○如○此○則○陰○  
○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  
○之○說○有○以○啓○之○也○在○周○禮○天○官○之○屬○九○嬪○世○婦○女○却○女○祝○女○史○與○焉○  
○春○官○之○屬○乃○使○世○婦○女○史○內○宗○外○宗○與○焉○世○婦○則○每○宮○鄉○二○人○是○禁○  
○闈○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不○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  
○闈○今○使○宮○嬪○而○屬○六○鄉○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也○又○曰○凡○  
○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

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  
亞王酬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  
得與后相酌即為王同姓三王後乎以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  
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見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  
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酬於賓陽侯見夫人色  
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  
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  
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又  
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

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  
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  
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  
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為市者矣  
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守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  
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  
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  
詩人記其亂云

張西灘曰層層翻駁如剝筍籜絕似退之諱辯



論歷代女禍

宋馬廷鸞

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謂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盡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煇、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憫然有取、而代之以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竟不免、莽新之

亂至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內戚以篡周。唐高祖亦主外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並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為也。

李茹公曰：女子闖寺。彌縫深隱。留禍最烈。願聰明睿智之君。察而登御。無蹈亡轍。

論西漢女禍

宋胡寅

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豫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於是大列土疆之說。王諸呂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疆之說。縱諸呂居中用事。專權禁闈。共幹兵柄。上以堵太后。下以安已身。繇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此以姓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為出閫之言矣。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預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

黃老惡儒生，儒生多不得進。趙主王臧欲上興制度，則發其奸利寢之實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為嗣，不顧大宗之重。王太后於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桑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劉致王氏篡奪，其所從來者遠矣。張西離曰：辟疆駭孺之言，幾悞國事，不可為子房子。朕一時諸臣多為母后威劫，炎炎者未可撲耶。

東漢皇后論

宋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所以闡房肅雅，陰詎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刺，宣后晏起，姜氏請愆，秦并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跡，自武元之後，乃至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光武中興，六宮稱婦，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綠女三等，茲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

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潘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蘭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惟鬱委事父兄貧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於陵失大運淪亡神寶故攷核形迹以為皇后本紀

唐后妃論贊

宋歐陽修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與哀謁不行於朝外言不入諸閭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艷嬖之典常在中主第調既交則情與愛遷類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除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効反狙而為妍左右附之貪壬基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欽祗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燕溺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

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石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挾制四海。雖遜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此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於朝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酖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威地已疎。人心相從。玄宗藉其事。以撼英豪。故取若掇遺。不殺踵宗族。茂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吳魚在曰。豔妻煽慶。情狀刻畫。次骨。

諫高宗立武昭儀

唐史

唐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皇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時。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主願留三思。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繇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

歷古今論 卷之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臣恐海內失望。荆棘生于闕庭。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閨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闡難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繼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施爾奮曰。史書廢后。始於幽王。史書日食。亦始於幽王。詩所刺亦孔之醜。是已。彼月此日。蓋言后既蒙讒而食于彼矣。君將信讒而食于此也。幽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

論玄宗亂本

明丘 濟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闕。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侍官宮人出迨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有父老部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繇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迺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

唐書卷之九 卷之九  
登大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  
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逆之則為君離而去  
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  
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昔崔群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  
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為亂之始張南軒云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  
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勿此  
非不美也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時大臣一言為得

力乎凡事小處放過大處旋爭無益矣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  
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  
伯敷題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也抑聞漁陽  
鼙鼓投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其審諸  
世之將亂必有絕世佳人先出佳人非以亂世世自亂于佳人  
耳

馬太后傳贊

明陳建

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嘗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若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牧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入命所在。彼縱掠殺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蒞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



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遠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卹。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害朕。后輒為寬縱。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眾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林采公曰。一德同心。諫行言聽。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高

皇后之賢聖者

言萬貴妃封事

明魏彭元時

成化初天順宮人侍上於東宮及上即位册立為貴人專寵居昭德  
 宮會其時地震彗見水旱頻仍時元同上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  
 見近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  
 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今外間傳聞昭德宮進膳  
 不減中宮不增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  
 甚著伏惟陛下明抗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  
 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實在於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本太子

治安策論儲教

漢賈誼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違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之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食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成心。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乘齋。大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息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教者欲不異及其長

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絕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而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洪武中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上曰古者師保不備其官惟其賢朕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有隙遂或離間骨肉其禍匪細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

殷人立弟辯

元金履祥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狀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絜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

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  
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  
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  
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  
立○此○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  
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  
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  
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  
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  
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  
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支亂而爭奪起一語可為後世定冊法

論申生

宋真德秀

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狀後譖。懇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於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啟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詞。發諸歌咏。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玷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知自全。故曰。必愚。申生將何計能生乎。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



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劉猛人也。能滅霍魏。締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狀尤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處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奸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玄。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說。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

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說。而三奸助之也。襄姒有一豨石。父猶能合謀以遂。宜曰。况驪姬有三奸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張西雝曰。驪姬之禍。首賂二五女子。進讒便徑。逐段摹畫。須眉皆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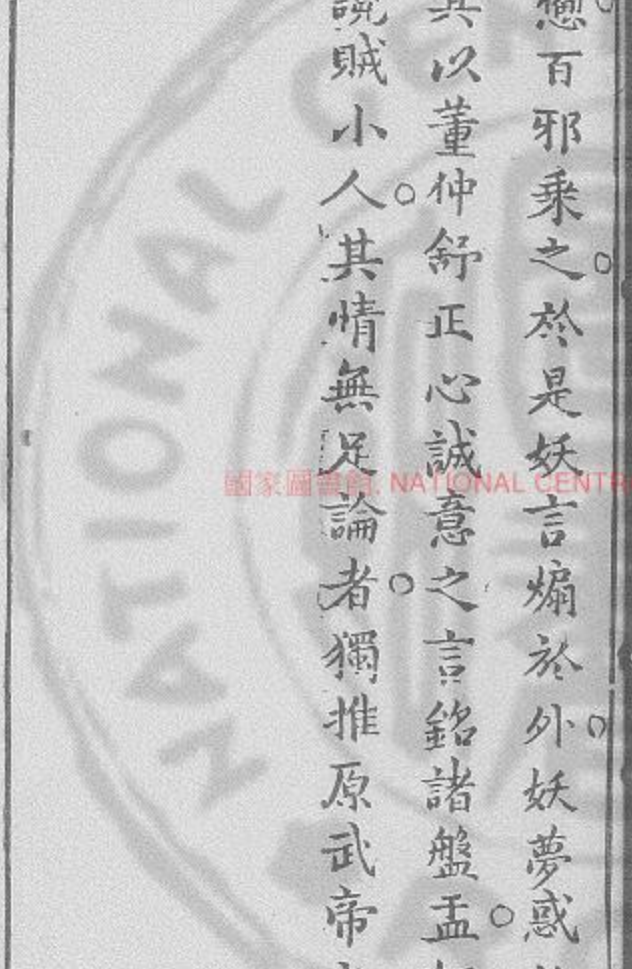
論戾太子

宋真德秀

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馬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倖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用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朕後臣下。芝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蘓文之譖也。帝當攷核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蘓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官。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

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惟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讐恨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讎憾之意，則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之不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耳，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慾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

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繇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誠意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儆云。



論愍懷太子

宋真德秀

賈謚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逆得。太子自發之。耶抑它人發之。耶。惠帝庸既莫之察。大臣惟裴頴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諸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畫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人者。非遇仁宗之聖。其得免。

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者，請沙汰宦官，意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諫書以害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譖，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况疑信難憑者乎？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高季迪李泌論云：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

子瑛不克盡其死。至肅宗之昏，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不得動者，一李泌居其間，爾當是時，俊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益岌岌矣。非泌左右彌縫，累數千言，何能注下沾襟哉？昔曹公亦以丁儀之譖，欲廢太子，問於賈翊，翊故不對曰：「遼有所思。」公問何思，曰：「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亦事向使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雖父子有不能相保者，可不慎耶？

論太子勇

宋胡寅

隋文於勇之事真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入。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陣。致師之術。柰何施於儲君國副乎。雖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至以罪棄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令太子掌之。是第囚其兄也。第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它日帝疾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腹心入侍。而大袖倏興。益所繇來者漸矣。

論儲嗣奸萌

明丘濬

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於適。獨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亦定於其手。而德裕遂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廢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繇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諂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

廣古今議論卷之六

丘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權柄是以人居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唐蘓安恒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歆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故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諫陰相王又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麗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將何聖



類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

論光義光美德昭

明唐順之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吳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僚而亂作比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恃其母婁太后為之內至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睹之而莫能救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群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杜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言

月○一○言○計○卷○之○一  
太○宗○既○得○位○而○與○晉○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  
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鄭○氏○伯○乾○曰○有○天○下○  
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而○不○已○逸○足○以○  
滋○亂○也○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而○光○義○焉○保○有○伯○道○  
之○心○卒○之○弟○姪○相○繼○被○害○欲○以○福○社○稷○遠○以○禎○社○稷○也○當○時○趙○普○詭○  
榻○之○書○尤○為○可○恨○使○趙○普○為○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論○  
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  
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誓○約○寢○而○屬○階○去○矣○由○此○言○之○  
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福王之國

明葉向高

自○頃○旬○日○間○內○外○喧○傳○謂○皇○上○欲○借○聖○母○賀○壽○為○題○目○以○寄○福○  
王○大○小○各○官○無○不○驚○疑○今○又○有○此○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  
合○且○謂○此○一○賀○也○皇○上○不○為○聖○母○之○稀○齡○慶○而○為○福○王○之○獨○行○  
慶○而○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為○王○日○乾○等○之○妖○言○人○  
將○信○以○為○然○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朝○端○無○刻○得○安○靜○聖○母○  
聞○之○必○為○之○不○歡○而○皇○上○之○壽○聖○母○者○乃○所○以○累○聖○母○矣○  
皇○上○孝○事○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為○暱○習○愛○子○之○私○意○天○下○萬○世○  
其○謂○之○何○即○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臣○見○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

於一二年前行禮。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聖母必不以  
為非禮。如聖母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當之  
國。不必遲留。且潞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  
賀。有何不可。皇上率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為  
何必苦留福王。使官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所奉聖諭。臣謹封上  
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呶。立至更為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  
聖慈留神詳覽。或即以臣言轉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即  
擇定明春之國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又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宗以來親王就封。自景濬二府外。

並未有庄田過萬頃者。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今  
自縉紳至小民。無不猜疑。謂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  
國。明是福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為稽留之計。萬口紛紛。一倡眾  
和。即皇上之心。昭如大日。而皇貴妃與福王亦幾無以自白  
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  
則之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白決者。今嚴冬在即。  
去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日延一日。人  
情安得不疑。以臣愚慮。福王富貴已極。即少此分外之庄田。亦  
有何損。何如捐之以彰令名於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

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贖○若○加○之○以○按○括○庄○田○特○立○生○祠○變○  
天○下○且○群○起○而○指○王○為○蠱○端○雖○有○庄○田○安○得○而○饗○且○王○所○得○錢○  
何○乃○以○此○結○怨○於○天○下○哉○此○二○疏○可○見○先○生○立○朝○大○節○矣○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七目錄

國勢

歷代強弱

審勢

賞罰後先

論天下強弱之勢

論天下事極必變

商論

論平王東遷之謬

宋蘇洵

明顧錫疇

唐李德裕

明張居正

宋蘇轍

宋蘇軾

六國論

宋蘇洵

六國論

宋蘇轍

秦本紀論

漢司馬遷

讀秦本紀論

明王世貞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明張居正

兩漢辯亡論

唐權德輿

三國論

宋李綱

三國論

宋蘇轍

魏論

宋蘇軾

晉論

宋蘇轍

隋論

宋蘇轍

宋齊梁陳隋總論

明顧克

唐論

宋蘇轍

唐論

明方孝孺

梁唐晉漢周總論

明顧克

讀五代史論

明王世貞

讀宋史論

明王世貞

金小史序

明楊循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卷之七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鴛湖

徐天俊俊人父

參評

張廷鷺西雛父

國勢 強弱

審勢

宋蘓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賢○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國○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積○以○自○潰○亂○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大體卒不可卒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尚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威蕪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

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適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



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意○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

以○朝○改○而○夕○定○也○令○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單○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王○荆○公○當○國○何○嘗○不○教○之○主○以○用○威○而○海○內○卒○以○騷○然○宋○之○敗

亡卒繇于彼。老泉辯奸論。為安石發者。若以此說而濟荆公豈不亦止沸而揚之薪哉。愚意謂威惠無常。政勢亦無常。惟在人君者善用之耳。

賞罰後先

明顧錫疇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賞先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動謂禹錫三姓。容庶頑。誠先賞後罰矣。湯代桀以寬。又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安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也。方禹受禪。嗣陶姚之極。聖明五刑。弼五服。東漸於海。南被流沙。朔南暨。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春條方茁而嚴霜實之。其誰不駭。迨履癸之末。藺賢附勢。實繁有徒。若苗

有莠若粟有秕此時而欲纘禹舊服道逢罪人岌然下車而潛狀出涕則桀之昏德何時爽厥師哉今禹之典則在書不過謨貢兩篇復皆為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愚嘗以商人之詩書與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祭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驗於斯乎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商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即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罰後賞之祖法故率能蹕厲以自振於衰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至於帝乙天下未叛若

周之東遷依託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逃債之臺魯何異於山陽陳留而世人每謂周過其歷祚長於夏商則亦不察之過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罷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劍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商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習寬厚俗狃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弛吏玩財困故何郊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君不聽寧伏犬羊之侮而不忍誅敗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毒而不忍懲誤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止於投竄為奸入護身之符以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為下士乞恩之譜遂至奄奄不

起以迄於此。則亦有賞無罰之明効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再世未必有望夷之禍。變宋紀以秦綱。則臨安何遂無中原之轍哉。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斃於強。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斃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強。而以強濟強。如火既燄。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濡。復益以水。水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滅。君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水德之應也。假令早自覺悟。豈遂燼楚人之炬。奠崖山之魚哉。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高皇帝刑亂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蜀則本朝似為尚質之代。先罰之

理宜。其藉有強勢者。乃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遼金夏之禍。今亦有東酋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納賂講和。則紛狀進階。陰子今時亦濫賞。擒一賣菜之傭。除一弄手之盜。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諸人。罪止安置。未嘗肆諸市朝。一快神人之憤。今時亦失刑。則吞軍之輩。以鑽刺為神通。盜國之賊。以錢布為奧窟。可謂今日有人焉。持此德刑之權哉。為今計者。師先罰之意。裁濫賞之格。設畫一之法。而大震懼蕩滌之。毋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斥。毋知事之是不能。是知事之非不能。卒如齊威千乘之主耳。一朝烹阿封

即墨發兵擊趙魏而齊勢遂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為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爭盆鼓之漚賦者坐邀遷次負狼籍之汗迹者安享豐贏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識議不磨

論天下強弱之勢

唐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席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焉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殺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

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不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倪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文絕類韓子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明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狀之理也。堯舜以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朕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朕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

治○簡○嚴○有○朴○實○藉○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  
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可○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就相因之理作獨見之論

商論

宋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  
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  
之過於周周之賢王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  
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  
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  
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探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  
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  
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之所以為天下

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辨。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狀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君。周公治魯。親之而

尊之。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之尊之。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特空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亡。為存。中國之亂。未有不起於治河者。商以河患屢遷。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則則民亡。於是乎治河者與避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不



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宋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此，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朕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朕至於桀紂而後止，其末

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  
効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  
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敵而遷都。未有不亡。雖  
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  
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敵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  
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蕪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  
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  
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如衛文大帛之別。何適而不可。不狀

雖樂土為墟矣。且此敵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  
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  
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  
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  
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周之東遷。以東諸侯不相維衛。而又有狄人之擾也。即鄭友為

能安故土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也不狀則周亡無日矣  
司○徒○亦○未○嘗○在○關○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過○狄○狀○秦○強○而○周○自○不○  
能○安○故○土○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也○不○狀○則○周○亡○無○日○矣○

六國論

宋蘓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  
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益失強援不能獨全故  
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  
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  
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  
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  
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生矣狀則諸  
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

負已判狀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狀。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効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草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送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六國送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用能制勝而無弊。

六國論

宋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

范雎以為憂狀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拆而入於秦，狀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唐荆川嘗論此文得天下之勢

秦本紀論

漢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  
 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似○賢○似○諱○竟成始皇始自以  
 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  
 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狀陳涉以戍  
 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  
 行天下秦人陰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  
 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

廣古今議論卷之七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有賢哉？其勢居狀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狀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延入關，百萬之徒，逃遁而遂北，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每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正秦，其實利之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雖川之北，殷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鉏耨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狀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狀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生論秦成敗千有餘言而斷之以此文字縱橫非但至論



讀秦本紀論

明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朕其割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朕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雖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以不嚴衣別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吳栢乱曰。余嘗謂始皇另有一種開關手段。當於古今帝王外。想其絕異處。此篇議論甚確。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明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也。其初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蕪仁懦。胡亥稚蒙。奸究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盛。治皇之不奉也。假令扶蕪不灰。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此後世儒者見扶蕪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蕪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

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廢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藜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剗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益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汰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知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肆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網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想見江陵學術。

兩漢辨止論

唐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止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  
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止西京者張禹止東京者  
胡廣皆以假道儒術伸其邪心徽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  
損蓋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  
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道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  
履願指而狀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  
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亂東京登用清流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  
獻之侵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止皆有陰騭之致非人謀

能元則但取靜曠者而相之。立土偶而尊之。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朕後為理耶。

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備極醜態。趙女云。若畫出來。真是醜。此輩兩目何處躲閃。

三國論

宋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以○袁○術○於○淮○南○謀○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進○討○烏○桓○擒○馘○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荆○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趙○雲○而○關○隴○平○其○規○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肥○師○卒○無○功○况○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以○奔○北○之○餘○假○荆○州○之○地○資○劉○璋○時○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

優於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後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狀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嘆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

林來公曰漢高自評劉項興喪正是此著

三國論

宋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卒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藉乘百戰百勝

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朕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象足以為笈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怠倦。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倘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若以

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略。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舉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逐於二表之間。困於

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不智者聰明之極也不勇者剡決之極也以不智智以不勇勇則智勇者屈矣此中全用忍力玄德知此然時有忍不過處伏波所稱高帝無可無不可智勇不當如是耶

魏論

宋蘓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為之惟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黔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



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  
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  
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朕天  
下。終於今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益。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  
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益  
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  
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  
而有謀。此不可以散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

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  
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  
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  
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  
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  
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使魏武力獎王室。以身下備。與權則漢桓靈之業。未必不復振。  
而魏武且為元勳也。其去三分天下。僅三世而亡。相去豈特尺

寸哉

晉論

宋蘓轍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咄。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晉之士患在不習事故。無以經畧當世。

晉書卷之七

七

隋論

宋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剗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恐去我。而後與之。故夫知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

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朕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脇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朕，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

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紜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惧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灰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

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而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世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狀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楊廉夫曰三千年間取天下最難惟秦與隋秦取天下於戰國之後隋取天下於周齊之餘二氏見取之難而守之愈急反以速亡即其亡之速亦夫有如一氏者也要歸於仁暴之異此論

可為有天下者之龜鑑

卷之十 龜鑑

唐書年譜

三

宋齊梁陳隋總論

明顧 覽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班。莫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止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晉天下。况勢方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耳蕩目。於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間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長。非無彼善於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文帝而尚衰於末路。又况其齷齪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

唐書年譜

三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侑之事宋有樂求成之  
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剝  
之兇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  
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同相殘孝元劫齊明之恐也殺君攘位齊  
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固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固  
不覆數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業肆惡於宋而東昏寶卷恣虐於齊  
者為尤悖後主極慾於陳而煬帝侈樂於隋者為益淫寶卷殃民梯  
突結綯固桀紂之赤讖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於其臣子業寶卷  
遠則委命於其敵陳後主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

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曠靈而揚日月若起死人  
而肉白骨若援斯世於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狀則為五代  
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  
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强庶乎其得之耳  
有近慮者必有遠憂豈獨權奸之竊取天下哉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唐論

宋蘓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海內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朕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



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夷讒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緜守三川，推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

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晉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

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迭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脇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

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狀劉蕡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泚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書卷之七  
謝疊山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唐論

明方孝孺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多好徵功於夷狄。故其氣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尤甚。皆太宗啟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虜。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蹊。嗚呼。

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彌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罷以剝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為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麗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遺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耳。後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焚之。太宗

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初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為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狀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梁唐晉漢周總論

明顧充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伏馬纂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為君者。自賊温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天下五禮。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嘗即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為君。梁朱夷人也。而為君。後唐晉黥卒也。而為君。周太養子也。而為君。後唐明宗有。四君而三。姓者。後唐有三君而二。姓者。周後。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



後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唐後又其次者十有二載也。周後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晉後至其變者四載而失矣。漢後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為惡之首，而舉兵入關者，唐同。一逆也。推其僂屈夷狄之罪，則敬瑭為戮之魁，而奉表契丹者，劉智。同一辱也。言之汚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數君無足錄者，弒逆之禍起于梁篡劫之禍，兆于唐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開

創于前，世宗栽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豈帝王自有真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燭火不容于不息乎。

讀五代史論

明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隘椎衺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甚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衙其州之民無不早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

其索金之一喉而食半也。元之再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讀宋史論

明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籍宗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蠲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髣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



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秦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襯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宋統似晉一語又增一辨端

金小史序

明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不免焉。于是犬羊之凌腥汗中國，偽楚假齊繼為子皇帝。趙氏百年故強，蠹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返居臨安，僅僅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于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

猶未厭也。送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馬當時士大夫號為橫經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君子以為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與。竈景亮三首以次授命于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為其竊據多矣。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槍和則罪貫與讐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

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古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為金所開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吏摘其興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為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古之為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林文恪先生嫌論張龍圖嘗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拊背。明說利害。抑何壯也。及

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于人主之心而禍成于讒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兵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

橫經講學與揮麈清談摠無與人國家事今日并無此二種唯知博尊官營幕索耳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八目錄

國勢

宗封

師服諫封桓叔

周左丘明

樂豫諫去群公子

周左丘明

封建議

秦李斯

治安策論封建

漢賈誼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漢司馬遷

六代論

唐李谿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宗藩議

明申時行

慶宗藩議

明周延儒

議慶王府收地疏

明蕭廩

請瑞王婚禮疏

明董應舉

兵柄

司馬九畿

宋王應電

宿衛

宋鄭伯謙

宿衛

宋史

宿衛

明丘濬

藩鎮

宋林駟

藩鎮

明曾承芳

論唐宋末季之兵

明章潢

論禁兵之衰

唐段秀實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八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國勢 宗封

師服諫封桓叔

攜李

張鳴弦刻木父  
張廷鷺西離父

參評

周左丘明

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清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哀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能久乎

祭仲諫封叔段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為之  
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申無宇  
諫楚子使棄疾為蔡公曰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  
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  
大不掉君所知也與此篇大畧相同

樂豫諫去群公子

周左丘明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彥所  
謂庇焉而繼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  
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議封建

秦李斯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諫是

秦太少息宗封之法總不外賈傳衆建而少其力一語



治安策論封建

漢賈誼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寇。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壯之為邪。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延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日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

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豬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王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執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已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止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止邪心。

千古不易之論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漢司馬遷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于齊。魚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也。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

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壯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

邊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茅鹿門曰畫次海內形勢如掌與五代史職方論並雄

吳彥深曰形勢雖強以仁義為本作史者不可不知○漢初同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唐初同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分土時勢

之異如此。

六代論

唐李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  
亡，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  
代秦漢興亡之繇，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  
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  
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業，實繇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庸于陵夷，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  
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為証，  
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若人有常，主士衡又謂五

等之國。國為已土。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  
思制若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  
寔事以養名。故為利圖物。又以諸侯享茅土。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  
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  
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  
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  
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是知五等之制。皆得善權。獨斷自立。卿相恣  
之。則不遜削之。則怨叛。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  
土狹者逆遑。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小制七國。

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  
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且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  
之患。人徒租稅。足以補家國之急。即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  
豈為此耶。元首又懲秦之敗。于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  
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  
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烏足賴哉。今郡縣或  
侵百姓。損實事。然而陞降黜陟。在于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  
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  
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

繁豈所以安上之國土哉

變封建為郡縣秦皇有闢除之力後世遂為定制二世而止豈以此耶立論甚確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繇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敢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



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爲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必有大者。爲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小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轉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扞城。然而降于

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桀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威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饋餉。負鋤耜。謫戍之徒。

國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

何能理乎。余入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允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由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益舒于田叔。

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斥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淋。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卒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殉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

厚古今論義 卷之八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人生於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林采公曰。封建變為郡縣。非自秦皇始也。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當舜時固已用官吏制藩封矣。秦制郡縣後難再易。然宗封終參虞制。非秦制也。

宗藩議

明申時行

夫眾建支庶以并王室大業。使食租衣稅。世世勿絕大恩也。載在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今更制易。則有紛紛亂約束之譏。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忍而坐視。則蠹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苟幸旦夕。不救衡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為破盈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後世之難。且千百此矣。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天子。其患在强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為列侯。侯之庶子絕無爵土。有去而為民者。有為民而復仕于朝者。自是而後無諸侯王之

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雜渙而不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騷然煩費矣。其後辨親疎之等。明甄序之法。袒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院。散居都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則必殺。茲非其明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利建宗子。以疆本朝。明惇睦之誼。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二百餘年。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故欲

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歛非減。而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為災。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休時。財力亦甚誦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網亦少。密業已困矣。而有司奉行條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搖手觸禁。資身無策。則宗室亦極病已。愚以為祖訓至嚴。而善推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予甚感。不數歲而裁為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

莫親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為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者。所以興其善行。而消其怙侈。使外有親賢之重。而內有凶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全而惡危。趨富厚而逃貧困。然今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自效者。有請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拙體也。猶願為之。彼擁有爵之虛名。而棄資生之實惠。其情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可體也。其當議者有三。以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

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為之限制。而能世世無弊者也。古者五世袒免。六世而親屬絕。至于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已絕之屬。猶儕于五服之親。則無等也。忍于親盡之祖。而不忍于親盡之子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為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為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大抵以位尊卑為之多寡。以世親疎為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封爵之當

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于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既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賞賦之間，田以為永業，令家自為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察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效，顧不可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為節，而法所以為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至罪黜而猶給之，與詔祿無別，非所以為懲也。自郡王至鄉君有祿已，猶同姓也。至諸儀賓得聯姻正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為節也。愚以為諸降庶人者，宜皆與絕封。庶人同法。郡主視郡王之限，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紓待哺之困，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

病民病宗室，弇州已痛言之，而措處周詳，未有過此所條三策善也。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正所以為宗室計，萬年之安乎。

議處宗藩

明周延儒

諸藩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敢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載在令甲有司緩視常賦湯不經心聖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食不足者十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處驗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窶貧之宗各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早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

廣古今議論卷之八 宗封

十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檀婚多以結勘延情怨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洪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雖踈逃其初一本耳以一本之親坐視飢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為制祿於何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為不瞻之資并論諸王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振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為生又難鈴束動輒環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衆則難權今則易處其勢固然則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闡葺不勝任者處之人自謂左遷無

復顧望依阿媵媼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二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是別出令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付之藩王即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薄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無已越關之禁安施臣以為必出自聖天子主張據玉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

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秩○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缺○望○之○意○矧○爵○漸○報○而○漸○降○漸○降○而○漸○卑○今○既○卑○矣○而○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冕○裳○而○手○捺○雜○作○寧○獨○彼○不○願○為○即○為○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為○甚○褻○臣○竊○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於○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者○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會○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臣○謂○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卑○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

獨○於○情○為○順○於○費○為○省○國○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為○民○之○業○即○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弛○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方○之○利○而○驚○情○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若○以○為○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逞○逞○作○奸○犯○科○有○司○一○譴○訶○之○輒○借○凌○虐○為○辭○諱○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習○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臣○以○為○竟○隸○有○司○降○之○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為○吝○有○司

之事權養遠宗之蠹習至於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  
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大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  
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俯  
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者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  
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  
效也今宗學中所與遊處者不過其宗之人耳相與溺於紕綺之習  
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欵起之資焉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  
其博極群書之劉安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  
肆於學宮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

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所不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  
天府漸摩既久怙侈奢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  
自勸即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其應舉  
似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臣以為儀  
賓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婚王室以為貴重不為祿謀也彼直  
庶民子耳有知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明知既無  
所覲而來自無所缺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亦無所傷臣終  
以為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

議減議用議制六有源委非空言之流

議處王府牧地疏

明蕭廩

臣近巡歷固原、勾理、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昌護衛千戶所，見在軍官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楚府牧養，歲費俸糧錢三千，隨查該所建設撥給綠田頃畝，孽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王府州衛，并無冊卷，但查係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斗筒城三百餘里，中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蕪不下二萬餘石，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收馬千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馱，此外別無科差，亦無

奪牧等因。臣惟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羣牧。蓋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遙設一所于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羣牧。乃尚被數百以羣牧之虛名。此于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牧者。不過四五百金。至于科差輕省。禁網疎濶。則為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其幾百千計也。此于利害又不相權矣。夫國家指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為虬蚶膏脂。將以考牧。而其實乃為逋逃淵藪。此豈聖祖錫予之意。又豈楚王節度

之宜哉。况臣觀海刺都地方。接連諸虜。密邇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刺。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域在戎。而其地利不在戎。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束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墮。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楚保其虛名。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以為該所牧地。不惟國家當牧之。以入兵餉。以毋養後患。在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餉。以豫杜後憂者。

按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官者張銳皆為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六科十三道諫臣皆執奏不可予武皇曰朕念親親其子之勿距大學士楊公廷和當草制念草制恐貽後虞不草恐忤帝怒遂引疾不視事學士蔣公冕亦繼去梁太傅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促制公即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令此土弗異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將不利宗社今王祈請篤朕念親親其子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武皇覽制驚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梁公以制詞感悟始信明主可與忠言耳

請瑞王婚禮疏

明董應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曲體親心。國家之禍多繇于倫理失叙。伏觀皇上之于皇太后哀痛悲思。歷歲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易月之規。內持服制。至久不渝。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顧臣念之。皇太后之愛子孫。欲其本支百世。麟趾蕃昌。至明也。皇太后之望陛下亦欲其一視諸王。早遂室家。以開千世萬世之祥。至殷也。今陛下于福王則愛不以道。繹騷三省。而不顧于瑞王。惠王桂王。則婚不以時。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豈皇太后意哉。若以內

庭守制家禮可緩。則諸王之服制至二月而已滿矣。若于外間所疑。陛下不欲與諸王與福王比。然亦何至乖其室家之常願。頓令懸殊如此乎。且婚姻時則生育遂。支庶蕃則磐石固。庶民之子未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陛下似欲子孫之少。人皆羨帝王之子孫。諸王親為陛下子。而室家之願不及庶人。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夫人年及則欲竇易開。情鬱則疾病易感。况諸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牖其心。無詩書以移其意。而年過婚期。鬱而不遂。萬一護視不謹。或有纖芥之過。上聞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即不然鬱而成疾。感而傷心。陛下骨肉天性。獨能忍然而已乎。

臣觀從古國家禍亂。惟闕于倫常者不救。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願陛下少垂聖恩。思皇太后愛子愛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有之願。蚤為瑞王成婚。為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禔。約制福府負役。無騷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咎患消。子孫千億。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

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皆有不可言之禍。識微之論。樂豫及此。篇。可以救裁抑之過。



國勢 兵柄

司馬九畿

宋王應電

九○灋○修○明○天○下○邦○國○自○是○平○治○因○時○有○變○通○故○曰○建○制○以○九○等○之○畿○  
 封○以○五○等○之○國○遠○近○大○小○各○有○封○疆○限○界○故○曰○以○正○邦○國○此○職○方○量○  
 人○之○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使○有○隆○殺○等○級○故○曰○以○等○邦○國○  
 此○宗○伯○行○人○之○事○司○馬○與○之○通○職○共○掌○者○也○賢○而○有○德○者○進○而○用○之○  
 能○而○有○功○者○賞○以○興○之○則○人○莫○不○作○起○於○事○功○司○士○諸○子○主○辨○論○官○  
 材○司○勛○掌○賞○地○之○法○皆○是○也○諸○侯○各○自○為○守○建○以○九○州○之○牧○立○以○要○  
 害○之○監○然○後○邦○國○有○所○維○繫○太○宰○所○謂○建○牧○立○監○也○為○三○軍○二○軍○一○

軍之制詰奸慝而禁之。所以糾率邦國。凡環人。匡人。擇人。皆其事也。制其連師等職。各以其所能。分以服食等貢。各以其所有。為王國所任。此亦職方氏之事也。列國都邑。皆有簡冊。以稽其人民車馬器械之數。然後得以用之。此原師之事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法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相安。而無外患之侵。此掌固司險之事也。制地。犬牙相入。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而使邦國大小相和。此形方氏之事也。夫畿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網之舉。而可施。故為九法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為階。故正名。分為先。異賢能。而後人心作。起於事功。故進賢與功次之。有王官。而後天下之政出於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奸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又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又次之。然不能治。其相凌。虐豈協和。萬邦之道哉。故比小事。夫終焉。此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軍旅祭祀喪紀會同賓客五者。國子之已仕者。司士掌之。故此未仕者。諸子掌之也。大事謂軍旅之事。太子於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惟所用之。惟太子之命是從。不

卷之八  
禮記

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甲兵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甲兵。使之陳力。就列。合於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之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甚容於冕弁之流。以從事於干羽俎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象侯之四矢。反弓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惟此則不與也。國政弗及。太子每事毋得專行。惟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罪。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諂。而有疑貳於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

外。居守之事。莫大於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為。尚使之習於武畧。庶幾臨變。故而無懼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於百官。同義。一則司馬於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主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非而疑聖經哉。

宿衛

宋鄭伯謙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即衛、而兵衛即衛、則皆統于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于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于司寇、司寇猶有可護者、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于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

兵則掌于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勢，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較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較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較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効。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効。宋朝有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

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耳。故嘗曰：是而致之，凡周人宿衛之制，莫不稽其功績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為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為惡，以亂中宮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庶耻之風。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

與。尚。王。之。顧。問。應。對。者。無。非。直。諫。多。聞。之。士。其。餘。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為。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君。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祀。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亦。若。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曼。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道。藝。猶。未。有。媿。于。宮。正。宮。伯。之。所。掌。

也。乃。若。西。漢。之。興。猶。有。古。意。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于。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効。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即。選。于。是。始。衰。自。期。門。羽。林。飲。飛。之。屬。反。隸。光。祿。勳。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于。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飲。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較。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

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較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欣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復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不可以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

反復辨論只數明統於太宰一語

皇朝詩話卷之八  
三三

宿衛

宋史

昔太祖誅季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  
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  
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  
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  
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  
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  
深即普曰臣亦不憂其叛然熟視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  
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繇耳太祖悟一日

廣古今義論卷之八 兵柄

三四





日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川兩無猜疑上下相

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張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崔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張西雖曰多積金錢擇便好田宅歌兒舞女飲酒相歡此宋祖一時權語後世仕宦便以此語作榜樣好官多得錢寔宋祖導之耳豈盛世所宜有乎

宿衛

明丘濬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即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于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即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為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一 三六  
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矣。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院學士白居易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聞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宋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彥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彥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彥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先是景祐中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公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陳竇之禍皆謀之不足也。

都知押班保舉不稱者同罪一設尤妙

藩鎮

宋林 駟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于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因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于軍鎮城戍之兵。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此其為藩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矣。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係廢興大鼓。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折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折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促曰城曰鎮。大

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陽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建封而為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必交爭。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為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蓬勃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

慮三四。成肱髀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漢。而變狀已不在它時。何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寔為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走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為。夫孰有不可為哉。士卒得以陵偏俾。偏俾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于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

不置于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于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重歛虐民。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史弗之問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加平章。增以雁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為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以過乎。頓亦一點虜耳。黠貨淫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為判官。其縱之不以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絲代德姑息之過也。至憲宗削平諸藩。方有秦阿出匣之狀。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殛之。何不可者。而乃給之以賞。貫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宣慰。河此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于假王之時。而生于雲夢之偽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蠶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說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終始也。

極言藩鎮之禍。推見至隱。而造語鋒鋒。

藩鎮

明曾承芳

立國之道莫先懷根本之慮。明輕重之權。決制置之機。不得其慮。則  
 回循。或至於養禍。不得其權。則倒持。或至於生災。不得其機。則偏廢。  
 或至於釀亂。若此者。是非所以抑奪強大。削平僭亂。統一內外。維持  
 上下也。明主則浚根固本。有慮。居重馭輕。有權。制服處置。有機。慮發  
 于未萌。權抑於方動。機裁于既發。是以防微杜漸。暢大畜難。蒙孽不  
 作。而專恣無繇也。愚讀唐紀。嘗美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而府兵  
 之制。遂為一代良法。今觀其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  
 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在京師者。殆五百。則所以明輕重者。

至矣。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所以固根本者至矣。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天下無事，則放兵居內，則所以一制置者至矣。迨府兵法壞，而藩鎮之禍遂與唐終始焉。考之開元十道置使，遍于邊陲，而國家無强大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祿山有肆掠之漸。傳及至德，則將帥節鉞狗之行伍，不問賢否，惟其所請。河東得以殺鄧景仙而立辛雲京也，絳州得以殺李國禎而推王元振也，行營得以殺荔非而推白孝德也，李懷玉得以殺王志玄之子而推侯希逸也。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興元嗣之則李希烈得以自帝，田悅朱滔李納王武俊得以自王，掌握在手，一不如志，則相顧而起。

傳及長慶，則朱克融縱於盧龍，王庭湊擅于魏博，史憲誠擅於成德，方命自立，天子若綴旒然。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懿僖嗣之則李昌國自稱大同節度，王建自稱西川留後，董昌自補於石鏡，李克用專殺乎文楚，嗣是昭宣則號請難者王行瑜，而殺丞相李谿者亦行瑜，稱爵岐者李茂貞，而迫犯京師者亦茂貞，表幸鳳翔者朱全忠，而授手于蔣玄暉者亦全忠。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積弱之後，將推之大壞，極亂而無所紀極矣。然而踪跡未敗之先，豈無可制之端？吾觀永徽之初，名雖殺而職未加重，景雲之際，權雖專而勢猶可反。開元之前，文武迭用，官無久任，職無遷授，權無專領，貞觀故事猶



有存者是藩鎮之可制者一也。廣德之時，安定割平，河北賓服，子儀一用諸侯奉法，是藩鎮之可制者二也。德宗初政，慷慨發憤，罷却貢獻，淄青感動，頒賜錢帛，正已羞服，太平之治，將謂可見，是藩鎮之可制者三也。憲宗即位，平劉闢于西川，平李錡于鎮海，楊惠據夏州，則平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平之，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陰景獻，李師道以沂密海獻，烏重胤之在橫海，又以支郡屬刺史，是藩鎮之可制者四也。武宗用德裕之言，遣重臣往諭河朔，命以出兵，靡以厚賞，王元逵何弘敬張仲誠之鎮，素稱跋扈者，激厲爭進，李回宣慰橐鞬郊迎，卒受澤潞之勲，是藩鎮之可制者五也。顧慮多曰，循權多倒持機

多偏廢，有可制之端，而無能制之人。都督帶使持節，一壞于姚河，劉仁軌節度，投鉞置使，再壞于幽州，薛納此則高睿二君之首，篡也。玄宗不守素志，募曠騎于宿衛，置長征于邊境，蕭嵩牛仙客不勝其寵，而遙授以啓，蓋嘉運王忠嗣不勝其愛，而兼領以設，祿兒倡亂，河北不支，此則玄宗不能深根固本，以養禍也。安史既誅，為代宗者宜解罷節度，收掌兵權矣。乃苟冀無事，懷仙承嗣，薛嵩分鎮諸州，僕固懷恩得以意而授節鉞，養寇自封，河北再失，此則代宗不能居重馭輕，以生災也。淮朔既誅，為穆宗者宜瓜分其地，以恢舊宇矣。乃謂天下已平，從蕭俛之請，即銷兵棄甲，溺于晏安，而崔實杜元穎輩又恬不

之省遂激成克融之亂河北三失雖有武宗明聖無補僖昭之不道此則穆宗不能制服處置以釀亂也况謀臣策士披靈讜諤指陳時弊類多可用在安史未叛時則有張九齡之諫仙客批祿山也而張說林甫募長兵杜邊障之說已入矣在安史既誅時則有郭子儀力請罷兵切陳蕃將也而僕固父子分黨自固之說已先行矣在河北再失時則有李泌府兵之議陸贄關中之說也而姚令言不泚之禍已慘矣在河北三失時則有裴晉公之處置李德裕之草詔也而河北之變已深矣太阿倒持威令不振乃使胥腕一僚者自作罪言原作十六衛悲夫雖然同此藩鎮也盧杞相則河北再禍德裕相則三

鎮從命崔佑甫進則淄青梅恨蕭俛用則劉從諫益驕是蓋視將相為輕重腹心之任較之河北之寇不同也唐之藩鎮與唐終始亡唐者豈藩鎮哉甘露之變興則師尹失權擊毬之禍起則元首弗尊開州之駕行則腹心無寄牛李之明分則羣僚首禍朝廷之內可憂何限而何暇乎藩鎮哉是以推本而論之人皆曰開元十三年命將從宿衛為亂之始吾則曰開元二十四年用李林甫為亂之始人皆曰天寶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為亂之階吾則曰開元二年以高力士為右監為亂之階智者觀事未見自知所從來之漸云

亡唐者豈藩鎮推原禍本可謂識微之論

論唐宋末季之兵

明章 黃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割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揚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士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擅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藝祖太宗以

兵革削平海內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  
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目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  
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此則潰于河北援京城則潰于京城于是  
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于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  
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  
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  
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直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  
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  
也夏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下戰自潰於是

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  
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  
也  
因循苟且四字敗乃公事賣降非民也將也倒戈非民也兵也  
嗟乎不能得民安能將將將兵耶

原古論語卷之八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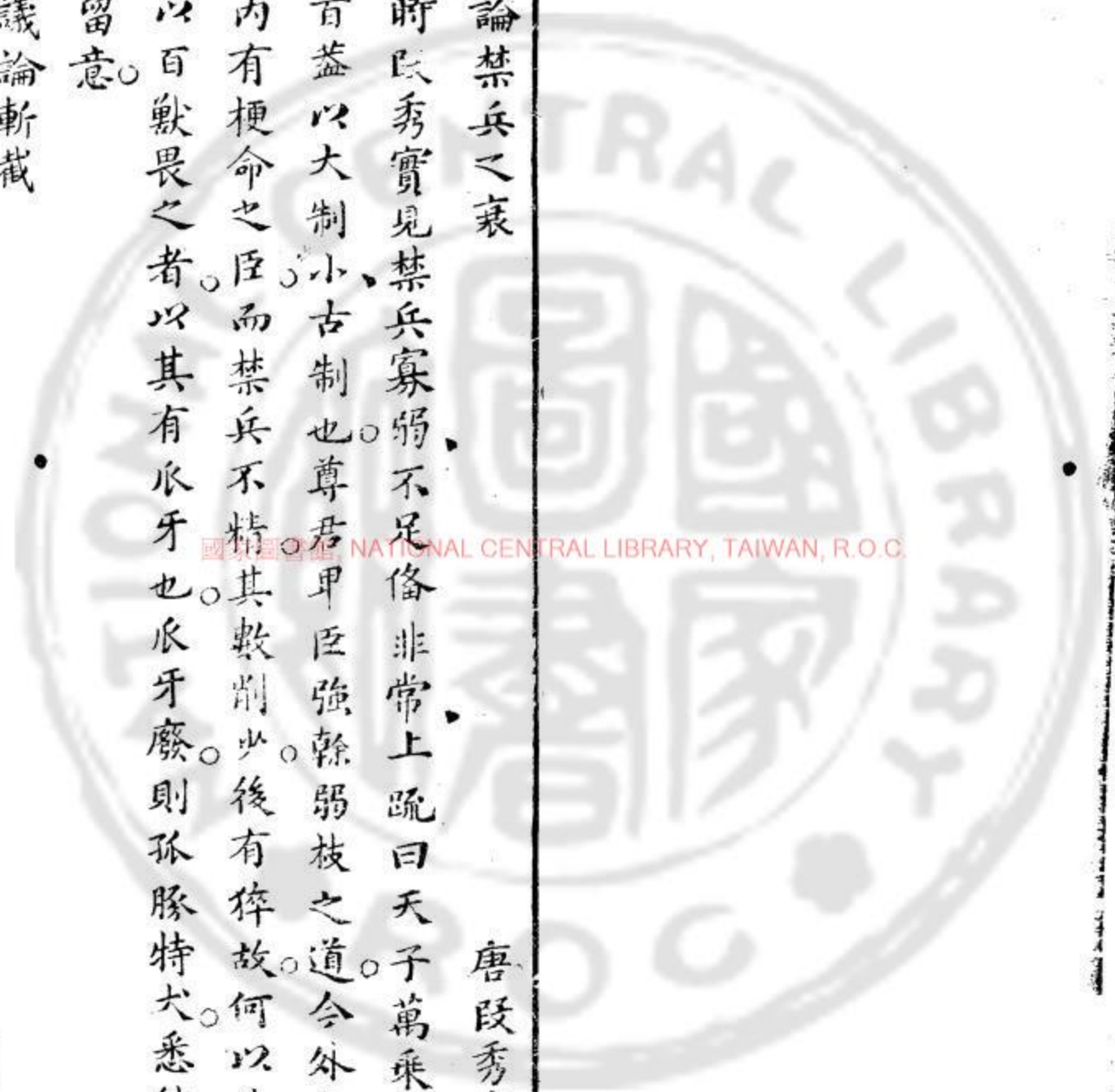
論禁兵之衰

唐段秀實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虞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議論斬截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  
一  
各  
書  
名  
者  
卷  
之  
八  
四  
十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九目錄

國勢

大臣

信任大臣

宋蘓洵

任腹心之臣

宋蘇洵

論霍光

明丘濬

奏楊素疏

隋劉昫

劾嚴嵩十罪五奸疏

明楊繼盛

外戚

為秦王論三貴

魏范 雕

外戚論

明瞿景淳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 向

論霍氏封事

漢張 敞

論竇氏賓客

漢第五倫

奸雄

八奸論

韓韓 非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宋蘇 轍

論杜欽谷永

明鍾 惺

論魏武遺令

宋司馬光

論荀彧

明鍾 惺

論趙普

明楊 慎

辯奸論

宋蘇 洵

佞倖

佞倖傳贊

漢班 固

五代伶官傳

宋歐陽修

佞倖傳

元脫 脫

宣宗不假羅程以沐

唐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漢毋將隆

論伯榮封事

漢陳忠

議王毛仲婚

唐齊幹

廣古今議論卷之九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鴛湖 陶學琦汾儒父 參評  
張廷鷺西雛人

國勢 大臣

論信任大臣

宋蘊洵

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我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却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



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絕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絕墨之內也。

張大玉曰。切中情事。

任腹心之臣

宋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句踐有

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樞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也。或曰。機者

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不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

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謀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若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挈一機字作數折。語如貫珠。生人殺人而後可。此豈易事。必須桐宮伊尹。負扆周公。纔克堪此。不然權輕。權重同一轍耳。

論霍光

丘濬

君元首也。宰相則君之股肱一體也。人君平時則賴以佐治輔德。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萬世不易之經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主威權已出之日。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宰相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持國柄。世世不易。以至于潛移國祚。其禍益地于此歟。

奏楊素疏

隋劉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佞士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篡之于易世，卒殄漢祀，終傾晉祚。使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

末二句冷語妙絕

劾嚴嵩僭逆十大罪疏

明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家○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賊○嵩○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嘗○劾○之○矣○臣今再以賊嵩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後代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

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威者。是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擅票本之權。遂竊威福之具。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也。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也。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威。

上之罰。賊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謀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

漏洩所以旨意未下。滿朝先知。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其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為兩廣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巖效忠。冒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巖鵠襲替。鵠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夫效忠巖鵠。皆世蕃子也。隨任恭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

功。冒濫錦衣衛官爵。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罪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



之血戰。大一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劫。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可得專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事私則凡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

降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善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人。

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自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勲者雖貪如盜贖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若罔聞者何哉蓋曰皇上待臣下之心皆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又入于至神

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一切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故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款款之聲遊觀燕樂之為以及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塞天下之言語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

本文華傳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人。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厥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亦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悞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

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咬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連路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矣。意嵩握重權。諸臣從。史固不足恠。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

之深知宜深詆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懼嵩之毒。凡事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於皇上不可謂不負矣。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剴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嵩之顯惡。一若不能知。又若不能去者。此不過姑曲全大臣體面以待彼之自壞耳。不知嵩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不除哉。

李卓吾云。椒山以此二疏遂得死所。亦以二疏竟得不死所。真是具十二分識。十二分胆。十二分才者。

國勢外戚

為秦王論三貴

秦范睢

應侯為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  
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  
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止今國  
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  
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獸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  
人誠與獸獸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獸為羸則已稱獸為羸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

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以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逆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外戚論

明瞿景淳

三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臨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拜。未聞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芊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為穰侯。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襲秦之謬。高帝封呂后父為侯。兄澤弟釋之。則相從征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薄昭而竇廣。國輦乃以。為絳灌。擇師傅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馮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母后異弟田蚡為侯。衛后弟青。姊子霍去病。皆為將軍。馬恩始濫矣。元成以後。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柄

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侯者數人，而宏興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舅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而鑒諸往轍多矣。至竇憲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憾哉。唐以太宗為君，長孫為后，防貴幸，裁賞賚，貞觀時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私艷。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階召反虜，以至武韋諸族，一旦同兩楊氏受戮，黜類不遺，孰為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汲自裁抑，怙勢犯法，繩以重刑。若杜審瓊、曹佺，以畏慎寡過，自保厥終，而王繼勳之豪傑，繼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

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禍也。嗚呼！為外戚者何樂而不為自善之計。為母后者何惜而不為門戶謀。為人君者何取於目前之寵愛，而不為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收其權，抑其勢，無假借以長其僭悖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帝處馬廖可也。眷念謹厚，不用為相。如孝景帝處竇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文帝處薄昭，宋太祖處王繼勳亦可也。若王氏赤族，梁竇韋楊之誅，則無補矣。為母后者，恩厚戚屬，保全始終，為文景武太后及邛成后幸矣。無已，則為馬后之詔，止封爵。無已，則為鄧后之開弟教。學為外戚者，辭避榮寵，如馬廖之辭位，以特進就弟，其宦也。自處謙

柳如竇廣國不敢以富貴驕人。其次也。蔡瘁自效策名立勳如衛霍之征伐匈奴。又其次也。寧為不樂外官之郭崇仁。毋為專恣之田蚡。受遺諫諍之長孫無忌可法。而詐逆之上官桀之不可法也。

按洪武中上遣封外王父陳氏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宋濂謂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當降禮不可服。永樂中駙馬梅穀畜養凶命陳瑛乞正其罪景恭中都督汪全恃戚畹奪民田朱英劾之詔歸田于民天順中外戚孫氏為其宗親求恩澤上謂李賢曰孫氏有何恩于國家濫受賞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典吾不能救此固英廟賢明實則張太

后裁制之力也。成化五年錦衣指揮周或劾聖夫人劉氏求田庄數百頃給事中李森上言畿內之地有限戚畹之欲無厭一旦奪之小民何以為生弘治中外戚張氏欲併民田尚書周經謂朝廷待外戚過于宗親恐生後故主事李夢陽上言謂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上陵下迫勢將必潰一旦法行陛下難以保全宜及今慎其防閑亦杜漸剪萌之道也。歷按國朝禮遇外戚雖隆而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威而陽激。下失臣道所致也。書曰。臣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屯。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闔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淫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

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伊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簡古

論竇氏賓客

漢第五倫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歲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士大夫不可不讀。  
無志之徒更相販賣說盡蟻附蠕動一輩。

國勢 奸雄

八奸論

韓韓 非

凡人臣之所以成奸者有八術。一曰在同林。何謂同林。曰貴夫人愛童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林。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也。此皆俱進俱退。俱應俱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

廣古公義論卷之九 奸雄 廿

人王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穀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辨言慶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蘇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辨說為人臣者求

諸侯之辨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惧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剝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成奸。世主所以墜劫失其所有也。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宋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知明於天下之情。不先知明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救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取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

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君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惡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說。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

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小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杜欽谷永

明鍾惺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為王氏起此議。至召見悲曰。君休矣。吾且思之。則王氏專恣漢非遂不知也。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蓋以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故也。於是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閑掩其目。以制漢之救。嗚呼。若欽永者。真千古小人奸媚之尤者也。

此等眼目。直踞高岡。

論魏武遺令

宋司馬光

司馬光言于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曰。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于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荀彧

明鍾惺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覩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寇。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或有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

命○或○儼○然○身○為○漢○臣○此○或○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或○而○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為○周○文○王○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或○之○意○侈○而○勞○也○

趙普

明楊慎

宋之多奸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又遼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媚嫉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知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地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

辨奸論

宋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

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

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玉露云。介甫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奸慝處。愚竊以此非其奸。乃其奸之盡處。分香買履。雖鬼蜮。歲頭匿面。然其氣寔已索然。

國勢 倭倖

倭倖傳贊

漢班固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崩通說而喪三雋。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志不終而詐售。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晉。繩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暨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內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繫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遠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倭倖傳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西華曰西漢之文妙在簡古此篇歷舉禍敗無多語令覽者  
爽然

五代伶官傳

宋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所  
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  
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吾以歸梁此  
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  
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  
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叛君臣相顧不知所歸



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憊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因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哉。

史遷論贊中得意之筆

佞幸傳

元脫脫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啟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劉明之王亦有佞幸焉。劉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孤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彌德。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劉明之主也。

此篇不說庸暗。却說劉明。此輩所移。美正在劉明。管大夫所以致嚴于害。霸晉穆伯所以逢回于賞。佞也。

劉明之主亦有佞幸。千古妙論。謂此輩吾能馭之。無足為害。就知

其害正在細微。忽畧處人。主當謹始慎微。弗徒恃其剛明也。

宣宗不假羅程以法

唐書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汝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漢毋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身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畀之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設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廣僭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斬截

論伯榮封事

漢陳忠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禮上僭，侔于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待，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坤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

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夫。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絲。帝。命。王。事。每。決。于。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常。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肯。不。獨。說。伯。榮。假。威。以。逞。而。二。千。石。長。吏。邪。媚。醜。態。亦。畢。露。矣。

議王毛仲婚

唐齊澣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毛仲為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比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于明皇曰。福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為之。恐後成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論叢 卷之九

三七

廣

議

論

叅

第五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之十目錄

國勢

宦官

求直言極諫對

唐劉蕡

論歷代宦官

宋林駟

逆宦王振罪狀紀

明汪道昆

逆宦曹吉祥居亨罪狀畧

明李賢

論逆宦汪直淫刑疏

明商輅

請急除逆宦劉瑾疏

明林俊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 漣

分處媚璫罪狀疏

明瞿式耜

論織監疏

明周起元

議毀三朝要典疏

明倪元璐

詳東林黨疏

明倪元璐

泰交議

明方逢年

論留中為內批之漸

明陳繼儒

中使議

明趙維寰

論本朝內官之善

明陳 建

終

廣古今議論參卷之十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攜李

褚連時青還父

參評

張廷鷺西灘父

國勢 宦官

求直言極諫對

唐劉 蕡

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患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胸於蕭牆奸生幃幄臣



恐○曹○節○矣○覽○復○生○於○今○日○矣○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  
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今○  
公○卿○大○夫○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  
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遠○足○以○箝○直○臣○之○口○  
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思○欲○盡○其○意○則○有○害○成○  
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昔○漢○元○帝○即○位○  
之○初○更○制○七○十○餘○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奸○兇○  
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搦○柄○也○今○陛○下○何○  
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而○憂○其○所○宜○憂○

時○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不○敢○取○李○邵○慙○憤○曰○劉○黃○  
下○第○戒○輩○登○科○能○無○厚○穎○乞○回○所○授○以○旌○黃○直○不○報○余○謂○此○即○  
李○邵○之○直○言○極○諫○策○矣○



論歷代宦官

宋林駟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  
 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流源之論君子不  
 可不究也攷之成周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  
 人王之王內五人一以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  
 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于此漢初  
 猶有古意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禁關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  
 宦官猶知宰相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  
 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然以

于此處看  
出格  
心之  
微甚

廣古今議論卷之十 宦官

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頭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言其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西漢之制侍即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之流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即省皆為黃門之廬別

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于外朝矣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閨牖房闈之任曹節王甫無所畏忌竇武陳蕃謀泄殞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于是危矣夫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瓘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于南衙樞密之權甚于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回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籍

上下千載原威棄政溥失如觀指項標紋

李全忠以族之唐于是乎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已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然不持此也張守忠以役夫弊于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五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觀傅堯俞奏樞密

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內侍留後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當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竄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誥詞劉敞不撰惟簡誥詞蘇轍封還足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察于樞密丞相復受察于臺諫給舍祖宗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

真可  
實時  
盡如  
非舉  
何憂  
典兵  
預政  
印令  
人益  
思呂  
強張  
承崇

次而官吏悉廢置募兵用師救于其口威福柄令出于其手而祖  
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用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孺又言  
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  
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  
聞者為之發慚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檢度之任反不若一  
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梁師  
成檀文柄於內以預政為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  
禍固蔡京王黼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天下大勢在將相漢以貂璫管中書樞要是官官竊相之柄也唐  
使貂璫觀軍容是宦官竊將之柄也人主大權在兵刑漢自桓靈  
以來有黃門北寺獄宦官得以專刑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  
尉宦官得以專兵也馬得不趨於亡哉履霜堅冰人主當知所戒  
耳

逆宦王振罪狀紀

明汪道昆

正統己巳七月壯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王振不與大臣謀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欽天監正彭德清字瑾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耶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曰縱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至土木我師敗績車駕北狩振雖寸鬻赤族奚足贖誤國辱君之罪哉先是張太后與聞國政三楊輔弼事皆處分政治清明及太后賓天楊榮已逝士奇堅臥不出楊溥孤立無朋於是政權悉歸王振同一閹武也王振得以三級遷紀廣天子僅以一杯

勞井源。寇履何倒置耶。均一廖謨也。二楊擬以因公坐死。王振乃以對品降調。政柄何旁落耶。而戮侍講劉球。繫大理少卿薛瑄。囚御史范霖。揚球十常侍之威權。不恤於此矣。當時麓川之叛。朝議以遠夷不足較。王驥阿振意。啓募西南。反側朋興。鄧茂七反于閩。葉宗留反于浙。雲貴苗獠乘時竊發。以致乘輿陷寇。振之罪浮于直瑾多矣。所憾舉朝奴顏婢膝。而尚書徐禧。侍郎王佑。尤小人中之窟下乘者也。向無薛瑄之不私拜。李時勉之不加禮。陳敬宗之不往見。孰為狂瀾中一砥柱耶。

國家閣宦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天子早朝晏罷。日御便殿。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宴安。是懷大臣不得見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故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手惟命。莫之如何矣。



論逆宦曹吉祥石亨罪狀略

明李賢

英宗光復寶位亨吉祥等貪天功為己力假奪門迎駕之績以欺天  
聽誣迎立外藩之說以報私憾遂使社稷元勳僅以意欲二字成獄  
其逆謀不軌向非禿亮告變朱曹之天下未可知矣後英宗一日  
從容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  
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  
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亦豈可奪幸陛下福慶得成其  
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也  
蓋此輩絕無謀社稷之心不過貪圖富貴以陛下為孤注而已是

故為君父者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以犯首惡之譏  
快○心○之○論

上逆宦汪直濫刑疏

明商輅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  
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  
仍而民無離叛實繇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  
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較提拿職  
官事皆出于風聞幕夜搜簡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  
畏内外文武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舉皆不安于職士卒不安于  
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  
斷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古今論衡卷之十一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遜呆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宮念咎弭灾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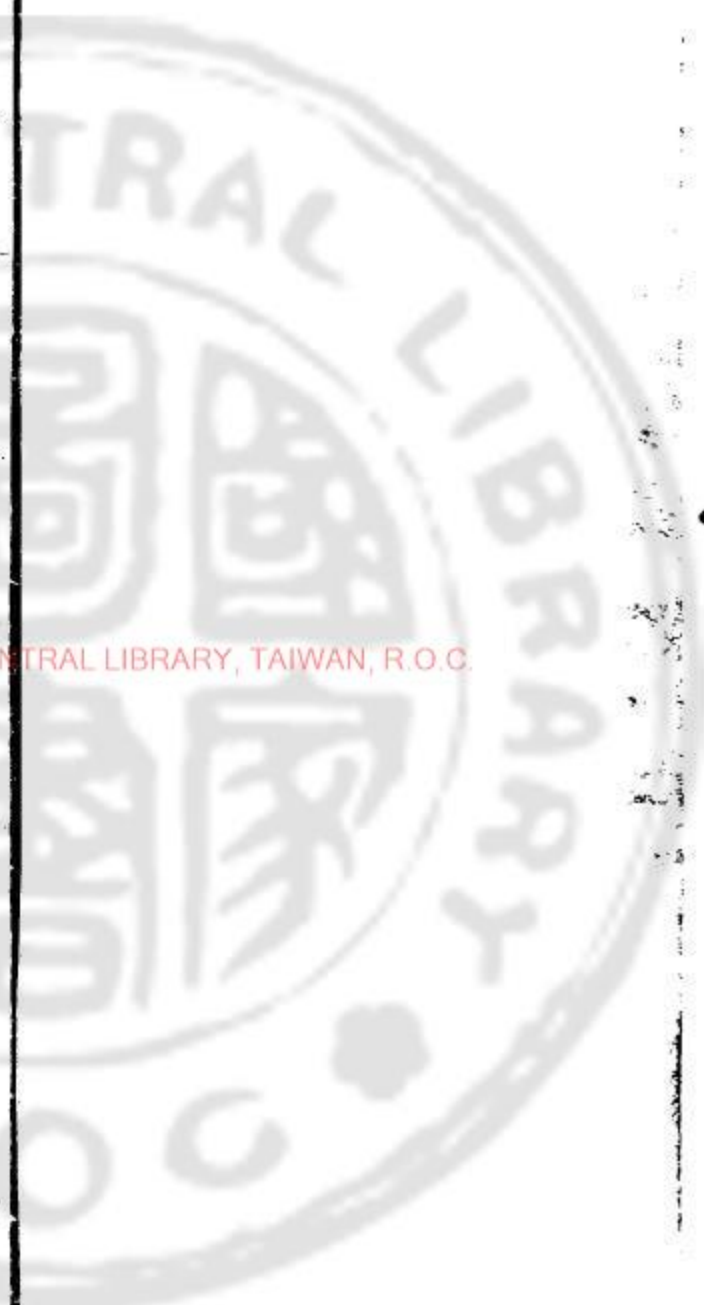
旨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繇于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竄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矣。  
既切直復詳婉。得大臣告君之體。

請急除逆宦劉瑾以禦大亂疏

明林俊

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陳弘志如宗慶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允可以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為帝之副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國家成法制于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于

廣古今義論卷之十一 宦官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忠、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其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立。又且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劉

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其翼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官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罵唾騙索，任情中傷，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錢，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赫財逼余

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自○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繇○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究○某○軍○。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較○聯○絡○。觸○眼○無○分○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刮○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較○。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因○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而○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因○劉○瑾○指○差○勘○事○剝○削○而○致○。湖○廣○盜○賊○之○起○。因○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

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較○。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因○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而○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因○劉○瑾○指○差○勘○事○剝○削○而○致○。湖○廣○盜○賊○之○起○。因○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

匱竭而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因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寧安天苗等蠻賊之起。因劉瑾之庇揚友及剝削匱竭而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因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而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共誅劉瑾為辭。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天下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評毀謗。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剷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殿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之主也。瑾恃虐召亂。猶敢肆無忌憚。誣謗先帝罪。豈

心肝肺  
騰之言  
奏疏至  
此而人主  
不為  
動誠我  
不可  
不為  
之意

容于死哉。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為報。顧若搦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郝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宗社至計哉。

想見此公對笏讀彈章時。真無愧強項矣。○國朝奏疏中第一篇文字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 漣

忠賢原一市井巨賴入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典矣。臣請揭其二十四大罪言之。昔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冰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徑自內札，不相始會，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哉！大罪

唐古金諫語卷一 宦官





一也。如舊閣臣劉一燝、冢宰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奉御手著定大計，嘉謨昌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磷玉以贈其行，何親於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至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忠賢一則辱而迫之去，一則陷之

削籍去。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宸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若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一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益，鄭鄴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而忠賢之怒難饒。

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允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是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即安亦不可

謂無微功。至于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肯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大罪十一也。自是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且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藝朝廷之名器矣。大罪

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然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負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又伍思教胡道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擊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恚，大罪十六也。而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

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而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儵不肯殺入媼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而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

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何○如○王○大○罪○十○九○也○其○最○可○異○者○東○殿○原  
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  
陷○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殿○汪○直○之○僭  
忍○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其○尤○可○駭○者○東○首○未○靖○內○外○戒○嚴○東○殿○訪  
緝○何○事○前○韓○宗○功○直○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  
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為○奴○首  
首○功○之○主○矣○其○蕪○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都○場○深○計○不  
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其○更○可○恨○者○王○者○守○在  
四○夷○祖○宗○制○不○蓄○內○兵○忠○賢○謀○同○奸○細○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

黨○交○互○盤○踞○其○間○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  
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  
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  
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至○近○日○忠○賢○進○香  
涿○州○擊○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  
為○違○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  
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視○為○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  
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大○罪○二○十○三○也○自○昔  
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

廣古今言 卷之十一  
二十  
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  
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此尚可養。庠兒于肘腋間乎。此  
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等逆跡。皆得之邸  
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伏乞 皇上勅下法  
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事例。正法以快神人  
公憤。其奉強容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  
中。其傳應盛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  
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

指列逆璫罪狀。志激氣揚。肝膽欲裂。鬚着戟張。大洪先生真千  
載一人也。

分處媚璫罪狀疏

明瞿式耜

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一節之羞。見擯有道。皆可飾說。自解。獨至媚璫。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甚矣。然就中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七年章疏約略言之。有純乎阿奉為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成。不得不從眾為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帶諛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諛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者。有雖此稱頌。而詞意淡泊。僅取塞白。以免誅求于一時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即此攸分。臣愚謂皇上宜將一切紅本

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情屬可恕其情屬難寬因其稱  
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閑住或准其自陳姑養廉耻或免  
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于聖主之無苛政無逸法而寬  
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時而  
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皇上維新之意乎

媚璫終身不可對鄉閭一語令此輩羞殺○媚璫者尚堪供職  
乎姑養廉耻未免憂疑特以此愧其心耳

論織監疏

明周起元

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改造此三役者即江南之所竭出而  
還以自竭者也皇上龍飛初御備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  
誰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澣衣焚裘往事以減損山龍黼黻  
之大觀乎顧朝廷舉動每有奢而不度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  
每有以公營私宜塞其弊竇者頃者織監李實擅自糾參有司變亂  
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為典衣而忠于職耶抑為盈索而便身圖耶天  
下人知之諒皇上不難知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駁外今職仰稽舊  
制一採輿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桂潘士良臚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

禪于窮筭者陳之望。皇上採擇焉。至于假參劾以竊弄成福。議屬禮以顯肆恣睢。則又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為不平。而該盜亦自悔其謬妄。不待職言之畢矣。此先生殺身禍本也。然已千古如生矣。

議毀三朝要典疏

明倪元璐

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棄蕩平之至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蕪行。而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之初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立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罪



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置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闡聖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曰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

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未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

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瑞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

寧無日然逆璫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銀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指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闕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骨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事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趙鈍叟先生題逆案云前無要典後必無逆案逆案者要典之

報身也。此段語乃雷州來路歸路。立朝人不可不知。

辨東林黨疏

明倪元璐

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邱抄見。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入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崇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冕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矣。今盡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倂借。而必不可不

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從前被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

摭出諸人心事

映絕

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為李郭之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邱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恠。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閃閃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

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當誅在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節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

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明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曠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予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

辨駁妙絕似昌黎諱辨文字

泰交策

明方逢年

陽之象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蛟龍翔、鏗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擴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妬雨、峭壁崩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人輩也、不宜昵之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微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睚、而必與外為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之所無借、而內不敢以外、睚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內為嘗、惟外而內

之則眾正安于誼之有所託而外反足以懾內。此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絕陰以徼絕順以君子絕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為陽順化為健小人化為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日與帷幄諸臣講求致泰之術所作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同心一體立綱陳紀為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至于內監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聖永遵載觀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肅皇羅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于前保鯨隨覆于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敬天勵精

法。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園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太平乃邇來天聽之寢高也。中旨之頻傳也。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暫旋也。言官重之則削秩也。輕之則奪俸也。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齒于奧窔間一巨璫大蠹矣。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昔之蠱惑其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勾臚肅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煖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囁其黨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緇帙遙披牙籤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誓。幸蓮炬頻分渡弘文館

更番宿直之典察采亦克署也而箝口監謗直欲人為仗馬轅駒  
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勅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閣封禪已竭止宜泣  
衣惜歲胡潛營董賊之郿塢時事當規正頃擲硯悲陳何笑逐韓媽  
之金彈穢已盈於中常侍而任金冶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勲未著於  
大長秋而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陰憲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  
動并部院卿寺擊俱不動矣公䟽弗省卑䟽弗省併閣臣揭帖亦弗  
省矣甚且奪勲臣之樞族部郎之杖鷹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安大  
下搜亡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為鷹條之在手在諸臣深虞夫急盡  
之攻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遭國狗之瘳矣所望復

陰無憂馮河致決破色承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于常朝外復內  
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  
政做先朝于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紜祛題竄之  
稽滯防邱報之漏傳乎或事辭有當裁酌做先朝于左順門出諸  
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  
不几陰票擬之權杜內批之漸卑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既合做  
先朝頻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載珊輩感恩終身不忍言  
去寧不足回懸車之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披忱  
轉喉觸忌做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不足



挽削籍之恠抑 駕帖之橫霽 廷杖之威乎 諸如此種 善政皆  
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 蓋惟外其內 內其外 審異以致同 而後上者  
下下者上 常通而不隔 機有逆之 而乃以順者 此類是也 先機而發  
如養繇基 矢未抽而猿已號 隨機而應 如猿善博 矢而中以括 倘後  
機而救 不為飛衛之捍棘 則舍齒鏃 無法矣 矧 先帝堯舜之訓 煌  
煌猶在耳也 字內豈無人 寧有薄視士大夫 而覓臯夔稷高于黃衣  
闕尹之流者哉

字挾風霜

於黃衣闕尹之流 覓臯夔稷高 當令人主失笑

留中為內批之漸

明陳繼儒

國家之患 莫大於內批二字 無論他朝 即如韓侂胄 日夜謀去趙汝  
愚 問計劉敞 敞曰 惟有用臺諫耳 侂胄問 若何而可 敞曰 御筆批出  
是也 侂胄然之 遂以內批拜給事中 謝深甫為中丞 又內批以其黨  
劉德秀屬 深甫為御史 繇是劉三傑 李洙等 牽連以進 言路誹斥 正  
士 閏月內批 罷朱熹矣 十二月 又內批 罷彭龜年矣 一日 史彌遠入  
對 請誅侂胄 皇后楊氏 素怨侂胄 因史彌遠 懷中出御筆批云 韓侂  
胄久握國柄 輕啓兵端 使南北生靈 枉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 遂  
殛殺于玉津園 王柎以韓侂胄與蘇師旦 首至金 金主璟 御應天門

備黃麾立伏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冑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叅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叡妙者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中使議

明趙維寰

辛未之秋東事告急一時邊臣觀望廷臣愕眙皇上徘徊四顧幾一人任事不得而中人輒乘其間願為陛下累尸邊野上因而任之勅持尚方劍徃督東軍未幾命且再三下自戶工二部以及山左右宣大茶馬無所不遣上蓋明知諸臣之必囂而示之必不可回之勢以杜其囂也于是大小諸臣不爭不能力爭不敢而徒躊躇焉抱隱憂于杞漈嗟乎二正之有振瑾也天挺世廟起而更其轍天啓之有逆魏也天挺皇上起而障其瀾世有聖明而釐昏庸之弊蠹者詎有後聖而更前聖之貽謀者哉是諸璫之在先朝禍雖

烈而無足慮。其在今日禍雖不烈。殊可虞也。何以知禍不烈。上之  
 莫武固足鎮之。且逆魏之竄。轍未遠。此輩猶有所憚。而不敢逞。然正  
 以憚不敢逞。而可虞滋甚。則積薪厝火之說也。夫論官惟賢才。唐虞  
 夏商皆然。封疆有急。廷臣不任。邊臣不任。中人任之。而復不許將  
 誰任乎。上此舉未為非也。且節甫輔國士良。闞也。呂強張承業。獨  
 非闞乎。振瑾送魏闞也。懷恩金英輩。獨非闞乎。而外臣之以竊權敗  
 以黷賄敗者。亦縷縷未易更僕矣。安在外臣之可任。而中人之必不  
 可任哉。然則將聽之與非也。請毋徒爭于璫之不可任也。而第當叩  
 上商所以用璫之法。大抵璫之習性與武臣類。其不學無術類也。

其氣質粗悍類也。其殘忍嗜殺類也。然自古有擅矯制之闞人。而無  
 擅矯制之武臣。有殺忠良之闞人。而無殺忠良之武臣。何者。武臣之  
 命制于臺省。制于中樞。制于宰相。而天子不得私若夫制闞人之命  
 者。獨一天子耳。蔽百千人之耳目。難惑一人之聰明。易此闞所以操  
 其勝。而庸主輒奉社稷以從也。今莫若正告。皇上曰。臣讀周禮。成  
 周盛時。未嘗不用闞人也。第周制綴衣虎賁。諸屬權皆統于冢宰。冢  
 宰得課其殿最。而黜陟之。故漢宋英主。稍師其意。即丞相之檄。可以  
 困弄臣。中書省之空頭敕。可以逐權監。而終西漢與宋世。獨不中闞  
 人之禍。臣今不敢謂闞必不可用。而獨願。皇上之用闞也。一仿周

唐○古○今○諫○錄○卷○之○十○  
官○允○閣○人○任○職○者○其○殿○最○熟○陟○志○聽○冢○宰○以○考○功○法○從○事○與○外○臣○等○  
而○皇○上○之○視○閣○人○也○亦○與○外○臣○等○毋○以○日○侍○左○右○而○生○狎○昵○毋○以○  
牀○旁○誹○譽○而○作○威○福○如○是○而○閣○人○之○賢○者○吾○得○收○其○用○節○甫○輔○國○士○  
良○之○禍○庶○幾○可○永○杜○身○

此即呂文靖公請都知押班保舉監軍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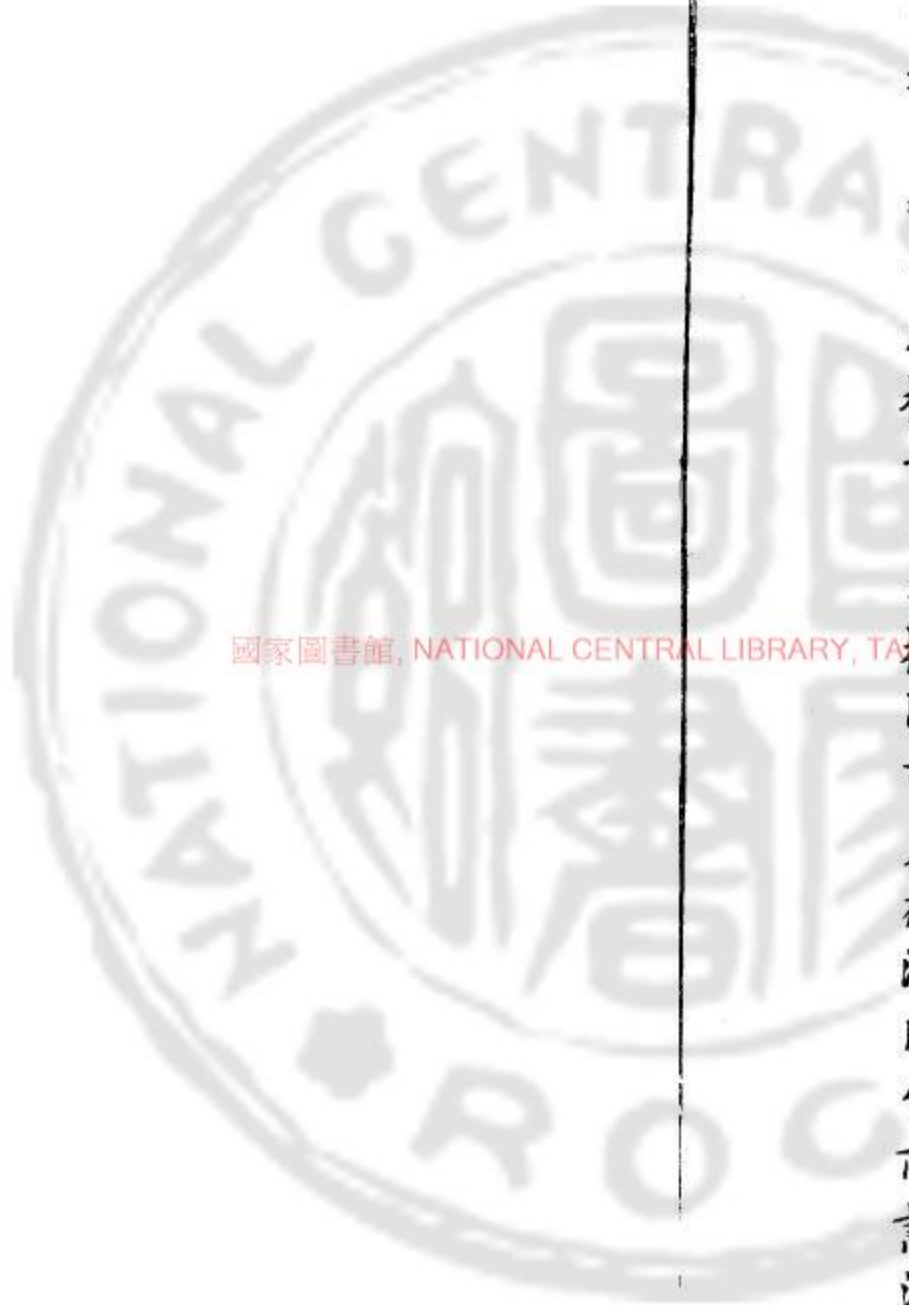
論本朝內臣之善

明陳建

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于無迹○正德而後賢否分而既○  
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  
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  
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王荆石言土木之變文臣武將魄喪膽落一二內臣如英如安乃○  
能屹然如山不波不靡委任成功轉亂為治可謂朝廷有人不可○  
以宦者而沒其善也茅鹿門言金英不以薛瑄為簡已而顧成稱○  
譽之賢已加人一等至于景泰易儲不減魏徵獻陵之對王文陳○

循輩視之有愧矣。馮具區言天賜懷恩以救善類不然林見素且  
糝粉矣。方其嘆外廷之無人余子俊不愧圭組乎。林端木言司禮  
監不可倚任不知成化未幸有懷恩言行卓卓誠萬安而召王恕  
悠然有進賢退不肖之風焉。更如雲奇勒馬指胡惟庸第告變陳  
蕪歷永樂至景泰五朝多保護太子功。沐敬之諫 文皇北征興  
安之諫 景王縱樂王岳何文鼎之力詆戚畹排擯廷瑾以至蕭  
敬之持 祖憲孫裕之爭大禮皆可用為法。陳公所議洵非過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一目錄

國勢

夷狄

高皇帝論中原檄

徙戎論

策二虜

戰守和總論

戰論

守在四夷論

晉江統

宋蘇軾

明王宇

唐杜牧

唐牛僧孺

守論

明陳士奇

陳恢復事宜

宋李綱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款虜議

明馮琦

盜賊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宋岳飛

急討逆賊思栞議

明林塘

論盜賊

宋秦觀

代李琮論盜賊狀

宋蘇軾

論用人弭奸

明王錫爵

馭奸民議

明顧錫疇

弭盜議

明林廷琛

廣古今議論參卷十一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樵李

孫一驪天卿父

參評

國勢夷狄

諭中原檄

太祖高皇帝既命徐達北征復為此檄以諭中原曰自古皇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芻履倒置之歎是此以後元之臣子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  
 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  
 禮義者。却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  
 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  
 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  
 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

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雒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  
 為美稱。假元蹄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  
 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  
 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  
 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  
 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  
 成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徙。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

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  
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  
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  
義○頌○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高皇帝此檄可以觀 本朝國勢矣 帝既即位 一日與侍臣  
論及古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朕觀往古深用  
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穀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  
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  
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闈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

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  
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却夷狄則修武備謹  
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  
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徙戎論

晉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  
 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  
 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  
 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  
 顛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  
 疆場不侵而已周室失統封疆不固戎狄乘間得入與中國錯居及  
 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  
 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

此卓  
老推  
為千  
古一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羗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乃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此一彼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掩不脩之人收散野之積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立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驚而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先是武帝時郭欽亦上疏曰戎狄雖獷自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竣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

荒服之制武帝不納其言後五胡亂華卒如二人所料

本朝初降夷四十萬徧滿畿甸橫行難制于忠肅公乃借征討西南之役分調以去有功加賞即便安置其處百年內憂一旦頓除又虜酋阿魯台效順獻款請兼諸虜却落屬其節制諸臣爭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虜狼子野心分則勢弱合則難制成祖文皇帝歎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如在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策二虜

宋蘇軾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倫○於○一○時○乎○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

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允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彌耳而下之魯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闢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

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竇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揆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

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

快如風輪

戰守和總論

明王 宇

兵家常談不出戰守和三策。愚竊以不戰無和而無不守，是上策也。戰以定守，守以待戰，是曰中策。戰守偏曰下策。和無策矣。戰者以其士馬予敵，而固其圍守者，以其圍予敵，而固其居。和者以其居予敵也。虛帑弛兵，割地以至盡已耳。和者降之飾也。納者獻之緼也。唯之與阿，去幾何矣。是故墮戰而言守者，弱之倪。托守而事和者，亡之媒也。何謂上策？禹其善用此矣。苗民不即工，三年舞干羽于帝階。七旬而苗從。比、禹之和，不以歲幣其戰，不以肝腦。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謂之上策也。何謂中策？昔者有熊氏戰烈山，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

已乃則天象垂冕具器而天下胥靡帝偃武數百年居無城郭以師  
為營衛今所傳九宮之法是矣于是成湯則之七十征而九圍式故  
伊尹之令東豎于穢人周武王則之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而六服  
諧故周公之蒞幣至于稷慎夫穢人稷慎故女直四部之墟也無戰  
何以臻此彼謂不能戰而可守者謬言哉大率標枝既遠止戈其德  
此謂戰以定守也其次則如李牧居鴈門虜至清野收保故示以怯  
數年而攻其驕遂以斥塞魏尚居雲中軍租私養盡以饗賓客軍吏  
虜間一入帥騎車擊敗之虜不敢近趙充國阻辛武賢之兵而屯金  
城卒以殲罕开矜先零此能以守待戰者然而我不能無事矣故命

之曰中策也何謂戰守偏昔者秦作巨防踰河而城中假以為金城  
千里之固銷鋒鑄鏃而錢鑄之阪泉蚩尤并兼無親誅戰不休窮  
后射烏而醜小子侯之進者狼疾退者燕棲而恒狠于小勝不亡  
何待故曰下策至于和則無策矣漢高神武項羽韓信所不敵一困  
平城委聽婁敬貴主變禮太后胗謾無何右賢襲新秦王庭直上谷  
歲入至燒回中微武帝漢其左袵矣典午竊魏假戎翟以捍英蜀宅  
五胡于腹心遂使腥膻蒸于崧岱膏血流于河洛唐先苦突厥既臣  
之乃處之六州而安史相繼陷京師燕雲之蕃貢賦永絕宋輸契丹  
以亡魏輸完顏以制遼而亡中原輸奇渥温以制金而亡天下始猶



爭一獻納既而以神器昇之。豈知元成受脈。要感于絕。慕之勳。胡越一家。式靈于頡利之威。刀筆之士。譽偏辭以惑人。主委疆場。以蠟蚕食。媮保醜醜。以寧妻孥。六王鬼餒。而儀衍不與其燼也。悲哉。局不思漢。婦境以戰。而海內耗。宋虛中以和。而海內亾。獻納二百年。緩六十萬。賞市四十年。而歲出且五百萬。亾與耗孰多。百與十孰厲。以為易稱。陂復而箝口。曲徙詩載。黍離而禁謀。薄伐此夫。以盜賊遺君父。以社稷遺仇虜者也。

戰論

唐杜牧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于戰耕。名城堅壘。峒巖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植。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右護強。不可他使。是天下

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落，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臙腥，徹于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于是盡剝吳越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微徃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脩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烏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刑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

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縷益矣。子孫官矣。烏肯搜奇外死，勒于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于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撫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一則曰

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逐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四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于反虜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王弼州戰論云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故

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赭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過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大宛百試而鏑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讀之令人勇氣驍騰

守在四夷論

唐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于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以黑。以國人之

廣古今議論叢 卷十一 夷狄



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則懼而思守。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鞶鼓則警而思備。遇秘。隱。則憤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相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相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鎖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止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止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止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止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止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止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止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直可作守身論

守論

明陳士奇

刺畫  
面皮

善兵之道藏神學騰蛇養氣學靈龜方今倚帶闕為障蔽矢將至托此以遁是龜之縮其首而蛇之未始乎霧也乃偵堠者窺虜部落暫徙遂駁有秣馬厲兵圖復廣寧之舉夫今日廣寧固彼主我客者也城脆致衝無委致圍虜即拱手奉我亦安所用乎則戰而固功不如守之可以自完也夫愚非左戰而右守遺遼人巾幗之耻蓋亦揣其候焉我日自為生聚訓練而實未充彼實自為侈靡淫耗而力尚饒以久怖之卒試再格之聞恐三十六營中聞聲皆色土也于是當事有以戰為守之議愚約論之以戰為守守乃不搖以守為戰戰乃不

敗守其十里。有百里之聽。馬守其百里。有千里之聽。馬存乎選士。選士無敵存乎繕。必繕。必無敵存乎服習。編知而服習。編知無敵。一器具往。夫成三器具。驚夫成三器具。游夫成。我因以士飽于五馬。騰于搏骨。焮肉。陟而氣可用。我因以析聲。不過閭。獨聲。不過閭。事謚息。沉而情莫諭。夫然後成師。而出振。耻除。克戰。乃必克也。是故守有以柔。而守之者。竭其足。伏其翼。間謀必嚴。樵汲必慎。則我靜而敵不知所動。守有以強。而守之者。高其幟。赫其壘。藏甲必露。鎧仗必明。則我張而敵不知所翕。守有怒。彼而守之者。餌虎兔。以特其角。綴朝鮮。以坐其尾。使彼膽悸。于自為守。守有以怒。我而守之者。桑柘之下。時念菟。

于矢復。乳哺之餘。忽愴言于壘。弔使我膽決。于自為戰。夫此四者亦。闢外之雅談。非握竒遁勝。可相參也。而道不外于此。乃有不可知者。甲胃之氣。亞于瑱。環。鞞。白之警。起于陶。倚。舉。朝。捉。於。露。肘。歛。數。百。萬。金錢而輦之。邊而僅以快充私。素為將。壇。白。茅。藉。地。乎。詩曰。有漙者。淵。漙。者。澗。之。言。與。援。之。不。可。測。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遷。而。無。所。底。也。暮。橐。喚。人。生。平。廉。貪。之。介。儻。焉。中。戰。又。何。論。疆。場。之。守。乎。夫。耀。蟬。者。必。明。其。火。振。其。樹。今。欲。無。債。帥。無。怯。卒。自。樞。輔。以。身。先。之。亦。明。火。振。樹。之。法。也。昔。齊。景。公。遊。于。紀。得。書。曰。食。魚。勿。返。勿。乘。鴛。馬。以。問。晏。子。晏。子。解。之。曰。食。魚。勿。返。無。盡。民。力。乎。勿。乘。鴛。馬。勿。置。不。肖。於。

說不  
貪夫  
存徑

可嘆

側乎台樞膺弓鉞之寄能勿盡士卒之物力勿置姑息婦孺之將于其側則長關屹于天塹愚行且歌召虎拒壘之篇以迓之矣

岳武穆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便天下太平余謂武臣亦不當愛錢文臣亦不當惜死二語須兼之暮索喚人韓白縮首將面目安頓何處

陳恢復事宜

宋李綱

金主病篤着令大太子四太子等回兵高宗聞虜兵已退甚喜李綱上書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於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



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  
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  
日以耗損。何以當敵。唯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  
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  
所以能保有江鎮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也。今當以淮南東  
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  
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  
而以江南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  
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攻戰

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如淮南河東之帥。當責以收復京東西  
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  
五路。陛下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  
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于  
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穀無不便利。與二三大臣熟  
計綏懷之畧。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歸。蓋堅  
戴宋之心。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  
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繇。  
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

十萬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  
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  
疆。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  
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有。一。敵。騎。  
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  
又。不。可。之。尤。者。

昔人謂讀武侯出師表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此文不減出  
師表矣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  
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  
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  
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梓而縛  
之。父子為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大戎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  
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

夫皆當裂冠跣足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魯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和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而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歆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

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太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讀先生此疏。猶以和議進者。真下拜犬羊者也。

當時和議。檜實主之。應首擊檜耳。倫使虜職在和。不在戰也。若果附檜肯以使事死于金。哉。時為拈出。

款虜議

明馮琦

款者邊事之大利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脩，而愚者用之以弛脩。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捨畜以假道於我。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為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力稍集，則又為謾詞，以緩我。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扼腕談虜事者，大約不出戰守和三

夷狄



端而未有所決。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為權。蓋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回緩之。緩縻之。而急脩之。戒誠號令。明士卒奮于櫓。修守脩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修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破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故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

也。請得借箸而籌之。曰。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惟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及。故以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

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饒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挾其上耳。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即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恆怯可振也。朝廷所懸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邀而致之，而或以為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為血戰使。朝廷執言以為契考事，以為徵輸情效。實雖大亦原，張虛駕偽，雖小必罪。則竅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邊臣全得其形而未

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戰守機宜，常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覈朝議而紛如可省也。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不信，罰不必。即欲駕馭而無從，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然勝有機，敗亦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而不覩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趨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徇請，謁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為身利。

害○則○其○為○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為○身○利○  
害○則○其○行○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  
為○尉○史○大○之○為○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俗○入○而○習○  
中○國○小○之○為○匈○奴○突○厥○大○之○為○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  
此○九○者○致○敗○之○階○也○故○必○察○六○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  
已○已○之○變○大○同○叅○將○許○貴○奏○欲○講○和○于○肅○愍○公○上○言○曰○醜○虜○貪○而○  
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  
則○速○變○且○狡○虜○何○知○信○義○賄○賂○繞○入○于○穹○廬○虜○騎○旋○至○于○関○口○徒○  
示○以○弱○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不○如○盡○死○致○力○以○圖○剿○滅○以○雪○

國耻真千古卓識



國勢 盜賊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宋岳飛

岳○飛○每○朝○見○數○以○恢○復○為○意○以○為○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後○  
 乃○可○圖○帝○詳○問○進○取○之○機○飛○因○忼○慨○手○疏○上○言○曰○臣○自○國○家○變○故○以○  
 來○實○有○致○身○報○國○復○讐○雪○恥○之○心○伏○社○稷○威○靈○粗○立○薄○效○陛○下○錄○臣○  
 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微○賤○寵○榮○超○躡○有○踰○涯○今○  
 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敢○不○報○稱○臣○謂○金○人○立○劉○豫○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往○兵○觀○釁○望○陛○下○假○臣○日○  
 月○得○便○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踞○召○五○路○叛○將○叛○將○既○

黃下八義命大 卷十一 盜賊



還王師既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還滑。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張西。雖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勝。以中國攻中國。夷狄亦勝。我能攻而不為所攻。此致人者。逸。致於人者。勞耳。

急討逆賊思栻議

明林塘

往在大理得包舍憲送到撫夷委官稟帖云。思栻傾力以攻孟。乃者生愚昧。眩瞽莫知所適。然竊有請焉。夫木邦孤子。所恃以為援者。孟乃也。思栻今既克景楞。又攻哈賴。其設心以為不吞孟。乃不足以滅。宣慰其驕橫不道。欺蔑本主。前此未聞。若是之顯然者也。元戎號令。而不受。都臺遣官而不恤。其逆命之罪。可謂極矣。春秋之法。家臣叛主。孽庶戕宗。不待請于天子。而亟正之者。聖人討賊之嚴。運權啓機。貴於神速。固以遲則貽後日之悔也。茲者栻賊不道。孟乃告急。宣慰窮促。時則不可緩也。且先此移文。有相機而行之語。而執事欽奏。壘

書有隨宜處置之命。相機隨宜。此其時也。亦其事也。若謂今日天氣炎熱。不可舉事。然是時。但不可輕動我漢兵耳。至于操練夷兵。處置邊儲。示我有必征之意。而速振軍威。以遙為孟乃之勢。以解哈賴之圍。以援宣慰之急。疑若可行也。必如是。然後從而撫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冀其退聽。不然。徒遣一介之使。掉三寸之舌。非惟無益于事。且取其侮也。况不免于後日之悔乎。又聞八百來援。思櫟亦當差官遣兵。或移文切責之。三司守巡。猶宜在騰衝經理。未可遽爾輕許其歸也。

可為討賊律令

論盜賊

宋秦觀

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避。非有恩信相結。然結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其群起也。利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蓋患莫大於招降。

折其氣携其心

二弊  
千古  
同病

禍莫深于窮治故也。何則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徃徃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徃徃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嘗考之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

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按少游論中云。凡盜賊所以不靖者。以上人任法而不任吏也。夫民之為盜。其情不一。而吏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莫敢輕重其間。于是宜生而殺。宜殺而生者有之。威惠不行。民是以轉聚而為盜。臣觀古之能吏。有使吏雜舉少年惡少。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于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獲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

威惠  
不行  
盜藪  
也

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立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羅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為今之計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聽于法外處置布設耳目畜養爪牙庶威權嚴重而盜賊得以少清。其下篇云盜賊之起無足深慮所可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使散處  
于無用  
我不能  
用彼當  
自用其  
才耳

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繼朱克融還盧龍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係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間有豪俊可不深慮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豪傑入我彀中則彼卒行鼠輩雖千百為羣何足置齒牙之間乎。

招降之患宋人有詩云仕宦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又先正有言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可為前鑒。

代李璿論盜賊狀

宋蘇軾

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權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棄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

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卒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于朝。冀厚于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請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

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徐沂充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刦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哨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

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瑋之士如周處載淵之流皆出於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橫夷狄之功名未必不繇此塗出也。

捉賊出身妙絕科目

用人弭奸

明王錫爵

天下之情有所挾焉而思展無務以名羈之有所跂焉而思奮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鬱焉而思平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囚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傳記可考鏡也周官弭盜之法自修閭司寤之外鈐析不晝擊也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片言歸命恐後而崔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考當時求才之制周詳於建官漢詳于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為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雖間



許大臣辟乃與諸色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其權。而章縫下士。訛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閔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為敵國。明者憂其然。以為法窮則當變。才窮則當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弼為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沉鷲勇悍之人。為吏而重才。較之選此蘇軾為河北五路言也。糜豪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此王質為嚴贛二郡言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白劄中為永嘉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庶頑之訓。不刺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工崇伯。非溫良絜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

可使為奸。有下材。則必不能為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為才。不善用之為奸。為奸為奸。而奉奔走於上。則上之法行。共工崇伯是也。為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使有若人。彼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穀乎。能稿項黃馘。與草木同朽腐乎。彼惟椎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摭而貽籍之。于是拊髀頓足。瞑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脊脊多事矣。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綉。設財役貧。則廁與為之用。駢肩結轂。背公死黨。則鳴盜為之群。露靛裂眦。引繩批根。則梟狼為之使。喑鳴咄嗟。武斷豪欲。則閭黨為之傾。夫人與人相處。

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螫○堅○者○齧○瓜○剗○者○決○彼○其○以○數  
十○百○人○剗○落○角○距○而○為○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  
之○人○使○之○不○為○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愚○甚○惑○焉  
請○略○倣○四○臣○之○策○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  
舉○或○推○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或○談○達○不○羈○可○使  
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使○之○試○其○豪○舉○於○職○事○而○耗○其○推○心  
于○利○祿○則○劇○孟○朱○克○融○軍○人○人○皆○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為○

此與少游子瞻論同

取奸民議

明顧錫壽

民之難取自古已固然禹臯立風動之朝即相與昌論安民而朽索  
六馬之凜夏未季而已歌殷宗隱翰人謀人姬公敬怨汝詈汝周之  
先封同異姓以又民而八成之令首嚴邦約終以邦誣秦易郡縣親  
民惟守令漢時太守非獨資之拊循抑且倚之杆圍以故各將多出  
其中雖井田之意已失而無事耕有事戰兵屯猶可並舉也唐宋則  
漸非矣而今尤甚自奴酋發難征募無寧歲水蘭乘輿而動兩樞臣  
不戮則禁天威誕將未卜何日此可不為大虞顧若民之為患更有  
急于夷虜者請得而畢其說木不畏斧斤而畏蠹魚不畏網而畏鵜

鳩人不畏強禦而畏疾，國不畏寇而畏民，何言之？寇則彼已可量，虛實可料，勝負可揣，款防可施，或弛以乘敵，或壓以奪氣，猶得厝吾智而殫吾能，民固吾民，有力則吾役有財，則吾藉方以為惟吾驅騫而苟其心之不可信，智不遑厝，能不遑殫，此其可畏，乃大于寇，故國安可以及邊，安不及國，則曷若移夷虜之急而急民？且聞虜之逞，夷之誑，皆吾民導之乎？撫清淪陷，亟剪此閔之翼，以從事開錢，其為賊臣之教不待言，而中國夙有一種黠騫奸利之民，乘閔禁之久，弛而家于奴，奴因而用之，無不得志，則益信之，是楚用伯州犁以仇晉，而晉不能用析公賁，皇以罷楚，亦且奈之何？吾誠有以招之，其寇猶南

也。其吟猶吳也，彼仍愛中國而不愛虜，其在虜中不較愈在中國乎？餌素豢以扼其吭，佐偏師以禱其背，規屯築于覺華寧遠，以深其恫，幾虛喝西南亦然，微吾民夷故未敢離巢而大入也。彼其憤積于尉吏之漁獵，而機乘于隣鄙之叫囂，唯冀內將有變，其憑牆負舫，依島阻嶼者亦然。故惟絕吾民之往來，則自遁，是馭虜馭夷之道，總不出馭民之中，而急民者正所以急夷虜也。乃有不逼虜不隣夷，目為妖則非妖，目為盜則非盜，食肉衣縞之造，半是禹眷舜額之侶，鮮衣怒馬之俠，半是露鬣裂背之羣，意即曩者走胡走越之餘孽，指背道怨造讖，駕誣而蚩蚩職職之民，前規後怵，靡然從之。今不特有其端而

已可聽其卒起而不為救哉。夫馭失而後議坊管敬仲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夫四民猶不可雜。而况不為四民者乎。今有不羔詩書不雁韜鈴。詭音窟句。說劍彈鋏。是賊士者也。不質襖襜。不的耨耜。而燕函魯削。鄭刀宋斤。是賊是賊。農者也不審曲面勢。不飭材辨器。而燕函魯削。鄭刀宋斤。是賊工者也。不權子母。輕重不咨金粟。生死而竒算奪計。范之籌。宛負攘桑孔之臂。是賊商者也。而要皆附于士。其附于士者。儼乎以椎杰自待也。進不能詭時。而退無以寘身。于是煽動于毫小。可憑之表說。而屑播為萬無可倖之異圖。則灼與誣之屬也。以名義呼朋。而既呼則

抹殺名義矣。以報效引類。而既引則棄吐報效矣。鳴吠博屠。命為鼯黥。椎埋鼓鑄。結為刎頸。羽人錙壇。推作謀主。優登弁席。說曰疇人。管鮑締及。千臯宗灌。實盟成乎阿堵。京觀纍纍于東魯。不戒也。而狂狻傷蠢蠢于西吳。借客探丸。釁滿萑蒲之藪。不快也。復背公崇黨。慘首廉能之長。腹奸于良。貌良于奸。踈則厚毒。急則速禍矣。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蓋棺木。死覆塚土。死則以為臧刀。鋸金。死烹溺水火。死則以為僂。何其明也。生于五倫。死于五倫。忠孝死。君父則忘其吉。蹠驕死。友則忘其兇。又何愚也。夫民固愚而上豈遂無術。愚以為曉喻之。奮全握之。守令而監司。撫按當從而贊決之。昔張敞為冀州。探幽

擿伏得其渠帥主名。盡格殺之。此以誅為弭者也。張綱單車之廣陵。躬詣嬰壘。任部衆所之。而五百餘人上書乞留。此以散為弭者也。虞詡在朝。歌設三科募壯士。諸作奸犯科者。借之耳目。而睨為爪牙。此以用為弭者也。合是三策者。誅之。國法也。誅之不勝誅。當論情。情專則一。網盡之不為酷。情渙則脅從者可周。內于俱焚之煽乎。散之君恩也。散之不可散。當論地。地偏則一網開之不為繼。地要則遺育者。可覆露為弗摧之虺乎。至于用之者。以不測之恩。伸不測之法。度其人之可用。又度我之必能用其人。當論時。銳方集。未可下。與方固。未可離。此奮在彼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此奮在

我也。彼奮而我苓。則需其悔悟之萌可也。我奮而彼苓。則抵其疑貳之隙可也。而愚又有說焉。奸之大者。可用小者。不可用大。奸其識略。必有過人者。故用之。而有恃小奸。利易疾。威易暢。用之。保不為所賣。未可易言也。將必參酌于誅與散之間。形迹已著者。不俟獄成。立斃之。勿使仇陷未著者。面焚其籍。諭令自安。更有潛踪合聚。密行捕緝。以示魑魅罔兩。斷難容于青天白日之下。則民志定矣。善乎丘文莊之言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守令之效如是夫。何今之坊民者。三策俱窮。致天下事潰壞而不可收拾。其視夷虜之震虢。孰緩而孰急哉。雖然夷虜一日未滅。則加派一

日未已非獨加派也發帑之去加派一間耳未有好與而不取者也兵者不祥之器見有烽警先已發其輕心而復數召之是教之弄兵也欲用惟恐民之非兵欲弭惟恐兵之非民惟有曰貧曰弱而民愈不可坊矣以充實簷蔀之命脈耗磨草澤之虛憍枝瘠此馭民第一義也

以充實簷蔀為磨耗草澤循本之言

大奸可用小奸不可用論極奇確須有大過人之識大過人之才大過人之膽不然大奸未易用也

弭盜議

明林廷琛

石隰晉之故封負險阻其山自向注孟門盤紆而西或十數里壁立類門遙然徃徃細人穿窬草石揭木以逞議者曰障之便於是伐石塞谷口斷絕間道又度其中築城張官置吏發丁男戍守然且肅聚鄉井愈益甚莫能禽制昔唐質肅公經略其土時奇嵐諸郡弗靖公亟令撤去境上堡柵顧衆甚驚異而公竟以成功此可不察其故也余睹前史鄭僑為政道不松遺門不夜閉田器不歸士亡尺籍龔遂治渤海移書勅屬縣悉罷討捕吏郡中翕然鄉化棄其兵弩而持鉤鉏賣劍買刀賣刀買犢假令所部民皆人人如鄭渤海石隰之固誰

其負之。今時吏大率後百姓疾苦。賦增繇重。獨程督訶急。法令煩懣。農不得田作。吏民莫安處。次彼其困于飢寒。而吏弗卹。無論石隰。即山以東平原廣衍。寸險依憑。又百數步一堡。徼循聯屬。何能有益。吾丘壽王曰。盜賊多有。廼郡國二千石之故。亶哉其言之也。

尋本之論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二目錄

經籍

易

十三經註疏論

明瞿景淳

論河圖洛書

宋朱熹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明徐渭

先天後天圖論

宋熊來朋

後天卦圖說

宋楊繪

論上下篇之分

唐孔穎達



論重卦之人

唐孔穎達

論陰陽不變

明曹學佺

書

書論

宋蘇洵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元金履祥

論郊禘

元金履祥

論啓大戰於甘

明薛應旂

西伯戡黎辯

元金履祥

微子不奔周辯

元金履祥

論我之弗辟

明曹學佺

論大勳未集

明曹學佺

周公居東二年辯

宋汪獻

廣古今議論卷十二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稿李

孫曾椿大年父

張廷鷺西雛父

叅評

經籍

十三經註疏

明瞿景淳

言易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傳於梁丘而未盛至王弼之學主理畧數獨到古今其傳遂流江左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誦以致異端競起學之者疑而難稽則又何貴於疏義為也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巫蠱而復廢至皇甫謐獨得其書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隋宋而始流江北巢猗費魁劉焯之徒雖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歸  
淺畧之弊使人煩而多惑則又何必於註釋為也言詩則始於毛公  
而盛於韋賢鄭康成為之箋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之者  
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觀其秀拔一時騁轡千里其諸  
儒之所揖讓者乎言春秋則始於丘明杜元凱為之訓之其引經明  
義如子應母不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蘓寬而惟劉炫為最觀  
其辨博罕儔鈞深致遠其諸子之翔楚者乎公羊堅守何佐師之戴  
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辨已力其師作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持  
論太過反致失據使遠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

父子之家學也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為世所重  
者然學不經師終竊二傳之緒是安得為通方之理乎儀禮始于高  
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歷蕭奮后蒼至兩戴而厥旨斯暢鄭玄註  
之賈逵疏之至宋楊復又為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之缺  
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于周公經畫明備誠哉致  
太平之書也漢初無聞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  
冬官獨缺而全書莫見于天下故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  
以為潰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有鄭玄篤信考古則  
聖經幾于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后蒼而共氏分門王鄭率本二

戴而全經異說南北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侃熊安而已  
熊則背本經而援外義較之皇甫近昧也○孝經倡于河間穎芝而註  
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致  
譏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  
之異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魯論而馬  
融為之訓鄭玄益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為羽翼實何晏之  
所宗也○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謚丁公著兩家  
張氏徒分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時有偽謬惟趙為近之  
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

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  
詁名物昭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  
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絃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  
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  
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  
之學長於數○若儀文度数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  
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邃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  
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  
宋儒之學大行於世而漢儒為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

宗宋儒排漢學世間寃事種種此其一也

論河圖洛書

宋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  
不管於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  
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  
乎中。蓋其所以為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  
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  
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  
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  
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

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

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三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其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

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狀則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繇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狀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其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其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金。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羸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羸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狀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

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中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

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遺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

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允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八、九、六、七，縱橫十五，而五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一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狀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初無所待於書。範



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亦豈必追攷於圖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此三語若以書為衍疇不宜見之於易。若以書為畫卦則繫詞數篇皆說河圖。並未有及洛書者。意易以卜筮為用。所謂聖人則之者。或是則河圖而制著以筮。則洛書而制龜以卜耳。即上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之意也。上則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此則推本神物出自圖書。觀首尾兩則字呼應。亦可見文意之所在。抑王禕洛書辨有云。洪範九疇實禹自序。非本之洛書也。以九疇附會九數。始自孔安國謂天與禹神龜負書而出。此真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耶。嗚呼。王欽若。寂謙。

之。天書如此。何乃以之言聖經也。如此讀書大可省事。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明徐渭

奇數陽偶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  
也○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數奇凡五地偶數亦五如兩家各  
掌五籌○狀天既從第一起數則地自當以第六作第一起數矣六即  
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之陰陽  
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  
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  
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盂泥沙相和之水○狀澄之

○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邪○廊○為○  
○衛○氣○所○充○周○者○即○天○五○臟○為○營○脈○之○所○藏○而○遠○者○即○地○本○一○身○也○故○  
○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即○用○  
○彼○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  
○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大○不○狀○只○一○硬○塊○地○直○天○中○  
○一○粒○豆○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今○曰○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者○猶○之○可○  
○狀○纔○說○陰○陽○便○以○屬○氣○非○無○形○之○物○矣○

世有奇人○遂有奇理○

### 先天後天圖論

宋熊來朋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縱也○後天圖橫也○是故有先天八  
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  
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  
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  
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  
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生男女○震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中爻為  
中女○艮得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  
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

乾至震順布自巽至乾逆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蓋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為八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為八卦方位。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方圖在內。以象地。各先將八卦定為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依次布於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

○現○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為○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为○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朕○之○妙○後○天○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監○看○乾○天○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北○言○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具○四○象○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是○揭○之○也○豈○惟○太○極○圖○哉○參○同○辨○曰○易○為○坎○離○又○曰○日○月○為○易○乾○坤○門○戶○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

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  
 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  
 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  
 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虛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益  
 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陰根  
 陽火陽根陰不同它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  
 也故曰為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  
 陽其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象為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  
 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有中陽爻才說太陰其

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象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  
 離同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  
 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是以離坎常為陰陽  
 之樞紐也

易

後天卦圖說

宋楊繪

伏○義○俯○仰○觀○察○流○傳○于○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變○動○直○待○文○王○  
 而○後○改○哉○且○伏○義○之○昔○帝○出○乎○震○而○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  
 易○之○哉○即○如○先○天○且○非○一○圖○之○可○畫○又○安○知○二○图○非○一○人○之○畫○也○观○  
 易○云○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来○不○窮○云○天○地○  
 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盖○可○識○矣○噫○謂○後○天○既○改○於○文○王○矣○而○乾○  
 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定○之○图○以○序○易○又○何○也○盖○六○子○必○非○聖○人○  
 所○能○造○乾坤○必○非○聖○人○所○能○還○也○



論上下篇之分

唐孔穎達

按乾鑿圖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上經三十所以象陽下  
 經三十四所以象陰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貫始末四正之位下經  
 以震艮巽兌間歷中間則四偏之位也又按反對之卦上經乾純實  
 坤純虛坎離三畫中虛中實順大過六畫中實中虛除六卦不變外  
 更十二卦反為二十四卦下經中孚二陰在中小過二陽在中除二  
 卦不變外更十六卦反為三十二卦計之上下篇皆十八卦亦無多  
 少之分矣大抵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陰四陽之卦  
 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卦惟五十有六云

廣古今議論卷十二

易

論重卦之人

唐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雖有萬物之象而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為六十四卦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



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上繫論用菁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菁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菁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今觀伏羲結繩而為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

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益取之夫既象夫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夫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六實

繫辭天地定位章結以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何故以定位等句屬先天相錯一句屬後天

論陰陽不變

明會學仝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小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名分而決不容以涵淆假借於其間也。易中變化變通等語雖云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只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非真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本體自是變不去的。如乾之用九見羣龍首本義云陽變為陰坤之用六利永貞本義云陰變為陽如是則陰陽真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含忍異順行陰柔的事。即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決行剛方的事。即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且

用九見羣龍无首明天德之循環無端也。用六利永貞言一迭於陽而不變也。又非陽變為陰陰變為陽之謂也。此說易中最為喫緊最易惶惑故特明之。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也則八卦是死物安能變為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一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耶坤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為陽耶曰此亦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暖變為寒狀春夏未曾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為暖然秋冬未曾變也寒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尚不

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變即歸本卦下六爻盡變為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即成六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乾坤未始不歸坤也即謂之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陰陽橫相對也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等語乾與坤錯震與巽錯坎與離錯艮與兌錯故謂之八卦相錯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顛之倒之言陰陽上下相顛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則或相上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巽即為兌艮即為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雜故曰物相雜而文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雖雜亦不

廣古今議論卷十二  
雜也。陰陽不可雜。尚猶可變耶。

十八

經籍書

書論

宋蘓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常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

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水。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阨之

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誓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冀冀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冀冀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之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

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返也

孔安國書序云先師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詞撮其宏經舉其機要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此論其正而老泉論其變變亦正也江河固不能使趨上而聽其橫流潰決可

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元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學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窮蟬敬康。句望嬀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止宗黷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攷之於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叅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

幕茲契稷而為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即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

宗計堯以前。亦有朕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朕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



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禘

元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禘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學宗堯則禹固當郊禘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禘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學禹之郊禘亦一也。其郊禘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

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確議

論啟大戰於甘

明薛應旂

予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有苗。仲康之於義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於甘。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啟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為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卿。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為後世戒也。澶淵之役。王欽若謂真宗為致準孤注。欽若固自傾擠小人。然其言豈可廢哉。

西伯戡黎辯

元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

西諸侯也。自開河以東諸侯，非文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  
今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  
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  
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  
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  
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裨伊之告知，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  
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  
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

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  
之悔，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  
則是時，殷已陷危，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  
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  
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周蓋西伯爾。殷之制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受命，作伯受  
圭瓚，鉅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  
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嚴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  
紂之事曰：西伯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

伐紂狀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来矣

微子不奔周辯

元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狀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不狀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而縛衛辟哀經與觀之

說○是○九○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逃○則○面○縛○  
銜○壁○亦○非○其○事○也○故○予○謂○面○縛○事○必○武○康○而○後○世○失○其○傳○也○何○也○武  
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既○而○入○商○紂  
已○自○焚○武○康○為○紂○嫡○冢○故○面○縛○銜○壁○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罪○耳○武  
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康○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  
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逃○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逃○野○未○之○獲○也○迨○武○康  
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  
日○奔○周○之○說○無○乃○驟○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以○比○干○逢

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  
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  
也○夫○道○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  
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  
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林○采○公○曰○數○則○綱○常○大○事○真○不○可○不○辯

周公居東二年辯

宋汪 敷

余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楚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開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楚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及竄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繇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朕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

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勤○為○甚○適○逢○外○亂○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後○感○風○雷○之○變○而○逆○之○則○大○誥○何○繇○作○東○征○之○師○何○繇○而○出○乎○

論我之弗辟

明曹學佺

按鴟鴞之詩拙解與傳註異正因書經金縢一章合而論之始能貫通蓋謂金縢中弗辟者辟訓逃字周公謂既遭流言而非遜避於外則明抗國法而無以見我先王其曰弗敢誚者謂成王雖知流言起自武庫管蔡而罪人斯得朕尚在疑信未敢遽爾誚讓二叔而迎周公也及風雪作金縢啓則大感悟周公之忠孝而灼朕知管蔡之不道矣想迎公歸之後二叔愈不安故挾武庫以叛王乃使周公征之也問周公東征子何以決其在必迎歸之後耶曰書叙大誥於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王若曰繼而屢言



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本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實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疑公能請於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為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為王曰等語是為矯託周公雖大聖人亦難以自解矣故愚嘗謂鴟鴞本以喻武庫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為貽王作也周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開之則前日之藏似為今日地也若篇首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此乃史臣之詞非聖人筆也若泥乎此則合詩書之指皆悖矣孟子曰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愚謂說書亦狀

無此等心目不必讀詩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大勳未集

明曾學佺

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勳○之○未○集○乎○曰○文○王○伐○崇○摯○黎○俱○是○與○紂○  
 同○惡○者○伐○二○國○正○所○以○儆○戒○紂○也○使○紂○知○儆○而○反○邪○以○是○正○勳○莫○有○  
 大○焉○者○矣○故○下○文○曰○觀○政○於○商○正○觀○其○懲○改○與○否○焉○爾○

林采公曰○文考有知直當引為知已○

廣古今談論叢 卷十二

三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三目錄

經籍

詩

詩論

宋蘓洵

詩論

明鍾惺

關雎辯

宋鄭樵

國風辯

宋鄭樵

幽風辯

宋鄭樵

大雅小雅辯

明楊慎

四始品目

宋程大昌

論國風

明曹學佺

論二雅

明曹學佺

論三頌

明曹學佺

詩序辯

宋程大昌

論詩止然後春秋作

宋鄭樵

論秦以詩廢而止

宋鄭樵

原詩

明蔣德璟

春秋

春秋論

晉范甯

世變論

宋呂大奎

春王正月辯

明章潢

春王正月辨

宋鄭樵

春王正月辨

明王鏊

春王正月辨

明王守仁

春王正月辨

明曹學佺

論春王正月辨

明林德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卷十三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經籍詩

詩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携李

葉森公榮父

張廷嵩西雖父

參評

宋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入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

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  
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  
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  
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無○好○  
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  
不○能○也○彼○既○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  
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  
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  
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  
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  
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詒○譖○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  
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  
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  
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  
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

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乎聖人之  
庶事也益詳

詩論

明鍾惺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  
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必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  
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  
七十之後。親受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  
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為詩者也。今  
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與韓氏之所傳者。  
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  
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



合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狀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為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為詩之指歸盡於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取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踈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於吾之注。即考亭自為說詩。恐亦未必盡於考亭之

注也。凡以為最下者。先分其意向。明其訓詁。或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註盡天下之為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造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造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度。遂認為究極之地。可乎。因家立詩於學。以考亭注為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

蘇東坡詩論云。六經之理。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曲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夫詩上及於君臣父子。與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微。蓋其中無所不具。尚何以繩墨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度區々而求諸其間哉

關雎辯

宋鄭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來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教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咏諷。故曰作作之為義如始作，翕如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參 卷十三詩  
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也

施爾奮曰作字如此說詩樂皆激

國風辨

宋鄭樵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  
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  
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憫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  
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  
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  
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奔篇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  
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  
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

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風亦可降耶。

宋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國之風當以十五國之音讀之。

豳風辯

宋鄭樵

豳之風置於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者，此也。

林采公曰：蓋本文中子變可歸正之義。

大雅小雅辯

明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總化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自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愛然不同此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

廣古今詩論參 卷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此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四始品目

宋程大昌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固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而大小高下之辨。起於其間。夫頌愈於雅。康宣其臧。魯僖乎雅。加於風。二南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而尤有大不狀者。東周之王位。歸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首歸尊稱之曰王不

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  
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  
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狀而無說以為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  
已凡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愈鑿而愈不通也  
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  
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  
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辯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  
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至於詩之品  
目獨詭詭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學易莫要於玩象學詩莫要於玩體故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  
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自殊非雅重於風頌高  
於雅也審如是也正國侯國各有風而天子諸侯各有頌矣周  
平王詩列於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於頌不失為諸  
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而尊諸侯陋矣毛詩臆解竊以魯之  
有頌也泮水思樂差擬鎬京閼宮膺懲差擬赫怒崇文攘狄功  
固自宜頌者而王之降也幽王尚列於雅平王抑而於風意成  
申之詩不復知有君父貶而之風不成其為王也魯隱公之世  
實平王之世詩止而春秋作或以此夫

論國風

明曹學佺

大序曰風雅頌者教樂部之名分也。風則十五國風。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愚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於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譎上。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未必專刺乎上。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在於譎諫。閉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詩奏樂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於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教。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怨正國之音哀。以思各繇於



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豳十二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豳係王業根本，周室之所繇興也。豈得為變乎？叙詩者因二南在前，故豳不宜與列國齒，而以之為殿。是亦反本還源，使民德歸厚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事即乖而風俗即敝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於例不相悖耳。

論雅

明曹學佺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按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攷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蔽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攷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為明悉。然謂變雅之事不同，而以其蔽附於二正，似亦未有顯據。且怨誹

不亂。去歡欣和悅之散遠矣。又安能強附之耶。謬謂小雅多載臣子  
事。間有及人君者。則亦人臣之祝其君以答休貺者也。夫雅多載人  
君事。間有及人臣者。則亦君父之勞其臣以酬勲美者也。風有正變。  
而雅亦有正變。如國之始治而終亂。俗之始厚而終薄。思之始和樂。  
而終傷悲。音之始平緩而終譙殺。皆相因而不得不然之勢也。如此  
則臣成其為治亂之臣。君成其為治亂之君。而正變歸於二雅。不必  
以散相附會矣。

頌論

明曹學佺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  
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爾  
故孔鄭二儒云。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死者不可  
得見。立宮室象貌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  
後之詩。象頌四篇。商頌五篇。亦以類焉。

詩序辨

宋程大昌

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驟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按。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

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裝○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剝○諸○序○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止○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夫○子○刪○詩○取○其○合○道○者○存○之○不○合○道○者○去○之○二○語○最○確○馬○端○臨○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閎○勞○者○之○口○則○為○正○雅○出○於○傷○

射○困○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之○口○者○則○可○錄○也○噫○盡○之○矣○



論詩已然後春秋作

宋鄭樵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已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已也春秋始隱公適嘗詩已之後謂詩已者雅詩已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魯公十四年矣詩已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已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已而衰敗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張西澗曰兩經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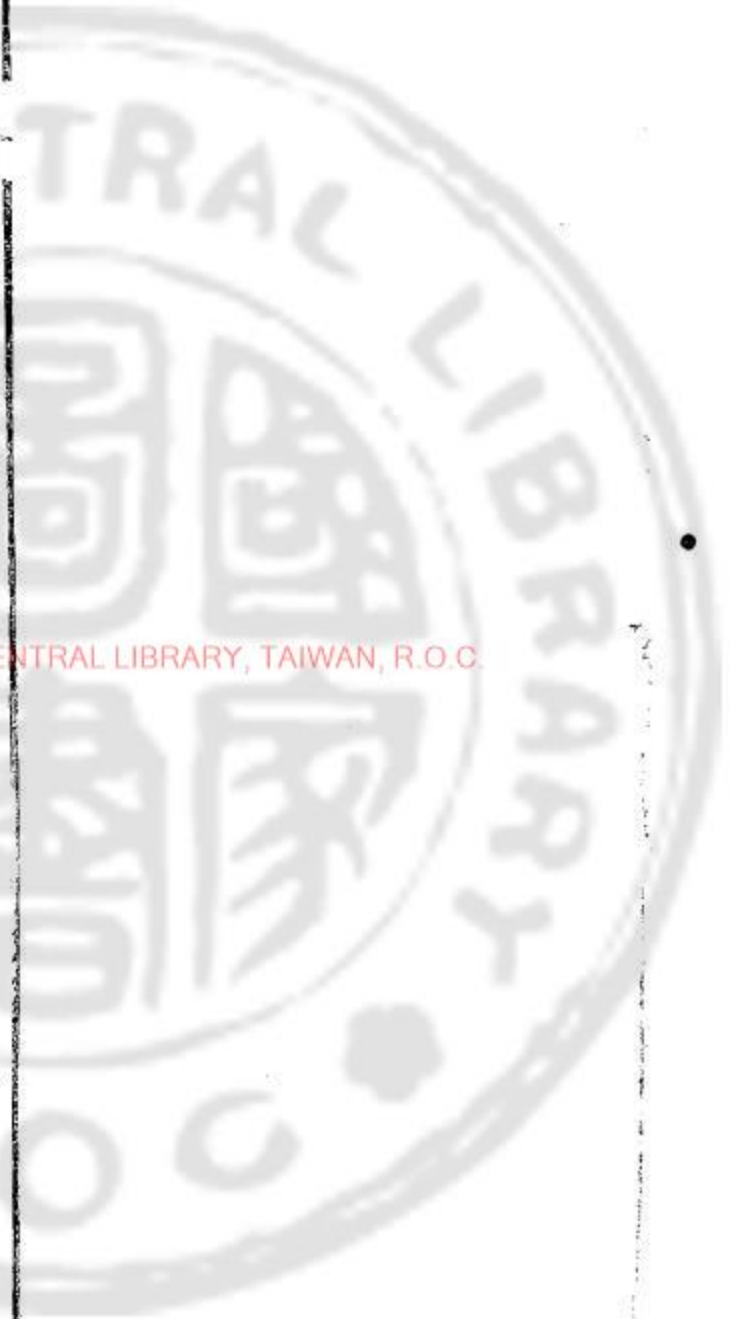
論秦以詩廢而亡

宋鄭 樵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  
 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祗席之秘聖人為詩使天  
 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  
 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與其民急而  
 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  
 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  
 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  
 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

詩經卷十三

十一



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張西雖曰周衰以禮廢秦亡以詩廢誠觀古之要論。

原詩

明蔣德璟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即不能無情。有情即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孟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稱經夫婦成孝敦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哀刑政。鄭濫宋燕衛趙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傷書史。其法不局四散。而宮商角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兼書禮春秋之用。而意象深微。思議路斷於經外。別為一宗。故妙在於涵泳。及寢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

是○夢○境○而○或○并○小○序○而○臆○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蘓○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於○子○夏○所○稱○奚○如○而○如○曹○瞞○父○子○顧○出○而○霸○騷○壇○可○歎○也○此○孟○子○之○所○謂○詩○也○夫○詩○何○嘗○止○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為○詩○而○詩○止○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為○質○至○練○時○日○而○巫○矣○廟○祫○之○詩○玄○鳥○柳○為○玄○至○房○中○而○杳○矣○朝○會○之○詩○卿○雲○為○華○至○柏○梁○而○褻○矣○巡○守○之○詩○俞○河○為○允○至○瓠○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為○淡○至○唐○業○而○飾○矣○諷○刺○之○詩○椒○聊○為○澁○至○五○噫○而○露○矣○贈○別○之○詩○燕○民○梁○山○為○真○至○河○梁○而○淺○矣○達○生○之○詩○蟋○蟀○為○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

獵○之○詩○吉○日○為○允○至○上○林○長○楊○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飛○蓬○為○厚○至○團○扇○而○輕○矣○遊○軍○之○詩○楊○柳○雨○雪○為○恤○至○鏡○吹○而○奢○矣○都○會○之○詩○商○邑○為○壯○至○三○都○而○蕪○矣○宮○室○之○詩○斯○干○為○艷○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詭○矣○此○皆○後○之○工○於○詩○者○而○况○下○此○者○乎○然○則○詩○遂○止○乎○曰○不○止○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矣○宋○膏○唐○拾○晉○馥○魏○倚○漢○規○揚○雄○步○長○卿○之○踪○宋○玉○衍○靈○均○之○製○皆○擬○也○取○青○媲○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伸○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賡○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渙○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於○聖○教○之○



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故隱躍心目間以為天地鬼神之神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猶鄰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為甚晉以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詩取士如今之時義格套既熟不復知聖賢為何語後之詩泐此兩派而舜皋周召尹吉之意亡矣乃欲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惟商賜妙悟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教歌則曰寬靜柔正者為公廣大疏達者宜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宜商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已而動者也知所治性而後可與之言詩

吳柏札曰古今詩變悉備於此

經籍 春秋

春秋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經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斃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  
 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灾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  
 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疢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  
 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詭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  
 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  
 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益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履霜堅冰所繇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

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繇天子之命。踰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千諷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禮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頹經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酌。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

遠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戒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今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驚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寇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左氏豈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雖序穀梁而左氏公羊具見其中，非單舉也。春秋之作，謂以權自予，固謬。謂以權予魯，亦非。蘓老泉春秋論，謂天子之權不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魯，其言曰：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

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予其子孫，所以明見思周公之意也。田桓之亂，夫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之予魯矣。是說也，似之而非者也。許子遠先生春秋論辨云：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理之必不然者。魯謂孔子為之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雉門之兩觀，不當疑其

借而季氏者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借周季亦可借魯八佾之舞  
不當議其忍然而借也忍也夫子且佗佗而不堪矣則非與魯  
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  
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天子之道而  
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  
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子  
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矣病而不可舜禹之禪也湯  
武之放而弑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為之而不疑天  
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

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  
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  
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為皆以天下古  
今所有之理行天下所無之事而已

世變命

宋呂大奎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捍，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報一齒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



而下則為春秋此非獨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  
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  
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  
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弒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  
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則魯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  
入絳之後晉國之政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  
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  
奔豕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今也伯主不  
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

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  
是春秋之所終也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  
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  
之時莊之十三年會於北杏合天下而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  
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安中夏  
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  
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  
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  
一幸而王迹之熄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

楚始橫中國而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鉤。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迭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繇是止。鄆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而後。諸侯無主盟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

猶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夷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邇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公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



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李茹公曰。攬要舉會。讀春秋者自應具此手眼。

春王正月辨

明章 潢

春王正月。從胡傳之說者。則主夏時。別周月。從陽明之說者。則主改  
 時。改月。訖無定見。合二說論之。若以胡傳為是。孔子雖得遂其行夏  
 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若以陽明為是。孔子雖得遠乎  
 檀改正朔之罪。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  
 說俱未當也。愚竊以周之時亦未改。月亦未改。其以子為歲首。止以  
 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為首耳。至若所以順天  
 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

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證用列於後以備攷焉。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寅。周

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

於立春。易証未改時月。

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

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元祀三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

見殷以建丑為歲首。而其時與月終未改也。書証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誥訓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

月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於七月。衣授於九月。萋莠於四

月。蜩鳴於五月。霜肅於九月。場滌於十月。雖欲不謂為夏時焉。不可

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為天統。是特改乎

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

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

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

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即不可以興師。而

八月日食。即為日月之吉凶乎。小雅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

歲維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

食為凶何論八月十月

四四月固可興師

可○至○於○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有○不○待○訓○釋○而○自○明○矣○詩○證○未○改○時○月○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玉○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為○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如○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於○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六○月○夏○至○當○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二○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

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於○邦○國○都○鄙○乃○縣○治○教○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觀○於○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為○夏○正○十○月○矣○安○得○有○冰○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即○為○春○又○何○待○春○始○治○鑑○也○或○曰○先○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為○之○也○斯○言○出○於○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况七月而禘。乃云孟獻之所為。則獻子之言。又安足信哉。禮證未改時月。

此辨歷之有據。而主陽明之說者獨多。詳附辨說。以仲夏正之。

春王正月辨

宋鄭樵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公劉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候。此皆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

唐肅宗亦嘗建子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  
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元始於漢武帝武帝改秦  
正而用夏立年猶以紀年湯武復興豈能易哉蓋殷周異建正武帝  
改年猶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耳

春王正月辨

明王 鑿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  
之學者曰以夏時別周月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別以春示行夏之時  
之義也為蔡九峯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但以是月為歲首朝  
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其實時不改月亦無改也其為孔安  
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  
冬至陽蒸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  
以為春十一月陽氣以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是其說之不一千古  
以為不決之疑愚嘗求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建子之月一陽所

始安在不可為春午未之月。陰氣所始安在不可為秋。其於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義也。曷楚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春王正月辨

明王守仁

春王正月之說。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別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余竊辨之。夫子嘗曰。吾世周。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為世周乎。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正。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

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

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盡於寅寅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盡於申申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久玉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相悖者也。且也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如此則固夏時矣。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

春王正月辨

明曹學佺

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別周月。先儒至今論者不一。而子安。造曰。余造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造周正者十九。造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別周月。以調劑之。子獨何取於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不然。且若單用周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皆非當時之月。又矣。聖人豈為之哉。如謂以夏時別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仍為仲冬。正月為三月。而時仍為孟春。是謂孟仲失其倫。又如夏五六月。而在周已七八月。秋八九月。而在周已十十一

廣古今議論卷十三

春王正月辨

三



月是謂時序。垂其度與先王平秩四時之義。舛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秋魯史之舊。久也。以易世之時。而別昭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俱夏正者。於義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不改乎。寅高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寅建子建丑尚白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禮孟冬十月已頒。來歲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事。而諸侯朝覲發號。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又如國公承喪即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月。以此例攷之。則書隱公元年為春王正月者。甚合矣。

### 論春王正月辨

明林德謀

諸家辨說文成一味偏執。即文恪亦西路調停。不如蔡鄭曹章四家之確有把柄也。余按文成其辨之最難通者。曰冬可為春。夫冬可為春。將昏可為旦。寒亦可為暑矣。而其最有理者。曰周不改時。何待言。行夏之時。不知曰時一定不易。因建子曰周之時。建丑曰商之時。建寅曰夏之時。其云行夏之時。猶曰用寅之月。云爾。非謂周之已改時也。文成謂天王正朔不容改易。豈上天時令。反可改易耶。愚因取晦翁告朔註。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此一語種種可為夏正之驗。其曰季冬。則明是前歲十二月矣。其曰來歲十

二月則明是以正月為歲首以十二月為歲盡矣其曰古者天子則明是歷代皆建寅矣高周朝會頒授用十一十二月亦猶今御俗或以冬至為年或以臘月為年及外夷或以中元重九為年是也而時令月令竟何曾改換乎且以十一十二月為正朔其於正字甚為不通何也凡月皆有朔獨正月則謂之正朔耳歷代曆數皆稱正朔俱是以正月為歲首即商周建子建丑不過以是月頒正朔耳何曾以是月為正朔耶識得一頒字於行字自了然

終

廣

議  
論

錄

第七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四目錄

經籍

禮

禮樂志

漢班固

三禮論

明瞿景淳

周禮論

明瞿景淳

周禮論

明瞿景淳

周禮論

明申時行

周禮

明方逢年

論周禮考工

元吳澄

樂

伶州鳩論律

國語

律書

漢司馬遷

律呂正殺變殺

宋蔡元定

論律法

明瞿九思

論後世殺詩不傳

宋鄭樵

論今樂可通於古

宋徐復庶

殺律論

佚名

論儒生不知樂

明楊慎

廣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經籍禮

禮樂志

馮李

金黃耳臣父

張廷鷺西維父

參許

漢班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

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憂○樂○

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

而○志○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而無怨。畏敬而不爭。揖讓而天下洽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辨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殺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三禮

明瞿景淳

禮從何出。出于天者也。昔者帝王繼天出治。質文相推。而禮行焉。蓋至周而大備。故曰周禮。其禮儀威儀三千三百。所以品節民用而錯綜官常者。則曰儀禮。二者聖人之經也。至于禮記。則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繇。而其中又多儀禮之疏義。故特謂之傳。是三禮者。果何自而傳哉。自夫河洛放靈。圖書象出。鳳鳥秘瑞。刪述功成。聖人經世之具。已萃于六經之文矣。然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始歎周禮之在魯。孟子論王制。謂諸侯去籍。至于申商。滅棄禮法。典籍大壞。則禮經之缺。在春秋戰國已然。而不特灰于秦政之烈矣。天右斯文。漢除



挾律。于是遺書間出。而魯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與古文經出淹中者。篇目相合。然皆止于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遂逸而莫攷。河間獻王購集所得諸禮。凡百三十篇。獨周禮晚出。李氏獻之秘府。然五官僅存。而冬官遂逸。厥後戴德刪八十五為大戴禮。戴聖刪四十六為小戴記。而馬融傳小戴之學。足以明堂月令等篇。共為四十九。是為禮記。鄭玄受馬融之學。為三禮疏。先王典章煩縟之數。各有訓攷。而離經殆合矣。此漢儒傳經之畧也。且周官之考工記。不類經文。儀禮之王朝禮。又多遺闕。聖人經世之大典。鬱而不明。是以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世莫有傳之者。獨劉歆知其

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乃用之以輔莽。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乃不錄用之。以致治他尚。何說哉。至于韓愈大賢。亦苦儀禮之難讀。而謂今誠無所用。則禮經之不行。蓋自劉歆輩誣之。而不獨壞于王安石棄經之失矣。逮于有宋。諸儒輩出。篤信遺經。講明理學。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作。丘葵訂二家以為成書。吳澂集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而大儒朱熹則修復王朝等禮。以喪祭一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逸。于是千載不完之書。賴以彙粹。而羣疑亦定矣。此宋儒衛經之畧也。雖然。傳經者傳其文也。昔之言漢儒者曰。註疏出而

經義晦則傳經者既不免有病經之虞衛經者衛其道也昔之言宋  
儒者曰議論多而成功少則衛經者亦未必致用經之效朱子曰六  
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當時有修復三禮劄疏殷勤懇篤  
具陳于上而惜不獲行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一經分列科  
試俾海隅皆獲誦習聖經之全以觀盛世之化將見敷錫之下下以  
率訓于

皇極上以弼治于太和而諸儒衛翼之功獲收實用矣  
傳經衛經傳文衛道精論無擬

周禮一

明瞿景淳

者之制莫備于周禮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畫為萬世之經其建  
官以三百六十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  
士以學較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隨而增  
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次則祭祀朝覲  
冠昏喪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車旗圭璧梓匠輪輿畫績埴之法  
魚鼈之微至纖至悉無不畢具而意之所在雖六卿各分其職而太  
宰得總其權維時道洽政治四方無虞固本于闕睢麟趾之化而法  
度之維持者亦不可誣也故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仲長統亦

謂周禮為禮記之經皆有見矣。若攷其時則賈公彥以為六年所制得之。而鄭衆謂作之于豐者失矣。校書之律既除。河間獻王得之。李氏乃始入于秘府。劉歆見而重之。鄭維杜賈各為疏解。乃徧授于諸儒。即設位言之。謂之周官。即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劉歆嘗奏置博士格于兵荒。武帝嘗欲設學官。而為羣疑所沮。其與王制不合者。蓋王制之言。出漢儒掇拾之餘。與軻書不同者。蓋孟氏之論。在諸侯去籍之後。冬官之屬。雜見于五官之中。要之本全。若強續所不類。猶以羔補狐。以縞補緇。適所以致疑。凡可疑者。皆此類也。五官之缺。如嗇夫司商之類。本見亡于秦火。若強以為全。不知儀禮所載國語所錄。自

足以相證。凡所闕者。亦此類也。設官分職。周書舉其槩。周禮盡其詳。因事以存名。要之分攝者多。固不一一求備矣。遂人匠人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便民。兩內宰之掌。固有寺人女史之屬。凡奔走趨事與教法之備者。皆其為之。宰特主其職耳。而六官嬪御。裸獻。瑤爵。佐后立市。皆禮之宜有者也。豈若後世之婦無功事。而祭獻不聞者乎。三物之法。求其德行道藝之全。卿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登其夫家之衆寡。三年大比。賓之于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而亦未嘗求備也。豈若後世之狗名取士。而行業無

聞者乎。屬民讀法。非擾也。于民彌親。故教彌數。而民日遷于善矣。廬人五布。非奇也。抑其逐末作之務。本而民浮偽自消矣。以國服為息。如農以粟米。工以器械。隨所有以為便。非稱貸以取償。亦何近利之有。賈田掌于載師者。蓋吏為縣官所鬻。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為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賓客屬于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屬之司寇。所以威懷諸侯矣。玉府共王之獨用。內府待邦之大用。亦猶古有世藏。而豈以致之四方乎。三公北面執璧后致飲而降醫。醕原其禮意自備。而豈謂不與尊敵乎。內小臣之掌盞。親族之在四方。昏姻之所姓來。固以君命行之。非

外交也。媒氏之所判。蓋男女昏姻以時。娶乃為配。奔乃為妾。繇禮之。非恣亂也。夫聖人周天下之慮。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無一而不講。求無事而不精備。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詆。何休六國陰謀之排。不。是為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之罪耳。後世行之者。如攘竊之新莽。固禮之所必誅。而堅僻之安石。不又深病乎。太宰之規模耶。

讀此則知周禮之條貫

周禮二

明瞿景淳

故宰既以九職任民矣。而復有九賦者。蓋九賦所貢出于農圃。藪牧  
工商。嬪婦。臣妾。閒民。乃任民之稅也。九賦所歛出于邦中。郊甸家削  
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是乃任地之稅也。然地之所供。何莫非民  
之所出者哉。既曰八統任民矣。而又謂九兩繫民者。蓋統曰親。敬  
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幸吏禮賓。此以治王畿之民也。兩曰牧。長王  
吏師儒宗友。此以治畿外之民也。然而之所繫。何莫非統之所馭者  
哉。卿大夫以正月頒法。是亦足矣。閭師每歲二十五家讀法。二十餘  
次。蓋中人之性。常必有過。彼其異日。將有賓興之期。故以讀法書德。

行道藝孝弟嫻睦敬敏任恤之實正所以寓陶鎔之術也。雖繁數何  
厭哉。師氏教三德三行亦已足矣。保氏既教以六藝又教以六儀。蓋  
世祿之家鮮克繇禮。彼其異日將有任子之用。故以儀藝責之。中和  
孝友動容中禮節奏比樂之學實所以運玉成之機也。雖嚴密何過  
哉。吾聞父母仇不共天兄弟仇不同國。今設官和難誅其先動禁其  
怒鬪若相悖矣。不知先王重民物之命惟欲攘無臂執無兵故為此  
制。且辟之則仇可以釋不辟則法可以執亦足伸孝子之情矣。豈若  
唐人議殺汪黃之忍耶。吾聞野鷹惡無禮蝦蟆耻淫奔。今設法聽奔  
限以仲春會以途次若相違矣。不知先王行多昏之政不忍男有鰥。

女有怨故為此制。謂凶喪不可為悅。納采不能親迎是亦存烈女之  
節矣。豈若鄭人桑間濮上之淫耶。以田獵言之所謂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以講武是蓋鄉遂之民隨遠近而量征。或春蒐則夏不苗。或秋  
獮則冬不狩。但言其名當如是耳。豈必盡致于司徒而聽教于司馬。  
以廢農業哉。以祭祀言之曰天神八變地祇六變人鬼九變以致物。  
是蓋樂舞之妙達洪纖而皆格。或六變而致祇不致物。或八變而致  
物不致神。但言其理當如是耳。豈必毛鱗在圃沼而介羽在臺池以  
獻奇怪哉。泉府有牧息之令。蓋謂先王既不禁商賈之務未亦不縱  
民以趨末。彼王安石借此為名而行青苗乃神宗之能臣三王之民

賊也。山澤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趨利。彼夷吾假此為辭，而興鹽筴，乃桓公之功臣，三王之罪人也。王府供玩好，賜予之用，非瓊林大盈之比也。蓋九功九賦不入王府，若黽魚之皮毛，勛骨則入，以為賜予玩好之需。遂帥之野，馘野賦則入，以為佩服貨賄之用。是歛有藝入，有經果。後世私藏之，可並論乎。太宰掌百官兵衛之事，非丞相職銜之比也。蓋小宰司會分理財計，况呂伋雖掌兵，必宰臣而後發。召公雖制命，必貳卿而後行。是道有揆法，有果。後世宰相專權之可彷彿乎。

如此讀書方不淺，古人本旨。

周禮

明申時行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于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于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顯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殺羣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于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啟于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獲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至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

書不信于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說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春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于五官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于天官麗大司樂諸子于地官麗封人牧人于春官麗銜枚司隸于夏官麗司馘司稽于秋官而縣師廩人等職則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說則銓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

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為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益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于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為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為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為之也嘗觀



逮于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衍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于其間。饒羞至瑣也何與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于太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于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于司徒富與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畧而六幹五均託名于泉府。王肅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于國服。蘓綽用其五六而不以治。周蘓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迹用之猶曰無益于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于訓詁而卒以其術

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剖疑抉奧一無留義

周禮

明方逢年

周禮之得入秘府也。自漢武時河間獻王始時闕冬官遂補以考工  
記。而學無顯門。橫遭排棄。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嗣是杜子春授  
之。鄭興。鄭眾。賈逵。厥後馬融。又授之。鄭玄。其有註也。自玄始。而其有  
釋有疏也。又有陸德明。賈公彥。始摠之一。周禮也。或謂治岐之制。或  
謂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或謂漢儒附會。皆為武帝黷亂不驗。一  
語所惑。此謗經蔑聖者也。迨宋。蔡時。作補亡。俞廷桂。作復古。王次點。  
作補遺。元。丘葵。又參訂諸說。成書。吳澄。作考注。皆知考工補經之謬。  
而不知身悖闕疑之訓。此亦紊經而未知所以尊聖者也。竊謂周官

之為聖人作也。正在後人論難疑惑之際。周官之缺。不可復補也。正  
難補以古與絕巧。後世不可望見之文。司祿闕而子輿言其畧。小司  
馬闕而敬仲隱其令。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也。作春秋以補之。俾  
左丘明布凡例而藏之。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祀在是也。故冬官不待  
考工存也。乃考工亦不以附冬官傳也。太玄自揚。何必云易。離騷自  
屈。何必云詩。考工自記。何必云禮。至若十論七難。燭亂是非。且謂九  
畿之制。地域廣輪之數。不合王制。而均人冰什一之征。遂人異百畝  
之數。送疏議密。自堂非室。甚而欲易置六官之屬。周禮益不任受矣。  
蓋周禮淺處是其深。衷閑處是其緊。着瑣處是其大。用嚴處是其慈。

意文處是其極。慮錯處聯處是其清明。其制作周官也。經七十二士  
之贊。翼治中。縮教中。縮禮中。縮政中。縮刑中。縮事。固相結  
而職循環。而掌後人分用人理財而二之也。不讀周官也。九賦歛財  
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財。九職任萬民而冢宰掌之。而宰  
夫之乘財用。與天府職內職。歲職幣。又可無論也。唐劉晏一任用士  
人。且轉輸奏效矣。倘大臣悉藉口錢穀不知。將盡付府史胥徒手乎。  
後世分官府而二之也。不讀周官也。宮正宮伯以授八次。八舍膳夫  
酒人供食飲膳羞六齊三酒四飯之政令。而且王宮之糾禁。掌於小  
宰。能良之書。攷成於宰夫。此九千百世之隱慮。而久安長治之鴻模。

也。夫夷吾在雖刁牙何嫌哉。後世不教養而二之。不讀周官也。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其已興則士而方興之。則民也。其事在庸德行道藝。而意在世事服事之樂。其本俗本業也。書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備。進歟。良以率其或不良。其是之謂與。後世不禮樂而二之也。不讀周官也。樂正樂師。大胥。小胥之教。國子胥時學也。樂德。樂語。樂舞。而治氣。治心。治身之道。備焉。六變八變九變。而降上出下來格之。禮成焉。官縣。軒。絲。判。縣。特。縣。而王侯卿士之等。立焉。豈三代後治。豈儕偶中人。豈計此內官。又豈北面絃童者。舞罷成而下者歟。禮曰。達於禮。不達於樂。

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其是之謂歟。後世不兵農而二之。不讀周官也。夏官之制軍也。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率長皆善士。而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殆所稱比之長。閭族之師。黨州之正。鄉縣之師。耶。蓋周無特設兵。亦無專家將焉。師興則正司馬。役罷則散歸司徒焉。此意也。一試之內政。而一效矣。再試之屯田。而再效矣。三試之府兵。而三效矣。然而兵農尚交勵也。周官過耶。後世不坐殺而二之也。不讀周官也。司寇登萬民數也。詔宰獻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夫不登囚數。而登民數。蓋祥刑深意焉。不制國辟。而制國用。益省刑原本焉。凡秋官收司。誰非先後左右於刑罰懸

象布憲之諄詳。蓋刑不虧體。罰不虧財。刑書雖煩。而刑名少。而後知李悝之六篇。蕭何之九章。玄齡之十二章。自末世視之。頗為簡約。而自周官視之。不猶掩取耶。至若環人治其陰。而地中有水之師。寢合方氏治其陽。而地上有水之比。附行人屬在秋官。而刑銷於穀。舜瑛圭。隸在夏官。而兵銷於玉節。鸞旌。諸如此類。纖悉罔不曲備。而變化絕無端倪。劉歆與王安石。猥以法泥之。一五均六幹。托之泉府。一以青苗助役。托之國服。此真周官罪人矣。

周介生曰。三代以上。治天下以禮。三代以下。治天下以勢。古今詳畧緩急。蓋有不同者。雖我朝不能盡用周官之制。亦勢也。

如罷宰相。設六官。從周制矣。然周官大司馬而外。別無掌兵官。而後朝設五府。以總軍政。文武異制。亦如宋之既立兵部。而又設樞密府也。即此一事。損益可知。此文援古處多。證今處少。粹然大儒之文。

論周禮考工

元吳澄

周禮六官冬官闕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于是以考工記補之。嗟乎！考工記豈周書也？按書周官始言三公，次言三孤，次言六卿，以及九牧，了無一言及百工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說者謂六卿之職，百工居其一，故工即司徒之職也。其說始于鄭氏，其言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既曰處其一，是百工者六卿中之一卿也。而又以百工為司空事官之屬，則又不得為六卿之一，乃司空事官之屬耳。其言自相抵牾如此。且工之說有三：有以工名官者，如命垂作共工是也；有以工為事者

如書允釐百工百工熙哉是也。考工之所謂百工者止于審曲面勢  
飭五材辨民器。是子夏孟子之所謂百工。非書之所謂百工與舜之  
所謂共工也。鄭氏不知其異。又為之說曰。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  
宗廟社稷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考上曰共工。其說蓋以  
共工即司空也。夫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不止于監百工。况  
百工者特四民中一民耳。孰謂司空之職在于監百工而已哉。有虞  
之時。首命禹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知司空與共工乃二職。  
非一官也。鄭氏之說。何踈矣。一。至是耶。竊意六卿之外。自有共工之  
職。不然。則百工各以其事分麗于六卿。若玉人當麗于春官。弓人夫  
人當麗于夏官。夫舜之命官。工虞異職。今周官以虞衡麗六卿之屬。  
則工亦當分麗于六卿矣。  
自當以周官司空為正分麗六卿。終是兩職。

經籍樂

伶州鳩論律

國語

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  
 中○散○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  
 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繇○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  
 物○考○神○約○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  
 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執○  
 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鳴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之位皆在此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鼇。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神馮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令野也。月之所在神馬農祥也。我太祖后

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教昭之。數合散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散。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顛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友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樂記所載詳矣。一言是蔽之曰。和于路鼓。瑟孔子鄙為小人。此

鄙之音不和故也。舜彈南薰之操，阜財解慍。州鳩先是對景王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夫有和平之教，則有蕃殖之財。司馬遷言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甚哉樂之於政教，財用兵刑非小故也。要中和本論，儒者詳言其教，律度數皆有不能通知者。

律書

漢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鼓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鼓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較，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意，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適興適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

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警誥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營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摧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營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辭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

息羸靡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驍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令陛下仁惠撫百姓息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兵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之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此勝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

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

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  
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  
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  
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  
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  
而處之東至于危危嵬也言陽氣之危嵬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  
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  
于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

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  
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  
未相離尚如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  
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其  
于十母為壬癸壬者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之為言揆也  
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于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  
牛者胃也言地雖凍能胃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  
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于十二子為丑丑者  
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尾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

言條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柢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于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曠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于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

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于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

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于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代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闔闔風居西方闔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于十母為庚。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呂正散變聲

宋蔡元定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散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散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絲是而損益焉及十二律之旋相為宮也各有七散合八十四散宮散十二商散十二角散十二徵聲十二羽散十二凡六十散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散之後宮散之前變徵

十二在角殺之後徵殺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殺不可  
 為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  
 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  
 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  
 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  
 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  
 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  
 呂宮至黃鐘呂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  
 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為

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  
 二律生五殺二變五殺各為經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  
 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  
 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繇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繇黃鐘  
 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  
 日律呂有六律五殺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  
 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  
 言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鐘九  
 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殺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



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斯

諸家論樂律至蔡西山折衷詳而清矣

定律法

明瞿九思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中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  
 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其  
 位凡八洛書九居南一居北三居東七居西四亦凡八則八乃天地  
 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六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  
 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為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又  
 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于其間  
 而不當明以八呈象于其外况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為三五而合  
 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為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  
 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為居前者即屬陽而用全但當以

兩律而合為八其法須當先用三次用五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  
蕤賓以三分損益為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為法此之謂參伍太  
夾姑仲夷南無應早而居後者即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為  
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三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太夾  
姑仲以各損二分為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為法此之謂參兩

論後世散詩不傳

宋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饗。三曰祀。所謂古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  
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資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  
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散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矣。仲尼編  
詩為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  
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  
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義理之  
說日勝。則散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

絃無補于事後世不復問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  
 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  
 是樂乎。仲尼為此患。故自衛反魯。問于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  
 五國風。以明分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  
 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陵白華華黍崇丘。由康由儀。六笙  
 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教者。二百篇則係于風雅。頌得詩而不  
 得教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  
 于世者。章句雖存。教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  
 目。蓋教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  
 息矣。

腐論俱刊本旨斯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今樂之器可通於古

宋徐房復

世辨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于燕饗。豈以正散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于太常其樂。縣鐘磬。壎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古樂其散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惡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意殊絕。何哉。昔者李賊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散。不先求其散。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

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以為上古世  
質氣與。教朴。後世稍變。馬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瑟  
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  
擊而為鼓。木。祝。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  
樂。鑄鐘。鑄磬。宮軒為正。教而駮。謂鹵部為淫。教殊不知大輅起于推  
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  
者簞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楮孟榻案。而  
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  
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教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繇今之  
器。寄古之教。去其恣憑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世所謂雅樂者。未  
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教哉。

更器必先求教。此千古制作之本。



論儒生不知樂

明楊慎

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殺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殺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品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殺也。

廣古今詩話卷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散則又何取焉。

議論無益。成功為難。事事類此。

散律論

佚名

今按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此謂以音聲感召鬼神也。愚竊以為其說近之矣。然而未得其真也。蓋奏圖鐘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圖鐘之散感召房心也。奏函鐘則未坤之氣動。而大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謂函鐘之聲感召未坤也。奏黃鐘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陵寢在是矣。非謂以黃鐘之聲感召虛危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楚必無功。蓋北風者黃鐘大呂也。於野為晉。南風蕤賓林鐘也。於野為楚。歌其散而吹律以和之。即見晉之風勁。楚之風弱。且多死。

月一今詩詩卷 卷十  
蔽○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管○轄○天○下  
地○理○無○毫○髮○爽○耶○曰○觀○於○璣○衡○之○制○可○見○矣○天○之○體○數○千○萬○里○之○遠  
而○周○旋○盈○朔○之○規○可○以○準○之○蓋○地○下○之○景○一○寸○準○天○上○一○千○里○雖○曰  
大○小○殊○形○而○十○有○二○辰○三○百○六○十○之○次○舍○則○一○定○而○不○易○也○故○圓○鐘  
之○管○七○寸○四○分○中○舍○房○心○之○氣○函○鐘○之○管○六○寸○中○舍○未○坤○之○氣○黃○鐘  
之○管○九○寸○中○舍○虛○危○之○氣○吹○之○而○其○氣○動○神○不○離○乎○其○中○矣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五目錄

經籍

子史諸家

論諸子

論古今史學得失

論續史

論史法

論諸家

論文章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錢謙益

漢班固

明譚元春

廣古今議論參卷十五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攜李

曹禎麟觀機父

參評

張廷鶯西雛父

經籍子史諸家

諸子

明瞿景淳

漢藝文志次篇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魏相奏記於霍光曰文王見  
鬻子年九十餘遂以為師今觀其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  
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至  
矣唐柳子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是也子華子程本也程子本與孔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時乃所傾蓋而敬之其言宜有過人者十篇之中如語道德則頗  
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宜直排其語  
附會不經而乃以為子華子之書可乎。魏公武謂元豐以後人所誣  
也。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孟取其事雜也。然理既無足取  
而詞亦不足觀。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者也。故高續古曰觀其詞攷其  
事則徃差謬而同異可見矣。魯連子戰國高士也觀其遺燕將書  
有曰知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怙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詞旨激亮隱然出於戰國之表。非儀秦髡衍可伍然以布衣遊諸侯  
不當以身任天下。張文潛譏之當矣。墨子宋大夫也著書三卷而強

本節用之道雖有益於國然兼愛之說必流至於無父故孟子深闢  
之而程子亦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勿學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管子二十四卷朱子謂其主齊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疑後人  
之所禱也而聖門有所不道豈非以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乎就使心  
術白心等篇似側聞誠意正心之學者亦假言耳。晏子十二卷柳宗  
元以為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今觀其兼愛尚同等篇皆出墨子意者  
墨子之徒與太史公願為之執鞭則其言必有可取者矣。老子著道  
德八十一篇以外已為首其言大抵歛藏退守不為物先而一返於  
自然此入於玄妙者也。然謂天地聖人不仁何背道之遠哉。柳宗元

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不得以相抗信矣。莊周著南華經三十二篇以  
道為首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其  
所之此極於宏放者也。然狎侮孔子且謂聖人利天下也少害天下  
也多何離道之甚哉。而李純甫乃以聖人目之謬矣。列禦寇之學本  
於黃老所著天瑞等篇其目有八宋人謂其簡勁宏切似矣。然論生  
死而謂生生者未嘗終似輪迴不息之說也不幾於荒唐無益乎。荀  
况之學雜於申韓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楊倞謂其根極領  
要似矣。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而譏毀子思孟子何其昧於禮性乎。  
左丘明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

為國語二十一篇柳宗元謂其闕深末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者  
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予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不論其是  
非故作非國語序。其不滿於後世如此。先秦合東西二周秦齊燕楚  
宋趙魏韓衛中山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名曰戰國策高似孫謂其  
兼拙少論同異錯出言詞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以劉向較正卒不  
能正其淆駁故作戰國策考其致議於後人者如此。武子十三篇所  
論先計術而後攻戰先智謀而後料敵用兵之道明白周備。故戴溪  
曰其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信矣。或者以兵流於毒自武  
子始非窮本之論乎。吳子一篇雖曰談兵然尚禮義明教訓而其書

幾乎正理。觀備果戒約之言，信將家之律令，而在德不在險之論，其戰國之名言乎。惜乎刻薄少恩，不見與於君子也。慎到、韓非、刑名之家，隨於曲學而不知仁義之治者，但到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主，其謂或天子以為天下殆猶儒者君為輕之意乎。非也。薄仁義而重刑名，背詩書而課名實。東坡謂其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變忍而無疑。不其然哉。申不害、商鞅、嚴峻之徒，皆倡為異論而不顧先王之道者。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非以好刑名而言多刻薄乎。商子變亂舊法以戕賊天下，而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是何其誣聖人也。范蠡子書極隊隊之變窮曆數之微，其為術亦

精奇矣。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蠱之所以俟時而動，凡幾而作者，亦有得於此乎。鬼谷子書竊易卦之神，達老氏之幾，押闔誠多方矣。其言之粹者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非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者乎。呂不韋乘勢致富貴而行不謹，功業固無足觀，然著於春秋。若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於任人，用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而達鬱今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其言亦有可取者。淮南子與蘓飛、雷被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馬其書雖駁雜不一，然論君道也。則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己。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論用兵曰：賞罰明則

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報所任賢則教國畏其言亦有可用者賈誼  
以英銳之資抱器自負而新書數卷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  
藻揚而雅故司馬遷謂其有功於後但其學本縱橫之習而以孔墨  
一言之程子識末之譏不亦宜乎劉向以通達之才善爲文而以新  
序說苑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故先儒謂此書爲漢規鑒但  
其學好神仙之流而謂黃金可成焉楊氏不知義命之惜其能免乎  
桓寬鹽鐵論當時所共議者今觀其問荅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  
有大過於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  
則一時趨向可知矣王充論衡乃其所自著者觀其爲言非不叙夫

時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但足以觀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後  
世蔡邕見之以爲談助宜然矣元次山書十卷辭章奇古不蹈古今  
其曰人之貪於位貪於權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  
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廢棄美哉斯  
言乎皮日休隱書六十篇立意峻絕善得事情其曰古之官人也以  
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  
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尹文子一卷謂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  
權勢劉向斷爲刑名家者也但其爲民之心順切末章屯中時君之

弊使舉而行之亦足以善其國而伸長統獨好之則過矣。鄧析子所著二篇以干諸侯實為嚴酷之行。如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雖其言足以資治而要其人則李斯之輩矣。

著微昭隱不以短汲長諸子之權鑑也。

古今史學得失

明瞿景淳

史記司馬遷所作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揚子雲以良史目之似矣。然伏羲之畫卦萬世文字之大原也。知考信者寧忍棄耶。遷乃忽畧聖經。述編不錄。安能逃朱子之所短哉。西漢書班固所成也。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呂伯恭以左傳擬之似矣。然人生之節義萬古名教之大原也。知所重者寧弗尚歟。顧乃輕賤民彝。非斥不與。寧能追范氏之所病哉。說晬東漢書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違天理。論張騫馬勇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烈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而貨殖藝文志又闕焉。或者議其

言多迂誕事多詭越信哉其後荀悅省班固之煩作西漢紀而體制  
近古袁寵剪范曄之穢作東漢紀盡得去取而詞約事詳可謂嘉吏  
矣然中外二槩夷夏皆均體無輕重而是東都之事入西京之傳紀  
載安在哉陳壽三國志以父覓之憾而遂短諸葛之將才以索米之  
故而不立丁儀之列傳甚者蜀以寇書之魏以帝繫之使非習鑿齒  
尊昭烈以正統辨曹操為篡賊則壽之失何日而可裁乎晉史起于  
晉之諸臣終于唐之房褚然之騁駢麗唐太宗親撰四贊蓋欲掠其  
美以傳後也宋書據承天之紀傳因采摭以成書然事雜魏晉沈約  
增志符瑞蓋欲專其功以誇人也蕭子顯因江淹事齊有文名初創

南齊志而為齊書卒之才本卑弱徒事乎雕鐫藻繪則子顯之罪也  
姚思廉因父察事梁為史官祖竇梁齊書而畢父志卒之將祖父揚  
名而言多不實則思廉之過也后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也  
收以恩怨之曲筆快報復之私情毀譽不公而穢史之跡立北齊書  
作于李德林而終于百藥也百藥避唐朝世民之諱而畧世宗世祖  
之跡遷就弗端而曲學之迹見終于崔師仁者後周一書也先脩于  
牛宏而所務非清言再經于德余而所圖非因實宜晁氏以非實錄  
譏之作于李延壽者南北二史也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宜溫公以佳  
史詩之但不作書志制度弗彰恨其未備非過當焉隋書則魏徵總



其事而同脩述者非領師古與孔穎達乎書兼衆善而集故倫理有序而典故不遺本末兼舉而事迹詳備史而若此誠可嘉矣故鄭夾漈曰遷固以來皆莫能及豈虛語哉以舊唐書言之唐之府兵近古而制屢變更其末也則壞而為禁軍此亂之所繇也可以弗志乎藩鎮專地而力相并吞其甚也則起而弱王室此變之最大者可以無表乎悉心奉國如長孫無忌當代之功臣也顧與奸諛之敬宗並書起哀濟弱如韓退之振古之豪傑也顧與浮誕之禹錫同傳以文苑日劉蕡是畧其鯁直之操以外戚例吳淑似沒其卓異之行此皆其失之較著者也曾公亮之言曰叙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著事實

零落誠確論矣歐陽脩宋初相與討論舊文登正義例續成而志撰立四表刪其傳六十有一而益之以三百三十有一所謂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蓋言有大而非誇也故伊川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然削去詔令使一代王言之無微好用奇字使後世讀者之易厭魏墓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景洪之將紀以為麗洪景傳以為晏麗洪縣公之誦可疑則見於吳鎮之糾繆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焉能以無失耶故元城譏其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不誠然哉師春秋之意以治法而正亂邦此歐陽脩之五代史也觀其立傳之例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

曰○免○節○曰○先○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罪○背○唐○附○梁○之○人○而○六○臣○之○傳○以○彰○誅○更○事○歷○代○之○徒○而○雜○傳○之○名○以○立○文○簡○而○發○事○詳○而○核○誠○可○以○比○良○遷○而○下○視○諸○史○也○但○出○帝○之○論○亦○有○類○漢○園○之○譏○韓○通○之○死○不○得○沾○節○義○之○榮○亦○不○能○不○起○識○者○之○議○也○司○馬○文○正○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周○威○烈○王○終○于○五○季○集○為○資○治○通○鑑○既○又○攝○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觀○其○首○書○三○晉○大○夫○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皓○為○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關○魯○仲○連○之○射○書○聊○城○譏○曹○操○之○分○香○賣○履○辨○遂○良○無○譖○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竇○叅○之○心○存○蘓○張○之○縱○橫○遊○說○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辨○畜○夫○之○傳○給○馳○騁○欲○使○知○小○

人○之○利○口○無○益○也○故○其○言○曰○臣○今○所○述○蓋○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惜○乎○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記○北○晨○之○年○闕○中○宗○之○號○削○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野○何○舛○耶○故○論○其○刪○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不○能○無○憾○雖○以○胡○文○定○舉○要○補○遺○之○作○亦○何○以○救○其○失○哉○至○若○劉○恕○之○通○鑑○外○紀○始○於○黃○帝○以○踵○司○馬○遷○之○失○終○於○威○烈○王○以○補○溫○公○之○闕○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以○為○作○史○之○法○而○服○溫○公○之○心○矣○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始○於○唐○虞○以○明○君○道○之○盛○終○於○九○鼎○震○以○著○天○道○之○極○其○所○議○論○深○得○朱○子○之○意○而○有○功○於○斯○道○者○也○但○其○文○皆○典○謨○所○載○春○秋○所○記○則

亦○贅○矣○若○夫○繼○麟○經○而○為○諸○史○之○折○衷○者○其○唯○朱○子○綱○目○乎○綱○目○之○做○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表○歲○以○首○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因○年○以○著○統○則○統○著○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畢○舉○而○鑒○戒○昭○矣○分○註○以○備○言○則○衆○目○畢○舉○而○幾○微○著○矣○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偽○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伯○之○意○春○秋○曰○公○在○乾○侯○綱○目○則○曰○帝○在○房○州○春○秋○曰○王○出○居○鄭○經○目○則○曰○帝○出○奔○蜀○春○秋○嘗○書○立○錫○宮○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譏○其○失○禮○也○綱○目○則○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郊○書○焉○春○秋○嘗○書○有○年

於桓公大有年於宣公矣綱目則有年書于蕭梁後唐大有年書于永平貞觀開元焉四皓之安惠帝從首止之與呂后之立少帝得分註之列削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所以示天下之大分也去則天之僭弒存中宗之紀年所以正天下之公論也大夫揚雄繫於莽非誅奸雄於既死乎慶士陶潛繫於晉非發潛德之幽光乎其間微言與義不可悉數而大旨之所在要皆在於明正統之歸也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壽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極有通鑑續編歐陽玄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竊嘗考之宋史其本紀所以述天子之大經大法也而乃委曲泛濫兼收細行甚或下及於臣事列傳

所以錄臣子之嘉謀嘉猷也。而乃綴緝叢委，誇詡爵寵，遂使猥同於家乘，紀典禮而拜俯之，臚贊屢書，載儀衛而名物之，瑣細迭見，道學儒林一途也。而別為兩目，未必人物之皆當忠孝隱逸殊行也。而採及百人，未必各實之相符。此皆其失之尤大者。若其間煩章冗句，不知所裁，又未易徧舉也。阿魯圖之言有曰：先理致而後文詞，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式矜彝倫，顯是而匡扶殆虛語耳。竊史莫良遷固然，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漢書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而張輔著論優遷劣固，則作史之煩省得失可知矣。愚以為作史者上之任夫人也，貴行乎四事，而下之任其職也，貴稽乎五志，而參

之以三科。何謂四事？曰重委任，不以他務亂其心思也。曰假歲月，不以速成致其率畧也。曰專職業，雖有選擢不令輒去也。曰訪遺書，凡有著述無不搜羅也。舉是以課史職，則意獨篤而在上之道盡矣。何謂五志？曰達道義，曰彰法戒，曰通古今，曰著功勳，曰表賢能。此荀彧之論也。而于寶釋之以為若體國經野之言也。用兵征伐之權也。忠孝貞烈之節也。大告專對之詞也。才力技藝之殊異也。則書之何謂三科？曰叙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此劉知幾之論也。而知幾釋之以為若禮儀用舍，節文升降也。君臣邪僻，國家喪亂也。幽明感應，禍福萌兆也。則書之軌是以例史法，則筆削嚴而在下之道盡矣。上下

各盡其道而史書之成有不盡善者愚未之信也

品藻詳當而四事五志三科尤今日史館之要務

續史

明瞿景淳

自班固斷代為史歷世踵之人出新論家立異見故一帝而數紀一人而數傳天文出於璿璣方域定於禹貢五行本於洪範而每代作志郡邑各為區別禮樂自為更張此表志之未同者也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尊中興則黜永元顯義寧則隱大業錄光宅則畧嗣聖此本紀之未同者也班固深排賈誼范曄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以爾朱可分伊霍房彥謙以玄齡而擅名虞荔虞寄以世南而立傳甚者晉史黨

司馬氏而魏之王凌諸葛誕毋丘儉遂為叛臣。齊史黨蕭氏而宋之袁粲劉秉沈攸之遂為逆賊。此列傳之未同者也。王通氏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若此者謂之無徵可也。梁吳均作通史，自太初以終齊室，蓋主史記而參以兩漢紀傳，統六百二十卷。說者謂其上下通達，臭味相依然，列傳未成而成者，又遭煨燼。至若宋庠之通譜，章衡之通載，大抵皆編年之書也。司馬光乃取十六史凡千三百餘年之理亂彙為一書，號曰通鑑。神宗序之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此非取諸其事而會通之者乎？唐杜佑作通典。

自上古以終天寶，蓋以正典為未盡而參益新禮，統二百卷。說者謂其經領宏大，考訂該洽，然節目未備而備者頗欠精當。至若馬總之通曆，宋白之續通典，大抵皆經制之書也。宋馬端臨乃廣佑之九門曰：天文曰地理，曰禮樂，曰兵刑，曰財用，曰職官，曰學校，曰封建，曰戶口，為二十四目，萃為一書，號曰通考。本之經史而可據會之典禮，而可行當時，儒臣稱之曰纂集。今古殫盡，精力濟世之儒有用之學，此非取諸其法而會通之者乎？夫脩史之難，無出於表志。班固、范曄無表而陳壽、李延壽無志。溫公、馬氏其學術非不能參稽互考，以擅一代之述作。蓋溫公之鑑有意於本朝之弊，而馬氏之考亦所以補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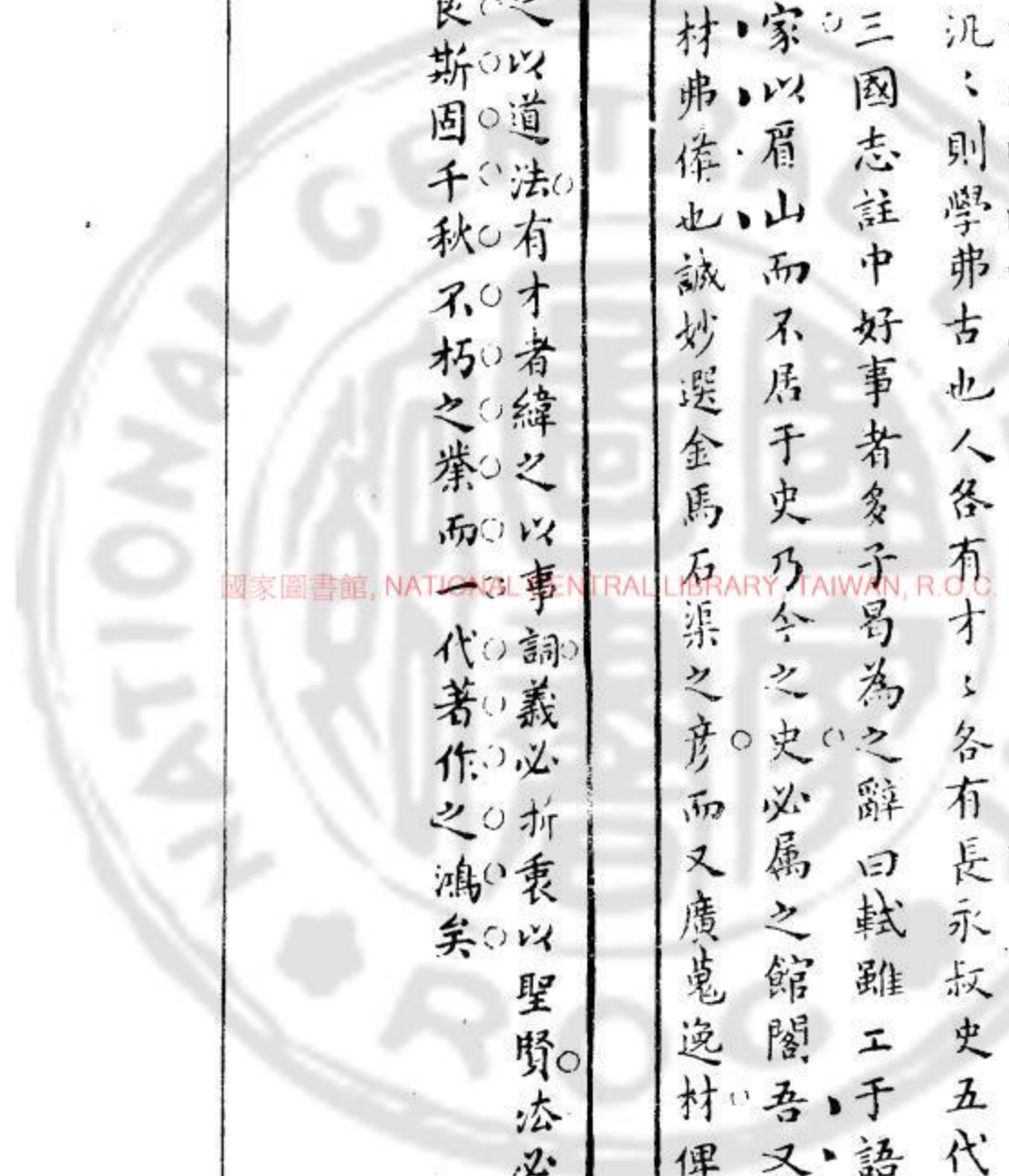
公之遺也。若宋南鄭樵通志，取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與法，而並錄之。蓋有志於會通者，其所撰二十畧，自謂前十五畧，出其胃臆，不涉諸儒論議；後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自任益不淺矣。然今觀之，罷服失之疎，藝文失之贅，較仇金石、博物之枝也。昆蟲、草木、禪官之說，也不可以言立法；本紀、世家、荒誕、並述、列傳、載記、繁蕪、未刊，不可以言紀事。且佑生於貞元間，通典所載止於天寶，樵乃全用佑文，自宋以前闕而不續，謂非諸史之文，不可也。樵譏遷、抹、撫、未、備，又幾固專事剽竊，至其所自為書，不免蹈之述作，豈易言哉。

附明張廷勳論史學

春秋經也。寔史之祖。以年為經，以事為緯，以道為權衡。春秋之法也。至若左氏已事詞勝矣，司馬氏改弦而更張之，其法人為經事為緯，而事詞更燦然。班、椽相沿，遂遵為法。然而范、曄失之弱，陳、壽失之畧，晉書之失，織、南北及唐失之靡，得為遷、固、衙、官、宰也。獨歐陽氏起而史五代簡遠，淡宕當瓜分雲擾之日，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與亡之故，一唱三嘆，致意深長。要于遷史，後稱良哉。若宋、遼、金、元編緝猥冗，爛朝章耳。國家二百五十餘年，君臣所肇畫，令甲所紀載，國勢所推遷，人物之滅否，都邑之建制，華夷之盛事，與夫

河渠食貨天文兵制禮樂律曆之詳藏諸金匱石室者無論即故  
 老遺獻其為野史逸篇如吾學編憲章錄通紀之類班班可考况  
 今人文日盛家靈蛇而人繡虎  
 聖天子纂脩勤命留心史  
 學又甚殷奈何宜史而不史可史而不史惜矣然古史氏如南董  
 以及馬班皆世精其職今也才敏之士僅收採于一時之見聞吾  
 虞共汎則學弗古也人各有才各有長永叔史五代矣或謂  
 子瞻三國志註中好事者多子昂為之辭曰軾雖工于語言不是  
 當行家以眉山而不居于史乃今之史必屬之館閣吾又虞其隘  
 隘則材弗備也誠妙選金馬石渠之彥而又廣蒐逸材俾有職者

經之以道法有才有緯之以事詞義必折衷以聖賢法必彙集於  
 精良斯固千秋不朽之業而一代著作之鴻矣





史法

明錢謙益

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為經。以一代之事與人為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廢興存亡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緯也。律曆禮儀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將相賢奸順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緯錯綜則一代之事裂為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於一事。一代之人臚陳為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於一人。遷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歐陽氏之作五代之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

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為主而璣事靳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弒而書崩而其事詳于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咨爾子晉王之冊著于四夷附錄為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為之區分有雜傳以為之彙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事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耻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日貫穿八姓十國如一國舉共一二其全書可知也嘗試統而論之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總別之宗也歐陽氏總編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為原等而

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為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職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後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脩端之議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為北史建隆至靖康為宋史金源與南宋為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石符姬之載記盡削帝道流歸以比西夷稱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既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脩三史時正統之論誼岷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為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王

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盡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叙南遷喪亂之慘，記劉昫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憾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為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為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缺畧亦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魯公亮論方畧之詳，攷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闕，兼載奏章而未綴數語，譏其奸邪。首尾兩載，褒刺失據，不已疎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烏夷索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攘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公辱，皆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嚴事讐之討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辭，不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統以後，續成于三年，自開局以至削藁，皆

不過五六月而已。以國初禁經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勵而成書非有老于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摠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藁草而已。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于歐陽。又况於所謂後談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者乎。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論者惜之。雖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曆起居固仍往事輜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穿掌故羅觀放失蓋已難

矣。其尤難者則無甚于國初秦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係楚於秦所以係漢于楚也。龍鳳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嘗諱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令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偽周之事一時遺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牴牾即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聞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溺之事青田牧豎之言傳訛增益其誣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為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漢則

劉放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屯其史事者也。今之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為卷僅三千一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做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凡君事四曰帝。跡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井知也。做而為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琬琰之錄彙聚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蘊天爵。各臣事畧之輯先。疏其人。而件係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蒼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蔑

知也。做而為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元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知范曄。陳壽所為。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間。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

史家須讀此文

諸家

漢班固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游○文○於○六○經  
 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  
 道○最○為○高○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  
 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  
 以○五○經○垂○析○儒○學○殺○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乘○要  
 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  
 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

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哀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

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

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

非禮推兼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明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  
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裨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然弗滅也閔且小  
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蕩蕩狂夫之議也  
兵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  
巧也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  
也

陰陽者時順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其守攻之勝者也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繇也夫觀景

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

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

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

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



至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于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歷之數而分為一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于世。寢以相亂。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于此。及至後世。解于齊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罷熊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古。凶參卜筮。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絲人與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登鼎。武丁為宗。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宮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

物之形容以求其殺氣吉凶貴賤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殺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術者皆明堂燕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卜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龜胸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

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攻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有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頌性命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

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惑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所以教也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鬲原診以和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

論文章

明譚元春

衡古今之文者貴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又以人之正識已之不正  
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不下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更甚六子班固譏子長不通於聖人范曄譏班固未遯於自曉之論朕則古今文章豈真無定論也愚以三代以前初無文字而訓詞爾雅止於自暢其情明白坦夷人人誦之不厭此即文之宗也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本其意義而行文是以獨可頌法而楊子雲則以艱深竊之惟竊之故不傳使子雲自為子雲之文非鉅手乎使子雲自為子雲之文不亦自有明白坦夷者乎卿雲喜起偶

然天機之思耳不知何時有詩人之名三百篇以詩各皆里巷士女  
雜採而錄之語而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散唐山夫人猶有遺  
響降而蘓李之古十九首之古三蘓之古曹氏之古以至於六朝三  
唐窮工極巧致精盡微非宋詩之所能及則性情之妙不覺為埋學  
掩也雖然揚雄亦自有傳千古之文宋人亦自有傳千古之詩也雖  
然韓蘓工於文亦有最工之詩也李杜又工於詩其小文小序亦自  
古質不類今人也夫古今人之詩文何以可傳傳其精神之不朽於  
天地間者耳其似歌似哭似喜似嘆似明似滅似獨似披者一畫寫  
之於詩文而詩文為若人存其不可朽之精神並若為若人留其未

嘗苑之鬚眉笑語與後人相發相吹於無窮若之何而不傳必如昭  
明文選之黜蘭亭序曰以天朗氣清一語晉人問古詩何者為佳曰  
所適無故為焉得不速老為佳宋儒謂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漢  
無文章止有出師二表李獻吉勸人無讀唐以後書李濟南取秦時  
明月漢時關為唐絕壓卷此皆不通於詩文之精神而執其一意以  
寬古人愚所不敢也

開口四語是聖賢真正學問艾千子先生貽周介生先生書云  
六章之道大要在克己而已惟克己故能以己之正識人之不  
正惟克己故能以人之正識己之不正先生又有言師古文猶

師○古○人○也○古○人○有○羿○奡○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  
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惟○不○盡○師○古○人○故○知○今○人○之○  
人○亦○自○有○勝○于○古○人○之○人○惟○不○盡○師○古○人○之○文○故○知○今○人○之○  
亦○自○有○勝○于○古○人○之○文○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六目錄

職官

內曹

政事對

內外論

職官論

論官司

論宰相

議侍從宿直以備顧問疏

晉鄭默

宋鄭伯諤

明王世貞

明金聲

宋蘓轍

宋司馬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侍從預聞邊事疏

宋余靖

論經筵事宜

宋程頤

請開經筵疏

明楊士奇

講學勤政疏

明文震孟

論翰苑

宋馬端臨

史官功賞罰論

宋蘇轍

論諫職

唐元稹

論諫職

宋歐陽脩

論臺諫

宋蘓軾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充

諫垣存藁議

宋韓琦

論臺諫橫議之禍

明周思兼

論論唐九卿

宋林駟

論任子

明瞿景淳

論武爵

明王世貞

請免留都寤弁赴北嚴晉疏

明王宇

國朝官制畧

明林文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參卷十六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鵲湖

徐榮子果父  
張廷嘯西維父  
參評

職官

政事對

旨鄭黜

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付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既慎。黜陟勸戒之繇。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  
王鳳洲以數語以常治理經濟實盡於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卷十六 內曾



內外論

宋鄭伯謙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於○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于○周○者。○  
○乎。○豈○惟○漢○近○于○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  
○至○于○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  
○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  
○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  
○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壅○達○于○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  
○于○天○子。○漢○興○監○郡○之○制○變○為○却○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  
○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

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秦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少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莫之制皆之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威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

是以闔官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燕遊內庭，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書，而典尚書之奏章，尚書之官于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中居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繇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于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

揚敞不及其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判然如此。漢治之所繇。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六副封而不令壅遏。加給事中。而得燕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奏列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于出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于

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爭然踈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天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成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又移于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深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初秉奏。侯覽尚書召乘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東漢之甚者也。而其

原寔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于法吏之外使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俱不領於大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非大臣之所能預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稽之。女匱近習之嬖非大臣之所統攝則母后稱制下令不出房帷刑人操握國命或廢封土夫誰得而制之。蓋事權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允幾見矣。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

職官論

明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豈是時天子所寄以六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關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主弗為國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朝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

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一斛弗敢顯也。其內宰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類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或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皂隸。短後之衣。暨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不畧於求治者也。故如莽。庚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而已。論思

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差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盡蠶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論官司

明金 聲

君不宜與下同功。下不宜與上同德。上無為而下有為也。故上必有為。則不主。下安無為。則不臣。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其來尚矣。無之而不為人君之人。則無之而不為人君之任。推而下之。至於守令。其最與民親者也。上焉者弗如也。推而上之。至於相。而上可以與其君。擇吏者也。散焉者弗與也。宰相得其人。天下無不得其人。守令得其任。天下無不勝之任。而或彼焉。或此焉。分途以限之路。不同要皆卓乎。其有樹者。未可輕議也。若夫相之下。守令之上。其委蛇逍遙於其間者。可人也。愚居田間。固目見守令者之為矣。真循良卓異。雖以

皇上今日臨軒註選而諭之固不得治非不得治守令固不得自治其民也○所○意○故○心○憐○甚○以○為○無○罪○者○忽○不○得○不○忍○而○在○獄○之○所○大○切○齒○不○能○平○或○不○敢○不○袖○手○觀○其○徇○徇○也○所○以○然○者○非○壓○以○鄉○之○豪○貴○則○臨○之○以○大○吏○也○夫○在○約○思○純○其○靜○已○甚○或○以○言○論○折○衷○初○亦○無○嫌○今○之○婆○娑○郡○縣○豈○誠○為○其○宰○共○治○單○父○者○乎○為○我○取○鏹○為○女○構○芳○互○相○酬○易○而○以○至○於○勉○事○上○官○無○失○名○譽○宣○帝○所○謂○殘○薄○冰○以○待○白○日○觀○之○今○日○如○取○如○携○如○其○不○然○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過○失○譴○呵○及○細○微○度○責○不○量○力○郡○縣○安○得○不○內○自○刻○流○至○衆○庶○且○夫○郡○縣○如○此○其○多○也○昔○人○謂○止○擇○十○仕○尚○未○得○人○况○至○千○百○安○能○盡○稱○職○而○又○矧○其

驅之以此也○今者幸逢 聖明所注意固不宜出此雖然尚不急此自見風度以為諸有位紀綱以佐吾 君固吾相事矣○夫婦女簡押非所以居三公之位然則令下之日而元勳撤聲樂京兆減駟從者斯其人亦表也○彼其具氣固能奪人也○孤子語孝暨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不認其事不知其難故盛氣者至有使我居此數月則天下無事之語斯其人誠躁妄顧何可以當其事而竟不懷此心哉○夫上與下異計利于家而害于國則所係以治利焉而身無利則臣亦不為而或至蒙死而為之者則法之為耳其伎倆亦似各成本領慮雖旦夕盡要不得謂朝廷乏人○夫人固誠不必如東方所云周

召為丞相太公為將軍伊尹為少府后稷為大司農而子路為執金  
吾者也○今併且歷數○ 祖宗朝人即若諸葛蕭何輩○切不必今日無  
之○今獨少一○寧子耳○今天下用智太深○莫不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  
等其織悉而為萬全之事○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長便也○夫祭貓為  
其食田鼠也○祭虎為其食田豕也○不然則固鑄金為人而無食祿之  
費也○上設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事其主者○宜未之有○夫將  
俟之矣○

此賈太傅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談也

宰相

宋 蘇轍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人○才○為○職○者○也○  
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  
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之○職○論○百○官○進  
賢○使○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為○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品○擯○棄  
而○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  
先○餉○遺○左○右○審○伺○微○音○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  
多○繇○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  
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山○專○三○道○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



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哀歛。以中帝欲恨。排之聲滿天下。及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譎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見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賞。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怙之。遂叛。帝跳梁。繇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於如此。林甫性陰密。面柔令。若可親近。唯穿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繇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尚書盧絢。按轡絕道去。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即譎令請老。還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于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

不止。顏其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竟為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尊猶發言自肆。繇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談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能舉無此者。士淹因曰。陛下知之。何任之。父耶。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敢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人君任相如明皇于林甫德宗于盧杞自是偏溺取敗若漢武亦  
相多不委任驟遷數易有如傅舍相之被殺者凡五劉屈氂腰斬  
趙周公孫至後來不敢拜命其視丞相為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  
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  
此意深矣

石介有云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才不求其人但以年高久次  
或柔弱易制或邪佞諂進或結托外戚或附麗中人便居具瞻之  
地處論道之職姦邪者則主權作福鬻官賣法以亂天下軟弱者  
則承意順旨循默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隳紀綱宰相

議侍從直宿以備顧問疏

司馬光

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  
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  
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通上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  
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陟降取舍皆得其宜

之任何可輕授也  
公孤之職實以論道經邦 本朝大畧間為武職兼官死後贈典  
而已故弗采云然則坐論之責宰相得不全受之乎

乞侍從與聞邊事疏

宋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秘  
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竝不聞知及  
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繇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係  
于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

論經筵事宜

宋程頤

伏○惟○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此○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於此。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進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于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於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熟則褻慢。久則愛敬。此君子小人分別處。主德之成敗。與國家之

利害皆於此係之矣

臣等謹將此書

開經筵疏

明楊士奇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庶謏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自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擇官權在相臣。然擇官易。擇左右之人難。以左右勢處狎近。并非相臣所能擇耳。必如坐政事堂。責鄧通無禮。當斬。以空敕遣。任守忠手段乃可。



上言講學勤政疏

明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瓜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甚。悲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舜之資。亦毫無啟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

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候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奉者條奉剖析機宜獻替可

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延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既無有軼志事外者亦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及祇畢朝儀安取此鵠行身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習何自周通臣聞宗祖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闡問隱微無不諮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無竇自藏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

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  
 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皇○上○之○精○神○既○與○群○臣○不○相○  
 浹○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  
 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  
 帝○三○宏○遠○之○規○豈○若○輩○所○解○于○是○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  
 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  
 國○彝○家○範○盡○蔑○之○為○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未○  
 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獲○善○類○者○復○因○技○而○惜○葉○國○  
 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

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捷○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  
 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  
 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  
 皆○三○朝○愬○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  
 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罟○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  
 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尚○  
 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山○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人○  
 謂○華○于○璘○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夫○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

唐書卷之六十六  
三十一  
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鶴行身繡。橫玉腰金。正笏垂紳。展書簪筆。一輩排行。就列諾諾。唯  
唯。自矜華貴。已為文起。先生剝盡面皮。

論翰苑

宋馬端臨

翰苑經筵在近代為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唐史志以為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略不敘述。則為闕事矣。古今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所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

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詔則漢武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之學之類是也。至于出入禁闈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

丘瓊山曰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體制言詞。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漢世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居禁林嚴密之地焉。我太祖元

年置翰林院學士承旨待制應奉等官。十八年革舊銜定翰林官制。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修撰編修簡討以為史官。是前代言之官。經筵之職。秘書供奉之任。起居言動之注。皆屬之翰林一司。其職任大非他司比也。受其官者自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忠誨以効規箴。豈可但緘默而已耶。

史官助賞罰論

宋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有○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饗○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分

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違  
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典  
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  
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  
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  
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  
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于王室王賞之以侯  
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  
于其功也吳楚徐越之潛皆得罪于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

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  
之所不能及則及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己嗚呼  
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  
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之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  
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  
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論諫職

唐元 鎮

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于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寔在其所。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策。言有常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三四年。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



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脩言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而欲收絲綸之越。迴日月之光。何裨于萬一乎。

唐制三品以上入議軍國。令諫官隨之。此可為後世法。

諫官

宋歐陽脩

今世之官自九卿至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封郡。逾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不是。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

行其道。諫官專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乎史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良可懼也。

論臺諫

宋蘇軾

本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論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苟無此理。然而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為國者。平居必有。凶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若平居高。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臺諫頃以夙負節概不貪一錢者為之不當止循考選成例不使枯蟬疲蠅亦何為也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商賈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板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惧哉

林希元曰此等文章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士目之凡為官者宜

錄一通寘之座右朝夕觀省

諫垣存藁序

宋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  
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辯則忽而不聽也主於  
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  
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  
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上以諫官缺  
擢授右司諫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  
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

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待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後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味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哀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人。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迹云。

葛端調曰。讀此知韓非說難。明允諫論。並屬邪陴。

論臺諫橫議之禍

明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於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為者則在於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焉。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于上而無所復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之大議曉然有所別白而其人君亦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者亦足以遏天下之橫議而不至於

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于上臣子奉行於下無敢諠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夫或失于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之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以攻大臣之不便于己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病於天下而其臣紛然而擊之又紛然而和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于是有取斥削奪之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于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忿於是有所流徙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於貶削以去攻天

子之寵臣而至於流徙于外則天下群然稱之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合是無以自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入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安也其智足以遏突厥之衝而其既也劉文静輩爭之彌月而兩從之而突厥之勢遂昌秦王非房杜之策不見用而所向皆克故宋之亡皆起于群臣之好爭而人君之莫罪也

橫議起于無斷斷則紛紛者息矣然唯真見其是處不以人言為取舍須有剴決力量

論漢唐九卿

宋林

駟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崇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太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寔。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于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人之布滿于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



同邦國司馬大令兵以從司寇。九周人兵民之權若不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于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繇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惑焉。既

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多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罔之說。陸長源言其弊之曠。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大農少府復分于戶部。大常宗正復散于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于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于光祿。又任于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繇也。循漢唐之名。得周之實。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節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

判寺之官太僕則辟牧司是其職也。鴻臚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各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于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任子

明瞿景淳

舜命八元八凱皆出於高華高陽之裔。周命鄭虢毛原皆出於姬姓。宗盟之親在虞周則以為當在後世則以為濫嘗推其故矣。舜命典樂以教胄子而直溫剛簡之德全。周命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庸孝友之行倫教之於平時而用之於異日。所以有賢子弟也。夫富貴者侈之階安逸者驕之府况世祿之家鮮克繇禮則任子之法烏可無教耶。漢世任子之法有任為太子洗馬者汲黯有任為太子庶子者蕭有有任為右較書辛慶忌博士弟子者伏湛有任為侍中史丹任為軍司空者社延有任為郎任為中郎將者蘇武劉向孔光子男放為其

制固不一矣。清耶濫耶，吾固未暇議。獨怪夫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  
王吉欲除其令以求賢。故萬年教子以誦。方朔教子以容。豈非上人  
之積弊哉。唐人任子之法有所謂三衛七等者。有所謂親事帳內者。  
有所謂納課品子。捉錢品子者。其目固不一矣。當耶否耶。吾固未暇  
論。獨喜夫唐人有學校之教。至使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是故柳  
子教子以庶。韓子教子以學。豈非上人之激勸哉。宋則參樞之子竝  
授供奉官。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魏延信以宰輔之子為駙馬都尉。  
特請於朝。乃得其子為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杜彥鈞以昭憲后  
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是戚里未有奏蔭也。

德用

○曰樞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一十年。而德用僅為忠佐。是管軍方鎮  
未有奏蔭也。則奏蔭之法不亦嚴乎。然此未足為嚴。公卿之子未任  
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既學之後。復立較試以考之。其已試者。復嚴  
之覆試。則以身年誦書三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者。復親為之引對。對  
果精。然後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為嚴歟。是故奚嶼以坐補丞  
郎。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丞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  
耶。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業未精。而黜。噫。引對未  
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後世任子之法。去嚴而尚寬。推恩之列。有隆  
而無替。其弊不可勝言。是以范仲淹富弼極言冗濫之弊。李柬之范

鎮請定補蔭之法。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業藝此孫林之請也。臣僚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剡之請也。昔哉斯言真萬世之藥石矣。

武爵

明王世貞

職方考鏡兩京都督府分隸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郡牧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王世貞曰國朝兵制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命靖遠侯王友齊中軍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廣恩伯劉才督右掖尋別選輕騎為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票騎將軍都指揮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

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歸京師。則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太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景泰中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緩急。是為團營。而以兼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嘉靖庚戌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將較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

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聞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負統之。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負總理之餘。如貞吉言。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中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請免留都窮弁赴北襲替疏

明王 宇

臣竊見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襲每  
起送屆期即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繇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  
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  
文元金吾右衛舍人戴德志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  
時縉孝陵衛舍人張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  
寺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為始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繁日損月瘠  
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京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借  
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

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守○候○動○經○歲○月○多○日○資○斧○罄○之○飢○寒○莫○救○而  
 隕○命○異○鄉○者○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蔭○終○世○不  
 得○襲○者○衛○衛○有○之○此○革○始○祖○皆○高○皇○帝○與○文○皇○帝○開○國○靖○難○之  
 功○臣○也○以○汗○血○之○勲○勞○無○罪○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留○都○武○臣  
 漸○就○凋○落○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查○得○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  
 北○京○併○錄○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楚○題○請○改○于○南○兵○部○會○官○監○併  
 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  
 題○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重○疲○乎○軍○官  
 文○臣○之○間○閔○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伏○乞○勅○下○兵○部○以○後○南○京○襲

替○舍○人○只○于○南○兵○部○研○審○明○白○覆○勘○對○同○但○始○北○部○事○例○會○同○各○衛  
 門○官○比○試○具○繇○類○奏○即○移○咨○北○部○查○選○候○命○下○准○襲○免○其○赴○京○不○惟  
 可○蘇○武○弁○之○窮○困○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將○五○十○一○衛○之○窮○官○盡○戴  
 千○百○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効○忠○之○義  
 者○豈○淺○鮮○哉○

先○生○此○疏○變○之○而○善○董○崇○相○先○生○留○雍○議○禮○揭○守○之○而○善○文○武  
 之○道○在○人○兩○先○生○功○德○在○人○

國朝官制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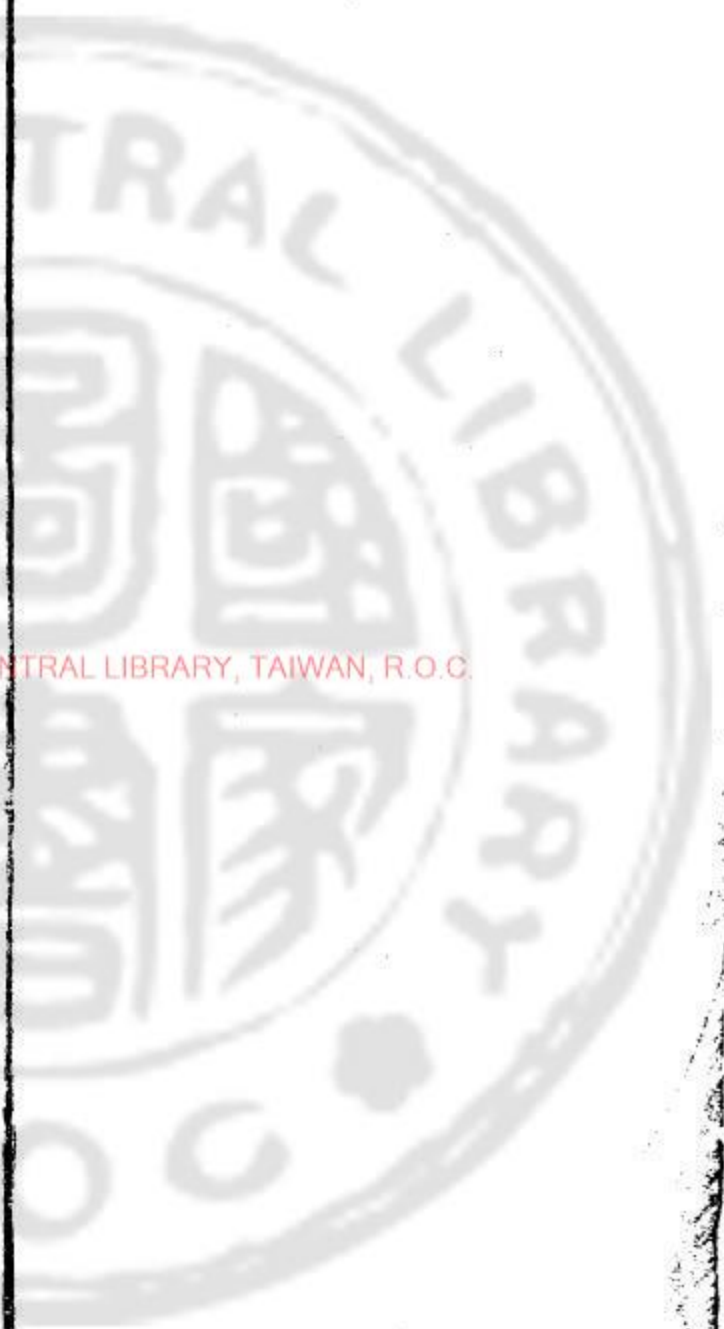
明林文結

何羅之也

國朝官制無不自古官昉也。周官太師太保太傅曰三公。少師少保少傅曰三孤。國朝三太三少自公孤昉也。洪武初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而無何復罷焉。其在東宮則自唐虞教胄子昉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是也。內閣輔臣在黃帝時有六相。舜相堯舉八愷八元謂之十六相。成湯時置二相伊尹仲虺為之。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皆其任也。其曰尚書非周官。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廷有尚書其職僅通章奏而已。在國朝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是也。曰戶部尚書周之地官卿是也。曰禮部周春官

黃古... 卷十六內曹

白一





卿。曰兵部周夏官卿是也。曰刑部則周秋官卿。曰工部則周冬官卿。是也。曰吏侍郎自周之少宰昉也。曰郎中則太宰屬官下大夫。曰負外則太宰屬官上士也。戶侍郎周之少司徒是也。司徒屬官下大夫。上士則今郎中員外之任也。禮侍郎周之少宗伯是也。郎中則宗伯之下大夫。員外則宗伯之上士也。周少司馬中大夫為今兵部侍郎。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今郎中有司與司馬上士。蓋今員外郎也。曰刑部侍郎小司空中大夫是也。曰工部侍郎小司空中大夫是也。司寇司空之屬下大夫上士。則郎中員外郎蓋其任也。虞書帝曰龍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女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通政

司自納言昉也。太常寺唐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蓋其任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女作士。惟明克允。大理寺自士官昉也。光祿寺自周宮正昉也。秦為郎中令。掌宮掖門戶。武帝太初改為光祿勳。執戟更直宿衛。今兼珍羞大官良醞。掌鹽等署。則周內饗外饗之職也。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今曰尚寶司是矣。行人司乃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者。鴻臚寺即周禮大行人。漢改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臚傳之也。書罔命。注太僕掌王命之官也。周禮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後世則以典牧馬之政。而罔初因之。蓋自周較人圉人牧師圉師昉也。其

曰上林苑領蕃育林衡典牧嘉蒸自周太府昉也。其曰軍器監自周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昉也。國子監周禮大司樂學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民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此其任也。而職之最清華高貴者曰翰林翰林非古官意古者從容論道朝夕備顧問官不必備唯其人蓋謂此也。國史院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曰太史。周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是也。秘書監內禁經籍圖書所在。洪武命編修張唯等十八人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永樂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曾棨周忱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諭之日就閣下玩索務俾實得于已庶

國家得爾之用。故其時得人比他進士為多焉。周官御史掌書奏授法令。今十三御史六科給事則皆諫秩也。國初御史不隸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給事不他隸以專彈劾之任焉。宗正院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蓋其任也。王府官虞夏商周教國子漢帝子為王。國置太傅相中尉皆其任也。司天臺自唐虞羲和昉也。太醫院自周師昉也。其在外布政司自唐虞十二牧昉也。按唐虞內有九官總之於百揆。外有十二牧總于四岳。國朝內設六部則虞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則虞之十二牧也。其在內不諉布政司直隸順天應天府曰府尹。周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郊漢京兆尹皆其任也。

其曰按察。自召公巡行郊野。昉也。唐有巡察使。採訪處置使。黜陟使。觀察使。宋有諸道採訪提點刑獄。皆其任也。其曰轉運使。唐先天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使之名起于此。國初置京畿都漕運司。專治京師軍儲。後漕運責總督侍郎。轉輸絲布政司。鹽課司之陞為都轉運司。自建文始也。其曰提舉。即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外郡州守則自秦昉也。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是也。其縣令則又自周昉也。周千里有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迄今。曰之矣。其府州縣學官自黨庠。

術序昉也。其在武爵大都督府。自樞密院昉也。初

高皇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及即王位。定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各省鎮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郡。牧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其在文臣總督軍務。有事則置事。已則革。不為恒也。錦衣衛古無其名。國初為親軍都尉府。後置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隸有將軍力士較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秦衛尉漢

執金吾蓋其任也。兵馬司掌擒拏軍民等街市鬪毆淫姦賭博潑撒  
搶奪一應不務生理之人。宋真宗以都外居民林總不無相競競則  
猶訟繁興祇以赤縣尉理之得毋滯事乎。乃于城外特置八廂者是  
也。國朝官未之備其大畧取諸此也。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七目錄

職官

外官

論牧伯

宋陳祥道

論按察

明施愛

論監司

宋孫洙

論守令

宋孫洙

論守長不可數易

漢左雄

晉元帝勅吏惠民詔

省吏議

晉荀勗

重守令變選部疏

唐張九齡

叅訪郡守疏

琦何曾

論縣令不可輕授

宋包拯

續史論

明錢茶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七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鴛湖

朱盛時際開父

叅評

張廷鶯西雛父

職官外曹

論牧伯

宋陳祥道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帥卒長。而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以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

職官外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眾故達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眾故卒有正。正之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總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

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司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率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矣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于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冀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

廣古今詩話卷十七  
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馬鄭氏以為商制是也。

按察

明施愛

按察司之權則以副使僉事分理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則無蓋按察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只造長官也故分建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註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於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後其權稍易而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為按察者稍稍掣肘近年朝議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益非議官本意矣



嘗以提學官宜如典試 欽差例不受兩臺節制亦不隸按察  
衙門尚未知按察諸官之不隸按察使也今按此議則議官自  
各有其意矣惜官制未之及也

監司

宋孫洙

外權之重無若主計之臣與夫按使者是其代朝廷班導風化而條  
舉綱目振治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坐連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  
者尚十餘州也吏負廢置民俗舒慘兵賦調發刑罪報決一繫其任  
而無徵責之科無較課之法其寄甚重其選甚輕其任甚大其責甚  
薄天下郡縣之所以未理者弊在於此乎夫治道之安務在乎使官  
率其屬而各任其責也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明  
此非難也今監司不任郡縣之責而優游顧望苟期遷徙未聞有陵  
厲風節變立事功糾劾不避權貴薦舉不遺疎遠奉公不撓疾惡如

隼者也。其中材者苟以苛刻為能，期會為急，商計錐刀之細務，取穀  
帛之羨贏，委政群小，任用耳目，隱黷為明，不乎心舉奏，以為是遠然  
也。其下材者，垂頭塞耳，訖無糾察，專為不急，以妨民事，蝗旱赤地矣。  
剝民以足其歲課，而不蠲租賦也。開長請屬之路，而高下在於權勢。  
其甚者，招通奸利，而剝聚財貨，反為部吏，陰祀其罪，懾怯自守，持節  
循行，亟去不視。職業失於下，課責失於上，秩滿代去，雖復部吏有大  
穢獄刑，有枉濫朝廷，未嘗按坐之也。惟叛卒據州城，蠻夷犯邊鄙，或  
追貶監司耳。其餘一切不以為負也。臣故曰：國家責小官之法太密，  
而繩大吏之法太疎也。切觀祖宗之時，條貫監司，緘悉甚備，開寶之

制使諸道轉運使，歲察之，選官吏之能否以為三等焉。興國中程德  
元矯制市秦隴竹木及事，覺轉運使皆坐貶官。又崔憲計奇王德商  
等，皆以簡慢不親事，或削其爵，或除其籍，而追還所賜錢也。咸平中  
又詔以戶口增損定計，臣之殿最焉。祥符中亦較提點刑獄之課，以  
常活冤獄者為上第，而增秩進職也。此祖宗取臣責吏之要道也。

守令

宋孫洙

夫民者國之本也。○ 罷守縣令民之本也。○ 古者方制四海而天子列爵  
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 故聖人法制必本於民。○ 故擇其人以牧  
養之。○ 重其任以付責之。○ 假其權以安固之。○ 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 責  
吏一本於民。○ 吏之報上一本於民。○ 則民重矣。○ 民重則郡守縣令重。○ 郡  
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 故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 民輕則天下  
國家輕矣。○ 可不慎歟。○ 昔漢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 郡守入為三公。○  
即官出宰百里。○ 又出諫大夫補郡吏。○ 有治効者璽書勅勵。○ 賜金增秩。○  
而不輒遷也。○ 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而用之。○ 故漢之良吏於是為盛。

誠知所重也。魏晉以下風俗垢弊，謂居朝廷者為要職，治郡縣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俗日壞，敗者失所重也。唐之失亦重內職而輕外官也。故內職嘗數遷，外官嘗滯選。朕而三百年間，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國家之初，罷削方鎮，重郡縣之職，而生民頗得休息。先太祖選任郡守，輒召見慰勞而遣之。在太宗親擇循良，分理郡縣，又嘗手札細書，泐前印紙三十餘道，以賜所遣郡吏。先帝勵精政理，一命以上皆廷見之，悉受訓辭，勅戒丁寧，使知自重。此乃祖宗治外安內，憂民擇吏之至恩也。

論守長不可數易

漢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在知人安人。今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卒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朕克慎庶官，蠲苛救弊，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久景天下，康乂誠繇，玄靖寬柔，克慎言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陘，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攷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

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凋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舉拘約者離毀或考奏捕按而止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

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辟負冰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劾者可就增秩勿徙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止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郡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使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感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奢里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究垂祚永世不刊

隋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漢○王○嘉○疏○云○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故○二○千○石○守○  
令○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後○變○易○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還○遂○  
使○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亦○言○數○  
易○長○吏○不○免○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耗○損○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賢○  
皆○漢○名○臣○其○言○深○識○治○體○矣○

本○朝○丘○父○莊○公○曰○唐○虞○官○九○載○而○始○黜○陟○漢○黃○霸○治○潁○川○至○於○  
八○年○  
聖○祖○官○制○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有○善○政○者○

旌○異○之○秩○滿○者○則○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  
生○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送○故○迎○新○之○費○

胡○端○敏○公○奏○議○曰○藩○臬○守○令○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  
今○則○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往○來○道○路○  
如○織○其○能○在○任○幾○何○至○於○為○知○縣○者○亦○僅○三○年○即○擢○中○間○朝○覲○  
科○場○差○委○叅○謁○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卹○下○也○故○今○藩○臬○  
守○令○皆○過○密○也○遠○進○之○念○急○則○為○民○之○意○短○謀○身○之○術○勝○而○取○  
民○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蓋○遷○轉○煩○數○不○遑○寧○居○雖○使○聖○賢○  
居○此○亦○無○以○安○官○行○志○况○其○下○乎○

晉元帝勅吏惠民詔

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今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眾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

劉辰翁曰。經世碩議。誠中興雄主也。

吳彥深曰。遠近禮贊。一切斷之。此語妙絕。然暮入之。素袖中之。金誰與辨乎。穢濁之人。須嚴心黜逐耳。



省吏議

晉荀勗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曾○相○漢○載○其○清  
 靜○致○盡○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  
 并○合○吏○員○縣○官○國○坐○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  
 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  
 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曾○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敬○睦  
 使○未○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惧○矣○重○敬○讓○尚○止○足○令  
 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  
 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鄙○求○則○是○非○不

廣古今議論卷十七

十一





妄而明官。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工廢。處位者。不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恐急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頽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

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戒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至難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遠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陸熊占曰。設官分職。繁簡之數。亦繇時宜。然事煩官曠。叢挫之弊。遂成。此議可為詳明得體。

請重守令之選變選部之法

唐張九齡

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濟○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然○猶○黎  
 人○未○息○水○旱○為○憂○臣○切○思○之○有○由○然○矣○臣○聞○垂○政○之○氣○發○為○水○旱○天  
 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早○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  
 命○則○天○為○之○早○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  
 令○宅○生○於○刺○史○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早○之○繇○豈○惟○孝○婦○一○事○而○已  
 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今○刺○史○縣○令○除○京○輔  
 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  
 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



身○有○累○在○職○無○敢○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時○附○會○遂○忝  
高○班○此○其○勢○衰○且○無○它○責○入○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  
夫○以○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  
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益○毗○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  
好○進○者○兩○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茂○此○不○宣○皆○由  
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莫  
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鄉○士○入○而○不  
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  
出○送○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

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  
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枝○養○而○求○入○陛  
下○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  
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應○都○督  
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應○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  
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  
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  
亦○未○之○理○也○天○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

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今○天○下○未○必○理  
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  
高○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槍○據○溺○於○文○墨○胥○吏○之  
楮○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  
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謂○傷  
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久○而  
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豈○不○謬○哉○陛○下○若  
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  
豈○復○不○能○知○人○知○人○之○難○雖○自○古○所○諠○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

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八○五○人  
若○有○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  
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嘗○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  
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  
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  
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  
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  
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任○選○者○妄  
起○怨○端○且○循○今○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

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盡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又天下雖廢朝臣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能賢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吳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搯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

馬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憂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今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必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不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

鍾伯敬曰天下未有無賢刺史縣令而民得享太平之福者亦未有選法不精而天下得賢刺史縣令者此等議論雖近常談而實治平第一義是以古今實心幹事大臣莫不諄諄於此

參訪郡守疏

晉何曾

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四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誰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

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張燁如曰。郡守為親民之要。悉心理政。選選重此。此疏深得原本之言。

論縣令不可輕授

宋包拯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它官。耻為縣令。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令。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刻為余判。不繇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情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况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今後貼職并僉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

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

民最親近者無如縣令縣令賢否民之死生係之安可不慎

循吏論

明錢 棻

天下之命懸天子一邑之命懸邑宰今之縣令不下古諸侯倚尊邪化令遣民移究其所為易於決隊故慈惠之長勤功督察更俗易化則戾蟲去境瑞鳥來翔効至亾算也然文質政教所以云救吳刀宋削遷地弗良夏炭冬扇進前圖御宓賤以靜外致稱巫期以勤敏集效標術不同因時殊賈故以書論事者弗盡事之情以古制今者弗達今之變勦雷同之常說嚴寬猛之故談而欲政平訟理此實難矣何也水濡人溺火烈人畏蒲鞭之化或以召侮屠伯之威易致崩沮况古寬寬良今寬寬奸古猛猛強今猛猛弱有公廉不發私書乎內

廣古今義命

卷十七外

十九



行○修○乎○家○產○直○五○百○金○乎○嗟○乎○循○吏○不○復○見○矣○即○酷○吏○寧○易○及○哉○吾  
聞○聖○人○有○道○郊○清○藪○伏○今○郡○縣○失○職○黃○巾○半○天○下○夫○亂○繩○解○於○渤○海○  
日○斧○肅○於○朝○歌○亦○令○耳○豈○異○人○乎○皮○日○休○曰○元○魯○山○為○真○吏○諒○哉○其  
心○不○真○未○有○能○濟○者○也○山○草○之○士○欲○破○心○者○久○執○事○且○明○問○及○之○此  
敝○邑○之○幸○也○夫○執○事○所○患○者○鹽○徒○噉○也○胥○蠹○也○訟○繁○也○市○虎○橫○也○虞  
芮○之○爭○久○不○決○也○民○壯○子○虛○也○保○甲○塵○羹○也○士○習○澆○也○斯○數○者○誠○足  
憂○然○罕○易○時○弊○未○嘗○無○術○若○夫○八○閩○之○戶○紐○於○寸○樞○千○仞○之○柯○騰○於  
苞○蘖○濁○源○清○流○古○以○為○戒○政○之○所○本○不○可○不○慎○請○誦○言○無○誅○可○乎○

循吏不復見酷吏寧易及語堪痛哭

十七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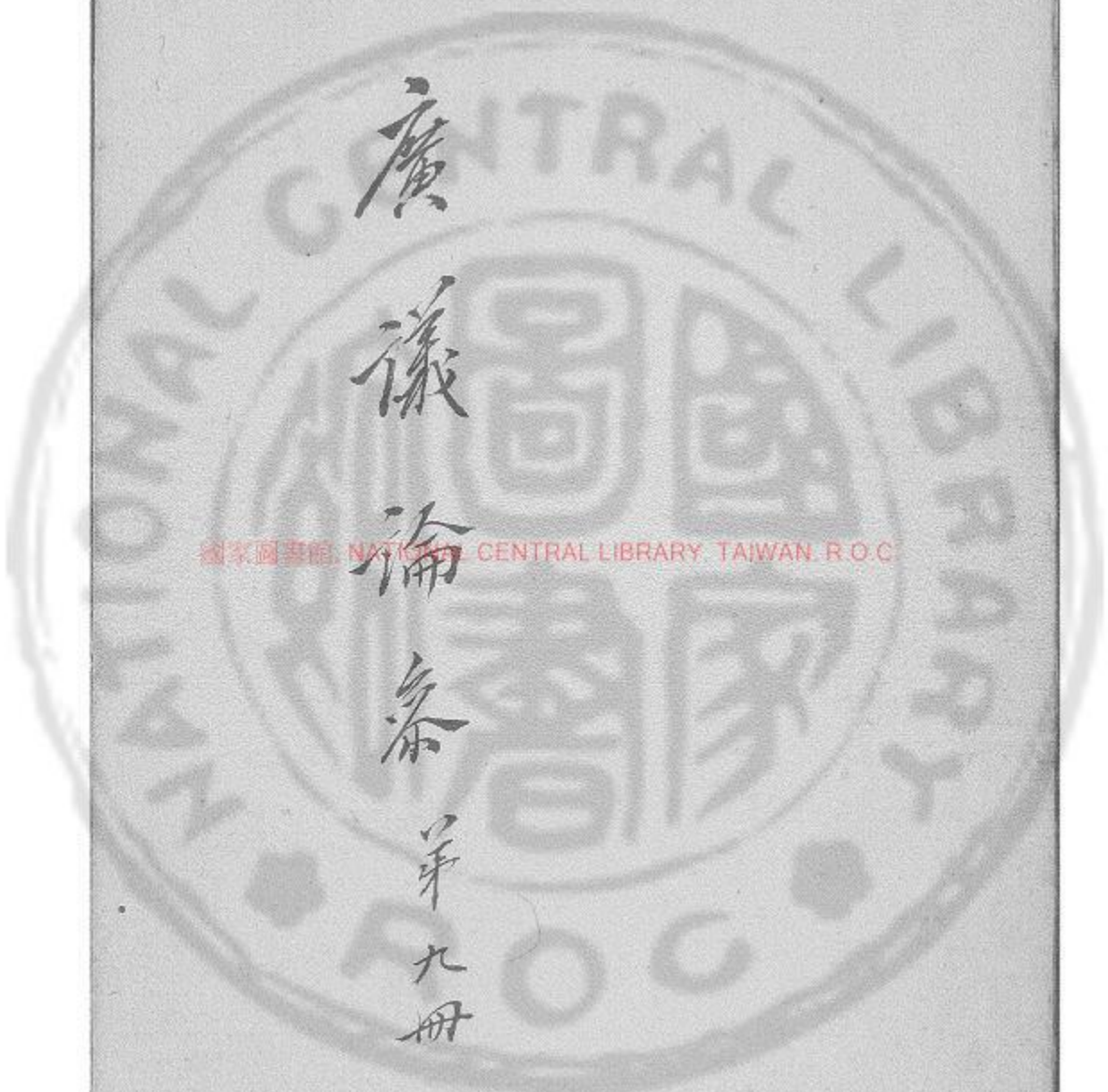
廣

雅

論

彙

第九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八目錄

吏部

選舉

論冢宰下兼六卿

宋林 駟

選舉議

唐杜 佑

論孝廉

宋馬端臨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罪詔

論九品中正

宋馬端臨

論賢良方正

宋馬端臨

論宏詞

宋葉適

論佐吏

宋馬端臨

論薦舉

明瞿景淳

薦揚疏

明張應治

取士議

明林文裕

三途並用議

明李廷機

鄉書儲才議

明林欽楫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八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鴛水

馮亮子晉父

叅評

吏部選舉

張廷鸞西灘父

論冢宰下兼六卿

宋林駟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今裂四出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羣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恥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經小紀始壞散而不可收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于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于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論道。經邦下至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皆在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于己。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為嫌。而人主不以為專也。每讀天官治典。博觀六十官之職事。凡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布列于王官之內外。而近迫于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家宰焉。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

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于此。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內。人主惟意所欲為。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于法度之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天下遂不可為。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選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人。不領于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以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

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閹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于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為尉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闈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鹽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幄轡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橫流。至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于陳平之自棄其權。武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

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顧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于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耶。然則後世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冢宰始。庶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施爾奮曰。此言大臣當制其權。而歸究於陳平。可謂本論。然陳

平非惡權而自棄欲制權而不能也。方決獄錢穀有問。平實與周勃俱莫知。但周勃少文。陳平任智。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平又不敢強對。急即塞責。以廷尉內史耳。因憶宣帝時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御史卒遽類周勃。丙吉以先聞。馭史言具對。見為憂邊。思職使平倖知。出入多寡。教不猛將。具對以取勞。勉吉非得豫視科條。不又推憂邊非宰相之職乎。漢二大臣者。于國家事若此。安望能制其權也。丙吉甚至清道逢鬪。死傷縱橫。卒乃祖述陳平委職。長安令京兆尹亦曰調理陰陽。遮羞於問牛之端。不更鄙而誣乎。宋儒喜見得陳平理陰陽三字。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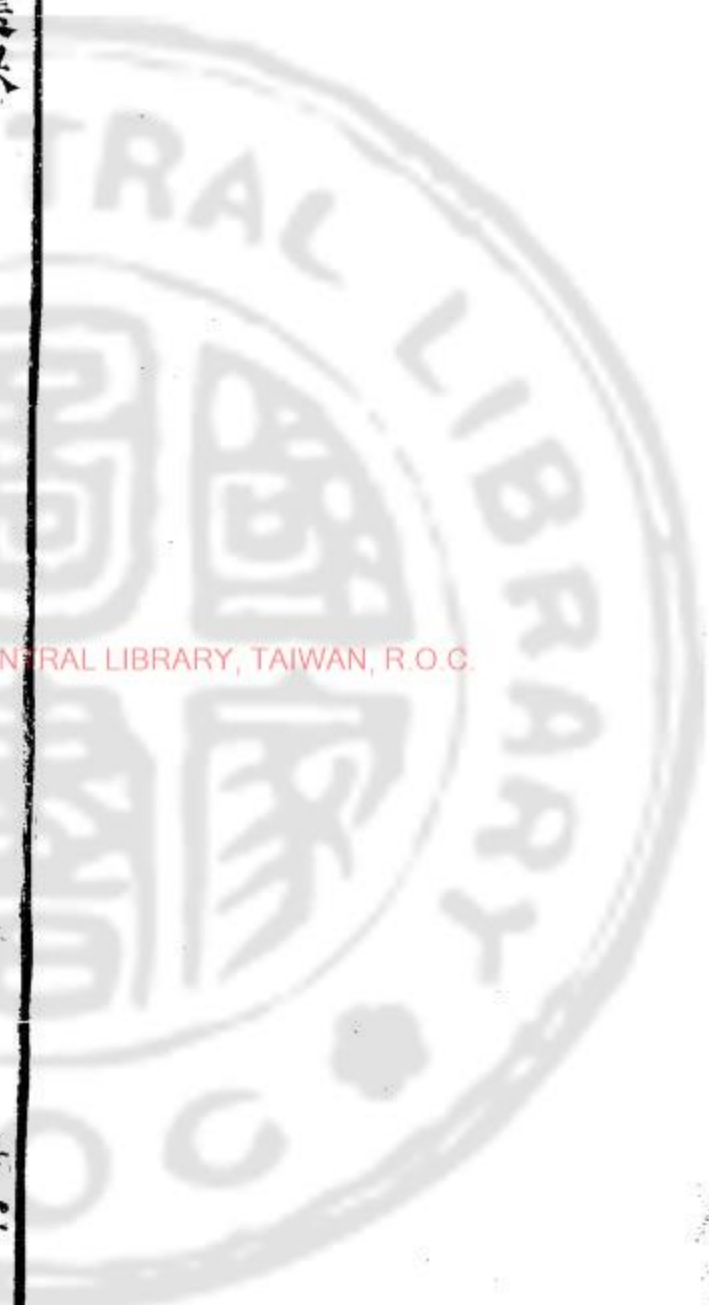
便稱其知學。朱便稱為得體。至司馬公之論丙吉也。以宰相所調陰陽者。非拱手而陰陽自調。必自佐人主治。庶政始為茲論之前。矛歟。



選舉

唐杜祐

自昔義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又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入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明五刑。播五穀。典三禮。洽于四岳。明揚側陋。詢事考政。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于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于斯。其行教也。





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致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士無古今之別。繇取材無法。致之施政立本。屹然可繹。

### 論孝廉

宋馬端臨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術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然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控惚之際。則併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復有明經進士等科。遂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

名以為士子進身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樵朴無文之人。不能以明經進士。自達遂欲別求進身塗徑。故黃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與傳教。以不知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李茹公曰。循名責實。大救千古薦舉一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鍾伯敬曰漢武議不舉孝廉罪。明制有貢舉非其人之律。然不舉之罪。乃定而非其人之罪。難斷。曷亦立一不易之法。以實求之。其必以流放參夷之事先加之。通關節之人。然後定議而酌行之。則得人之盛。復見矣。

論賢良方正

宋馬端臨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而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復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始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耳。獨惟文帝時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時對策亦百人。公孫弘第一。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其為詞說。取容無足恠。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遇謙恭好問之主。乃

尊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然則百餘人者可知矣

賢良才正與建議之臣反復詰難講究罷行之宜雖唐虞清問在下不過此也舉一人即得一人之用此科畢竟可行

論中正九品

宋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於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縣曹掾積累而陞或縣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輒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于眾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

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繇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于清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眩。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

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續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視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于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如兩漢之法也。

規格用人。累朝積弊。趨勢畏禍。快恩讎。三大病。厯厯如觀火。

論宏詞

宋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應用之文從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澁。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于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

及宋齊此直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詩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取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漢武元封中詔郡縣察舉吏民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

者於是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蓋士不能治劇不明律令即明經且無用况宏詞乎唐制亦有明經明法明算一史三史諸科蓋史與經等而明法與明經等法術正經術也宋制進士自第一人而下亦皆令試律而王安石尚用帖括經義然宋進士科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而帖括經義之科不過為學究而已是以誤人直至於今



論佐吏

宋馬端臨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繇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習氣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剝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謂儒為迂于是以通今博古為不

人。○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輕重抑揚。於是  
○拘譴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耻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

蘇東坡廣士論云。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拔之於吏胥之中。而出之皆可以為將入之皆可以為相。是故上之人待之如兩漢。擇之以才。遇之以禮。恕其小過。察其賢有功。爵之貴之。祿之使其志。知得自奮于功名。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又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

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多者論之。夫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然當時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轂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戢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

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論薦舉

明瞿景淳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皋。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法。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

詔三公至州收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為秘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相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曹彬薦其次子瑋，呂蒙正薦其猶子夷簡，不避親也。呂夷簡薦范仲淹，文彥博薦唐介，不避仇也。李文正不市私恩，王文正不受私謝，呂文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公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皆大臣為國之念也。蓋嘗考之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

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闕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于嚴延年舉獄吏，贓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繁辟失禮，有司以為詭舉虛偽，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我太祖皇帝定鼎之後，咨賢而治，恐才之難欲，天下求之長於藝者，皆在選例。此洪武八年之令也。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通書律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洪武二十七年之令也。宣宗即位，益加祇承于都御史劉觀之奏，則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孫朴言，吾輔政

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而連坐之戒不可不嚴于楊士奇之奏則  
殛○繇○用○禹○舜○之○公○心○自○今○極○刑○之○家○不○可○遽○棄○至○于○大○逆○之○家○不○宜  
復○用○英○宗○承○之○從○楊○士○奇○之○議○而○循○舊○法○從○李○之○奏○而○用○年○富  
規○模○宏○遠○孰○有○如○我○祖○宗○者○乎○然○而○賢○否○混○淆○所○知○有○限○專○引○知  
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守○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如○之○何  
而○可○哉○必○如○司○馬○公○十○科○之○說○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如○蕭○嵩○之  
薦○韓○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三○曰○智○勇○過○人  
可○備○將○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聰○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  
孔○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

可○備○顧○問○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如○魏○元○忠  
之○薦○吳○兢○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如○李○祐○之○薦○李○吳○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滯○獄○如○丙○吉  
之○薦○定○國○如○此○則○循○名○責○寔○自○興○循○讓○之○風○而○事○舉○言○揚○必○無○遺○賢  
之○嘆○矣○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請于除書之內具載舉授之  
繇○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亟○褒○升○亟○失○則  
亟○黜○免○以○為○此○法○非○止○搜○揚○下○位○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  
所○舉○即○此○義○也○又○曰○今○日○之○臺○省○長○官○即○他○日○之○樞○要○宰○臣○也○

廣古今論卷一  
豈有為長官之時不餘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遂可擇千百具察哉

議薦楊疏

明張應治

自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武臣三千厥惟一心叔季以還士風乖戾  
豈今不逮古一至是哉 國朝京官六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大臣  
自陳不職去留取自宸斷糾察聽之言官而臺閣大臣一以無心處  
之宜乎人心帖服矣通來考察被論之臣無問賢愚紛起怨嗟無論  
崇卑輒肆辨詰或暗肆中傷而利其相攻或誣捏陰私以求其必勝  
展轉乘爭日就澆薄其故何哉蓋繇是二者本 國家之公事而有  
似乎私謀本天下之公論而或以為獨見此人心之所以不平異論  
之所以蜂起也如京官三年給繇考語數字又多活套漫無稽查賢

否詢之人言毀譽因而失實。此既卒然有問。彼亦素不經心。殺華是  
狗。或有遺漏。設使訪及匪人。愛憎全憑胸臆。一倡百和。聽者同然。至  
於外官賢否。全屬撫按一人見聞。有限未免潛托下寮。造飛語而遶  
快。趨趨挾上官而將隳等級。或嫌始黜。不察令終。或因小青弁棄大  
節。况於屬官薦揚。僅憑數字。門生執禮。遂至終身。繼此再相統臨。安  
能復察奸弊。且此既以受薦為恩。彼必以被論為怨。恩怨相報。寧有  
已時。此皆未達乎薦賢為國之公。與眾共之之義也。宣德間例。凡方  
面郡守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後有犯賊罪。坐舉主。今宜推  
廣此例。勿候臨缺。勿限三品。凡在京五品以上及臺省諸臣各舉所

知一二人。必須實填。其有何等才行。堪任何項職事。明開揭帖。送該  
部類查。其陞遷例。該辭免大臣。即於疏中推舉才望相應者。自代以  
備擢用。連舉三次得人者。受賞。三次失人者。量罰。寧有阿私謬舉之  
事哉。嘉靖十一年例。凡司府州縣官。歷任三年。果有卓異政績。方許  
奏保。旌異不次擢用。今宜推廣此例。令各府州縣。月終將屬官賢否  
開報。司道季終將屬官賢否類報。撫按年終撫按。又將屬官賢否實  
迹開報。部院俱親筆細填。隨時改換。撫按毋得商同交代。毋得指授  
被薦官。負毋得執稱門生。以致異時統轄相妨。其被論者。亦不許撫  
按上官陰事。以相仇報。如此則佞戚相關。采訪得實。不惟當事者得

有稽考居官者各思勉修被黜之士亦歷於公論而俛首帖服矣。

吳彥深曰近日有不以長安書帕為賢否者乎有不存門生薦主名色者乎有不以已愛憎為天下公論者乎冲泉先生已痛言之矣。

取士議

明林文裕

取士之法三代尚矣尚賢而尚功漢世明經茂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制策詞賦武勇律令或徵之朝廷或辟之公府非一途也若汲長孺蘇子卿卜式不在此論耳晉重名流採聞譽每於此間得真才焉王茂弘謝安石是也又於此間失之王夷甫是也九品之制自魏迄晉馬唐制兼漢晉而錯舉之然而首重詩賦涉於浮矣如郭汾陽李鄴侯寧其選乎宋室明經制科論策詞賦附之或兼才並收偏長獨取王呂歐蘇不愧科名韓范富鄭又出其表岳飛虞允文未舉武科要之法有已密而容疎始善而終弊士有掛一而漏十真求而偽應



則飭法者必鼎新而維舊。司命者須公衡而炳鑑可也。人才不可以一局。科名不足以盡品。取精於制中。通方於法外可也。求簡則世無其人。因才則國收其用。毋使草莽多遺落之賢。皇家有疎脫之網可也。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宇向。首闢延訪山林。響應即漢之徵辟。三代之尚賢也。尋開鄉會兩試。文武殊科。文科先經義。後論策。表判及改進士入翰林。則試詩賦。武科先弓馬。後論策。乃兼唐宋而損益之者也。當日殫神聖之心思。合堂簾之裁酌。千古媿隆一詞。莫贊雖然。竊有進於美善之外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重之。深以通孝經為博士。晉以通老易為名流。唐集漢諸家註疏。以爾雅

周禮儀禮合六籍。孝經語孟為十三經。宋有通孝經論語為一經。又按禮記之中庸大學。參之語孟為四書。今羅孝經而不取。士是聖門之所重而輕之也。宋王安石削春秋不入學官。宮牆之玷也。本朝經學大明。闡發至教。蓋欲以孝治天下。可使孔氏之元經而默穆焉。似宜參四書而五之。使五經之士得皆通之。今其曉然百行之宗也。宋初功令。士子首試經義。按傳摭識。疑信異同。而辨折之。及王安石頒式比耦。沿襲至今。拙者剽拾舊聞。巧者雕辭。絢句初不見羽翼。表章之義。微顯闡幽之說矣。則宋初之意。可尋末流之弊。當別也。德行不附于文學。博綜經史。洞悉樂律。深於學矣。政事特優於言語。有為

治不多言直戇而少文不炫於言矣。敦朴不耀負竒絕俗則聖祖  
傳訪之盛典可循周漢之故事可法也。制科徵辟可兼行矣。國初  
懲胡唯庸之變朝不宅相以宗伯冢宰攝內閣論道分職之謂何。哽  
而廢食乎相度鄉才必有分矣。三公六卿非總理也。又以翰林儲公  
孤禮官培凝丞登庸宅揆出此限格彼漢之張敞龔黃皆以治行入  
台輔。金日磾降虜受頌命。唐裴度宋寇準出將而入相。又何資格之  
限哉。故格外可通也。武科先弓馬後武略蓋使智勇互調文武相濟  
者也。又安既久則推翰墨以清高目堯鑿為椎魯將種也。而廢鞞鈴  
千城也。而捐騎射武場徒具應制虛文。一旦戎馬生郊鯨鯢吹浪將

使賦詩退虜揮塵揚氛乎。蘇轍謂簡將才必重武舉者矣。然而文武  
難全智勇難出三科募壯奴虜並收不可不講也。若夫講武而明經  
不妨兩科並應尊俎析衝不厭學士詰戎安攘迭用常變無虞磐石  
之計其在是與。

陳省公謂孝經閨門一章繇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  
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詳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  
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  
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學士不得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  
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讎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議三途並用

明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筴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筴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筴之而已夫才亦何異於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覩並用之效者何也夫乃于鞭筴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士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避取者愚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避取之區多稱難治如之

唐古今議論卷十一

十四

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故抑科貢而宜者。即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伸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為之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荐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者。故

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即不能猶庇之。科貢一不當。寔下考矣。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強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輊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缺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太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哉。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倫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

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  
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  
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  
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  
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  
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舉○二○盜○秦○繆○公  
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徃○徃○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  
非○矧○三○途○士○哉○即○如○國○朝○黃○福○以○貢○士○黃○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  
人○絲○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為○也○遇○以○國

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  
為○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矣○

李茹公曰○今○聖明實有作興美意○當事能以五議相副○則滄  
海無遺珠○大廷有實政○士將旦暮遇矣○

鄉書儲才議

明林欲楫

物不素儲不可以應卒人不素儲不可以投難忠不素儲不可以成  
信 國家所儲兵若餉 臣書生不敢知然可見於事前矣遼左之授  
鉞登壇者均拔自投間者也緩置之急收之非異日者有人不任則  
今日者無人可任 陛下雖聖必居一於此且何以稱素儲也夫儲  
人如儲木培之數十年而後可用之於一旦故不以有事急不以無  
事緩鄉書者國士之儲也而儲士於爾越如儲材於鄧林稱尤盛日  
按臣再疏廣額所稱引王文成孫忠烈諸君子皆天下士也豈其繇  
它途以進則鄉實儲之雖然諸君子亦各有所儲儲道德者行良知

之○派○儲○節○義○者○折○蓬○藩○之○謀○自○其○試○鄉○時○神○先○告○之○矣○今○上○之○遣  
臣○為○儲○士○耳○諸○士○言○道○德○而○亦○道○德○言○節○義○而○亦○節○義○臣○蹲○蹲○然○亟  
收○之○竊○意○士○若○先○臣○之○有○所○儲○也○顧○臣○之○傾○士○儲○者○以○文○而○國○家  
之○傾○士○儲○者○以○任○夫○文○不○難○而○任○難○即○任○亦○非○其○難○者○也○無○必○任○心  
故○難○賢○者○之○任○國○也○必○之○而○已○矣○萬○駿○之○躑○躑○不○如○一○驥○之○必○馳○也  
萬○人○之○縮○手○不○如○一○夫○之○必○往○也○試○以○士○論○士○今○抽○壘○寸○管○營○睫○千  
秋○思○湛○于○風○雲○月○露○之○中○而○神○遇○于○牝○牡○驪○黃○之○外○誠○必○之○也○射○虎  
而○飲○石○操○柁○而○移○山○必○入○者○無○不○入○必○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  
不○靈○變○而○臣○竊○慮○諸○士○有○餘○必○之○任○而○誤○用○於○所○不○必○者○也○夫○事○有

必○然○物○有○不○必○有○士○知○之○乎○有○利○必○有○鈍○有○譽○必○有○毀○有○生○必○有○死  
事○之○必○然○也○必○然○者○無○觀○其○不○然○也○千○金○之○壁○借○之○人○而○還○焉○不○假  
假○也○知○其○非○有○也○夫○榮○名○膺○任○猶○千○金○之○壁○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物○士○行○且○有○之○而○不○必○有○也○士○所○自○有○者○七○尺○之○軀○耳○然○後○乃○今○不  
自○有○而○為○國○有○一○腔○熱○血○何○任○不○可○必○哉○諸○士○亦○嘗○東○眺○夫○潮○乎○其  
來○也○電○激○雷○轟○鯨○吞○螯○走○四○時○不○爽○其○信○百○折○不○易○其○衷○氣○決○于○必  
赴○也○乃○說○者○以○為○任○大○夫○之○怒○故○政○謂○夫○四○時○靡○爽○百○折○必○東○者○忠  
臣○之○氣○似○之○豈○真○有○白○馬○乘○潮○出○入○哉○故○潮○決○於○必○赴○士○矢○于○必○任  
必○哉○者○以○海○為○歸○必○任○者○以○國○為○的○臣○觀○今○日○遼○左○所○患○惟○是○無○必

任之人故至此。臣所為徘徊慨慕于文成諸君子而不能自己者也。宋臣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孺子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何為不可。今諸君子等人耳必任者亦若是。諸士生其鄉毋多讓也。臣聞里母之字其子也視其所不足者而譙之。越士之不足者非文也。故臣今者第惓惓與士言任。夫士有儲忠。朝有儲士。而國於是乎有儲備。一舉而三善收焉。臣以此知越多君子矣。凡隸名鄉書者不可不誦斯文。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十九目錄

吏部

銓課

銓課議

唐薛登

省官議

唐杜佑

察吏議

明黃景昉

專任議

宋司馬光

請不用贓吏疏

宋包拯

爭吏說

明祝允明

糾舉武臣避事疏

明于謙

論百官致仕疏

宋包拯

考舉鄉官議

明聶豹

論鬻爵

明瞿景淳

廣古今議論卷十九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馮李

張三省隣曾父

張廷鷺西灘父

象評

吏部銓課

銓課議

唐薛登

方今才應經邦之流。惟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檀。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準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駮策為宗。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

靈○運○亦○無○禪○附○之○益○繇○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樞○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聞○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軼○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薛○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謹○按○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

司有為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舟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秦少游有云。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以資。則魁奇者沉抑。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是也。用人以望。則矯亢者冒竊。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自是選舉不易之論。近時張伯起談輅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正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自

哉言也。

省官議

唐杜祐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管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唐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繇

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  
工○利○器○用○令○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  
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其○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  
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  
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  
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  
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帑○歲○豐○溢○縱○或  
浮○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

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  
餘○萬○戶○此○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  
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扈○未○庭○并  
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  
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既○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  
况○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  
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  
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

廣古今論 卷十九  
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賤。勿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屬。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矣。

援古核今用法。叠戕為民存。暗膏多矣。

察吏議

明黃景昉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臯謨所載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亦以九德論其官。周冢宰歲終則令各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制視虞夏稍詳。維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繇然矣。三代以來。惟漢吏治蒸蒸。近古而其法剌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奏事舉殿最。至宣帝。繇數名寔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等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尹翁以盜賊課為三輔最。韓延壽以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召信臣為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觔。義縱朱博

尹賞皆縣令高第八為長安令他如黃霸龔遂輩俱雅意安民循良之譽史不絕書至唐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皆上於考司而以能撫養役使者為功宋太祖時州縣官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二代之法皆欲安民也而治效不逮古總之臧否之法多繇請托致令考功者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而不知簡書愈繁官方愈偽也如是即欲比隆於漢庸可得乎國家三年一計吏自郡國岳牧質成而上總以太宰參以臺省廉訪既詳彰瘴互用察吏之術蓋稽虞商周而遠過漢唐宋矣邇來

聖王不治民治此吏以

功今日煩民生日感果朝廷之德意在期會簿書而軫恤未必周察薦剡之稱揚祇紙上空言而撫循未有寔績耶夫課吏而不覈寔績僅以文飾當之百相欺百相詐一人而夷跖其身一時而毀譽其口詭而投遂詭而錄詭而錄復詭而營於是有繭絲之許原工而謬託保障以欺人鷹鷂之擊無已而過獎鸞鳳以欺世幾見簾垂晝日者果務簡事理乎幾見金卻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幾見露寢桁楊者圖圖盡空而貫索銷沉乎峴山之片石難憑庭水之投書罔據安望其淳化浹洽以幾察吏無遺游哉無已則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夫民之於吏也必取其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百人愛之則

百○人○之○吏○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故○曰  
民○者○吏○之○程○夫○誠○以○民○察○之○不○虛○憑○銓○叙○之○進○退○而○更○試○其○慈○刻○之  
事○端○中○牟○之○雉○果○馴○即○潁○川○之○鸞○不○集○不○害○其○為○異○也○畏○壘○之○情○既  
真○即○厨○傳○之○飾○不○聞○不○害○其○為○能○也○撫○字○之○心○既○勞○即○催○科○之○政○果  
拙○不○害○其○為○仁○也○子○曰○賈○所○生○男○以○鄭○為○字○即○不○配○食○縣○社○不○害○其  
為○遺○愛○也○而○後○循○吏○不○必○獵○廉○吏○之○名○不○必○飾○文○吏○之○貌○不○必○張○才  
吏○之○幹○局○庶○幾○吏○治○源○清○民○生○有○濟○乎○雖○然○吾○欲○吏○有○恩○撫○民○而○無  
法○以○御○吏○即○欲○計○安○民○生○能○無○阻○格○哉○夫○事○責○其○無○可○他○端○則○易○成  
機○逢○其○有○所○旁○撓○則○多○敗○故○一○在○并○功○令○以○任○者○而○閑○議○者○之○口○則

蚺○蟻○爭○鳴○以○任○任○事○者○而○分○任○者○之○權○則○必○肘○易○掣○故○一○在○寬○事○權  
百○丈○而○塹○監○儒○可○凌○而○上○數○尺○而○峭○樓○季○不○敢○窺○而○下○較○一○在○嚴○賞  
罰○共○驩○不○能○爭○禹○稷○之○坐○水○土○不○必○攘○稼○穡○之○成○魚○不○假○足○於○獸○鳥  
不○借○甲○于○龜○故○一○在○明○器○使○允○民○樂○于○久○道○之○化○成○則○易○就○而○駭○於  
目○不○習○見○則○常○格○故○三○代○之○威○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興○牧○守○有○子  
孫○焉○故○一○在○重○久○任○操○此○五○者○以○馭○吏○庶○責○成○寔○而○報○效○多○矣○然○愚  
猶○有○說○焉○守○理○之○於○州○縣○聽○睹○綦○真○司○道○之○於○府○廳○整○齊○較○一○然○而  
白○裹○能○蹄○青○蚨○能○羽○有○力○負○之○而○行○又○何○暇○逆○赤○子○問○枯○菀○乎○天○下  
之○患○莫○大○乎○有○體○面○無○風○力○有○情○分○無○精○神○則○欲○察○吏○以○安○民○者○當



歷代論卷十九  
自司道守理始。而此司道守理者。又環而聽殿。寂於一人者也。惟  
聖天子秉衡鑑於上。舉所上。循良者卓異者。一一廉其治。狀有不寔。  
即以其罪。罪所舉者。庶人心震肅。提其綱。而目自理。何患吏不得人。  
澤不下究。而民不安哉。

可與高文襄選人並讀

專任論

宋司馬光

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  
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  
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  
非八人之比。乃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  
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  
恪之臣。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嫉之。  
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  
奸邪之臣。炫竒以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

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報政三年報政三月。涖國且然。今古不異。司馬此論深體任人之意。

乞不用賊吏奏

宋包拯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賊污摘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累。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賊私致罪者。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昔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蒙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賊濫。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是先朝令典。固可遵行。今後乞臣僚犯賊抵罪。不送輕貸。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使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宋史包拯傳

李茹公曰。既言不上二百字。鐵管行穢。濺血不饒。迄今豎子知有龍圖之號。職此歟。

爭吏說

明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于民之相爭也。民與吏爭。求止於吏。爭于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楊升菴先生每言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孤憤。而與垂拱四傑為列。王逸少有經濟才。而為書名所掩。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李禿翁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為藝哉。愚於先生亦

云

糾避事武臣疏

明于謙

嘗謂竭力盡心乃人臣之當務。懷奸避事在國法所難容。切昭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無補報。膏梁純綺。縱嗜欲以為能。介胃干戈。咸捨置而不問。先年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邊。窺見邊務方急。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

一策可措近該本官始得紫荆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  
真定通州係屏蔽京師際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  
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為見任禮係先朝舊臣邊郵  
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  
發指示乞請勅令本官統兵于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  
已于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豈期任禮因  
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  
洪薦伊在京管操軍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  
輒稱老病不肯啓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與周

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任禮年齒無姜尚  
充國之邁又况各關各城去京不遠當此人心搖惑之際國步艱  
難之時本官一身体戚實與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  
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于奸謀論罪當加于極典及始楊洪明知  
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為國意在擅作威福暗邊久心聽囑托  
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為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  
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為羣臣之表率朝廷之倚  
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吏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為人臣懷奸不  
忠欺上方命之戒

論百官致仕

宋包拯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  
違達尊之教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  
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愜勸之方可謂至已近  
歲寢成敝風措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馳  
末景於桑榆負厚額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朝拜所以待  
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  
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簡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  
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

仕稍過趨營之弊。頗悖廉耻之風。

張西雖曰七十致仕。原尊崇之義。若果貪冒。寧俟七十始令致耶。老成典刑。如泰山巖巖。又不可以此論也。

考舉鄉官議

明聶豹

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負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造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深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與。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

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率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于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已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于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

起廢大議可著不刊

鬻爵

明瞿景淳

漢興之初，公私匱乏，匈奴入塞，卒無寧歲。晁錯使民得入粟拜爵，以勸農實邊。文帝用之，卒賴其力，塞下充實。然錯所謂爵止以名榮身，非臨民也。所謂可與權者，文帝有焉。但惜夫六防一開，不可復止。後釋之賢也，以貲為郎，王霸又賢也，亦以貲為郎，則作俑之罪，錯不能不任其責矣。况後世祖述之無窮乎？昔晉文公有功於周，辭地而請，遂襄王不許，寧與之地。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以朝。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夫邑與地非小也，而不以加乎一物之微。蓋襄王之意，非惜夫隧，惜名分一隙不可復救也。孔子非惜夫繁纓，惜



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以館陶之故寧賜錢千萬而郎官不與非惜夫郎官惜乎百里之名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後動以錯藉口不思錯之策。用其虛可也。用於暫可也。若以為當然而數數用之。則襄王之所靳孔子之所惜。明帝之所不肯與者其將謂之何哉。是故策一也。文帝用之則為權武帝用之則為濫。桓靈而下不足論矣。名器所在朝廷用之重則人得之難而天下視之亦重用之輕則人得之易而天下視之亦輕。輕重如此然而不能固守者何與。非以財用之不足乎。為政者誠能裁省冗費則財用足。財用足則掄選必當其位。而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而天下治。此策知本之論也。

名器之惜全憑冗費之裁此議探本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目錄

戶部

賦役戶口

食貨志

國朝田賦志

論戶口賦役

論田制

論田賦

議徵輸緩急疏

宋歐陽脩

明朱鑑

明林庭壘

明丘濬

明張以誠

明趙東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徭役

明丘濬

論徭役

明謝肇淛

論戶口

唐杜佑

論戶口

宋葉適

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唐陸贄

論赦恩不及下

宋包拯

農務

臣乘馬

齊管仲

富民

齊管仲

大田議

晉陸機

論積貯

漢賈誼

論貴粟

漢晁錯

省覽農民封事劄

宋司馬光

國用

會計論上

宋鄭伯謙

會計論下

宋鄭伯謙

議國計疏

明董其昌

議財用

明陳子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理財

明張采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檇李

屠爾祥長發父

剡評

戶部 賦役

食貨志

宋歐陽修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益○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卒○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興累世不息。而用廢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繇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繇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益愈煩而愈弊。以至於此焉。

食貨蕃耗之繇盡於官兵得失合子長平準傳讀之諸志俱可省入。

國朝田賦

明朱徽

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本農而蠶事以夏始登故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為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凡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為共。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逋。以增而米一石。

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做昔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為差。

論戶口賦役

明林庭壘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是以九賦之目嘗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亦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合而會之而賦歛之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寧至于無藝也乎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為兵役有師田追胥之法為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為胥役有比閭族黨之法為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師較民之多寡以起役卿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

平○後○而○貴○賢○以○下○及○新○旺○凶○札○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  
 寧○有○不○適○均○者○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  
 于○西○北○三○代○而○下○戶○口○盛○于○東○南○是○已○然○民○數○之○多○寡○大○率○係○于○賦  
 役○之○重○輕○蓋○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蕃○民○生○者○唯○薄○賦  
 可○也○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  
 可○謂○知○本○矣○丁○戶○之○徭○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  
 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  
 攻○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副○其○冊  
 于○戶○部○進○其○總○于○朝○宰○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饗  
 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兼○取○李○渤○絕  
 攤○遞○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  
 必○至○賦○役○有○額○而○無○攤○補○則○丁○在○而○偽○逋○戶○存○而○偽○絕○不○可○不○慮○也  
 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  
 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  
 嚴○取○寄○洒○之○奸○豪○曲○招○流○移○之○窮○餒○庶○有○其○實○數○乎  
 國○無○苛○役○自○無○漏○民○保○民○者○不○可○不○察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制

明丘濬

自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扣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

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  
量出顧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  
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多田少之處隨  
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  
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  
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  
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  
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斷以一年為限無改制之憂有宜民之樂

田賦

明張以誠

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  
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謂稱步百為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十為通遠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  
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  
析之直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  
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田之數即民之  
數舉天下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精詳  
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

予為世業而又使無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  
君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  
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  
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董○仲○舒○師○丹○魯○主○斯○議○皆○不○果  
行○至○晉○武○平○吳○之○後○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  
之○亂○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授○民○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開○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  
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遠○駕○而○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  
有○世○業○有○口○分○以○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又○使

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觀○至○武  
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為○浮○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為○土○斷○變○租○庸  
調○為○兩○稅○一○時○逃○亡○頓○息○而○世○業○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  
廢○則○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利○諸○法○徒○足  
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  
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  
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  
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  
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

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斷○流○為○土○則○  
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太○祖○龍○興○民○間○洞○悉○民○隱○以○墾○  
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之○丁○甲○為○田○者○二○曰○官○曰○民○為○賦○  
者○二○夏○曰○稅○秋○曰○糧○為○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  
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額○之○意○此○國○朝○  
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為○經○人○為○緯○  
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  
之○此○不○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田○各○歸○其○  
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效○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  
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  
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  
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四○既○隨○人○  
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  
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奸○百○出○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  
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江○右○周○忱○之○在○  
南○畿○其○法○難○具○述○大○槩○雍○則○按○里○甲○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  
科○條○而○畫○一○成○數○按○簿○則○一○吏○可○辨○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在○  
簡○而○易○知○忱○則○準○官○民○田○於○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差○於○兩○便○

而均緩之法定捐積逋於鉅萬均勞逸於五年忱之便：在于爰而  
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皆二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即二臣  
亦無如之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七  
已殊朝為編戶姓役何辭夕為冠蓋優復宜及朝為朱頓終事當先  
夕為焦黠蠲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為百聚百為千在合少以  
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為百散百為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况乎富  
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孰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  
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偽之不可窮而民亦  
苦官法之莫為典要也語曰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

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  
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  
也於法當為母戶無歲不變十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  
當為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為空名子母之  
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民  
則迫之哀聚一哀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  
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于責奸民則聽其支分一夫今則子弱于母  
而不任後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  
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今里分為鄉：分為都：分

為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數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哉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後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

定賦準此可無飛詭隱匿之弊

議權緩急疏

明趙東曦

竊見民生日敝。財用日竭。皇上日焦勞於上。而至治未臻。豈能無說而處此。然催科有以急得緩之方。考成有以緩得急之用者。嘗讀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人知其言緩微也。不知唯能急所急。然後能緩所緩。近來徵比困民多。因不酌先後。蓋初徵民力稍易。乃輕發雜項不解。正供及催檄紛然。參罰孔亟。安得不竭澤而漁。本縣受比。已苦乃。今日府提明日府比。將雞犬騷然。耗費不貲。其何能粉身以應。凡此皆飽胥役之貪腹。而損國家之正供者也。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惟京邊急完。則其餘或可從容。自月或可通融。給

放稍免筭楚以養瘡痍而府官止許提比吏書不許提比百姓亦所以省雜費而一事權所謂以急得緩之方者此也一縣而田有肥瘠不同一田而歲有豐凶不同且人有勤惰不同貧富不同良頑又不同其不能全完無欠事勢之必然者也欠一分即少一分解給徃時各處存留數向有稍闕者置之有稍緩者半置之藉此以抵民欠或尚苦不支或僅可勉支已耳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克遼餉於是閒緩反為緊急而錢糧累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今若件、責其十分則件、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似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外其餘畧次者或

容分別之差等酌量分數為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併完正項所謂以緩得急之用者此也然而權衡調劑總在有司果能實、潔已愛民實、急公完賦為百姓養和平之福是即卓異之尤若夫有意博名則清約者易流於刻急揮霍者每隣於喜事執持者時失於自用鈎察者間悞於含沙衙役未免借業刑罰有時任意斯皆賢者之過而所累亦復不小

如此調度而南民可免驛騷矣

徭役

明丘濬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二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棟樑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各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既已用足。又率



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呂氏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  
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  
分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  
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  
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  
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  
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而不歛則樂于顧之設耳因其利而去其  
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

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為用也今差役之法有所  
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戶長者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即  
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  
稱子鋪戶者即宋人揀括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  
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為難此  
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止者充之若夫皂隸之設除監獄守庫  
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顧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為切要今後  
各府州縣簽皂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  
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

顧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顧凡與顧工之直須于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徭役

明謝肇淛

國家之立法凡以為民也法之既立也必不能以不敝而民情又率不樂久麗于法是故為國者宜酌其時通其勢詢細民之痛苦而善變之是明哲之遠圖非拘攣者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差役免役利害可兩言決耳吾竊聞之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輓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易稱忘勞詩訓勿亟三五聖辟豈顧為沾沾以博民膾炙者迺血氣之類罔不殫輸財力以供一人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君暴主以天下為恣睢其勢既不能以不役民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人之指使。于是梧臣察相箕歛之策。生焉。曰：吾以天下之財。傭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之直。而于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說雖始于吳充。而成于荆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已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敞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構矣。結繩之俗。凋則汗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移則五筵之几。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敞則免役之利。不得不興矣。况差役之法。一復蒼生之稱貸。財粟殫亡者。固歡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為溝中脊者。蓋不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經始

勿亟之主。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閭左。暴骨荆榛。民有槌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于官。而役者受直于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豈不甚善哉。而免有定。役勢必取盈上之。豁壑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嗟乎。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夫無不敞之法。而有不敞之治者。人為之也。時與勢之為也。天下殫于財。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于力。不得不思。免役時不可以不乘也。吳蜀之民。以免役為便。而病于差。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而病于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但使上焉者有用。一緩一急。二之思。有繭絲保障之慮。而為郡縣之吏者。勿十在官。而九在橐。勿黃紙赦。而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不然。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

蜀秦晉指畫分曉

戶口

唐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造衛冉有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國貧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康戍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繇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

平陳又收尸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頴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以行其令蒸庶懷義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頴之力焉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弊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

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口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氓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肯奸狡猾之氓皆被於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狀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族閭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經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

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改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戶口

宋葉適

為國之要在於得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蹠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

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且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嘗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為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

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為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孤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俠者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耘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有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

胡寅戶口論謂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至元和之耗則全歸于程昇皇甫湜之聚歛貢獻此窮戶口蕃耗之原者也

條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

唐陸贄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  
 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才○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  
 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  
 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  
 分○罕○循○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  
 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  
 惟○貨○是○崇○惟○力○是○騁○貨○力○苟○偷○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  
 奉○養○豐○驟○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慾○不○虞○憲○章○

卷二十 賦役





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繇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以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晷曰一夫。蓋以一夫受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紊弛。疆理壞隳。恣人貪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貨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徂征。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上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後。居然受私。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亾。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草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

不能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卹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葛端調曰快論亦公論

論赦恩不及下

宋包拯

臣切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酒稅錢穀之類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歛倍克於下前後刻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於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為先而有司違違不即遵

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由知使王澤進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豈弟安慰元元之深旨也

張西讎曰詔赦刑獄放縱強橫之囚詔赦錢穀充實包攬之橐孝肅之諫蓋欲覃敷司馬之議亦非止澤有司當體副實惠於民耳

戶部 農務

臣乘馬

齊管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耒百日不執耒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絲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絲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

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富民

齊管仲

古之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

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  
 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  
 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  
 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  
 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  
 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  
 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  
 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  
 至矣故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  
 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絲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精言富國管氏之本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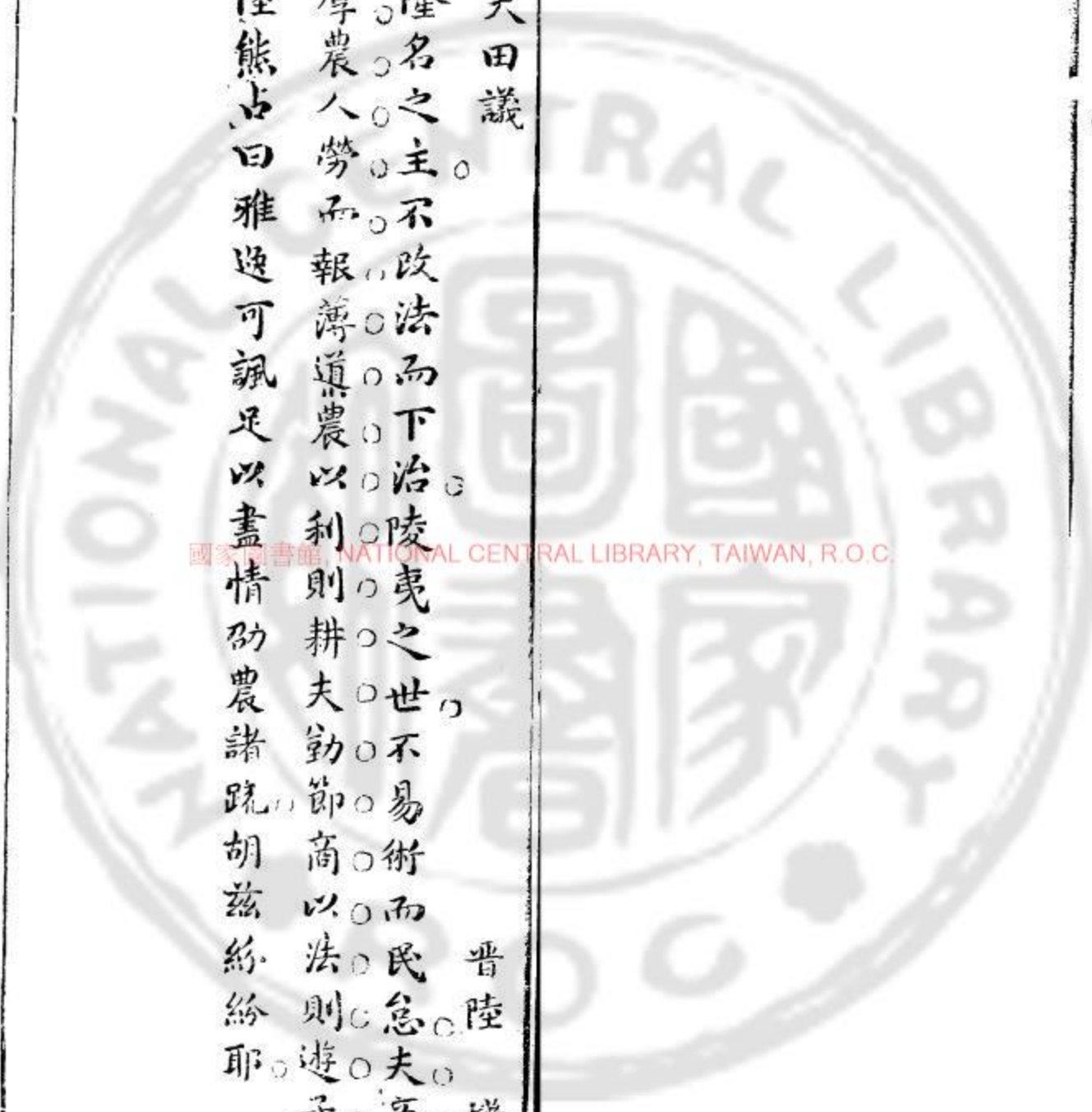
管子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管子

大田議

晉陸機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遊子歸。陸熊占曰雅逸可諷。足以盡情。劭農諸疏。胡茲紛紛耶。

古今論叢 卷二十 大田議



廣文彙編卷二十一

論積貯

漢賈誼

荒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  
 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  
 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  
 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  
 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  
 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  
 下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

廣文彙編卷二十一 農務

廿七



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論貴粟書

漢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不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



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

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所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

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立法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

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省覽農民封事劄

宋司馬光

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寔○耕○熟○耘○露○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  
而○息○蠶○婦○育○蚕○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而○又○水○旱○霜○雹○蝗○或○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  
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蚕○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  
者○緜○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  
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  
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  
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淳

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本農家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

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缺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繇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父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

幽風無逸而下此足以佐王箴

會計論上

宋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于太府其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會則唯總其會司書則唯總其書職內則唯記其入職歲則唯稽其出職幣則唯振歛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

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摠括而為大府者反得  
 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  
 欺無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  
 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  
 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攷之勢得以行  
 於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偽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耗國計不  
 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于六典法則之虞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  
 欺罔不生則財用足用不缺則百姓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  
 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

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向使司會之  
 子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  
 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  
 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落  
 向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  
 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漢興之初亦嘗少近于此以蕭  
 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  
 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攷為  
 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

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蒼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河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

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統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于他官之磨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

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

會計論 下

宋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鈎攷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官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論已詳之矣。此不復論。乃



若西漢之所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于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然均之為蓄積也誼則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于邊郡明年入粟于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

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嗟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歛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于水旱之時嗟夫舉天下之財而奉于國其歛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其極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干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

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 王溫舒 樂安隱田幾四

百頃 康衡 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 石慶 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

石顯則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

守卒遠田車師以結過使 上武紀下西域 公車索求于長安 東方朔

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 丙吉 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惲 則剝券甚

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 嚴助 內史假貸

偵多不入 倪寬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 韓延壽 乘傳而行郡國輜

賦至六百萬 賈誼 則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無定期也乘

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 賈誼 平陵工作取諸水

衛宣紀 則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無定制也以至

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 江充 無

名之錢儲于郡內 張安世 卒吏之錢寄于州郡 陳海 廩犧之錢寄于

馮翊 韓延壽 軍市之租委于邊吏 馮唐 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

掌之官吏出入之司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

至六十萬斛 趙充國 儻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 田延年 甚者或私

儻賓客而多逋負 鄭當時 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目

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

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獨○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時○也○周○家

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矣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  
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  
券廩給何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  
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  
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  
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柰何聚  
天下之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  
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  
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

楊炎以為中人不可使領度支呂誨以為錢穀之隴宜令歸一  
皆是要領之言李德裕有云人君必不以聚貨獻楮之臣處相  
將弼諧之位則奸邪始無所容如以仲尼之鳴鼓欲攻卜式之  
將烹致雨而使之居邦賦之任猶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  
其不侵不暴胡可得也

議國計疏

明董其昌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司農條奏當今仍歲餘之餘蠲恤之後一歲之入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桑孔持籌不能鑿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即有三年九年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即搜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為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水衡水衡

告○馨○矣○其○勢○必○借○財○于○太○僕○太○僕○告○馨○矣○其○勢○必○借○財○于○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于○無○可○復○嚴○矣○廚○傳○之○供○已○至○于○無○可○復○齋○矣○宗○室○之○祿○已○至○于○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于○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哀○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為○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為○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于○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于○貧○墨○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為○家○彼

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徃○徃○為○真○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嗚○民○為○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糾○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此○其○初○亦○以○資○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

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司農，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難薰，路馬難馮，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賣漏卮，得無慮乎此弊實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數十年前，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

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為表裏，今吏治日敝，狗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据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假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為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于夷虜，歲幣不貲，益數倍于初講之時。至朕刻軍士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讀三邊帥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

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  
 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  
 今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于戰○獨不能堅壁清野○擊  
 其惰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犒士○獨不足用乎○國家  
 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為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  
 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腠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  
 今國之窮于虜○不止腠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于事哉○  
 除幣即以興利○中間數項○誠足國之宏議

議財用

明陳子龍

今天下何多事也○  
 建夷一起○天下輒見大困○當  
 黔蜀之變○有鄒滕之變○近者議抽援議裁節○於是有插首之變○有文  
 登之變○逃兵飢民散而為殺者○至今未已○一事之起○費必數十百萬○  
 要而論之○因費而致貧○因貧而致亂○因亂而益費○因費而益貧○何以  
 支其後哉○夫○國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取利之法○非不  
 盡也○而數年以來○惟貧乏是憂○若云多事○則自古亦無無事之國也○  
 臣無暇遠舉○即以本朝言之○  
 景皇帝時○六師初陷○虜歲歲大

入教中原之盜四起其費當不貲也。毅皇帝時土木狗馬之飾  
殺色佞倖之好六飛之駕北極雲翔南至舊京叛藩劇盜海內搖震  
其費當不貲也。肅皇帝時九邊歲中虜倭蹂躪江浙又修行  
宮之儀訪玄靈之駕其費亦當不貲也。然是時未嘗加地畝之稅增  
權商之資減百官之俸也。神祖臨御意在節蓄鑿金征商以為  
封樁大盈之儲者無慮千萬至遼事一起而未嘗見積儲之利也。及  
先帝時格外措遼餉歲四五百萬以須東討餉不為少矣。而左支右  
絀以至今日其故何耶。當神祖之時天下見財之日聚於上也。  
而外無四夷盜賊之虞內無神仙土木之事以為必且露積貫朽而

不可計不知是時天子簡出紀綱廢弛歛之雖急漏之實多宮  
中之習奢侈相矜戚里承恩澤者其家不數百萬乎中涓無他事則  
以欺誘為長一璫之飾採辦必以數千一椽之修估計必以累萬而  
不馳幢幡於五嶽建祠殿於三輔諸中貴之家有不百萬乎士大夫  
之司管鑰掌庫藏監工役者其家有不下十萬乎。是推之中飽何可  
勝計耶。是故有聚財之名而無聚財之實也。及軍興以後至於  
光考。熹宗之時歲發內帑左藏為虛加派之數溢於正供而大  
約泥沙視之天下貪鄙之夫好事之輩以兵事為利藪督餉之使壠  
斷縮較之區募兵之官星馳中原之地金錢入手大者充私橐小者



借○交○遊○而○究○無○一○金○之○用○一○兵○之○力○其○後○大○璫○盜○國○竊○累○代○之○藏○營○  
鄱○塢○之○窟○發○太○倉○之○積○起○不○急○之○工○用○以○默○治○反○具○陰○結○細○民○又○以○  
黨○護○東○江○歲○委○數○十○萬○於○波○濤○之○中○數○出○禁○旅○以○縻○邊○餉○以○至○  
三○殿○之○冒○侵○祝○釐○之○祠○宇○封○拜○之○多○賞○賜○之○濫○其○費○何○啻○千○萬○耶○是○  
故○有○搜○括○之○實○而○無○搜○括○之○用○也○至○於○  
節○浮○費○然○而○一○清○撫○賞○則○虜○入○宣○雲○一○減○墩○軍○則○奴○闌○畿○甸○一○核○驛○  
遞○則○盜○起○雍○州○於○是○當○事○者○噤○不○敢○言○節○省○矣○夫○節○省○之○道○必○得○身○  
在○事○中○者○首○尾○衡○計○而○見○其○有○餘○之○處○然○後○從○而○節○之○今○也○任○事○之○  
臣○既○無○心○計○之○才○又○不○能○無○侵○漁○之○意○而○不○顧○利○害○以○應○上○之○

命○故○每○有○節○省○而○輒○隨○之○夫○天○下○之○大○經○費○之○多○豈○真○無○可○節○省○  
者○哉○  
神○祖○之○時○如○主○人○深○居○簡○出○收○金○於○外○庫○徵○  
糧○於○別○業○而○聚○之○房○闈○之○間○自○以○為○扁○識○甚○固○也○但○計○其○入○數○而○不○  
稽○其○積○數○於○是○執○帚○之○妾○主○藏○之○僕○竊○其○半○矣○而○外○人○猶○疑○其○尚○富○  
馬○先○帝○之○時○如○久○安○之○家○忽○遇○外○侮○主○人○未○嘗○更○事○而○其○僮○僕○  
以○有○事○為○幸○或○為○之○行○金○或○為○之○求○援○紛○然○四○出○而○無○毫○末○之○用○及○  
大○猾○乘○之○據○其○重○賞○而○任○意○分○洒○敵○患○未○除○而○家○財○已○竭○矣○今○也○如○  
家○更○令○主○諫○然○知○貧○之○將○至○也○而○為○之○省○日○用○減○冗○食○其○家○庶○幾○可○  
治○矣○而○其○群○下○沿○於○侈○汰○之○風○牽○於○破○冒○之○故○反○厭○主○人○之○稽○核○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論象 卷二十一  
為苛細而不知勢之無可奈何也。繇此觀之，天下之貧久矣。陛下  
下乃承其極弊耳。然則何術以救之？臣聞善生財者生於有餘之中，  
善用財者用於不足之際。今天下患於粟絕金生，而西北之田如甌  
脫焉。亟為之屯田積粟者，所謂生於有餘之中也。自六宮以至邊境，  
歲出千有餘萬。奸孔百端，利絀其半。苟為之理其經緯，去其蠹賊者，  
所謂用於不足之際也。雖然，生財之效遠者十年，近者三年，而又必  
得金錢百萬以為之經始。今且久待用如仰哺焉，何能坐而俟之？故  
臣以為莫若節省為要矣。今陛下菲衣減膳，身率天下以儉，而  
臣猶有節省之說者，何居古聖王之用財也。當其有用，雖捐萬金而

不以為多，若其無益，雖一錢而不輕以授人。今天下之費內莫重於  
京師，外莫重於九邊。使九邊之士皆堪戰，伍皆充實，則雖捐千萬以  
養之，亦不為過。然而空籍冒之貪弁，漁之饋遺，竿牘蠹之騎丁，遊客  
兼之名為十萬，而不及五萬五萬之中可用者，又不過半耳。是  
朝廷養四兵之費，而得一兵之用也。况於器械馬匹車舟豆米之屬，  
皆虛實相半乎？今若槩言節省，不過稍稍覈核，逃故撫道之精練者，  
餉司之潔已者，扣留之間，百得一焉，以邀釐剔之已耳，無大益也。  
陛下如欲節省，非得其人不可矣。夫十萬之衆，千萬之餉，則其中必  
有可省之處。且自古用兵，未有歲費千萬而不為之。所者惟用其實

不用其名用於要領不用於枝葉庶乎其可也然此猶曰有所不得已耳天子玉食萬方而陛下弘神禹之風至德也今光祿之雜會慶賞大率從簡而禁衛監局之廩餼日以益增供養好事之名色相沿不止續添之數溢於常例矣至於歲時郊廟燕賞治醢醢餼樽者千人已足而冒其籍者常萬人錦衣之職朝廷以報有功今市井之猾勢援之家咸竄入焉績衣白靴動輒成群一言清理則飛語上聞相且不測京營之額踴為二十六萬止十二萬而占於勳戚之家分於工役之事終身不見旗鼓歲糜八九十萬至於大漢义刀圍子手之屬隸金吾而侍宿衛者何啻千萬然實無其人

也長安中民一人耳逢澡演則戎服為京營兵遇朝會則執刀劍為禁軍營郊祀則綠衣為厨役事畢則還而各治其業或為班皂或削衆驅馬而已故一人而嘗兼食三四人之廩也若夫內侍之員數前有聖祖之定限近奉不許私奄濫收之旨而宮門之內食祿者常數萬人宮門之外散食於民間者又數萬人此其事關禁近不惟不敢問敢有勸陛下裁制者乎又若中外之冗員諸司之胥隸皆臣下所自私而不欲上告者糜食甚巨此惟陛下與腹心之臣計議詳定斷然行之耳然臣恐左右之人必有以賈怒激變之說上沮者夫親近而詭冒者莫甚於四衛軍

孝宗

世宗

草○之○而○不○敢○誦○者○本○皆○空○籍○莫○適○為○主○也○  
為○釐○草○哉○至○於○國○用○之○經○費○本○自○有○餘○惟○嘗○紆○其○途○以○至○於○不○足○  
夫○一○物○焉○經○數○人○之○手○歷○歲○月○之○浹○則○存○焉○寡○矣○凡○出○入○之○可○以○改○  
曲○為○直○者○支○移○之○可○以○變○窒○為○通○者○轉○運○之○可○以○移○遠○為○近○者○領○納○  
之○可○以○去○煩○為○簡○也○  
詔○大○司○農○通○君○民○均○利○害○而○計○之○舍○其○舊○而○  
新○是○圖○豈○無○一○二○百○萬○可○樽○節○者○乎○然○後○因○其○有○餘○之○資○以○興○萬○世○  
之○利○雖○賜○租○蠲○稅○可○坐○而○望○也○今○之○大○患○在○於○加○派○與○搜○括○而○已○加○  
派○取○之○民○間○民○貧○益○甚○搜○括○取○於○官○吏○彼○固○肯○出○其○橐○中○之○藏○乎○不○  
過○重○取○之○民○耳○不○然○何○今○之○仕○者○動○云○求○索○無○遺○涸○澤○是○患○而○卒○不○

見○有○貧○吏○乎○嗚○呼○即○安○得○不○日○亂○也○

李舒章曰○居恒每嘆前代之費多而國富○今所費之事○未見多○  
於前代也○而國日益耗○民日益貧○何哉○天下之利源○盡出於租○  
稅○而租稅又盡出於東南○復有逆而橫歛之者○而民始不堪命○  
矣○至相聚為亂○而更竭一方之民力以治之○則是擾擾者將何○  
日○而○止○也○名○言○至○計○備○於○此○矣○

理財

明張采

三代而下言屯耕邊塞者自晁錯始也及武帝而燉煌鹽澤之間往往有亭輪臺渠犁皆設田卒置較尉則已行之矣若趙充國之留田便宜十二事尤至今可舉也得其法而善為之制即漢末亂離之際棗祇任峻得以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况時之晏晏者乎故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而司馬懿伐吳從鄧艾之言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皆此道也羊祜社預踵轍而行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唐鄧有遺跡焉唐則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至營田總天下之屯且九百九十有二矣觀於元和

李絳為相韓重華為屯田使議與事秩如也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  
恕奏罷其事淳化之間何承矩與董懋行已有效衆多阻之宜其時  
之不競也元相脫脫募民耕種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  
東至遷民鎮無不分司立法而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為司農大  
卿農師千名各與品秩以示激勸則虞集之議不已見於朝廷哉至  
於鹽締之貢乃自青州禹貢載之而洪範所舉五行水主潤下作鹹  
蓋言其出乎海出乎池出乎井與出乎地出乎山出乎木石者生民  
之日用無之不有也是以周官有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迨  
管仲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而鹽令設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

倍於古後嚴私鬻之禁刑鈇左趾則孔僅東郭咸陽發之而桑張務  
文深焉孝明之世張林建議官須鬻鹽乃大悖矣北魏於河東鹽池  
立官收稅而旋罷之則其政猶可嘉也劉晏以治鹽鐵著於唐代其  
利歲增六百餘萬絡天下之賦鹽居半雖孜孜言利益有法以神明  
之矣若夫召商中鹽之例定始諸宋折中倉設而商人之粟聚于京  
師未有便斯者也故胡寅折衷甄琛元稹之論欲於可禁不可禁  
之間因時制宜正其道也茶之有稅古未之聞自趙贊議稅茶以為  
常平本錢德宗行而悔之然貞元九年張滂之法復立至王播事穆  
宗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置權使領之亦有唐之弊政也宋太祖時

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以鬻而太祖慮其困民詔勿增  
真仁人之心不其殷勤可感哉陳恕為三司使議立茶法三等而宋  
太祖取其中等亦云善行其政矣且曰片曰散大小龍團始於丁謂  
成于蔡襄抑何稱也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則後世以茶  
易虜馬之繇矣其法亦有不可易焉元世祖置推務都轉運司於江  
川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末茶葉茶其法益密不可以不權也牧馬  
之政莫議於周司馬名官義亦繇此故馬質掌質馬較人辨馬屬趣  
馬贊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馬庾人掌十有二閑圉人掌  
芻牧圉師教圉人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布法

備員大丘之非子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以附庸羸氏所  
自興也漢制太僕掌輿屬官有六坑未央宮馬車府路馬騎馬駿馬  
龍馬閑駒橐泉駒駝承華諸令丞大約倣周然其盛也內郡阡陌成  
羣邊郡三十六苑又縱民畜牧烏氏橋樅各致萬匹及其衰也有列  
侯匿馬腰斬者有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坐死者內郡則藉民馬  
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蓋牧於民而用於官  
之制行之猶有未盡也唐置八坊四十八監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張  
萬歲王毛仲之事人人能言之然察其初止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  
澤徙之隴右葺政得人自貞觀進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天

下人一縑易一馬則可以知其端矣。宋朝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戶馬。市於邊郡曰戎馬。而當時李覺余靖諸臣之言井井可行。熙寧之際保甲養馬遍于諸路。多言不便矣。故神宗亦自謂有愧於彥博。而王巖叟請於哲宗。願復置監牧。若鄆州淇水大名元城安陽瀛定。舊法尚存。張之而已。買馬今繁南邊。筦西邊。岷黎皆置使提舉。而諸蕃又多轉布。亦未為得也。凡此四者。治亂得失之効亦已見於前事矣。夫今必驗於古。未然必驗於已然。則鹽屯相表裏。茶馬同利害。其說非誣也。四者之政。修而冗濫。冒餉之乾沒。弊可次第去矣。則盡於茲。表何福之議。革葉淇之說。廣楊一清之論。懲李慶之

言而復本之

高祖之良法美意為至治也

生財大道盡于此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諸論叢 卷二十一

五二

廣

議

論

卷

第十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一目錄

戶部

市糴

論市糴

宋馬端臨

平準書

漢司馬遷

讀平準書

明鍾惺

論泉府賒貸

宋王應電

漢和糴

唐杜佑

唐宋和糴

宋馬端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社倉記

宋朱熹

議禁改折倉儲疏

明謝杰

京儲議

明黃洪憲

荒政

賑濟論

宋程頤

周禮十二荒政解

明黃洪憲

歷代救荒事宜

明馮應京

救災議

宋曾鞏

國朝賑恤議

明朱健

官糴議

明董應舉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鴛湖

盛可濟語傳父  
張廷鷺西雛父

參評

戶部 市糶

市糶

宋馬端臨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易曰和賈。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糶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糶粟者也。而糶之說則倣於齊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糶。皆以平糶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糶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糶。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訟罷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為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糶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發賤錢。策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糶。而強配數目。不給直價。鞭笞取足。視同嘗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平準書

漢司馬遷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濱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後財驕溢。或至兼并豪傑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與服。僭于上。無限度物。威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債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讀平準論

明鍾惺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酬金而酬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

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疋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平準者道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

泉府賒貸

宋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賈焉商以商計財利為事賈以網羅財利為心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眾方以為灾禍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眾所萃則奇袤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莫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儷匿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造作出



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讞禁讞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或有無其征廛。或位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耳。豈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

則以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雖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為繼。故以國服為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

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於是也後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曰有禁貴債歛滯債之云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為豪民以病民焉彼瞽矇者遂曰而訾聖經謂之何哉嘗曰是而反復熙寧之事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為失但謂富國須取之於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

市井之事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

則○反○為○繁○擾○是○何○也○蓋○民○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  
 不○願○貸○抑○配○與○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  
 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也○

良法美意而奉行不能無過千古同慨

漢和糴

唐杜佑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  
 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  
 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明五年  
 復作常平倉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  
 石輸之富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救荒良策二倉之法最便民可  
 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宋和糴

宋馬端臨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汭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深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于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于畿內之諸侯糴米

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矣。嘗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俚。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儲邊一大事。熙豐後始有結糴寄糴。均糴俵糴博糴允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因。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沽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所以。只糴之于人。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

敷之。量其畜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陳利弊悉核

社倉記

宋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嘗平義倉照○貸○者○須○知○此○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歲于州縣所息不過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鏹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

出入同于官府則鈎較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  
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  
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  
之本意故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  
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  
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  
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  
也。

議禁改折倉儲疏

明謝杰

臣聞民以食為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為本我國家自燕都以來  
漕東南之糧四百萬石以實京師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為近  
年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為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糧  
皆新而無陳價且湧而多貴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者於  
情又復不利于折絲是糧之入數折色多而本色少糧之出數折色  
少而本色多矣年渡一年少者愈少多者愈多安得不至于匱頃者  
職奉命暫管倉場視事未及一月掣籤未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  
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

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收數今年所少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  
留二十餘萬石加以門糧飾俸肆鎮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  
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職以收數權量出數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  
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并此二年之積亦耗矣三十二三年以後糧  
將放盡其何以支職故不得不預言之以待司計大臣預為之處也  
說者皆以庫銀之乏為可憂職以為庫銀之乏誠可憂也但係輕齎  
之物猶可源之而來雖隨至隨發未有積貯之期而隨發隨來尚有  
續解之望非若糧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况今年糧運全  
賴天時助順河流復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灣倘天雨不時河

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倉無年餘之積人有枵腹之虞一朝無  
食父子無親可不為之寒心哉且也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去年偶因  
南糧阻凍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為故事職屢票嚴催迄今方  
得完備繇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多樂析色之利于民豈知本  
色之利于國勢必展轉營求希遂所欲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  
旱而告水旱回循故套又將以改折告矣伏乞 勅下戶部通行各  
省直非真有十分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不許輕言改折河工別為  
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餘積必  
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可支



而將來之憂可杜矣。

議者每每痛言邊商改折之害正為此也。

京儲議

明黃洪憲

王者居重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人而變或出于不虞。故明君之治國也。內政修而根本固。地利闢而人功修。本業蕃而經費省。國家定。鼎幽燕。畿輔八郡。廣袤不啻千里。乃今一切漕運多仰給東南。而議水田者不旋踵。而報罷。其或災荒游至。鴻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將坐索于京師。則三輔之汙菜何所自出。而有食玉炊桂之憂。欲待哺于東南。則四方之輸將何能卒至。而有濡髮燎眉之患。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王者居重馭輕之道也。今四方原野蕭條。道殣相望。強者衡擊。弱者溝瘠。而輦轂浩

穰之地乘堅刺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靡不媮衣而美食。若不知有中澤之哀鳴也。四方剝肉醫瘡鬻田質子。牂羊墳首葛屨履霜。而貂璫戚畹之家。比櫛崇牖履絲曳縞。彈丸蹴鞠漿酒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斁也。雖五都之市郊堙之外。非無藜藿不糝者。而鶩鶩之餘食尚食之。而有餘瀝。非無鶉結不完者。而粉黛之綠飾尚衣之。而有餘被。以故京師之民日皆窳。而東南之民日凋敝。以凋敝之民乘皆窳之俗。將日削月割。至于不可救者。此立盡之術也。愚謂欲節東南民力。莫如實京師。欲實京師。莫如修先王甸服之政。今燕地山澗水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宮莊子粒勳戚冊田。與夫屯地草場。碁布

綺錯多。蚕食民田。其巧避租稅者。復詭于莊場民牧之間。田賦何繇均也。誠令有司親驗區畛。精覈版籍。陳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則因區定畝。目畝準稅。而國賦自倍。是經界不可不正也。京東西固多膏腴。但富者好奸利。而莫耕貧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墾者。朝披襟襖。暮憂繭絲。民奈何不逃且徙也。請以開曠之地。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於野。民安其居。是流移不可不招也。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趙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繇此觀之。惟在盡地力。不必皆水田也。今惟于沿海並河之區。濬塘鑿井。設法開墾。諸水泉遼遠者。令多樹粟麥。

諸種高亢則為水田以備旱。下濕則為櫃田以備潦。則百穀豐蕃。三農樂業。是樹藝不可不廣也。漢以三輔公田振業貧民。而京兆馮翊扶風率以治行高第者為之。京師肅然。我朝丘文莊欲于永易臨宜各宿重兵。而愚欲兼宿重儲。令州縣月白豐歉狀。豐則貴糶。歉則賤糶。隨時歛散。以廣蓄積。而又假之重權。俾得彈壓豪右。清理侵占。則戶口日蕃。財賦日積。是四輔不可不設也。雖然山林不禁野火。江海不實漏卮。不去其蠹。則利終不可興也。請畢其說。周禮以太宰制國用。而今倉局場庫率委之鄭侯巷伯之倫。蠹食侵漁。莫此為甚。外者常以什供一。內者常以一糜三。司會不敢問大農。不敢訶小民手

足胼胝以供上。此屬泥沙而用之。是獨不可閔乎。此蠹在內者也。今狐綯之策可思也。胥吏假刀筆之姦。縱溪壑之欲。賦則侵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借辨也。而朦朧以為例。累歲逋積也。而那移以報完。廉智之吏欲起而革之。彼且據法以撓我。而吾之說反絀。彼且援利害以怵我。而吾之氣常沮。雞連而虎噬。蟻聚而狼貪。此蠹在外者也。劉宴委任士人之議可鑑也。然又有進于是者。天子以四海為家。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三代而下。度幕封狼之世。不因于西園厚藏之時。銘山駐蹕之朝。不瘠于瓊林大盈之日。何也。侈者猶流布于海宇。而聚者徒紅腐于倉箱。侈者猶衣食于民間。而聚者徒

饕餮千積蠹侈者多入多出有害而亦有利聚者有入無出無利而  
 獨有害譬之人身氣血周流則膚革充盈壅則瘵菀則痺理固然也  
 苟可以公利何必私藏苟可以厚民何憂損上誠能修先王甸服之  
 制思今日耗蠹之繇重本業而任地力節公費而斥私藏則閭閻富  
 庶畿甸充盈數年而後江南之漕可以漸減即有緩急不患無備矣  
 此王者居重馭輕之道而國家萬世永賴之業也

盡水利而修本業何至西北之民仰食于東南此乃深見本源  
 之論

戶部 荒政

賑濟論

宋程頤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  
 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揀目前之凶惟存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  
 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  
 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  
 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  
 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咏至者日衆未幾穀  
 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

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日得一食則不炊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充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哀矜之可也。

### 禁游惰救荒本論

### 周禮十二荒政解

明黃洪憲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十有二。夫聖王待荒施政。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又時若。弭之密矣。今溝浚滄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鑿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

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艱阨養孤老  
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  
民就穀此待匪須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飲不售者平須而  
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  
連穰熯潦無侵即熯潦不為災即為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  
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  
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帝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將薄  
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讖除盜諸禁無庸矣  
時誦而備贏乃肯祀殺袞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

有則又有司救氏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  
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  
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即荒猶不荒也乃輓近則詳  
於為救而疎於為待矣倉卒而議黃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止周  
所稱散利而已它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廢旅轉  
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  
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愚為之說曰唐虞岳牧  
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為能周官六卿類  
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固試為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

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為無策爾。

荒政備而不用之說。但可論於成周而未可論於今日。今日若能濟事。即屬奇卓識見。

歷代救荒事宜

明馮應京

漢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叅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制曰承前飢饉皆待奏報然後

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憲宗  
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  
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官○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  
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  
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  
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  
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  
得○其○主○名○按○置○之○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  
豈○可○復○疑○之○邪○朕○昔○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時○南○方○旱○飢○遣

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放  
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  
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  
蓋○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唐代宗時劉晏掌財  
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  
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  
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頃  
若○千○蠲○免○某○月○頃○若○千○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  
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飢○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蓋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卒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糴者斬。

揀荒事宜今日宸急當事者酌采行之自應有濟

救災議

宋曾 翠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無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罷用閒民不復得轉移一切執事。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

廣古今義論卷十一  
性命之計是直以飢殍之養養之非深恩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一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百萬戶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數百萬石而足何以辦之。此又非深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文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

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得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可蔽蓋流亡者亦已眾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得以不貴矣。二者皆

可不深慮歟。萬一或出于無何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竊。弄鋤挺于草茅之中。以扞游擊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戎連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户得粟一石。得錢五十。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待二升之廩。而勢不暇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

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繇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繇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于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且今河北州軍九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令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易矣。且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薜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薜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費已足矣。夫費錢五鉅萬。又損茶薜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非難明者也。此時事

廣今議論參卷廿一  
之急者故述斯議焉

去其近害施其永利開示劃然

國朝賑卹

明朱健

國朝凡遇水旱災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遇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隨時與地而異其法凡各處田禾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太祖祖訓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瘦民宜優免之嘗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儲正欲備荒歛以濟民急也若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往以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故洪武初鰥寡孤獨廢疾

民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徭天下郡縣皆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觔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已改孤老院為養濟院著令若律 永

樂元年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整備旦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弗寧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八年 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 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恤謙等尋告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

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方其赴 召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路什艸實者駐馬問何所用對曰歲荒以為食因為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鵝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撲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願中官賜之鈔 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 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此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饑歲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勘饑民口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直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及即位

論戶部臣曰田土小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加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宣德元年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救焚若待覆勘必有餓死者直遣人馳驛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民分給庶幾有濟蓋當其時寬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後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農穡之事老幼歡梁肉笄獨餘

糧粟安堵蕃阜。踴稱治平。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籍山東河北流民倖至都御史王炫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為裝遣鬻學者為贖還其人即空庾六十楹慶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為藁塚瘞馬時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蘓松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索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詔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懷觀望只得賤糶忱復推牛醢酒謝之各賈悉大歡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

谷綿千里。饑民逋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為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為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于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文何遂焉。嗣後流民復集。洶洶欲行。剽為亂。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俱疏上。詔右副都御史原傑蒞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深

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老考皆叩頭受命。願著籍。

為編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割竹山。鄆津地。置竹溪。鄆西縣。割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即唐縣。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為桐柏南台伊陽。皆僑寓土著參錯以居。乃疏言。曩劉千斤脇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綏之。詎有今日哉。茲幸皇上盛德。覃被臣奉命。寃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今誠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尉安其心。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于

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于此嘗攷二祖  
政代興一遇災侵歲儉奏聞必議賑恤即常行免征縱逋外有可  
以周一時之急者或秀民納米兩雍或僧寺給鬻度牒或筭鹽課餘  
引或移鈔關料課或撥附近京糧或折本處免運或出太倉內帑  
或清缺官皂薪贖不可殫述嘉靖元年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  
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奸  
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  
布諸縣以致西遠饑民聞風皆聚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  
謂此法難行後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

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元  
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  
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  
有數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畏得而暮  
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  
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俞事林希元上荒政策言言救災有二  
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  
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飯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  
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鬼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



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浸  
 漁○禁○攘○盜○禁○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違○緩○戒○拘○文  
 戒○遺○使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又○吏○部○侍○郎○程○文○德○言○水○災  
 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以○今○日  
 內○帑○不○必○發○大○臣○不  
 必○往○夫○救○荒○便○于○近○莫○不○便○乎○拘○宜○各○遣○行○人○賫  
 詔○諭○州○縣○自○為  
 賑○給○聽○其○便○宜○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申○明  
 開○納○事○例○即○于○本○地○凡○粟○麥○黍○菽○可○以○救○饑○者○得○輸○官○計○直○請○割○授  
 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以○足○稽  
 之  
 報○可○萬○曆○九○年  
 御○文○華○殿○講○訓○錄○畢○輔○臣○張○居○正○以○南○科

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曰此  
 地從來少熟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尋復疏曰頃  
 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饑民無窮近聞所  
 在徃徃閉糶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  
 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  
 禁止過糶之令講求平糶之法聽商民從宜糶買江南則糶於糶於  
 河南各撫按互相開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過其糶本或於各布政司  
 或於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  
 糶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時給事中吳之鵬請

於西北多方賑濟於東南大加蠲免畧曰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  
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于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  
雜犯死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  
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讀之猶可  
想見其雄才大畧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  
財賦半給于斯霖雨不絕田疇盡沒禾苗滄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  
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  
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奸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  
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救民危在者睫而  
也○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

張次先曰嘗攷嘉靖中山東大饑人皆相食時吾鄉吳默泉先  
生以巡撫至倉廩空虛無可發賑乃截江南漕糧數百艘先發  
而後奏聞全活饑民以萬計一時謂人臣義無專制皆為公危  
肅 皇帝大加賞賚

官糶議

明董應舉

穀○米○踊○貴○半○絲○穀○也○半○絲○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糶○以○微○利○奸○商○乘○急○而○躍○價○猶○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如○今○年○五○月○末○救○鄉○爛○米○五○升○價○至○五○分○小○兒○貸○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糶○者○踊○價○者○恐○源○源○來○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其○歸○載○崇○安○米○僅○四○百○十○石○以○與○人○遠○近○相○傳○草○測○多○少○而○價○遂○大○減○蓋○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倘○買○穀○也○省○實○倘○也○倘○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

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爭氣勢耳于是搜得君米若干出  
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者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  
金市廣市溫台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用廣人市浙用  
浙人必差品官發穀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米而米  
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  
則費多將蝕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土人知穀價所市  
必廉雖稍染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  
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  
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

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廣穀甚賤官糶官有利而猶未益于官者特  
久而耗多也發不以時而價減也又發不盡者復納之君費耗益多  
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官糶無益廢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也蓋闕田少偷取山海之隙  
地以耕即豐年猶仰給他省况乎重荒故官糶之法于闕最便其次  
莫若限田縉紳家田勿過千畝寄庄者不許私立官戶以規其私闕  
田少而限田尤為宜然不能行也不可問也病廢之人激于民艱而  
言不自知其言之妄也

廣古今議論叅 卷廿一

三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二目錄

戶部

鹽鐵

海王

鹽鐵論

讀鹽鐵論

讀鹽鐵論

諫放民私鑄疏

請禁私鑄錢

齊管仲

漢桓寬

明陶望齡

明董其昌

漢賈誼

唐劉秩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二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錢

宋呂祖謙

論錢

明章世純

錢楮論

明張溥

論鹽

宋呂祖謙

鹽政攷

明申時行

鹽法論

明張溥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二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駕湖

曹學瀛宗嶼父

參評

戶部鹽鐵

張廷鷺西灘父

海王

齊管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蘇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謨

鹽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鹽筭桓公曰何謂正鹽筭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昏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今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筭之商日二百萬十百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令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蹠令夫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

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滕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讐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鹽鐵議

漢桓 寬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均輸是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無所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萬餘疋錢金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  
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令郡國  
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民鹽鐵酒  
權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羊  
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  
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  
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  
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

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卮人君有吳  
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  
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  
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  
承其上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  
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  
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  
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民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  
張苑園公田池澤公家有郵候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

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于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于南畝匹婦之力盡于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于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用無害于利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繇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天地不能滿盈而况于人乎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足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于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酒關內鐵詔曰可于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讀鹽鐵論

明陶望齡

夫國家之利其鉅者無過山海鹽絺繆鐵之貢自夏禹已然然皆任  
之於民稍以所出制令上供而已及管子伯齊始籠其利而收之官  
桑孔之徒相與祖述而致精焉於是商賈無所牟大利國不益富而  
用饒也文學之士以桑孔開利為罪梯愚以為非桑孔之罪亦上下  
之勢使然也何則三代之時其民朴茂而無邪心故關梁山澤之利  
可樵以予民而無禁後世奸猾滋多利在則赴之如的暴子弟無賴  
少年逞逞睥睨其間納交亡命大亂之形日具矣不盡收其權而嚴  
鈇趾之法何以言富有四海稱神明於天下所謂山澤之利豪為政

耳。縣官豈有賴焉。况漢武時萬里征伐軍興之費不貲。加以封禪宮室帷帳。河決歲侵。海內蕭然。文景之所遺若掃矣。斯非官山海立平準。他求所以富國術。其道無絲者。醫之治疾也。急則標。緩則本。投珠抵璧之說。施於公私。俱困之世。枘鑿而已矣。故曰。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夫絲之城也。桀之瓦也。蚩尤之五兵也。秦之郡縣阡陌也。至今莫易也。然則監鐵之議。獨以出自桑孔為可罷也乎哉。

張大玉曰。以上下之勢立論。為桑孔釋罪。破盡迂儒畫餅之談。今日上下皆困矣。極則必變。當事者將何術以策之耶。

讀監鐵論

明董其昌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昔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綵繒於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誚。朕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情。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冑之說。不至於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

而文學樂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徂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鞭撻之餘。烈介子不煩一領里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夫既已釋於干戈則并蓋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為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疆場

之事或張或弛皆於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規時立論言下洞然非拘儒泥一昧二之比

諫放民私鑄疏

漢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般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般之甚。激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入操造幣之執。因欲禁其厚利。激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延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

其○游○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此○吏○議○  
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甚○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  
必○重○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  
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  
以○御○輕○重○錢○輕○則○臣○游○歛○之○重○則○臣○游○散○之○貨○物○必○平○四○矣○臣○作○兵○  
罷○臣○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臣○臨○萬○貨○臣○調○盈○虛○臣○收○奇○

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臣○與○凶○奴○逐○爭○其○民○則○敵○必○  
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  
博○禍○臣○誠○傷○之○



請禁私鑄錢議

唐劉 秩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係於是今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

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陛下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則絲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歸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利，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逆令乎？是設陷穽之而誘之，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

則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繇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為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漢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且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採用者衆，夫以銅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則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

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願陛下熟察之。

劉陶鑄錢議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惟食為至急。議者不達豐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因而群小並起。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雲合響應。八方分崩。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此議急重民食。固是本論。

論錢

宋呂祖謙

三代以前財賦以穀粟為本。以錢布為權。權不使勝本。故地利盡而浮游未作之徒少。後世匹夫之家。藏錙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之徒。欲全廢之。此又矯枉過直之論。惟南齊孔顛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蓋不愛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起。則歛散歸在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皆可以為錢。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者也。

吳無咎曰。經國鉅論。

論錢利

明章世純

錢之為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君權。是故食之不可  
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則不可以為安。累為居則顛危。  
陳之為玩好。亦未有美好也。然而為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  
遷化。萬物之遷化。錢居間則方圓而速通。今易資者。設以布帛。布帛  
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裂之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  
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  
上人成器。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織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不可  
破成器。而當偏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

賈也。欲器者得與之賈矣。不欲器者不得與之賈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枲麻縷可以責衣焉。非五穀六畜可以責食焉。非雜器珍玩充耳目口鼻之實。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能應。是以能為天下利。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為利于在篋。為利于有委。五穀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篋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令以立其期。約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為通。不加君權焉。雖家為

告語人固不相啜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往。變化而來。隨其所為。故農工作力為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為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為之制。而君權徧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不知馭使。通與徧專。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治。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今合之間。盡有損折。絲屑遺棄。銅鉛擾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繇此言之。今之鑄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今

錢百而穀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糶矣。是以今之二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為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歛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穀帛與錢相權為平。此輕之復為重。重之復為輕也。

錢之用在變化。無以制之。將不知世界變化為何物。此所以諄諄于權之說也。

### 錢楮論

明張溥

戴埴曰物價難於阜通。必假圜法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以見有錢必有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踴貴。此漢唐以後之論也。商賈憚於般挈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楮必有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之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嗚呼得其說而存之。則可以論今日之錢楮矣。宋之交楮。屬官。雖始于薛田之議。而合券取償。實本周之質劑。唐之飛錢。以為法。于是金有交鈔。元有中統。至元至正。交鈔後格難行。洪武之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

鈔凡六等。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永樂中以鈔法。而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成化時至遣御史往按。不其重哉。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蓋唐憲宗之始行錢。引裴武已慮其行久滋偽。沈位言會子之不示民信。恐必不行。而宋高宗深以為然。元法計貫抵罪。趙孟頫議其太重。至正之時。武祺俾哲萬希右相。脫脫之意。欲以鈔為母錢。為子。又欲錢鈔兼行。而呂思誠力爭其不可。則鈔法之難。昔人已詳。哉言之不俟。今日而始歎桑穰工墨之無用也。是故為救時之論者。不得不舍鈔而專論錢。則弛鑄禁與限蓄錢。皆非計之便也。何則。天子之操柄。無所不施。獨貨財之緩急。輕重

不得不因民以善其。今寬之則利歸于下。而盜鑄者多。限之則驅民於法。而告訐者衆。此二弊者。今日之所絕也。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半兩。或榆莢。或八銖。或四銖。而得中者。惟漢之五銖。其後或赤。或荷葉。或鸞眼。或緹環。或當三。當十。當百。當千。而得中者。惟唐之開元。後世依其質製。可以久而不變。則剪鉄裁皮之弊。亦非今日之所。有也。然而一患尚有。孔顛所云。惜銅費工。是已。而要之。不可以驟也。銅所出之地。寡而為費浩。如宋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今且百倍之矣。晉魏之世。佛老象教。盛行寺。若觀糜黃金。以億億計。今又百倍之矣。欲令民輸官府錢。而慮有聶

何范祥之貪。欲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而慮有許申之敗。則上雖出內帑。下雖發古冢。毀佛像而銅終不給。銅既不給而工力亦損。則雖有修潔英達之士。主其役而事迄于不濟。是故參而論之。則唐劉秩之疏。與近者靳學顏之議。亦其平衡也。劉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鼓鑄之用給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回。而公錢不破。靳學顏言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鼓。一曰人工。誠將天下產銅之地。贖軍徒以下之罪。定則以收銅。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臯之人。准罪以納炭。運銅則水路循臨清帶軌之例。陸路資以驛遞之力。運炭則官身給工食。民戶給脚價。而匠役取諸原額。不煩銀兩。而可辦。若此者。於泉府之利。猶有及乎。

靳疏要畧盡于末段。而尤謂行法令者。自朝廷貴近始。如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幸劍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以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自朝廷始者也。如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用。如驛遞。應付。僱馬。僱夫。則純錢是用。又同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折色。此自貴近始者也。紀之以備參行。



論鹽

宋呂祖謙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氣。凝結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尤多。如青州出于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于海。劍南西川出于井。河東出于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如河北之有鹵池。此出于地者也。如永康軍鹽出于崖。此其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者。大抵民生之。日用不可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締此海鹽之見于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有禁法。自

管仲始興鹽筴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  
 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至昭帝之世賢良文學論民所疾  
 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辨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  
 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  
 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矣夫鹽固三代以前  
 所與民共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于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  
 於民耶

鹽政考

明申時行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  
 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  
 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  
 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  
 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  
 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  
 商身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  
 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

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釅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偵固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驪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

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治中始也。或勦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盈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為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賈湧

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斃。不狀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舳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

鹽法論

明張溥

鹽之有常股存積也。自正統中始也。奏討夾帶與零鹽所鹽諸弊之。襍出也。自弘正間始也。是故大商困於守支。竈丁困于總催。病額鹽之滯者歸于權賦之太重。病私鹽之廣者歸于鈔法之不行。當時有心憂國之臣。李東陽見於奏對。彭韶形之圖詩。莫不言戚閹之恣放。貧戶之流離。而為國患而不復者。尤無大於葉淇之改輸粟為輸銀。不實塞下而之。鹺司益永樂中下實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競於三邊出財力。招游民築墩臺。立保伍。荒土膏沃。稼穡衍殖。及乎順化。甘肅寧夏粟石二錢。邊用大饒。而淇本淮人。徇其鄉土之便。遽為更制。

其時止見鹽一引之粟二斗五升易為銀四錢一分歲課驟益百萬而不知後之米石五兩戎虜入擾封疆坐困則今痛邊計之詘者雖起淇而加之上刑未足畢其害也且歷考前代青州之鹽絺載于禹貢周禮鹽人掌百事之鹽有苦鹽散鹽形鹽飴鹽之名而不聞歛之於下鹽筴之正管仲發之而鹽官之置繇于東郭咸陽孔僅宋自雍熙以後始召商中鹽而鹽鈔則設自范祥其間之商販官賣抑配俵散立制不常求其大善未有過于昭代者也召商納粟每引所輸數廉而所司開給無留行復峻權勢私鬻請給之罰絕其壞亂竈戶則給涵地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絲有餘鹽官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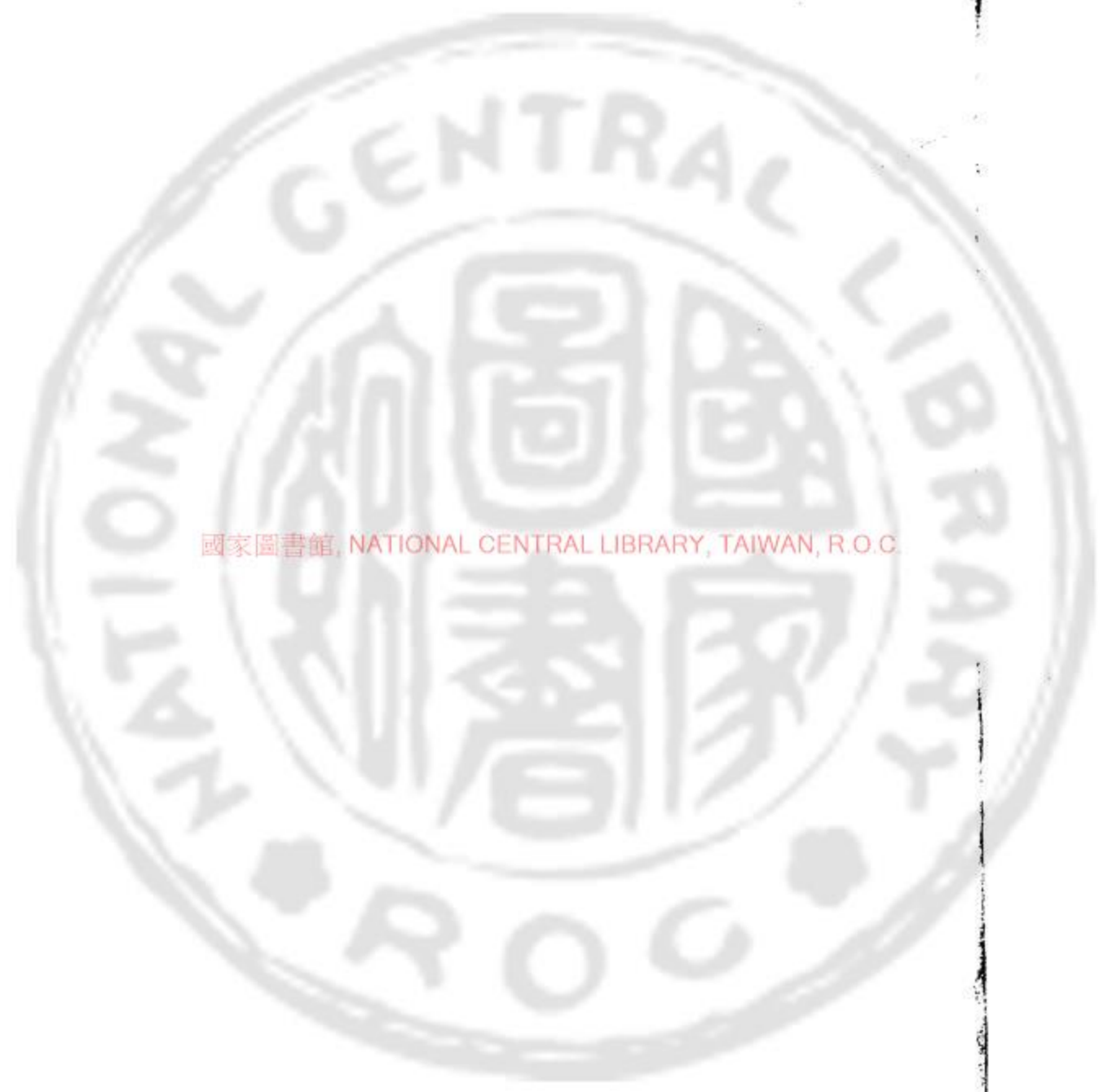
出鈔收之是以商與民交利而國用邊備充然以裕不意後之陵遲勢改至於斯也夫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竇之害此胡寅折衷甄琛元勰之論也則以今日而欲罪伐菹薪煮海水之非令亦天下之難通者也惟于縣官經費之所權善其厲禁而寬其稅入戒蔡京之數變其令而思惟朱暉韓愈之言以無歛怨於民斯不救之道也丘濬曰國家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司准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中而鹽直則准最高滄窳下請用李沆轉般之法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

廣古今談錄卷七十一  
澹州每船量給官鹽俾運至揚州官為建倉兩岸依數收貯積鹽既多乃累筭商所中常股存積之數給以見鹽不出一二年支給殆足然後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竟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竈戶煎凍官給以券商賈赴買給以鈔引私煮賣者罪之過累發賣者沒入之既得鹽錢貯之運司歲申戶部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糴粟以入邊儲先行於兩淮次行於兩浙山東河間以及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漸以次議則官賣之擾官煮之費省而竈戶不必退微商賈不必中納此之為言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而猶恐其積久而滋弊也則當專舉而議其官劉晏輕重之法壞於陳少游之加賦包

估之高估而尤甚於李錡皇甫鑄之進羨咸庶王隨通商之利壞於趙瞻之在河北章惇郊亶之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之在江淮而尤甚於王安石之任盧秉蔡京之任魏伯芻則主鹽之官不可以不慎也鹽者天下之大利而今之所簡以為理者皆朝廷降散之人以降散不職之人主天下無涯之利則請託必行而苞苴日盛鹽法之弊長此安窮乎故論者欲簡省事省官請簡重臣一人假之便宜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尊貴之而久其任運司以下悉補廉吏三邊督臣兼勸農使召鹽商人耕塞下入粟如異時此猶為近本也

廣古今議論叢 卷廿五 終  
一  
二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  
議  
論  
卷  
第十一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三目錄

禮部

郊禘

郊祀議

宋王炎

論郊祭

宋楊復

五帝祀議

明陳繼儒

議天地郊祀疏

明夏言

議夏郊

明劉基

明堂議

宋王炎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駁祝欽明南郊請皇后充亞獻議

唐蔣欽緒

先代祀典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請草元世祖祀

明陳 棐

孔子廟堂議

明宋 濂

議正孔廟從祀疏

明程敏政

議孟廟從祀

明張鼎思

更定從祀議

明譚貞默

廟統

禘祫議

唐韓 愈

始祖配天議

宋馬端臨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明夏 言

皇后配廟議

唐陳貞節

昭穆更互議

通考

兄弟入廟議

晉賀 循

議廟制疏

明楊守陳

論廟制

明陳 偕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三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禮部 郊禘

郊祀議

鴛湖

馮洲峻環父

張廷鷺西鰲父

參評

宋王 奕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禘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園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園丘，謂之禘；祀五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三 郊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祀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祀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各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曰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含樞紐。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上帝。而又言告於皇天。在周以

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檀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祀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祀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

亦嘗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於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義先儒攷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毋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

祭土主陰氣也。祭帝於郊而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濟而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以先王之行事煩之。武王東伐告於皇天后土矣。告於皇天則類於上帝是也。告於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丁巳用牲於郊戊午社於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

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祭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朕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此以五帝為五人。帝而陳祥道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帝之前。豈無四時者。按此。則五帝自是天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之帝是也。但合上帝與五帝為六天。陳祥道又深辨之。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說似最好。愚竊以岳瀆。象公侯。五帝非諸侯比也。五帝於天。既異。天五行之帝。則五帝其實一天也。故惟楊復郊祭考。以五帝總是一天。其說無疑。

論郊祭

宋楊復

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配○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殿○薦○  
 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  
 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  
 鄭○玄○始○今○為○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  
 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圓○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  
 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  
 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  
 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今○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

古今議論參 卷二十三



天王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拿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觀也。

張西雒曰。論創而確。

五帝祀議

明陳繼儒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襲天。自秦初。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於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為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為用。如春為青帝。夏為赤帝。秋為白帝。冬為黑帝。中



央為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即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代天為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為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兌離而以帝字別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為五帝，而以天為上帝，此或出於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陶汾儒曰：萬物迭尊一舉而盡，漢儒之言未當。

議天地郊祀疏

明夏言

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總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粢、醴、沉、鬯、辜之禮，以孝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圓丘禮天，方澤禮地，則天地今祀迭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

地之今。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詩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圓鐘於震之官。取其乾出乎震之氣。用函鐘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

五帝且祀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樂時之言曰。郊丘今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秦去古未遠。祀天不於園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祭天於甘泉。祭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今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媮。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結聖

郊丘今合

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齎之費。故三年一郊。至  
 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送省約安簡便也。亦未  
 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  
 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以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  
 朝丘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  
 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  
 美本朝之祭。益徙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  
 主濬之言。而遂遂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  
 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今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太

祀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  
 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而已矣。

天地分合之祀。歷代更徙。愚竊以地終不得與天敵。母終不得  
 與父敵。婦終不得與夫敵。弟終不得與兄敵。今如人家有慶賀  
 父祖父。大禮筵席。則必合于姓戚屬。巍然使父與祖父獨尊。未  
 有以母祖母並席同尊者。至若兄為天子。而弟為藩王。敵體之  
 人。又何如隔絕也。自莽賊媚后。合祭而後。世垂廢稱制之禍。遂  
 自此始。故余斷從分祭之議。以表千古天玄地黃之別。  
 班史稱漢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歷唐宋。今合無常。洪惟

太祖受命始定為分祀。越十一年改定合祀。嘉靖中分祀萬曆初年議復合。何若斯大典紛紛匪定也。竊以天子之於天地恩無分於父母而皇天之於后土義若判為君臣。臣必不敢同君合享。恐不令祀。非所以尊天而寧地也。郊釋曰郊者交也。利用交於天人。國朝季本因議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於空中求天而即地為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國之社乃屋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為否。何待於祭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即陰以求陽。非可執以為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於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豈有地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能格天神臨。既如天子行郊而百官扈從也。必欲伸其說。至謂百神俱得合祭於類帝。其褻天也甚矣。



雖雖績用弗成。然不為無勞於水。禹貢既修太原。蔡註以修為  
 因。鯀之功而修是也。蘓頌濱夏論。鯀從事於水九年。非替。瞽之  
 此。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子孫。固可以  
 廢之乎。此夏后氏所以郊鯀而宗禹也。按諸說郊之太過。廢之  
 太屈。廟祭之議無疑。

明堂議

宋王炎

郊以祀天。廟以事祖。稱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  
 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  
 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親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  
 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  
 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  
 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

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群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蒸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建。起而非厚於其禰也。

黃帝曰合宮。虞氏曰總章。穀曰陽館。周曰明堂。記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魏徵曰明堂下室為布政之居。上室為祭天

之所。王者不當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備漢武之圖。顏師古陳貞節馮宗王宗仁等亦皆有議。惜其詞蕪意諛。孔子所觀之明堂。王畿內之明堂也。孟子所言勿毀之明堂。泰山下巡守所居之明堂也。明堂異處。其規制於天地則一也。初法天地。必効法帝王。故其中復有堯舜之狀。周公抱成王之圖。而孔子徘徊稱善焉。至於文王治岐之對明告。以効法之事矣。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謹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古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摠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



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  
 取一政而行之益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  
 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主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  
 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  
 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  
 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  
 朔左氏傳曰閏月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  
 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凡天子閏  
 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攷經籍其文甚著何以

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  
 漆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古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  
 也

先儒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  
 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守之年一入也按此則天子月月告  
 朔矣愚以天子每年十七入巡守則十八入閏月則十九入閏  
 仁譎議每月告朔諸侯禮也以天子而行諸侯禮非所以令天  
 下也此議無理之極張齊賢曰先王以孝治天下豈有使諸侯  
 尊祖告朔而自不告朔之理穀梁之說左氏已非之矣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唐蔣欽緒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祭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入受舉斝之卒爵按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

禮記卷之二十三 卷二十三  
贊瑤爵據天無裸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  
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  
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  
禮欽緒守操此乃是王后祭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若云王后合  
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器  
重起後凡以別之耳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  
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外宗內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  
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

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天地攝后薦豆  
祭天又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欽  
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  
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  
代典籍與王今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  
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  
祭慶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  
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慶欽緒守幸忝禮官親  
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

褚元亮議曰。遍覽禮經。無此儀制。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  
 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  
 也。惟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  
 臣擅朝。恃亂異倫。黷神。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愚謂郊外事  
 也。廟內事也。考皇后無助郊之禮。則知天地無合祭之義。

禮部 祀典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人之祭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  
 禹湯文武。皆有勳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義在報功。爰及惰代。並遵斯  
 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  
 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于後。自唐已上。亦在祀例。今新禮令。無祭先  
 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

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楹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鄴以大公配。祭周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接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三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于大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四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立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秋釋奠於其先師。鄭玄註云。官所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師。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

別先聖則非周。即孔子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並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適為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今新令不詳。輒事刊改。切以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于六經。闡儒風于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取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取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于義。為穩。其周公仍依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三  
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嘉靖初。草大成。至聖文宣王之稱於孔子。不曰先聖。而曰先師。聖重於師。所以別王侯之節。使孔子可受。今改至聖先師廟。孰可謂兩盡之矣。

章祀元世祖議

明陳 棊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夏之限。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藉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來北虜衆強。稔惡逞毒。犯吾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去年犯紫荆矣。而我邊氓。遭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去年有王三矣。復霜堅冰。斷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安攘之方。第一莫急之務。尤在於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以正百代之典禮。如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

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過其人？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下數千年，歷千百人，而所取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宗，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但者，廁於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李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國，猶未

珍哉。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斲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而變夏於夷。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為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臣嘗捧讀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

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倚歎大哉。我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矣。夷狄生既不可以居天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絕之而不可緩者也。胡元為中國不可有之祀。此疏為中國不可無之文。非有功於中國非得統於帝王足令世祖心服。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古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千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



高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菴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蕝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蕝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

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變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師弗祭也。學較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穎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奠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

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義。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

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較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哉。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罷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

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洎於醫師太公不尊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嘉靖九年正孔子祀典主於張永嘉以先師易王晞誠獨見也。

他如去像設主別祀。庶享皆述此議。夫賈有漢行于主。父宋有議行於永嘉。固有數哉。

議正孔廟從祀疏

明程敏政

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記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擇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歟。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一唐貞觀三十一年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說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又不拘儒者之說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

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只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子孝經論語蓋淫妄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家為賊史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

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庸又為司馬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洛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廩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

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熹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狂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多臣愚乞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八人禘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弼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子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穎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振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振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昭川侯在西廡重復

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穎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振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振申黨位弼宜存其一。公伯寮王弼州言題羅穎何不足八穎之數考核甚精秦冉穎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

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乳天下  
 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  
 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者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  
 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  
 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  
 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  
 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  
 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心若

韓亦無詞

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  
 汾師道之立出于晉魏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  
 今董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  
 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  
 其辨大約以為少著述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  
 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  
 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  
 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與張  
 邵並居於尊賢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



典甚矣。况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穎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穎子之父穎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

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曾封穎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祀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穎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子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子掾屬之中荐以自代而又使一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

托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珣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元世祖不容祀于中國，許衡不妨祀之。學宮正統道統所在，聖賢毫不著一點私心。

孟廟從祀

明張鼎思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戒。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孟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畧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入北宮黜孟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榮。至其配享獨崇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多讓於樂正子耶。

議極允當

禮部 廟統

論廟制

明陳 偕

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覲德註天子七廟親盡則遷惟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可以觀德即此求之有德不祧之主當必有廟棲之如周文武世室者可見後王九廟之制有自來矣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竊按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祔之主當入故議祧焉有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焉祧者遷藏之謂世

室不毀之稱。如周共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脩。蓋七廟者，天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禮也。世室在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其數也。漢唐而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備九廟十一室者，皆未深考于禮矣。夏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禘曰嘗，冬曰蒸，國祭則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與夏商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國祭則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與夏商禘。同也。至於禘祫大小先後之說，時饗大小特合之義，嘗考周禮大宗

伯職掌而知其槩矣。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此後王禘祫時祭之所從來也。禘祫者，何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享之，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祫。祫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禘以審諦其尊卑，蓋皆祭之大者，而亦各有義矣。故縵儀盛物莫備于禘祫，而報本追遠亦莫深于禘祫。有其舉之不可苟也。天道小備於一閏，則三年一祫。天道大備于再閏，則五年一禘。祫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所自生。禘以五月時維成熟，乃原其所繇本。漢唐而下，或禘祭僅能再舉，則

疏而怠或禘禘并乎正歲則數而瀆又有禘不及禘禘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不禘可也時祭有特享有合食之殊者何也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至祭日禮交動乎上交動乎下自初裸以至終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奏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竟其事矣故天子之禮春則值享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禘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並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常祭但遇時物則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

綜核群條禮制禮意兼晰

禘祫議

唐韓愈

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也。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神。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各。宜。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  
之。豈。惟。人。聽。疑。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  
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帝。雖。云。太。祖。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  
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為。不。  
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祫。去。祫。為。壇。去。壇。為。壇。去。壇。  
為。鬼。漸。而。遠。之。其。祭。乃。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  
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故。凡。此。五。

說。皆。不。可。者。臣。觀。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  
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居。東。嚮。之。位。子。孫。延。昭。穆。之。列。禮。所。稱。者。  
益。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益。言。子。  
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  
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延。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  
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禘。祫。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  
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茅。庶。門。曰。文。詞。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父。當。與。  
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始祖配天議

宋馬端臨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乃商之  
 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  
 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  
 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末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  
 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攷而  
 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  
 其上世之遠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  
 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是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  
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惟杜林正議獨  
以為周室之興祚繇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  
因循竟逆林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明夏言

祖宗並配之非與天地合祀之失一也。日者禮官集議尚書李時首  
言天地合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

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園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  
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  
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按禮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  
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

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矣。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百郊立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因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院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郊之不可以瀆。故三代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遼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

遠郊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充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醜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連衽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合於

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

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園丘。掃地而

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甚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

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

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祀於郊。亦以尊稷也。

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

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奉我。太祖於園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

所以尊。太宗也。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

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徐俊人曰各全其尊一語足壓倒衆議

皇后配廟議

唐陳貞節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宋四后祫享，歐陽永叔議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乃有並祔之文，又有別廟之祭焉。與其合之絕席而坐，不如分而各伸所尊也。然在景德初年，懿德明德二后兩祔，議者曰：先後有殊，尊親則一，雜以臣下閨門擬議，甚煩瑣，弗具錄。

歐公論建部后影殿有云前世帝王別為宗廟以迓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迓奉其妃后者又曰小人不識事體苟有興作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乞示寢罷以全典禮可為盡言

昭穆更互議

通考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今昭穆為左右自止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穆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八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

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張西雖曰詳說更互一破公承之論。

論晉懷惠兄弟入廟議

晉賀循

晉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顛川世數過  
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  
為世毀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克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父而承  
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  
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  
則盈八盈八之理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  
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  
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

毀顯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  
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列乎顯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  
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絲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  
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  
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  
循又有議曰殷人六廟假有兄弟四人龔位便當上毀四廟否  
耶如此則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  
施爾奮曰兄弟總統同為一代若下升一世上毀二世決不可  
矣惠帝宜出尚未輕論至唐升睿宗為第七室遂出中宗別廟

未幾有廟壞之變

張齊賢曰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  
則千古不刊之典也

議廟制疏

明楊守陳

往者欽蒙 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

祧 德祖

懿祖

僖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

仁祖之後以

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祖及

仁宗而下親盡

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

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



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祫。德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為詔書九廟猶或可送。若不祫以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異之定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祫。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晉魏。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

而以藉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已示當祫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祫。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祫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及肅宗。并祫獻懿。德宗又祫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裕祫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祫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所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祫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

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祫，翼祖、徽宗又祫，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荼、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祫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祫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踰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祖考為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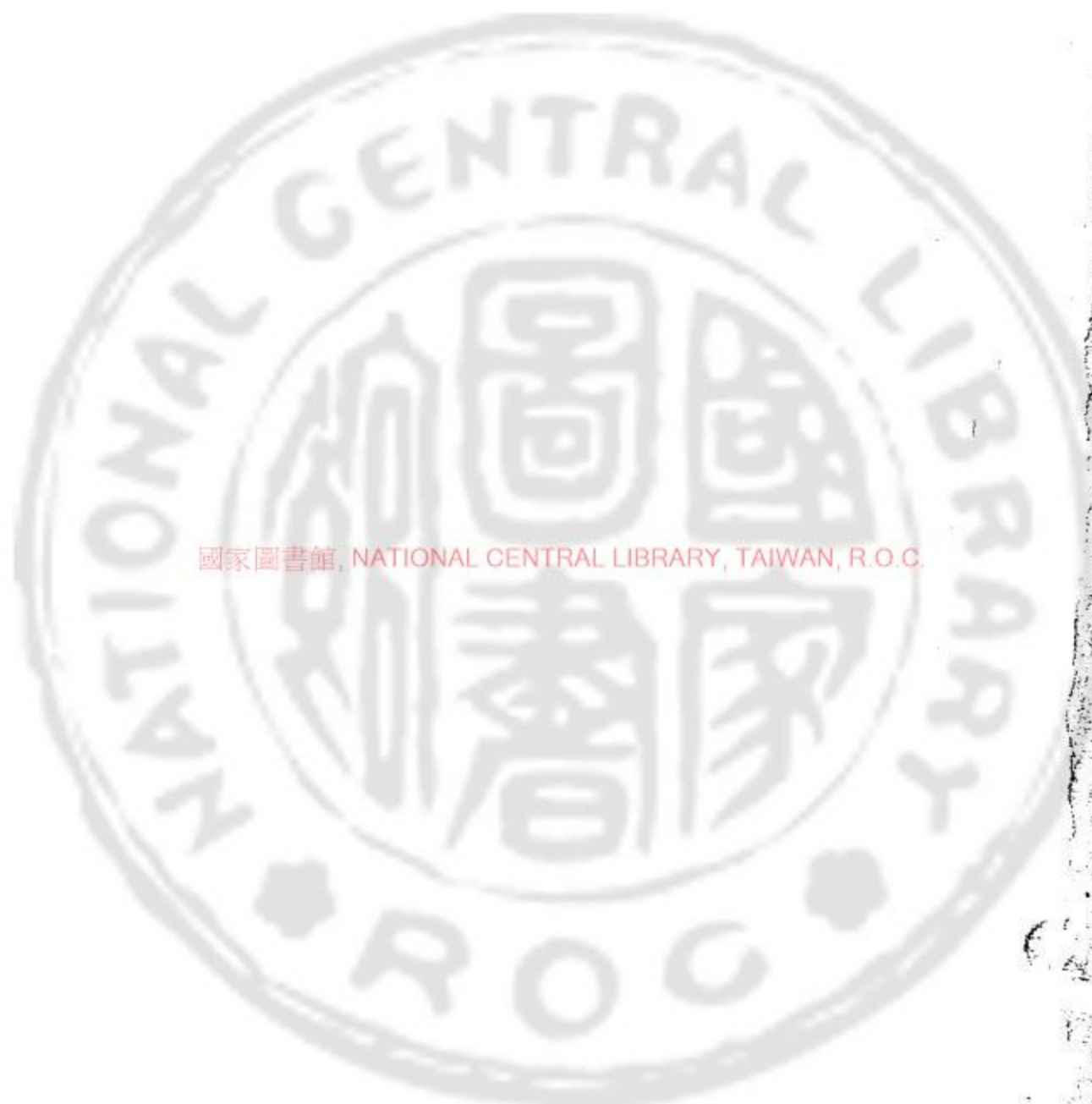
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祫，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太祖復踰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早已如祫之儀矣。今祫德祖以德祖為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

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祗德  
 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書是明鑑也若祗德祖則  
 異口三祖以次祗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  
 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今日若務遵古典則全當用  
 臣議併祗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  
 之法也

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歷世久遠功德無傳四世之後篤生  
 神孫應天順人以寧祗庶其為功德益不必親為之然後為盛  
 太祖崇立初廟以德歸於祖不敢以功業自居今以欲尊太祖  
 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廟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  
 有所不恐而不敢當也此朱晦翁特尊僖祖本議并載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禮志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古今詩話卷二十三

四九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四目錄

禮部

追崇

定陶共皇議

漢師丹

濮安懿王議

宋史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明萬象春

建文帝祀典議

明許獬

興獻議

明張孚敬

巡狩封禪

論巡狩封禪

明瞿景淳

巡狩議

宋馬端臨

文皇帝北狩論贊

明湯賓尹

議止南巡疏

明李廷相

封禪議

梁許懋

封禪議

唐魏徵

封禪議

宋孫奭

學宮

貢舉議

唐賈至

論學校

宋馬端臨

論太學

漢董仲舒

論鴻都門學

漢蔡邕

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

國學鄉學議

明林文祜

五經博士議

明丘濬

論士習文體

明姜逢元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四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攜李

賀澹然仲閔父

叅評

禮部 退崇

定陶共皇議

漢師 丹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毋。遂。子。妻。送。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定陶本稱共王，哀帝用董宏議易皇字。冷裒因奏不宜以藩國

之召別大號，請立廟京師。帝下議，有司皆如裒言。故丹復有此議，帝怒，免丹官。歲餘，下詔去定陶，稱共皇后，稱帝后。帝太后稱皇太后，合葬孝元，稱傅皇后。陵後為王莽竟毀廢，貶號。漢史皇孫戾太子議，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三年之服。宋胡寅讀之曰：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奸說乎？



濮安懿王議

宋史

初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忌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枝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游。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秘。于。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彙。為。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奏。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魯。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

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臣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通判淄州。瞻通判

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誣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于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濮王之議。則以稱親為至當。迨國朝張孚敬議禮。則此等論可廢矣。伏存其非以見是。存其是以見非。不可偏廢也。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明萬曆春

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寔繇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于今日者有二一曰草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狀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歛歔嘆息臣嘗倣往牒當

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于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為心矣。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成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通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成蒙。脩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抔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恹狀。而深悲也。

似宜。勅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太。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倚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鑿與。反正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塋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寔非人心之公。

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佳烈矣。狀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稔。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一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象春供扈從之列。見我皇上于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祠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狀于茲者矣。似宜遵昭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

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頂。稍加穹廣。仍量防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歲衣別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肱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英廟先而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禮。臣等

切以為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為進一廟當出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矧景皇帝係宣廟子。宣廟既以奉祧則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造會于今日者。仰惟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冒昧上言。伏乞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

建文皇帝祀典議

明許櫛

謹按

建文皇帝乃

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子

惠黎庶。無大失道于天下。祇因當時任事者為謀不臧。至為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自喪天祿。雖狀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昨明德而。建文適當其厄。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于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惜之。天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以一脈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故。鐘簋不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為其生也。既稱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堂而享之。享又偃狀。

而據其上恐非後世子孫所以妥我烈祖意也且于禮不宜不

知建文雖不永君也成祖雖神武得天朕當其天命一日

未至則亦臣也以君賊臣何罪之有哉國家之有建文帝也

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干時亦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

係于夏之前閏而夏將使居于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妥也

曰朕則其祀也何據曰昔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人未嘗不祀

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必在重耳之上

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之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

晉侯見于春秋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

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桀周不祀紂為異姓也東遷之不祀子

頹與子朝為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

則非頹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圍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濟則

為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為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為賢

主得與漢文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歎一朝

之血食安在其為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于此事諸臣既已旌

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患

以為建文之為君也苟非序順而各正則諸臣之歆為汚偽命

而殉私人不得為忠諸臣之歆苟非汚偽命而殉私人則建文

建文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四

不可以無祀謹議

得此大議。建文帝終雖不祀亦猶祀矣。

興獻議第二疏

明張孚敬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

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 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

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

不明于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入問答之詞。以 聞。或問今

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為

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以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

以為言者何也。臣答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

議之失得萬代瞻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子之子為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于事較合于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為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是武宗又未嘗託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矣今者必欲我皇上

為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為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嗣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祖在天之靈果足憫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知武宗之心則知與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禮儀典 皇帝 皇帝 皇帝

勸進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

變也。從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宗雖

無嗣而有統矣。從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亦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

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今之議者不明統嗣

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

相承。然曾見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于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為

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為侄者。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

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

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皇

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

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也。方武宗負天群

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也。

果若人言則皇上于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于

孝宗伯侄也。亦謂之父子也。于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

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

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替瞽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于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侄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于無嗣乎。臣答之曰：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于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孝宗者何哉。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柳武宗之無後乎。雖朕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

惟我武宗朕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母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者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孝宗而不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

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其為兄弟為伯叔侄者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唐玄宗于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于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朕則我。皇上于。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于。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于享祀。興獻王也何稱乎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

我。皇上于父子也伯侄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為。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寔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而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眾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

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自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授立。故預為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授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于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為人後。以誰其父者也。今士大夫之仕于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于正統者也。問者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

桓僖乎。以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位。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禩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朕則在藩之墓如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也。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也。立廟京師。所以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受舜禪而不

尊鯨狀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為父乎隸瞽為父乎禹不尊鯨不知以舜為父乎鯨為父乎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者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為天子之母罷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為天子母為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

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為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為人後者為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于迎合當聞于人而不當聞于上也如之何臣答曰乎敬于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

光嘗謂朝廷闕政。但于入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間談。以為無益也。故聞于上也。苟嫌于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于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乎敬不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夷狄。大失則入禽獸。乎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身圖計也。

世廟繼統不繼宗。故得稱皇考。若英宗實後。仁宗則必稱皇伯。考統宗二字甚明。典獻疏議不可勝錄。然必欲改皇考而稱皇叔。是以利為利。棄絕天性。真名教之罪人矣。

禮部巡狩

巡狩封禪

明瞿景淳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周制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以此見先王巡狩之典。因封建設也。巡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以重民命者也。柴者。祭天也。祭天必擇神臯。故因郊則立壇。因山則崇高。其義一也。傳者不察。記享帝矣。而又曰。井中於天。以此知後代封禪之說。因望祀悞也。書曰。歸告於藝祖。用特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夫三王巡行四方。必先事於祖廟。出則有告。入則有言。豈非兢兢不敢荒怠。將以其敬天勤民之實。而質之神明乎。



改之於書協時月合律度審權量修禮儀陳玉帛可謂備矣而又敷  
奏以陳之功能以試之車服以庸之虞夏之事則至矣迨周而又加  
隆焉自今觀之王未出而有職方氏之勅度既出而有職方氏之申  
令於是而有慶賞黜罰之典於是而有讌享之禮於是而有祭告之  
儀當是時出有期行有方民安其生而侯度其度虞夏周之王所以  
舉事而天人應者以其昭格上下有此具矣至後世則不然非以為  
民也所以尚者遊觀也固非祭告也所以尚者祈禱也使方人術上  
勳說經緯而一歸之於神明所行者非求冀福禧則詡張功德也是  
以流連之患作登封之典盛好功之君喜事之臣飾詭耀詐以罔上

下故王通有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舜一歲登五岳而民  
不病者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至哉言矣

張西雖曰說得秦皇漢武闢然無色文亦道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巡狩議

宋馬端臨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  
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  
八○年○而○徧○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  
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  
邊○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  
乃○一○行○之○又○只○以○四○嶽○為○底○止○之○地○蓋○雖○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  
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始○皇○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

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促也。

六華既無。復駕之理。繡衣直指。宜懷此心。

文皇帝北狩論贊

明湯賓尹

巡狩之典。從古有之。漢唐之主。深屈高拱。杳不聞轂。而此典竟寢。而不行焉。我成祖當國家無事。欲省方于時。此亦盛心也。且又詔所經之處。官吏軍民。止離境內一里。迎候供給之需。備之于已。彼師行而糧食。使民悄悄昏讒。為諸侯憂者。竟何如耶。

文○後○宣○宗○武○宗○皆○親○巡○邊○境○陳○建○以○為○或○為○邊○防○或○為○遊○幸○得○失○固○天○淵○矣○永○樂○十○四○年○周○訥○呂○震○將○請○封○禪○成○祖○責○之○以○不○能○如○魏○徵○之○爰○君○學○士○胡○廣○却○作○封○禪○頌○以○獻○竊○以○漢○世○祖○唐○太○宗○之○賢○明○而○究○不○免○于○封○禪○胡○廣○之○頌○也○宜○哉○

議止南巡

明李廷相

仰惟皇上頃因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顯陵即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陵下另卜吉兆此固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黷朕者敢為陛下披瀝陳之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梓宮在殯朝夕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懇狀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山陵每見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歷日月御膳有愆期

或為霖霧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託得人。但我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鄢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陛下尚未之聞也。見大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略為協濟。終恐悞事。其五。比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

亦不可不預為防也。今大駕遠出北虜。聞之。保其不洩。梁乎有一不可不知者。自我成祖定鼎燕都。即設太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大駕一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宴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患忠。竊敢陳獻。以聞。

梓宮一段為第一義。餘皆必然之勢。不易之論。可為萬世巡幸。

至戒

封禪議

梁許懋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  
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  
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  
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  
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  
之事不足為法狀別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孫主好名于  
上而臣阿肯于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  
至于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好名阿旨二語說盡弊根

封禪議

唐魏徵

太宗議封禪。魏徵獨以為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耶？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今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也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裹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寔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

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示弱一段尤為膏肓之慮。

封禪議

宋孫 奠

方今野鵬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惠下民。則下民不可惠。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陛下何為而不思也。昔唐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繇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蕪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于此。



禮部學宮

貢舉議

唐賈至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競人之行也且謚蹄述行美極于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之行也繇詞以觀行斯及詞也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發病為是非而惟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忠信之陵顏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繇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士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係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于小道而不以遠者大

者使干祿之徒趨于末術是有道之羞也夫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  
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同風致使祿山  
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  
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  
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  
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  
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而  
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  
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臨朝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

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  
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踞僭  
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迷顛饗國成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  
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  
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鄉舉里選猶恐  
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  
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稟尚無貢士不稱行寔曹子何嘗講  
習獨禮部每歲羅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  
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

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體乎  
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之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繇之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  
是也。

趙匡本一議甚為膾炙施爾奮謂其所說多不合昭代科目弊  
端遂不憚去之

學較論

宋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較至不一也。狀惟  
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  
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  
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  
惡而勸戒之。狀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  
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狀。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  
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  
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

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繇學而升者，滔滔也。于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于興衰、理亂之故矣。

貴與又云：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狀，否而毀學校。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熙寧時，太學生蘇頌、子蘇嘉言變法事忤王安石，石學官并坐罪，斥逐。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則太學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興德，孰可乎？又蔡京當政時，馮澥上言曰：士無異論，此太學之盛也。正言崔鷗極力詆之，曰：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各臣如韓琦、司馬光輩盡以異論驅逐。士子宗其新經者得官，不用者黜落。此非徒刻持學校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自是凌夷，至于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太學

漢董仲舒

漢興高帝尚以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時仲舒對策  
 曰養士莫重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  
 郡一國之衆亡應詔書者是王道注注而絕也。謂舉賢良臣願陛下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賢俊宜可得矣。  
 按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議建學校。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  
 教授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  
 齋經義擇通經術者居之。治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水利  
 邊防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注注。取高第及

廣古今詩話卷二十四



為政多適于世用。繇講習之有素也。于是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患竊以此法可為千古學宮定準。所謂驅學究為進士者此也。

鴻都門學

漢蔡邕

漢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及凡能為尺牘及玉書鳥篆者。皆加引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藝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方俗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時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用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

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羗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觀。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鴻都漢宮門也。學較為天下公。天子私之。可乎。彼中人士。每以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則驚華鬪捷之習。壞之也。今日以帖括業取士。士剽一二浮華。毋論不知時務。即經術亦不解。為何物。乃偃狀以文人名士。自屋劈錦為軸。磨石作碑。斯固吏績之

先教也。出谷之中。豈無滄基。是在風勵學宮者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

學莫盛于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朕奉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士自以其私意行之于下。其禍敗固宜。

黃幼玄先生曰。東漢之禍。寔發于閹豎。而談者移咎于氣節。西晉之敗。實蘊于戎狄。而議者歸責于玄。談氣節。非鼓輕之桴。玄談非勸惰之鐸。而雌黃一倡。則翹招爭歸。塵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菟陸之陰。蕩軼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朕何召之速。



也。此兩端。是學宮積習。吏治病原。

國學鄉學議

明林文稽

古天子建辟雍于畿內。養老尚賢首善之地也。虞夏殷周禮殊而義一。周遷秦併教化茂。狀漢制非古。狀而天祿石渠。煥狀西漢。蘭臺帙觀著于東京。噓煨燼之餘。辨異全之見。經學大明。鴻儒蔚起。逮及唐宋。累朝幸學。崇文額俊。視昔為盛。迄今通流尋源。集成歸旨。雲蒸霞舉。鼓吹休明。皆廣厲學宮。臨雍視學之明效也。嘗慨漢武帝嚮爵開邊。至有入粟授卽為世所短。初未嘗于太學而講。便宜也。正董子所謂太學賢士所閑之說耳。唐宋以還。皆鄭重焉。我明駕唐軼宋。超乘兩京。星布泮闕于天下。序國子辟宮于皇都。詩書絃誦。遠達華

夏王侯士庶合出陶鈞師儒並進德業交脩蓋斟酌四代邅隆百世無以復加邇者官府城壕之營繕羗夷胡越之捍禦糜費不貲經權迭奏佐大農于法外舒仰屋于一時乃使成均大冶之區以當鑄山煮海之利始稱達變卒歸因沿將王國之典刑失尊興朝之楨幹不貴尋常自甘于銅臭特達耻列于猴冠殆非熙朝之制作鼓舞乎英豪以鳴盛于國家者也即今日有不得已之役終不可罷之費山海虞衡儘足以供需五材六府皆得以通變即窮下見出于漢或蠶邊粟以紀功增金縷以遷級惟收之武弁散之郎署猶且稽覈能否而進退之大約以空糜之爵佐軍寔之儲耳安可假養才致賢

之樞紐舉轉徙苟且之權宜乎危民有言樹德莫若滋去病莫若盡謂當清既注之途新將來之美拔郡縣鄉學之異等歲隸于六館考成于司成食餼于大官即古之論士于鄉升之樂正于是視業而差等觀行而品題殊常則有鄉會之賢科循習猶先鄉而序貢聖駕幸雍拜老集師儒而辨質之國子就學而無北而進講御筵而不側立是以師嚴而道尊學修而士貴天衢亨大帝德懋滋萬世無病之洪造也若郡縣鄉學每歲論秀隸之學官高下差等而廩餼之提督則臬司分署也夫分署有總憲之統尊臬藩之同寅撫按之掣肘提調州府一轉即為同堂節推縣令科道所選吹鼓援故一投百

受○鄉○國○要○津○年○誼○座○主○巨○豪○劇○校○交○攻○雜○進○抗○法○不○回○者○有○幾○人○斯○  
金○玉○嗜○啞○瓦○缶○雷○鳴○始○進○不○端○登○途○皆○頗○矣○故○司○學○政○當○如○京○畿○特○  
勅○御○史○職○崇○糾○劾○當○路○之○所○畏○憚○詭○譎○之○不○敢○出○者○也○若○學○較○司○教○  
當○推○制○科○貢○途○分○業○如○國○學○之○司○成○六○館○焉○則○師○隆○士○慎○風○氣○文○運○  
當○必○彬彬○然○者○總○以○京○師○首○善○國○學○正○鄉○學○因○之○育○才○之○地○清○登○庸○  
之○俊○選○庶○~~一~~國○家○得○人○之○盛○足○稱○慶○哉○一○得○消○效○惟○天○高○而○下○聆○焉○

五經博士議

明丘濬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  
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  
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  
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  
官○姑○俗○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  
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為○可○否○之○決○其○于○明○廷○  
議○政○未○必○無○所○補○

考經術即以廣言路誠為巨論

士習文體

明姜逢元

王者欲強其國。必以詩書禮樂。欲威天下。必先造士。士氣不羸。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天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于是揚其翠華。則舍菜而祭。替宗袒割而養老。饋餼而乞言。旁皇于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闢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強也。故饗奠之恭。講論之美。其柔可握而繇。其道則可以厲威而訓武。古者出師受成于學。返獻馘焉。以為攻戰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祈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蒞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弓矢戎車而已。先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于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

武者救世砥劑而文其膏梁夫歐子則不知布和于臆逐其瘵盡也  
狀昔者先王之于學也仲春仲秋有視季春有視有旦入有晝入有  
暮入其于事為習于士為涵泳為嘒嘒教成而材備故曰卒狀起一  
方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儼恁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父子相繼則一  
舉之固已踈矣狀間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卹狀而有待詩曰鳧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不作  
也士者沈螯之罟而飛其毅氣躍于文章察此二者則士之情盡見  
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隨焉運隨天化隨國故以士之為此二  
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平建

初之間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圍橋至化介冑為絃誦披  
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砥植各行雖至刳首不  
可得絀其覃精厯思而為文章前則天人夫正後則典引規竒及于  
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于典則矣狀而其國靈所蓋則大宛之蹄躑  
于六閩渾邪之族隸于五屬日逐之庭列于北國哀牢之部綴于永  
昌終漢之世首功且上也故曰文大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  
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施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若  
夫唐宋之季舉其具文辟鑽僵槐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  
並立天下士嗚嗚狀不啻游于帝庭響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

鬼方未克。所不足非文事也。朕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即不韎韞。以蒞茲六飛之靈。雖暫止而即刻期來。歲非天子之修不急也。天子則固將問鷓音于泮水矣。翠華蒞止。宮牆喜色。慮凶不小。大竝奮執。事謂其象為鼓。為文明。而積弱之勢。將有見端于士習。文體之際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成習。而相播為文。莫弊今日矣。朕皆相于弱。不相干疆也。為士習之弊者五。舍龜觀頤一也。蚤虱之黽二也。挑達陝輸三也。不刺綉紋倚市門四也。朋蛙聚鵠五也。舍龜觀頤者。脯獸甘于齊卿。餐錢利于宋相。蚤虱之黽者。蓼盤陳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挑達陝輸者。儻態極于欽明。心艷于司馬。不刺綉文倚市門者。

王門抱其筓瑟。主第奏其鬱輪。朋蛙聚鵠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投甕。凡若此者。皆繇其宵貌。莖質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為之也。為文體之弊者五。嘈噴為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以移面為奪胎三也。褫其鳳羽。戴其蝟皮四也。逐于狐鬼五也。嘈噴為悅者。子雲嗤靡于綉鬢。士衡請淫乎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于識緯。平子遊奕于鳥占。以移面為奪胎者。紹述殺骸。斤絳。固彥。伯變。文于鷓。閣褫其鳳羽。戴其帽皮者。劉勰擬鷓集之觀。郝隆竄陬隅之謂。逐于狐鬼者。麋篆詭少陵之秘。蛇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繇其柔弓。緩繳。機不足以要其約而為之也。故是二者之所為。其兆則皆足以致夷狄之

禍而使之駕則必憤轅使之行師必棄女而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  
曰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于七志豈得揚哉有數十年間官  
師之條日上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卒也則庶幾于橋門觀聽之會  
鏃羽相觸翩狀反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也古者成均所萃  
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高皇帝羅郡國之雋使學于天子日肄  
歲課學成者畀之顯職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半鴻都之鬻則  
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其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  
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天子自為下說鳴叩互發于是乎  
開石渠席觀進諸儒之言稱制決之而高皇帝于禹謨洪範諸

篇猶振響玉也一日問諸生以習騎射望其出將入相而今天語秘  
于堅簧睿思繫于重幕則是使天地閉運而啟萬靈之蟄仲尼棄鐸  
而醉七十子之心猶飲溫泉有濡無擊此不足以起也古者凡士熟  
其人而用之今則糊名而求其文字古之為文者取格于古今以為  
文者取格于一代之制凡士之禪于聖燈者皆不可以謀于玉鉄則  
是觀鬻相之圖不可以得解升桓榮之席不可以得車馬猶懷三山  
款其憑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者雖天子月一臨膠六日聚  
從而鼓之無益夫一日之感淳于人心者如兔起鶻落不急逐則遂  
逝者也如愚之議請必舉而更張之天子提躬典學嚴師重傳明教

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棄志。無所異俸。而為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寔學。以六經為師。諸史為兵衛。士通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議。天子則以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其次則追原祖制。青青之衿。不得以易。上農之粟。多金之賈。不得以奸。胄子之倫。以時起居。去其敗群。以興其行。試士之文。崇尚議論。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帖括。如決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之功。一故曰并一而不二。則近于神明。參于天地。如此則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矣。忠義之心發。則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操。而右搏彫犀。如此則儒者之用。見于天下。而將相之材出。

矣。晉謀置帥。趙衰曰。卻縠可。崇禮樂而說詩書。故以天子之修明。學教興。賢考莠。而極其致。則足以俘夷。誠首者。譬燧握于掌。火降于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蟾除之毀。中于螺蚌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信進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雉其武也。今海內之情。沸狀目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于士之習。與文欲奮威于東西。而不知中處。而急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異。立朝夕于運均之上。擔竿而定其末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論叢 卷二十四

四

終

廣

議

論

卷  
第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五目錄

禮部

旌卹

雙忠祠碑

明李夢陽

義勇武安王廟碑

明錢福

諸葛武侯祠碑

唐裴度

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岳王祠施全議

明李贄

大忠祠記

明羅倫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既

明韓雍

文丞相祠堂記

明羅倫

乞為海忠介建祠

明陳仁錫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明陸楫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明高拱

魏忠節父子忠孝傳

明錢棻

趙昂發夫婦死節紀

宋史

謚法

明王世貞

謚法議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唐杜佑

太子無謚議

唐杜佑

國朝謚議

明李若愚

廣謚議

明徐師曾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五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携李

曹禎翰羽修父

張廷鶯西離父

參評

禮部旌卹

雙忠祠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傅也。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於是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旁屋翼如財靡婦出役因妨農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觀望之歸如  
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歎以悲普者問之知黠焉內摧  
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顛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為之回也  
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歌之墟蓋數謁干  
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曰  
干於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  
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  
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止周之止也  
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葺有死之何也曰久弊之也文弊則天下

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蘓洵者從橫者  
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蘓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  
鸞長短耶故禱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  
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耶  
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斯文也蓋嘉伍子之績云伍  
名餘福始蘓人

張西雖曰駁老泉二語自關世道

義勇武安王廟碑

明錢福

武安王雲長。開公羽。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可以為呂布之所為。不爾。則遨遊表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選擇昭烈。以從事于涿。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將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馬是豈強悍直逐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荊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聞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為虎。臣耳。使王不成。及章武之際。擬高

祖定入閔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成而荊州構霧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于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為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為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搽而后其為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為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友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日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

浩然之氣未有不從學問中來謂王節不磨血不冷其得肯春

秋鶴灘之見卓矣



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唐裴度

晉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匪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上道德  
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之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  
鋪敷涓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  
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  
灰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  
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過吁嗟  
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  
殊途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

之見不珍。禮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炤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晉公碑中有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嘆曰天下奇才。是警句。

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  
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  
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  
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天寶之際久  
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  
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之力寔倡之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  
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  
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月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

卷二十五

五

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屈○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  
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于○起○  
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歿○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  
之○學○問○文○章○注○注○雜○于○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于○理○及○其○奮○然○自○立○  
能○至○于○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事○至○于○勢○窮○義○有○不○得○不○成○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  
忤○大○姦○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  
篤○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  
而○多○殺○身○以○成○仁○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祿○山○兵○至○常○山○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及○天○津○受○縛○仍○罵○不○  
絕○口○為○祿○山○斫○其○舌○云○噫○常○山○平○原○何○滅○首○陽○兄○弟○也○

岳王祠施全議

明李贄

揚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象。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破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忠臣義士心服九原

大忠祠記

明羅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彜也。不可解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欲。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住。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于初。富寇諸公折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士。絲起而以死持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卞彪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

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臯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止歸。開督南。帥龍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忼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從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于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奚啻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率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夫之助宋。

蹟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惧。

徐俊人曰。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此語慨然。旋轉乾坤。返正日月。我。

太祖所以剋燦百王也。

在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疏

明韓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羅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失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

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媿于先賢。有功于後學者也。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制。服皆為缺典。臣切惟伯夷。叔齊。處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伏乞勅加贈謚。錄用子孫。改塑丞相冠服。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為臣而能死忠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

子之心。其于綱常誠非小補。

沈仲芳曰。獎勵忠節。立國要義。

李茹公曰。古人旌隱。不漏綿上之封。

昭代表勛。豈踈日星之節。文謝可弗藉謚為不朽。謚豈可無文謝以勵忠乎。此疏大有關係。





宋文丞相祠堂記

明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  
 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  
 地之間者。能希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南弱討  
 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  
 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  
 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  
 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注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避策。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挺身獨注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忼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  
 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  
 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大通  
 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于虜致內煎于飢饉無日而不當  
 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  
 陽絕粒于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  
 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嗟夫宋之亡也死國者  
 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昂發死于池姚訔死于  
 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

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  
 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飢諸葛武侯之鞠躬盡  
 瘁俗于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  
 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朕而塞于  
 天地之間乎

歷紀行實加以贊斷遂使文丞相表裏皆見

乞為海忠介公建祠

明陳仁錫

海忠介公瑞者抗節忘身藉甚  
 廟之心顧唯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之典蓋茲重地寔係天  
 下安危自公下車豁里正賦長之橫蠲不經無藝之征布人于敵體  
 衙門朝夕登記設或不公事件巨細必知躬巡草礫之間口勞躬  
 耒之衆給工倚辦則梓間州庫散寄賊以沙糖為名者萬金用力不  
 勞繇虔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己巳水滔天  
 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准勤撫字夏忠靖  
 之日夜經畫而似况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五

十四

之祛除民害。日常鞋菜必出俸錢。銜劄衙門。不煩供帳。群小側目。奸  
佞甘心。一葉還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澤立生祠者。或  
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平淒涼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  
忠魂。伏望題請。賜額。初構專祠。豈徒一時僉議之公寔。裨萬古風  
教之大。

忠介公被譴時。高文襄公拱為題覆云。本官悻悻自好。皎皎自  
明。誠傷國體。叅劾何詞。但其孤忠自許。直氣不回。舊日名節。委  
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氣質學問之疵。揆之官常。原無損敗。伏  
乞優容。候用。許令陶鎔。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將

來○建○豎○必○有○勝○于○今○日○固○不○止○為○一○節○之○士○矣○文○襄○此○跋○不○惟  
益○朝廷○亦○且○充○忠○績

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明陸樹穀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思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傲范希文。上百官圖。題列某某。賢某某。不肖。時宰貴人多。嗾之上。怒。逮。詔獄。當時有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請即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使陳經特為奏引。上覽。踞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得末減成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二十餘年。吾郡柳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尤。希時宰。忤後。今宜羅織。起大獄。坐毀謗。玄修下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剝蓬。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山中。採靈藥。

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後兩月公竟赴西市隆慶改元奉遺  
詔召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既老不就激即家拜大理丞行可先已登  
御書監司舉孝行旌廬仕至南京北以廉吏稱致政屢被旨褒嘉  
抑齋公亦奉遺詔贈光祿少卿卞楊忠愍諸先生並錄廕祭並應  
祈歿後婦袁以節顯子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廬余竊怪  
世廟時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內條為和風條為震霆條為嚴霜  
條為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驚世駭俗不恒有之盛事蓋風徐  
水平則漣漪紆縈驚飈焚輪所激撞始睹浴日之波排天之濤令觀  
者駭矚固然哉吾郡文學既請祀兩公學宮賢祠兩孝子表厥宅里

乃復與耆老謀曰五絲美紵合則成錦四瑚八璉並陳一廟燁狀其  
光盍合而祀諸遂上請兩臺其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  
一不幸而父子俱歿然父則同為忠臣子則全為孝子其生者普惠  
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歿者抱遺憾于九原痛與情于百贖雖曰  
皆天要之易地則皆狀者也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余于是舉也  
慶而不吊輒喜而叙其事如此

忠孝之遇有幸有不幸不歿者其事終朽者其身苟有濟于君  
父則生榮歿哀又論定意耳楊復何羨于馮哉

議表忠義疏

上孝宗

明吳世忠

昔太宗奉天靖難○當時父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瑄○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替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友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  
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  
心為心。褒表忠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

忠義所加。故蘓子敢為武王非聖人之說。武王亦豈敢辭哉。三  
仁夷齊而下。忠義代有。凡在人口。在人心。一刻不容沒也。前代  
弗論。如本朝靖難之方。鐵宸濠之孫。許以及于楊二忠。愍並  
近日揚左諸賢。尤烈。烈者乃有晦者錄。而顯者反弗錄。小者錄  
而大者反弗錄。何哉。蓋大者顯者。人人能言之。晦者小者。弗舉  
則遂泯汶也。且致書無力。姑就所及者表之。豈能盡古今忠孝

義烈哉。嗚呼。此生平憾事也。當更入諸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明高拱

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南城巡視御史周于德有本地方富民賄託投帖欲求免派柴炭當獲監候又山東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知縣送銀原籍以干保舉即發按察司嚴究又兩淮巡鹽御史李學詩有鹽商具銀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拿送本府解京外為炤三臣志尚清高事關名節乞勅吏部登記俟考績時另行優待以為堅持清節之勸等因臣炤贖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為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

察顧獨于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狀此物奚  
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  
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草奏者遂使受賄者  
泯于無迹而却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狀以為得計而却賄者皇  
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  
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  
是何使為惡者幸而為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  
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  
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黷者一旦却之是誠掩也若

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  
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故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安知  
其必受乎乃棄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  
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  
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遂因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  
議其後遂化為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  
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  
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  
吮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

為廉謹之勸庶乎清濁有變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亦與治道一大機也

李茹公曰暮夜之投易移操守。疏稱君子惟知自信。殆古之清畏人知者歟。

魏忠節公父子忠孝傳

明錢 茶

先皇帝亥子之際高邑主銓梁谿秉憲應小皖城左右其間而魏忠節居諫官長彈擊權貴侃侃言天下事當是時士蓄挾嚴家屬霜玉謂太平直須時耳一旦事移蒙沮內外合謀上者陳竇之誅下者滂膺之戮狼狽虎口相繼受屠而忠節遂首被禍以死嗟乎士大夫辭墓出山寧僅欲脫此七尺哉然鴻毛泰山死何容易恒居不苦節不修身不能死不讀九丘八索之書不講學不能死為吏愛錢不能死目不辨賢否邪正不能死死易言哉公居約時并日而食易衣而出杜門却掃終身不悔總第南宮辟辭行渴塵老日中未嘗乘款段馬

拜諫議數年不一將妻子之長安。郎舍其苦節有過人者。若乃按轡  
典籍之林。遊情聖賢之圃。證學荆溪。誠同立雪。問道吉水。動埒趨風。  
卻福藩之餽。勸以佐軍。發霍丘之賂。借之厲衆。清操壁立即楊。金吳  
水無以踰也。至其逐鷹鷂。獎鸞鳳。纖介之惡。是斥秋毫之善。必登天  
下。正士依以揚榘。故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者斧斷。細小海蓄。令天  
稍假公以歲月。必能摧陷廓清。以臻平明之治。乃奸人長。亂黨銅興。  
誅方其初入言路。首爭熊王之獄。而請寬者聚毒矣。既轉禮垣。盡阜  
諸陳乞一遵會典。而市恩者舍沙矣。及為六垣之首。進退人才。一無  
所假。而講讓者張羅矣。於是內則振瑾。外則京惇。橫毒矢以射之。公

袖安得不棘與。然公死而天下悲其忠。奸人盈其毒。以漸趨於敗。不  
三年而聖人首出。巨憝斯脫。中興之業。媲美武宣。否造秦來。未必  
非公等九死所遺。而世之目論者。且謂當時之禍。皆諸君子剛介特  
立為激成之。若稍濟以忍。詢則變事可弭。嗟乎。馬遷所謂未易一二  
與俗人言者。此也。夫苟濟其事。小枉安焉。此在大臣則可言。官不可  
行。諸父兄以收納約。則可調停。小人不可蘇子言之矣。速則禍小。遲  
則禍大。當應山上二十四大罪。疏時諸君子。豈期為倖全人哉。故鉗  
羅既就。赴蹈如飴。茂苑訂婚。高橋講學。纂年譜於檻車。集遺文以垂  
後。而明心堂昧心堂與蚺蛇胆椒山膽之語。並隻千古矣。嗚呼。忠庸

不○死○則○曹○石○必○無○參○夷○之○禍○忠○愍○不○死○則○逆○者○必○無○西○市○之○慘○忠○節○  
不○死○則○彪○虎○必○無○駢○首○之○誅○公○以○一○身○而○默○寢○國○家○大○亂○死○願○不○重○  
哉○公○諱○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登○萬○曆○丙○辰○進○士○筮○仕○行○人○官○終○吏○  
科○都○給○事○中○以○乙○丑○六○月○斃○詔○獄○公○死○未○數○月○而○孝○子○相○繼○歿○  
孝○子○諱○學○淮○字○子○敬○忠○節○公○長○男○幼○有○至○性○弱○弱○為○名○諸○生○余○與○孝○  
子○同○硯○席○數○年○疎○雨○寒○檠○析○疑○攷○道○兩○人○益○交○相○得○也○其○父○章○行○誼○  
與○性○命○經○濟○之○學○江○左○罕○出○其○右○天○下○亦○多○有○知○之○者○余○故○畧○不○傳○  
而○傳○其○死○狀○易○之○言○幾○也○蓋○事○之○介○於○未○然○者○也○方○亥○子○交○天○下○喁○  
喁○想○太○子○而○孝○子○碩○憂○之○曰○禍○將○作○矣○貽○書○招○父○歸○嗚○呼○向○非○浚○於○

易○者○其○知○哉○能○若○此○乎○及○黨○事○起○大○獄○興○忠○節○必○死○不○待○智○者○而○知○  
乃○孝○子○間○道○徒○跣○晝○伏○夜○出○晨○望○廷○尉○之○山○夕○矚○要○人○之○戶○奔○走○無○  
所○得○則○恨○恨○曰○我○父○不○死○也○吾○營○救○不○力○耳○死○矣○捧○遺○骨○而○歸○則○又○  
恨○恨○曰○我○親○不○死○也○吾○營○救○不○力○耳○飲○之○水○水○覆○餽○之○藥○藥○圯○親○而○  
生○之○親○而○死○之○於○我○何○有○哉○而○孝○子○不○起○矣○夫○緹○索○上○贖○父○之○書○趙○  
娥○畧○夫○家○之○等○帷○衽○發○憤○木○石○動○容○天○性○所○湛○斷○顛○不○顧○孝○子○亦○豈○  
難○登○聞○一○擊○湛○盧○一○撫○哉○顧○希○豹○當○關○時○未○可○耳○假○孝○子○稍○忍○死○以○  
待○今○日○則○燃○臍○市○中○懸○頭○墓○上○咸○烈○夫○夫○事○而○孝○子○不○能○須○臾○俟○處○  
孺○子○泣○以○死○嗚○呼○此○孝○子○之○至○性○然○與○雖○然○孝○子○之○孝○非○有○鑿○地○而○

金泣竹而笋破水而鯉鶴鼓鴈麥鳥集泉湧如史傳所稱諸異徵也。但逆璫之變上自宰輔下迄百執成膝行蛇伏百拜起居家人禮。父子之道隆地矣千鈞一絲恃有孝子故余嘗為之說曰得忠節而天下始知有君得子敬而天下始知有父百世以下必有領然吾言者

野史氏曰汲長孺正衣別立朝廷上而諸侯莫敢浮說惟忠節有焉然忌以之生袖以之成矣當忠節抱鉗扭困榜掠仰日月而不見燭焰父死子踵每生之士有不目笑其愚者乎及夫七品小臣拜易名之典青衿下士膺祔葬之條則又相與榮之嗚

呼○忠○臣○孝○子○東○霜○介○之○志○暢○一○往○之○懷○見○榮○見○笑○曷○足○深○論○哉○然○天○道○報○施○國○家○董○勸○昭○然○不○爽○則○後○之○為○人○臣○子○者○亦○可○無○疑○矣

張西雖曰余謂得忠節天下始有臣得子敬天下始有子若陸進賢冠綰金紵紫畿同市販安可言臣有父被典刑解裘怒馬笑傲自若安可言子試讀此文當為汗顏

趙昂發夫婦死節

宋史

元人徇池州權守趙昂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先是池州守臣王起宗聞元人渡江棄官通判趙昂發攝州事昂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忿氣填胸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陽助昂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知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歿其家資與弟侄僕婢悉遺之及元師

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又為詩別其兄弟遣子淳翁出解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外昂  
發始命此堂客問其故昂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  
之意也昂發成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淚嘆  
惜之命具棺衾合塋祭其墓而去

宋凶節義之臣列載宋史者勿論即如昂發夫婦同死者尚有  
陳寅然昂發遺其子列兄弟為宗祀之托而寅賓客子姓同死  
三十六人豈寅之智弄不與發同唐荆川先生曰發也從容定  
計寅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全

禮部 謚法

謚法論

明王世貞

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鉄鉞孟氏有言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微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  
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  
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  
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  
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  
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以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



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豷國，自謂人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饗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

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媯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

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于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故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戚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棄盈之為懷也。身僂矣。而族又戚。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

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鄴飾漢藻耳。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弥何行哉。明與始稍稍有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遣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遣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典核詳瞻謚議之粉本也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唐杜佑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于廟。定之。或曰。出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繇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于郊。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姬曰文母。宋恭之妻恭。姬是也。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預。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

也。以從為祿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穀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

范曄論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有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惟帝之庶母及藩王乘統。以追尊特為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宋葉石林曰。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

于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備撰未盡。姑仍故事。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此皆後代臣子進身之具。畢竟無謚為正。縱有大功德。應特加謚。恐此例一開。無不謚之母后。亦如郡國之所謂鄉賢者矣。

太子無謚議

唐杜祐

周制士別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  
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  
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  
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  
明知年過成童止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  
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既稱子復無子謚明  
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  
諸國無例也。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

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客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已即位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体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証也。

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其後世則謚美不謚惡，改為表章功行之物矣。若太子加謚，恐今古未合。

### 本朝謚議

明李若愚

謚法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于周公而定于沈約。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褊、惠、繆，不妨褒刺。竝見夫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世不核行誼，祇論官品，是非淆亂。如賈充、京、鐘者，流悉充陽秋反玷大典。我祖宗朝謚法，做成周五年一舉行。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趣念高賢，注注湮沒，不傳識者痛之。注建議者云：宜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其議寔出會典一款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祭酒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

外郎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錦衣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神廟朝鄒智

又以州吏目補謚矣歷案鑿鑿俱存 皇上中興特鄭重其事項

下所部發單會議如楊連諸君子已蒙 皇上鑒錄矣先是嘉隆

間名賢如唐順之殷邁數輩爵德相符偶漏謚典禮臣次且列其事

以闕矣然史乘所載官品不高行誼特著者代不乏也而猶云爵不

及格歟我 祖宗三百年于茲其在革除以前不具論洪宣而後

以迄嘉隆蓋有發洙泗之蘊而接濂洛之統者令潛勿用何妨乎蠖

之屈也蓋有折朱雲之檻而懷劉蕡之草者革令墜而凶何悔乎血

之碧也蓋有感中牟之雉而塵萊蕪之旣者令包無魚何諱乎泥之

需也蓋有殉睢陽之節而死平原之義者令尸而與何吝乎膚之剝

也蓋有敦管寧之風而篤郭泰之誼者令滌不食何妨乎藜藿因也

蓋有隆孫復之操而抗石介之守者令朋無孚何疑乎叢棘寘也嗟

嗟吳與弼崛起崇仁不本朝理學鼻祖歟陸見後力請還山出處皎

然陳獻章胡居仁皆出其門稱今之周元公矣而從祀大典竟不能

分廡下半席也更有廣寧賀欽歟南昌張元禎歟吉州羅洪先歟

則今之程伯子也不更有安豐王艮歟建昌羅汝芳歟亳州薛蕙歟

則今之邵堯夫也不更有太州林春歟進賢舒芬歟廬陵孫鼎歟則

今之胡安定也。不寧惟是。又有華亭夏寅。吉州羅倫。丹徒丁璣。其人者。則今之楊中立也。若仁和玉琦。江寧邵清。莆田陳茂烈。則今之范淳夫也。獨不聞豐城之楊瑄歟。莆田之黃鞏歟。則今之劉元成也。獨不聞吳興之陸震歟。富平之楊爵歟。則今之唐子方也。獨不聞江浦之莊祖歟。河東之劉槩歟。則今之朱光庭也。若乃張英以武臣諫南。巡成龔遂榮以武臣諫南。內成更奇矣。則今之陳瑩中也。若乃楊源起家五官監著。况鍾起家文無害著。更奇矣。則今之馬東平也。而不見夫以牾狗人如蔡京者乎。安得有杭嚴光之操。不掃宰相門。漢川張緒其人哉。事具在史。臣焦竑博中。迄今讀德陽之碑。僉以比陸九淵。而不見夫以齒焚身如章惇者乎。安得有礪胡成之操。不折使臣腰。黃岡樊玉衡其人哉。事具在銓。臣王士騏博中。迄今譜崑山之政。僉以比薛仁輔。而不見夫望大豕而拜如張昌宗。劉豫者乎。安得有噴侍中之血。不愛將軍頭如黃梅石。有恒其人哉。事具在壘。臣丁元薦博中。迄今悼長興之難。僉以比顏常山。諸君子其官爵不都未及。格歟。狀其不朽者。傳矣。倘令此諸賢。姓字不一。耀于春秋。毋乃使大典不光而未私。皇上礪世磨鈍。意與今日為世教。人心慮所當首議者。莫重于此矣。至若革除間事。建文年號。神廟時已久。俞補正矣。迄今未一頒告中外。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速下所司舉

廣古今論卷二十五



行使千秋後知大聖人作用相傳以為美談獨方鐵諸忠臣塗膏塵  
莽隕身鼎鑊一段義烈猥令與草木同朽腐不亦熙朝缺典歟且如  
高皇帝造士意何後世稱是議也其謂之何是有大秩宗可問者  
先生嘗言曰自來言才人無行然未有大才人無行者自來言  
文人無品然未有真文人無品者予嘆以為名論讀先生之文  
以考其行事則其言驗矣

廣謚議

明徐師曾

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  
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  
勸懲之典不著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  
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  
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  
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  
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謚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况君  
之於臣乎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

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惟藩王武臣有謚。至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繇考功，不牒太常，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敷。數然者，愚竊恠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恠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名，不予者免惡名，則榮幸冒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夫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察在任功過，評騭人品高下，移文

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繇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權風動海內，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

甘一時之榮，寧受萬世之辱者，吾見亦屢屢矣。

廣古今議論叢

卷二十五詩話

三八



終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六目錄

禮部

宗法

論宗法

宋張載

論復小宗

宋蘓軾

論宗法

明陳全之

為人後議

元羅虞臣

長子亦可為人後議

元羅虞臣

姓氏論

宋林駟

論睦族

明徐燭

服制

論劾史嵩之起服

宋史

扶植綱常疏

明羅倫

劾元輔不奔喪疏

明鄒元標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六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馮李

張天植次先父

參評

張廷鷺西離父

禮部 宗法

論宗法

宋張載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  
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  
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  
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



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弟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妻母。

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妻之子。則自是妻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遵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論復小宗

宋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于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于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  
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  
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  
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  
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  
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  
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

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  
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  
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  
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  
無繇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  
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  
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  
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  
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



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別昏不相告或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于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于迂濶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亦大易萃渙之旨。

宗法

明陳全之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解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于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夫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

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于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繇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此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于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家必為立宗宗必為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强凌之則仁讓以興事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不令支子以富强憑陵宗子維持風俗之第一義也。

為人後議

元羅虞臣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為後者何也○曰今之為人後者以利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為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為人後○曰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為之置後○毋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父子之愛而愛他人○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利○則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于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曰然則

庶子之無後者不為厲乎曰殤弟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亦可為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為螺贏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稱為父母豈若今之立繼者比歟曰然則于木生也名之如可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可以絕其親而謂可以絕其名惑矣曰不幾于二本歟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報詳悲暢快

長子亦可為人後議

元羅虞臣

孫遠歿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昔子思兄歿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王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烏得為非

丘瓊山先生曰國朝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為立繼蓋古禮也親

藩且狀况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

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

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

其家產並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亂宗族立同

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後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

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

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

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還宗改立應繼之人其

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

無有以後追立之文蓋 聖祖之意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

王功臣賢人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

若庶人之家在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

養亦許從其自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姓氏

宋林駟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遼晉後復奔魏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隨會奔春後自秦入魏魏而還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于陽為楊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流錯繆無據愚欲以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譜牒噫難矣哉雖然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于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宋為衛賜氏以國

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卜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其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絲錯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邾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踈氏至東哲去足以為束橋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為喬此以字而訛其姓也。夏放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周武王封號叔子西號而其後為郭氏步操氏訛為慕容奚氏訛而為稽此以聲

相近而訛其姓者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為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為車氏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慶純避安帝諱轉為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轉為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為席閩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為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益本張姓也。為灌嬰舍人而冒為灌氏王疑之本劉姓也。慕伍員忠烈而冒為員氏李元亮本安姓也。養于闔尹而冒為駱氏衛青本鄭氏而冒姓衛鄭注本魚氏而冒姓鄭是數者非冒姓之偽乎。切嘗深究其弊自族別而為姓姓別而為望望別而為房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

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為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媯氏一族自舜別為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枝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甚者夷狄之部而冒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智遠之劉出于沙陀部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唐之石出于西夷部。種能無累于石。

疇之後此夷狄之僭也。姜敬以漢帝賜氏為劉。安抱王以唐帝賜姓為李。臣下之僭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此歟！惜哉！意孰知我朝先正嚴于氏姓之別乎。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告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浼梁公之後。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夫司馬之呼。聳聞大遼。小范之稱。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而榮。子厚無行。有玷邠公。京下。儉人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而辱。或榮或辱。皆繇人物。彼冒姓改姓何益哉。